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星路谜踪

(F)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第 46 章 功败垂成

徐安阁老风驰电掣的往西行大道奔行，不到十分钟，已经奔出了十余公里，正奇怪一路行来怎么连个陷阱也没有，难道林齐烈只挖了一个大洞，其他西行道路都没有设伏，那不就白停下来了？

正疑惑的时候，徐安阁老忽然察觉到道路二侧忽然有数股劲力聚集，正一惊要运功戒备时，只见一个大光片忽然往自己直轰过来，却是黄吉从未施用过的超大型激光斩，那是以激光斩的施用方式推及到两臂环成的圆圈，就能发出直径几达一公尺的能量光片，黄吉已经暗暗取好名字，全名叫做

“宇宙无敌、天下第一、横扫千军激光斩”。

徐安阁老一见大惊，他虽然不知道这个功夫有个响亮无比的名号，不过也明白这光片威力强大，立即将全身劲力集于双掌，双手迅速的连挥，数道锐利的气劲破空猛往光片冲去，只听一阵气爆乱响，黄吉的劲力被这一串劲力击败。

但是另一方面又有气劲击来，徐安阁老回头一望，只见二道粗大的光柱交缠的往自己直冲，却是谢日言与科芙娜两人合击了回旋腾龙掌，阴阳合璧威力陡然增大，徐安阁老内息才刚大量施出，不及回身，便被卷入了气劲盘旋起来。

徐安阁老连忙将残余内息全力向外鼓出，护住自己的身体，只听轰然一声爆响，徐安阁老全身衣衫尽碎，被余劲一甩，翻滚下落。

在摔落之前，舒红适时的指端凝劲，连发七束气针，目标分别是徐安阁老的顶门、后颈、脊心、尾椎、前胸、中腹、丹田，反正徐安阁老被摔落时一路翻滚，前面后面都能瞄准。

徐安在阴阳腾龙掌的功击下本来已经全身受创，不过因为内息浑厚，又即时运劲护体，还算只是受到外伤，只要一頓之后的略微回气，至少还勉能还手，不过这时被舒红的七针一戳，徐安全身一震，内息四散，浑身无力的摔下地面。

舒红连忙往前奔，一面由怀中取出了七只钢针，分别刺入自己刚刚攻击的地方，一面笑着说：“我可是第一次试验，要是刺歪了你可要认命”。

原来为了活擒对方，薛乾尚伤透脑筋，后来还是林齐烈提供人族相传的古技，只要七针同时破穴，任你功高盖世，体内内息立即顺此七处泄出，全身无发动弹，不过这些都是人身要害，稍稍刺歪了，对方就会一命呜呼，舒红的功夫正好合用，于是急急练了数日，这下拿徐安阁老开张也算他命大，舒红刺的颇准。

这下谢日言立即对收发机回报：“乾尚，捉住一个。”

“太好了。”薛乾尚高兴的说：“大家都听到了吧？……日言，缚住双眼，绑在蝠虎的身上送回来。”

“好。”谢日言立即动手。

舒红望向黄吉，微笑说：“黄大哥，你那是什么功夫？比以前的激光斩威力大多了。”

得意的黄吉正在等人发问，见舒红极为识趣的提出，立即对收发机大声说：“各位注意，我刚刚用的是‘宇宙无敌、天下第一、横扫千军超级激

光斩’。”

黄吉一时兴起，另外又多加了“超级”两个字。

听见的人眉头都皱了起来，躲在凹洞里的李丽菁和赵可馨强忍着不笑出声来，咬牙暗骂黄吉整人，那雷可夫一听之下大惊失色，此名威势之大，自己取过的所有名字是远远不及，看来取名这项的功夫是比不过黄吉，自己还必须加紧努力。

而卓能中的四婢已经忍不住的花枝乱颤，又怕失礼还只能偷笑，小冬觉得好玩，还在跟着念：“宇宙无敌……第一……超级激光斩……唉呀好难，记不起来。”

薛乾尚不禁莞尔，望望练长风说：“总算捉到一个了，这下好办多了。”

练长风则微微点头说：“嗯……这样就算是强攻也有希望了。”

“不急。”薛乾尚悠然说：“应该还会派人出来，捉住了下一个再说。”

练长风回以微笑，点点头不再说话。

而这时被关在密室内的陈信，却因为肚子饥饿已经出定，虽然还能撑个几天，不过实在是不大舒服，陈信愁眉苦脸的想，好像自己真要以饿死收场，这几天想来将会极为难挨，是不是应该提前自我解决？

陈信左思右想，望着已经被撕裂的项链，想着当初自己由赵可馨手里拿到这个项链，至经已过数年，与赵可馨也从爱情转而为友情，现在赵可馨和薛乾尚似乎相处的颇为顺利。当初赵可馨曾说，精修天机数的人会彼此排斥，此言可能并不正确，只是不知道自己的存在会不会妨碍了两人的关系，现在自己寿命将尽，日后希望两人有好的结局。

林颖雅……陈信心里是一阵迷惘，她说的话是真是假自己已经没法求证了，现在的陈信反而希望她说的是真的，日后会找一个平凡人嫁了，陈信想到这里又是一阵苦笑，自己前些日子才希望她会等自己回去，现在心意又变，是不是太自私了？

陈信摇摇头将项链收回，取出另一个圆锥型垂吊物的项链，这是自己当初的古历史老师——合成人程似成送自己的，陈信从没用过，本来还想回到地球之后藉着这个与合成人联络，现在是没望了。

陈信摇摇头又收了起来，取出了那三颗珠子，这时候密室中只有陈信散出的光芒，所以透明的珠子又变成了一团漆黑，陈信望着珠子想到四婢为自己所有琐事费心的情形，小春的守礼、小夏的含蓄、小秋的慧婕，还有小冬永远长不大的模样，她们不知道有没有卷入这次的漩窝，可惜当初蝠虎们吃了四个，要是多留一颗，岂不是可以送她们一人一颗，日后留下来作纪念？

陈信想到这里忽然微微一愣，这样说起来，这小球岂不是一种可以吃的东西？不过蝠虎能吃，自己不知道能不能吃，而且现在自己最缺乏的不是食物而是水份，陈信左看右看，这东西也不像是含有水份的东西，而且已经放了这么久，会不会吃了以后立即毙命？

但他转念又想，就算能吃，也不过多活片刻，吃了立即毙命反而不错，要不然自己还会清醒好多天，陈信反正无事可作，忽然狠下心来，拿出一颗往嘴里一丢，自然是嚼也不敢嚼，谁知道那会不会有什么怪味道？现在唾液略嫌不足，陈信以内息推着这颗黑珠往喉中吞咽下去。

黑球顺着食道移入胃中，陈信的胃液立即加速分泌，黑球被胃液一浸，忽然往外散开，开始由胃壁四面吞噬着陈信体内的内息，陈信自然十分明白自己体内的反应，心里吓了一跳，自己的内息尚未完全补足，怎么这个东西

又来抢自己的内息，根本一点营养也没有，原本是那团黑雾的凝结精华，那时那些黑雾就是不断的吸收自己的内息，最后才慢慢的被自己炼成七颗黑珠，没想到现在死灰复燃，在这种时候扯自己后腿。

但是陈信心想反正处境也不能再坏，也不会多么烦恼，索性随它去了，不过陈信却慢慢的发觉那东西一面吞噬，却也一面释出内息，并没有办法将自己的能量转而为其的躯体，而且被这东西吸收过的内息好像多了一点什么东西，与之前的能量又有些不同。

陈信自己也不过才改造过微小内息单位，事实上对现在的内息状态还不是十分清楚，只知道有些不同，又不是很明白不同之处有多少。

随着时间过去，异变的内息含量比例越来越多，所以转变的速度越来越慢，但是陈信依然是饥肠辘辘，想来多吞一颗并没有用，陈信只好专心的观察着变化，试图忘却那种不舒服的欲望。

这时天色已暗，平戈镇东西四十公里的黄吉等人顺利的又捉住了第二个阁老，那是徐安的胞兄弟徐文海，一样是七针破穴，缚住双眼，全身乏力的被蝠虎送到卓能中，在底舱的一处空间放置着，以避免被他们发觉卓能的秘密。

而东方的天广皇却是心急如焚，本来派出徐安阁老，没想到过二个小时没有消息，只好再派出一位，竟又音讯全无，现在天色见黑，林齐烈仍不住的四面施放冷箭，官兵死伤越来越多，自己进退不得，又无援军讯息，四面虽然一片空寂，但不知隐有多少敌人，林齐烈在四面忽隐忽现，剩下的两位阁老自然是绝不能派出，但是情势越来越是危险，现在该如何是好？

这时陈定卢阁老见天广皇满面愁容，只好低声说：“皇上，明日天明，大队立即越野西行，敌方再怎么布置陷阱，也只能限于大道，到时无不顾林齐烈的追击，就算是五千官兵尽殁，皇上也应该能顺利的到达平戈镇。”

天广皇微微一惊，陈定卢阁老一向重视官兵性命，这次居然这样建议，足见他也认为现在状况非常凶险，天广皇的脸色只有变得更难看了。

徐布阁老见状点点头说：“皇上，现在只能弃车保帅，还是要以皇上的安危为重。”

“这……”天广皇微微迟疑，他当然不是不忍心，只是这样一来，难免会被朝野讥笑。

“不能再迟疑了。”陈定卢阁老面色凝重的说：“安兄、文海兄失去音信，前方必有埋伏，到时众敌合围，我消敌长，更是不可收拾。”

“好吧……”天广皇终于下定决心说：“就决定日出突围。”

而这时卓能中的薛乾尚依然盯着下方的队伍，不敢稍有松懈，练长风摇摇头说：“乾尚，他们已经吓破了胆，不会再有异动了，你可以放松一下了。”

“不行。”薛乾尚摇头说：“他们现在应该正准备离开大道突围，只是不知道是晚上还是明晨，到时候必须立即追击，林前辈他们还可以休息一下，我们却是必须不断的监视，现在林前辈、可馨、丽菁、那雷可夫四人实力已经不弱于对方多少，我们两人等一下也加入，现在官兵已经死伤众多、战志全丧，沿路应该可以赶走数千名的官兵，到时候黄吉等人以逸待劳的等在西方二十公里处处拦截，天广皇插翅难飞。”

“好吧。”练长风点点头说。“那小春你们休息一下，这里用不着你们了。”

四婢微微一愣，但仍恭敬的向两人一礼，往陈信的房中退了下去。

练长风将卓能在空中固定座标，走到薛乾尚的身后说：“不知道陈信现在怎么样了？”

“不知道。”薛乾尚望着萤幕叹了口气说：“他以前几乎都是靠自己一路闯过来的，说不定跟本不认为我们会救他，我担心他早已经吃完了胶囊。”

练长风沉默了下来，面色变了两变，摇摇头说：“虽是这样，我们还是要尽力。”

“对……”薛乾尚见不到练长风的脸色，点点头道：“只要我们尽了力，无论结果是怎样，我们都不会有遗憾。”

“陈信确实令人心服。”练长风说：“不但功夫高强，遇到事情也是一力承担，我也是十分的佩服他。”

“陈信个性一向如此。”薛乾尚微笑着说：“只不过有时候这种个性发作，会把自己弄的灰头土脸。”

“除了陈信之外，我也很佩服你。”练长风诚恳的说：“这些日子过去，你的智谋表现无遗，我就算是功夫略胜一筹，但是谈到斗智，我就远远不如了。”

薛乾尚有些意外的，练长风怎么突然说到这些，正疑惑的回头，却忽然感到练长风全身劲力突然扬起，四面光华一亮，只见光芒闪亮的烈阳剑忽然出现在自己胸前，薛乾尚面色大变，感然道：“长风……”

“我真的不想伤了你。”练长风脸色十分痛苦的说：“但是只要你一提劲，我只好发出劲力。”

烈阳剑近在咫尺，绝对来的及穿透薛乾尚的心脏。

薛乾尚沉默了数秒，这才缓缓的说：“为什么？你绝不是为了六公主。”

练长风摇摇头说：“别问这么多了……”右手忽然取出数根短针，迅速的在薛乾尚身前、身后连插了七针，正是林齐烈教的七针破穴，薛乾尚浑身一软，全身气劲四面流泄而出，往地上摔了下去。

练长风烈阳剑忽然一收，将薛乾尚抱起，稳稳的扶坐在座椅上，一面说：“乾尚，我刚刚说的话都是实话，我真的很佩服你和陈信，不过我实在不得不这样做。”

薛乾尚这时话都说不出口，只能呆望着眼前的仪器，练长风飞身到飞航区，将卓能迅速的往天广皇大军停留处南面四十公里落下，随即一跃而起，对薛乾尚说：“我会带两位阁老离开数十公里后才拔出他们的钢针，还会要天广皇一年内严防你们的攻击，乾尚，你听我的劝，快快离开，回地球吧。”

薛乾尚心中发急，但是现在自己口不能言、身不能动，纵有满腹机谋也无法施展，只见练长风对着仪器操作了一下，忽然断断续续的说：“大家注意……被擒的两位阁老已经挣脱，我与乾尚费尽全力……才将他们击伤……现在我们都已伤重不支，卓能……也严重受损，他们已经逃出，卓能迫降在……原座标南方……四十公里，原定计划取消，你们快回来。”

练长风说完转头对薛乾尚说：“这段留言会在一小时后播出，到时候我会和天广皇迅速的逃回都城，你们别再追来了。”

练长风转身要走，忽然又停步对仪器说：“小春，你们要是没听到召唤不要上来，我和乾尚有事情要商议。”随即关掉仪器微笑说：“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小春等人听到练长风这么说，绝不可能出现在控制室。

练长风转身跃下连通管，直落入底舱，将徐安、徐文海两位阁老一左一右的抱起，由底舱的舱门迅速的往东北方奔行。

练长风奔出四十余分钟，到了天广皇等人的正东二十公里，将两者的遮眼黑布取掉，也立即将两人的钢针拔出。

钢针一拔，两人的内息迅速注入，虽然还不能运劲，不过已经能说话，徐安疑惑的说：“你是……练神将。”

“晚辈正是练长风。”练长风说：“现在没有时间解释，不过皇上现在十分危险，晚辈必须背负两位支援，还请两位恕罪。”

练长风随即又将两人挽起，往正西方天广皇的大军冲去。

在练长风距大军还有数公里的时候，练长风向下一伏说：“两位且稍候一下，再过数分钟，四面的埋伏都会撤掉，我们才能安然的回去。”

两位阁老这时元气渐复，虽然还不能动手，不过已经好了很多，徐文海阁老忍不住问：“你不是他们一夥的吗？”

“晚辈不知如何解释……”练长风说：“晚辈只希望能让皇上安然返都。”

“好……”徐文海阁老点点头说：“若你所说是实，老夫将一力保荐你。”

练长风算算时间已到，见前方果然冲出几道黑影往南方直扑过去，知道林齐烈等人已经离开，于是立即带着两者往前奔。

数公里转眼即至，练长风带着两人越野而来，早被官兵发觉，一时呼啸声大起，天广皇也紧张的往这一面跃来，仔细一看却是练长风抱着两位阁老，天广皇一时弄不清状况，疑惑的说不出话来。

练长风将两老一放，两老这时已经能自行站立，于是立于两旁向天广皇躬身说：“启禀皇上，老臣等失手被擒，多亏练神将深明大义将老臣救出，请皇上赐罪。”

天广皇与徐布、陈定卢两位阁老都一眼看出徐安、徐文海两人内劲不足，徐布与陈定卢两人立即上前相扶，天广皇疑惑的说：“练长风……你……”

“皇上圣安。”练长风一礼说：“罪臣适才施计让埋伏众人离开，为避免被发现之后又被合围，现在必须立即往西前进，还望皇上先行发令，日后罪臣甘领罪责。”

徐安阁老一旁点点头说：“皇上明鉴，西行确实全无陷阱，只有二十公里外有四人设伏，练神将之言可信。”

徐文海阁老也说：“启禀皇上，练神将甘冒大险由敌方手中救出我等，对皇上之忠心已无疑惑，还望皇上依其所言，立即发军。”

练长风见天广皇还在迟疑不定，焦急的说：“启禀皇上，所有天降府诸将与林齐烈联合，再不久就会发现变故冲来，我们必须快快离开，皇上若是不信，可以先将罪臣擒住，若是罪臣有一字虚语，愿受极刑。”

天广皇面色一震，忽然缓缓的说：“长风，你是为了韵儿吗？”

练长风只好将错就错的说：“皇上明察秋毫。”

“好。”天广皇说：“我们立即往西急奔，长风，你随在我身边。”

天广皇心想也无须先绑缚他，要是练长风稍有异动，裂地刀马上砍下他的头颅。

天广皇一下令还不是雷厉风行，四面官兵马上整队，一路向西奔逃，果然一路别无阻碍，奔出十余公里，天广皇对练长风已经信了八成，于是问起诸人行动的细节。

练长风不说卓能之事，对天广皇说：“薛乾尚袖机妙算，以林齐烈等四人牵制部队，另以黄吉等四人在西方埋伏，更以蝠虎调换天鹰急令，使无人来援，而且算准皇上等一下必定越野突围，到时候林齐烈一路追杀，当官兵散尽之后黄吉等人在前方一堵，纵然皇上神威无敌，也难免会有风险，罪臣眼见如此，终于暗算了运筹帷幄的薛乾尚，带着两老逃出。”

徐安这时已勉能乘着龙马奔驰，在旁听见跟着说：“皇上明鉴，黄吉等人功力皆已大增，与诸王、诸国使不遑多让，臣受四人合击，一招未出便已被擒。”

“此事千真万确。”徐文海也心有余悸的说：“皇上，对方现在还有八人，老臣又不能动手，实在十分危险。”

天广皇知道虽然两老已回，不过既然还不能动手，以对方的实力来说确实非逃不可，于是点点头说：“长风，这次多亏了你，两位阁老也是你所救，往事就不提了……回到都城我便封你为威武卫国使，将韵儿下嫁于你。”

“多谢皇上。”练长风当然只有连声道谢，过了片刻又说：“启奏皇上，陈信身上带有紧急食粮，最长可撑近一、两百天，所以半年内他们都不会死心，皇上还须加意防范。”

“果然如此。”天广皇更是完全相信练长风，点头说：“难怪过了二十余日他功力完全不消退……现在暂时不会有外患，到了平戈镇，朕立即通知南角王、习回河王携带月华剑与追风刀前来护驾，林贼要是还敢来犯……就是送死！”

当初北域王徐石伏诛，追风刀自然赐还习回河王，追风刀、月华剑与裂地刀都能与乾坤剑相提并论，三般利器聚齐，林齐烈等人自然没有胜算。

练长风心中想起自己这次的行为，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实在不知还要说些什么，只好默默地与天广皇驰入平戈镇，大军一至，自然是一阵混乱，而平戈镇的黄谷龙将闻讯急急出来迎接，一接到天广皇，自然是被骂的狗血淋头，立即十数只天鹰四面齐飞，所有部队配上弓箭，一齐护卫着天广皇西行。

至于林齐烈等人，忽然听到练长风的传言，全部大吃一惊，林齐烈与那雷可夫等人立即回奔，赵可馨心中焦急，还不断的往卓能发讯，眼看一点回音也没有，众人更是加紧脚步急赶，果然在南方四十公里远处发现了卓能号，四人御气跃上舱顶，由控制室的舱口进入。

一进去就见到薛乾尚睁着眼睛望着众人，却似乎是没有受伤，那雷可夫首先急急的问：“怎么了？怎么了？”

赵可馨却首先奔到薛乾尚身旁，仔细一望转头说：“林前辈，您看看这是不是七针破穴的手法？”

林齐烈见到卓能中根本没有打斗的痕迹，正在疑惑，忽然听见赵可馨呼唤，连忙跃过去检查，片刻后林齐烈立即将七针拔出说：“没错，正是七针制人。”

李丽菁正疑惑的说：“长风呢？小春她们呢？”

“发生什么事了？”却是黄吉等四人与两只蝠虎也奔了回来，看见四面一片整齐，浑不是自己想像的模样，不禁都有些意外的望着薛乾尚。

薛乾尚已经回过气来，苦笑的说：“长风忽然将我制住……救了那两人，刚刚的讯息是……预录的……”

“什么？”众人叫了起来。

薛乾尚摇摇头说：“快……快升空北飞，要是天广皇……不信，还……有机会。”

科芙娜立即奔去飞航区，一面控制着卓能飞起，一面说：“怎么会这样……？”

“长风不是急着回去地球吗？”李丽菁也叫了起来。

“这……”薛乾尚摇摇头说：“他似乎不愿意救出陈信……”

“这个浑蛋！”黄吉骂了起来：“他存的是什么心？我一定要宰了他！”

“还好他没有伤了你……”赵可馨握着薛乾尚的手说：“你没事吧？”

“没事……他还一直劝我们回地球。”薛乾尚乏力的说：“这事透着蹊跷……对了……小春她们不敢出来，叫她们来吧。”

赵可馨打开仪器说：“小春，你们上控制室来。”转头又说：“长风叫她们下去的？”

薛乾尚点点头叹了口气，靠在椅背上不再说话，而小春等四人上来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却见到众人都已奔回，正七嘴八舌的发问，一下子把四个小女孩吓得说不出话来，最后还是薛乾尚慢慢的将经过说了出来。

不久卓能已经追到平戈镇上方，眼见天广皇等人换了武器，官兵增至万人，正向西急行，练长风赫然在天广皇的右手边，与天广皇有说有笑的疾驰，众人忍不住骂了起来，黄吉大声说：“我们下去宰了这群浑蛋。”

“对！”那雷可夫也气愤的说：“这下子非宰几个人出气不可。”

“来不及了。”薛乾尚摇摇头，面色痛苦的说：“现在只有到都城后再找机会了……功败垂成……我……”

“乾尚你别这样……”李丽菁皱眉说：“练长风临阵倒戈……谁也想不到，他这么恨陈信吗？”

薛乾尚整理着自己的思绪，也没心情回答，那雷可夫迟疑的说：“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先去都城……”赵可馨代答说：“我们先与陈信不断的联络……一定要先联络上，才能决定后续的动作。”

科芙娜见薛乾尚仍然不说话，知道他受了太大的打击，这时候也只有赵可馨还能保持冷静，于是顺从的往西方加速，一路往都城前进。

众人辛苦了一日，却得到这种结果，眼见成功在即，却被练长风这么一弄搞的全盘失败，众人都意兴阑珊的四面呆坐着，赵可馨四面一望忽然说：“你们怎么了？我们还没失败啊。”

那雷可夫苦笑一下说：“这还不失败……怎样才算失败？”

“陈信死了才算失败。”赵可馨斩钉截铁的说：“就算天广皇在都城布下数十万军马，我们总会想出办法的。”

众人听赵可馨这么说，终于恢复了一点活力，薛乾尚也从自责中清醒过来，下定决心说：“要是再联络不到陈信，天广皇可不能怪我心狠……”

舒红疑惑的说：“乾尚，你打算怎么作？”

薛乾尚面色铁青的沉声说：“现在南角王、习回河王必定被急召往都城护驾，我们到都城后，三天内联络不到陈信，立即往南飞，半途对南角王轰一记能量球，管他有多少军马，都会全军覆没，我们将月华剑抢来，再往北飞，一样抢来追风刀……到时候我们握有三把神刀，大不了杀进皇宫，看天广皇往哪逃。”

众人吓了一大跳，薛乾尚这个方法会不会太极端了？没想到薛乾尚也

会发脾气，众人望着都傻眼了，一时都说不出话来。

只有赵可馨明白薛乾尚的心态，他两人都担心陈信不会好好运用那十粒胶囊，薛乾尚不好对众人说，但是心中其实已经逐渐发急，而未能事先察觉练长风的倒戈更是大刺激，薛乾尚一怒之下终于决定硬碰。

赵可馨摇摇头叹气说：“乾尚……唉……”一时却不知该说什么。

“薛小兄弟……”另一个敢说话的是林齐烈，只见他皱着眉说：“这样会不会杀戮过重……这个……有违天和……”

这些日子他已经见识了薛乾尚料事如神的功夫，虽然那个什么球能一下轰死千军万马有些匪夷所思，林齐烈还是宁可信其有，忍不住出言劝戒。

薛乾尚轻嘘了一口气，脸色逐渐忽复正常，摇摇头说：“我是太冲动了，明天到达都城，我还有二天的时间思索别的方法，要是真的想不出来，只能这样做了。”

“这……”林齐烈还是有些迟疑。

一旁的黄吉忽然正色说：“林大哥，陈信我们是非救不可，就算是以整个人族的生命来威胁天广皇，我们也做的出来。你要是看不惯……”

“黄吉！”薛乾尚见黄吉要说出不好听的话，连忙出声制止，又对林齐烈说：“林前辈对我们帮助太多，我们自然极为感激，不过我相信前辈也希望救出陈信，若是能有更好的办法，乾尚自然乐于从命。”

林齐烈这下说不出话来，只好苦笑的说：“我哪有什么方法……我本来就是为想为陈信出一点力，才会与你们在一起的，我也只是希望你们想出比较温和的方法而已。”

“我会尽力的。”薛乾尚点点头说：“看了一天的荧幕，眼睛都累了，我先下去休息一下，失陪了。”

赵可馨知道薛乾尚现在没有体力，反正也不是第一次扶了，于是自然而然的扶起薛乾尚的手臂，两人并肩而去。

“林大哥。”黄吉想想林齐烈为众人做的事，也知道自己不对，忽然说：“我刚刚说话比较冲动，不好意思。”

“没什么。”林齐烈微笑说：“陈信能让你们这么费力的营救他，果然是有让人心服的地方，我没看错人。”

舒红叹口气，自语说：“长风为什么这么做？他是为了六公主吗……那当初他就不应该随我们走啊……”

“谁知道为什么？”李丽菁摇摇头说：“不过当初要是留下来，被捉住还不是阶下囚，现在临阵倒戈，你们看，身分地位都不一样了。”

“长风真是完全做错了。”科芙娜一面操纵着卓能一面说：“就像黄吉说的，我们现在既然还在卓能上，还是能对人族产生极大的威胁，长风要是想一劳永逸，他为什么不破坏卓能，我们不但立刻居于劣势，而且日后还很难逃出官兵的追杀。”

“长风既然有言，要我们回地球……”谢日言沉思片刻后回答：“也许他并不想伤害我们……”

“我想起来了。”那雷可夫大惊小怪的说：“长风以前一直想留下来，但是陈信被捉之后却一直想回地球，而眼看我们就要救出陈信，他却又留了下来，还叫我们回去……这……这是什么意思？”

那雷可夫说了半天却整理不出结果，只好以疑问结尾。

“不管这么多了。”黄吉摇摇头说：“乾尚一定想救出陈信，我也是一样，”

所以我听他的就对了，反正他的主意比我们的高明。”

梦幻纪元二六一三年一月八日

众人一路加速飞行，次日清晨离都城已不到百公里，科芙娜继续前行，依然准备先到人迹不至的地方，再潜入东极河水中，然后回航都城。

这数小时时间，薛乾尚与赵可馨都没有待在控制室中，而众人这时候都难免有些丧气，也没有人尝试与陈信联系，直过了好一阵子，那雷可夫才懒洋洋的打开机器对准频道，叫了两声说：“陈信！陈信！听见没有？”

过了一下那雷可夫摇摇头说：“陈信要是真的十颗胶囊全部一次服下，闭关练功，那不是能撑上两百多天，现在才过了一百……又十几天，陈信应该还没醒来吧？”

薛乾尚与赵可馨这时正由连通管中攀出，只见薛乾尚摇摇头说：“算起来是这样……不过……练什么功夫能闭关两百多天？陈信中间应该还会醒来，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而已。”

反正众人也没主意，只好耐着性子继续发呆。

而两只蝠虎回来后一直趴在控制室，自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陈信当初要两虎听薛乾尚的话，而两虎也感受到薛乾尚确实全心在营救陈信，所以也只好耐下心来，至少薛乾尚还没有放弃，不过除非有事情要它们做，两虎现在都懒洋洋的不大理人。

不过这时候两虎忽然一跃而起，在控制室的宽阔空间中四面飞旋，猛的狂啸起来，啸声在宽阔的控制室中四面来回震荡，闹的大家都紧张起来，那雷可夫捂着耳朵叫：“小刚、小柔，你们疯了？”

两只蝠虎完全不作理会，依然嘶吼连连，薛乾尚见两虎似乎是高兴的模样，疑惑的说：“难道……难道……”

“小刚、小柔别叫了！”一道声音忽然不知道从哪里传来：“大家都好吗？”

“陈信！”众人一起叫了起来，这不是陈信的声音吗？

“好久不见……你们都到卓能上了……咦？小春你们也来了……林前辈？”陈信人不知道在哪里，却一个个的将大家指了出来。

大家忍不住东张西望，但是却什么也见不到，那雷可夫望来望去看不到陈信的踪影，苦着脸说：“陈怪物……你是不是成仙了？”

“陈信。”薛乾尚急急的说：“你到底在哪里？怎么出来的？”

“出来？”陈信的声音顿了一顿，忽然笑了两声说：“我没出来啊……被你猜到了，不愧是乾尚。”

“没出来？”薛乾尚愕然，一时说不出话，这里距离都城有数十公里远，陈信没出来声音怎么会出现的？

陈信不知道薛乾尚在疑惑什么，笑着说：“林前辈怎么和大家遇上了？”

“我……”林齐烈只闻其声不见其人，颇不习惯，摇摇头说：“我一直在都城附近躲着……听到官兵追杀他们……”

“那一定多亏您的帮忙了……”陈信忽然怜惜的说：“小冬，你哭什么？”

原来四婢听到陈信的声音又惊又喜，小冬已经忍不住抽泣起来，这时听到陈信温柔的呼唤，小冬抽抽噎噎的说：“公子……你是不是死了……”

小冬的小心灵认为，现在忽然听见声音，莫不是陈信的鬼魂前来相见，哪里还忍得住悲伤，自然啼哭了起来。

“傻孩子，谁死了？”陈信连忙说：“我没事，现在好的很，只不过一时出不来而已，乾尚，五宝聚集的事情怎么样了？”

“现在六宝已经集合。”薛乾尚忍着满肚子疑问，将前些日子的事情叙述了一下，还提到了练长风叛逃的事情。

陈信听见练长风居然这样做，也十分讶异，于是说：“长风居然这样……噢，乾尚，你们不跟去那块大陆看看八宝聚合的事情，跑来做什？”

“还不是来救你！”那雷可夫已经骂了起来：“你倒悠哉悠哉的？”

“陈信！”李丽菁不甘示弱，也叫了起来：“你为什么不理睬收发机？我们叫你叫好多次了。”

黄吉跟着哼声说：“你还躲着干嘛？别装神弄鬼了……难不成你还在密室里？”

“我是还在密室里。”陈信无辜的说：“我只留下触觉，哪里知道你们在叫我？”

“那你怎么能……”黄吉大吃一惊，现在卓能早已停了下来，离都城还有数十公里，陈信的声音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这说来话长……”陈信叹口气说：“可馨，还要谢谢你的项练。”

赵可馨微微一笑说：“你是不是糊里糊涂吃完了？”

“早就吃完了。”陈信说：“多亏了小刚、小柔，当初在凤凰星带我去打怪物，现在我才没饿坏。”

什么乱七八糟，怎么扯到蝠虎身上了？居然还提到凤凰星，小刚、小柔听到陈信称赞自己，两虎又高兴的咆哮起来。

“你说清楚好不好？”黄吉耐不住了，急急的叫：“别扯远了。”

陈信连忙说：“我又不是不说，急什么？你们记不记得在凤凰星上，我和小刚、小柔、虎王、虎后及许多只蝠虎，一起消灭了一团黑色的怪物？”

“我们那时候又没有看见。”黄吉见陈信越扯越远，发牢骚说：“你说这干嘛？”

“那时候我不是带回三颗会吸收掉内息光芒的珠子，”陈信不管黄吉，继续说：“本来有七颗，结果蝠虎吃了四颗，所以只剩三颗，昨天我肚子饿，想到这事就吃掉了一颗，没想到经过一天的内息转换，现在内息已经不会消散，我正入定让内息四散搜寻你们，没想到你们居然离我这么近。”

第一个听懂的自然还是薛乾尚，只见他大声说：“难怪蝠虎内息也不会消散，你说的那东西既然也会吸收内息，与现在梦幻星的情况一定有关系。”

“我也是这样想。”陈信说：“也不知道是因为这颗珠子，还是因为前些天练成的功夫，我现在不只能感受到你们的状态，还仿佛置身在你们当中，除了并无实体之外，其他都没什么不同。”

“你的意思是说……”那雷可夫咋舌说：“你不只听得到……还看的到？”

“对……”陈信说：“我现在说话也不像以前由身体传过去，只是想说话，就传出了声音……大概是能量自己波动的吧……”

“我感受不到你的内息……”薛乾尚疑惑的说：“你内息散到此处很微弱是吗？”

事实上除了蝠虎之外，大家都没感到异常。

“是蛮少的。”陈信说：“不过御能神术还能用……”

只见控制室中忽然出现明亮的光华，片刻后光华散去，陈信又出声说：

“不好示范，说过就算了。”总不能拿大家来试试风川、旋流。

“那么……”薛乾尚松了一口气说：“你现在应该能撑下去吧？要怎么出来……用风刀逼天广皇就范？”

陈信既然能御使能量到这么远的地方，天广皇应该再也逃不了。

“不急。”陈信说：“其实我也知道怎么打开密室，不过要人帮忙而已……嗯……我记得是顺转三圈、逆转两圈，再顺转半圈，然后再到石桌上向下灌注内息，石柱就会被挤上去。”

“真的？”黄吉立刻兴奋的大声说：“你只要先轰一阵雷，他们一定全部吓跑，我们马上就冲过去打开。”

陈信没有立即答覆，过了几秒才说：“我本来也是这样打算的……不过现在内息源源不绝，体内自行循环，反正是饿不死我……其实再也没有比这里更安全的地方了，乾尚，我想修练一下，你觉得怎么样？”

第 47 章 出师不利

“你还修练什么？”那雷可夫皱眉插嘴说：“你现在已经又有进步了，而且既然内息不再外散，这个星球你已经没有敌手，真想变怪物啊？”

陈信还没回答，薛乾尚却忽然微微一笑，点点头说：“我明白了……我们就去东方护送他们完成任务……一年内他们应该不敢开密室打扰你，你就在这里好好修练一下。”

“这里的事情就麻烦你了。”陈信笑笑说：“那……大家小心一些，我去了。”

“等一下。”赵可馨忽然说：“陈信，你先出定，将收发机调成震动感应，不然我们有事怎么找你？”

“对、对……”陈信还没离开，连忙说：“可馨说的对……大家还有没有别的事情？”

众人只觉得心中似有千言万语，但是这时候怎么说，于是都沉默下来，只有小刚、小柔蓦然低声嘶吼，似乎是依依不舍，陈信的声音又传了出来：“小刚、小柔，你们这段日子要听乾尚的话，多帮忙大家……要是没事情，大家要记得多练练功夫，那……我去了。”

只见控制室中忽然出现光华，随即又是渐渐地消失，众人知道这是陈信临别故意弄了个小花样，代表自己真正的离开。

陈信离去之后，李丽菁忽然嘟着嘴说：“乾尚，我知道你赞成陈信修练必定有理由，但是我怎么想不出来？”

其实要不是大家对薛乾尚已经极具信心，刚刚就会出言反对，所以李丽菁这句话算是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薛乾尚望望众人，知道不只李丽菁一人有此疑惑，忽然叹口气说：“当然一方面因为聚集八宝是由先祖要求，既然最麻烦的部分已经解决，之后的风险应该不大，不过最主要的因素，却是为了长风昨天的行为。”

“这跟陈信修练有关系吗？”黄吉疑惑的说：“长风的功夫虽然不错，但是对陈信来说怎么会有威胁？”

“你们想想……长风为什么会这样做？”薛乾尚摇摇头说：“现在回想，

长风之前一直想留下，不但与六公主谈情说爱，还劝过我和陈信几次，但是陈信被困之后，他却一心只想回地球；而我们将要捉住天广皇以救出陈信的时候，他虽尽力破坏这件事情，却又并不想伤害我们。”

“对……”那雷可夫连连点头说：“我也有想到这些矛盾，可就想不出来为什么，乾尚，你快说。”

“这只有一个原因说的通。”薛乾尚叹口气说：“长风不愿意陈信回地球。”

“噢？”舒红讶异的问：“长风为什么不愿意陈信回去？”

“陈信一定也是想到这一点。”薛乾尚说：“说不愿意，不如说长风不能让陈信回去，这大有可能是圣殿授意的，也就是说，这次地球上圣殿对付议事团之事是早有预谋……只知道是不是圣主吴承天亲自下令，要真是如此，这次回地球，我们的对手会很难缠，陈信为了预防万一，必须再加强功力，这样也许还能与圣主一战。”

除了薛乾尚与赵可馨事先已经想到这一点，李丽菁、那雷可夫、谢日言、科芙娜、舒红的面色都变了，大家在圣殿都见识过所谓长老团的功夫，其中数位顶尖的长老已经不弱于陈信，何况相传圣主的功夫高的无法想像，陈信离开地球后，除了创出所谓的御能神术，功夫一直未能提升，确实不一定是圣主的敌手，看来真的非闭关不可了。

众人都沉默下来，林齐烈这才有些迟疑的说：“我不是很明白……什么是内息消散……圣殿又是什么地方？”

林齐烈生长在梦幻星，对内息消散已经习以为常，反而不明白众人的意思。

黄吉转头解释说：“反正离开梦幻星你就知道了，皮正到时候不但能飞很久，而且内息源源不绝，掌力轰出威力足可远及千百公里，现在说不清楚的。”

林齐烈愣愣的听着，黄吉岂不是在说神话？

薛乾尚摇摇头说：“林前辈，之后我再向您慢慢的解释，现在我们先往东行，免得那艘船遇到大风浪沉了，六宝万一沉入海中，说不定再也找不到另外两宝。还有……现在状况已变，为了预防万一，丽菁向科芙娜学飞航区的控制，舒红向那雷可夫学维护区的事情，我们还是必须各有代理，免得再出状况。”

李丽菁与舒红原本都并无职务，现在练长风叛离、许丽芙已逝，自然必须补上，两人当然没有异议，随即各就各位的恶补起来，科芙娜于是一面教导李丽菁，一面将卓能不断的往东方加速飞去。那雷可夫颇好为人师，高高兴兴的带着舒红下舱，马上开始滔滔不绝的讲解起来。

梦幻纪元二六一三年三月十日

过了一个多月，载着五族人马的那艘风帆，才在千辛万苦、百般折腾之后到达另一块陆地，上方卓能中众人自然是百无聊赖，每天除了练功还是练功，虽然并没有大幅进展，不过也都各有进步。

现在已经结合的六宝不再每十分钟射出一道光束，已经慢慢的变成一个小时射一次，而且还似乎逐渐越来越慢，大概是为了延长指引的时间，想来是先祖有意如此设计，不然能量发射终有尽时，到时候可不知该往哪里找寻。

还好当初薛乾尚有交给翼云族一张地图，加上不断的与上方的卓能有

联系，翼云族王虽然不说，但是对于前进的路线已经心中有数，刚好也顺利的找到一处适合停泊的河口，船驶入河口之后，不久即靠北岸停泊。

经过了这么久，众人好不容易下船上岸，于是决定先找个地方休息一晚，明日再决定如何前进。

虽然都是休息，五族却各有希求的空间，木族站定于河边，底部的枝干往地下延伸，紧紧的抓牢地面，数公分的躯体浸在水中，静止不动的吸收养分，而熊族、人族、鳞身族、翼云族都需进食，自然各自狩猎，尝尝新鲜，除了一些派来驾驶船的官兵之外，这些人都是各族中的精英，自然很快的捕获猎物、大快朵颐，然后才四面休息起来。

鳞身族在河旁的林间找到一处凹地，十人身体朝外，蛇尾向内卷缩成一大团；翼云族栖息于一片无木的小丘，各选位置匍伏于地：熊族并没有相聚而眠的习惯，十人各寻栖身之所，分布在近百公尺的林间；而人族自然在空地先烧起了一堆火，才在营火的四面设帐而眠。

这一个月来大家虽然各有戒心，不过慢慢的也逐渐减少了敌意，既然只有木族王与翼云族王有来，自然是以两位族王为首，六宝也由木族保管，反正这么大一团物件，木族也不能无声无息的带走，何况论起移动的速度，木族是五族中最慢的，其他四族自然更是放心。

到了晚间，翼云族王飞落到木族王身旁说：“木族王，还有数千公里的路程，是不是由我族先派两人探路，等一切明白之后再往前进？”

木族王微微伸展宛若枝干的上肢说：“探路自然需要，不过我们也不用停止，反正你们五、六日内应该就能探完，我们应该也走不了多远……”

翼云族王有些担心的说：“这里十分原始，各族一路腾跃前进十分危险，但若是一路拓荒前进，只怕两三个月也走不到目的地……”

“我们开路便是了。”木族王截断翼云族王的话说：“虽然我族速度较慢，一日顶多前进五、六百公里，不过我们总是比较不怕意外，熊族、鳞身族和人族跟着我们的脚步走，应该没有问题。”

“也只能这样了。”翼云族王说：“我族会在空中四面戒备，希望一路平安。”

翼云族王说完展翅上飞，要与卓能中人会合略作商议。

接近至数百公尺内，自然被卓能的仪器察觉，薛乾尚与林齐烈赶到控制室，将舱门打开跃出，翼云族王已经稳稳的站定在卓能上，见到薛乾尚两人，翼云族王笑了笑说：“总算安然靠岸了。”

“接下来才麻烦。”薛乾尚点头说：“族王不知作何打算？”

“我明日会派两位族人往前探路，另外也会在众人之前探寻最安全的道路，木族王也决定领头，木族人身体不易伤损，遇水不沉，而且不易受到动物攻击，应该能顺利的前进。”

“这些驾船的官兵呢？”林齐烈忽然说：“是不乾脆让他们留下，不然大队速度不但减慢，还会增加不必要的麻烦。”

“也对……”翼云族王认同的说：“我等一下再与徐东平谈一谈，看看他怎么打算。”

薛乾尚说：“要是有事，我们会先通知您的，方圆数百公里内的生物状态我们都能掌握个大概，除了练有内息的生物无法预先侦测，不然应该都能事先提出警告。”

练有内息的生物会在需要时才忽然运行劲力，这时候才会有部分向外

散出，使得仪器感觉出与一般生物不同，平时体内就算蕴藏大量内息，但是隐而不放，仪器也无法侦查，而且若是功夫修炼到一定程度以上，若处于静止收敛的状态，甚至可以让仪器察觉不到有生物的存在，所以当众人刚到梦幻星的时候，薛乾尚等人才会在南方的海滨被鳞身族围困。

“我是相信你们。”翼云族王摇摇头忽然说：“可是十五天前你们忽然要我改向，那时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那时我们发现海底潜藏着巨大的生物。”薛乾尚笑了起来说：“还是远远绕开比较安全，却不知族王当时怎么说服他们？”

“就像地图的事情一样，我还不是把这件事推到祖先的头上？”翼云族王叹气说：“虽然他们总算是相信了，不过你也知道，他们一定认为我藏私，手中有资料却不公开……唉，我实在弄不明白，你们人族自己间的误会不能化解吗？若是你们能化暗为明的帮助大家，不是能很快的达成任务？”

薛乾尚有些心动，确实若是让这些人翻山越岭的一路探过去，危机重重还不算，来回至少也要耗上两、三个月，不过薛乾尚可不敢轻易答应，只说：“族王此言甚是，这样吧，我与队友商议一下，再将决定通知族王。”

翼云族王点点头说：“好……你们要是找我，那东西会动是不是？”

翼云族王指薛乾尚前些日子交给自己的微型收讯器，那是薛乾尚要那雷可夫制造的，若是卓能发出讯息，这个收讯器就会微微的震动，不过除了十余天之前用过一次，一直没有再用过。

“对。”薛乾尚说：“只要我们与族王相距在数百公里之内，都能收到讯号。”

翼云族王安心的说：“好，那我就放心了……我下去了。”随即跃下卓能，往下方的云中穿去。

薛乾尚与林齐烈进入控制室，见到众人也已经聚集到控制室中，三人的对话自然听得一清二楚，薛乾尚望望众人，微笑说：“翼云族王的话大家都听到了，有没有意见？”

“反正卓能是不能让他们进来的。”李丽菁皱着鼻子说：“到时候徐老头没事翻脸乱轰一掌，我们不就掉下去了。”

谢日言缓缓的说：“以我等现有实力，下方的人族已不具威胁，不过丽菁所言亦有道理，卓能不适合迎客。”

“不过才五十人……”赵可馨沉吟的说：“要是让他们站在卓能顶端，我们送他们前进成不成？”

“速度一快不就都滑下来了？”那雷可夫睁大眼说：“可馨，你摔死人不偿命的？”

“当然要做一些扶手之类的。”赵可馨说：“不过又不能破坏卓能的表面，还是做一个大篮子，半空中吊着他们……那雷可夫，这种事情该问你呀？”

“我……”那雷可夫摇摇头说：“上面做扶手是不大可能，至于篮子……也不是不行，不过我们没这么多材料……就地取材吧？”

“用树木？”舒红皱着眉说：“会不会不稳？而且……会不会太重？”

“不要用木头。”那雷可夫摇摇头，一面思索一面说：“可以用藤蔓编个大网……不过卓能外壳圆圆滑滑的不好绑……我还要先画个设计图……唔……应该是没有问题……搜集材料、编网、捆勾……四、五天应该可以完成。”

“既然那雷可夫这么说，技术面算是解决了。”薛乾尚说：“比较麻烦的

是说服下面的人，现在对我们具有敌意的，反而是同样身为人族的左督国王一行人，不过其他四族中，除了翼云族与我们关系良好，其他三族未必友善，若是翻脸动手，我们一样会有危险。”

“那就别管他们了。”黄吉嘻嘻一笑说：“要不然我们就在上面看着，等他们都死光了再下去拣宝物，一样可以完成任务。”

“黄贤弟……”林齐烈大皱眉头的说：“这样似乎不妥……”

“老大哥，我开玩笑的啦。”黄吉早知道林齐烈听不惯，做个鬼脸说：“不然我们下去和他们谈判，一言不合才拔腿走人？”

“这……”林齐烈一愣，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黄吉别开前辈玩笑了。”薛乾尚适时开口说：“既然那雷可夫有办法吊着他们，那我们帮帮忙也不是不可以，也是因为是在陆地上，不然之前大海如此辽阔，他们肯让我们带，我也不放心。”

科芙娜接口说：“真要带着他们的话，时速只能保持在八十公里上下，每天飞十二、三个小时，这样应该七、八天就能到达。”

“加上安装的时间就只要十来天。”赵可馨微笑说：“比起他们自己走快多了。”

“那就去谈谈吧。”薛乾尚说：“反正若是他们同意，我们就帮忙，若是不同意就算了。”

众人计议已定，卓能号缓缓的下降，薛乾尚、林齐烈、黄吉先出舱门等候，果然不久之后，翼云族眼力最好首先发觉，翼云族王立即向上飞，而这时因为已经降下云层，慢慢的其他的种族也发现不对劲，天空中出现了一块奇怪的大东西，于是都到河岸边集合，人人运起功力戒备。

左督国王等人自然也没有见过卓能号，这时心中讶异之余，开始怀疑这是不是翼云族弄的玄虚，自从翼云族提到先祖留下地图，后来又忽然莫名其妙的要船只转向，在海面上画了一个大弧，虽然后来并没有离开目标，不过左督国王心里却已经暗暗怀疑。

这时候左督国王心里越想越对，大家才刚到达这块大陆，空中就忽然降下一大片的東西，所有人都十分讶异，只有木族和翼云族不为所动，木族本来就是一根根木头，不懂得惊讶不足为奇，而翼云族居然只有族王一人飞上去，自然是大大的有问题。

除了翼云族与木族族王亲自出马外，熊族为首人的叫做巴峰，鳞身族为首的叫吐斯索，两人在自己族中的地位，与左督国王在人族中的地位差相彷彿，这时见到状况不对，两人心理的想法与左督国王大同小异，于是都靠过来聚集着，免得这是翼云族的大军到来，大家一起糟糕。

这时鳞身族的吐斯索首先对左督国王说：“徐东平，那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徐东平沉着脸说：“这句话该问翼云族王。”

“我以为人族的文化最高呢……”熊族人巴峰喷声说：“这东西看来是人造的，居然会飞……不是你们做的？”

左督国王没好气的瞪了一眼巴峰，冷冷的说：“没想到熊族已经懂得怎么分辨是否人造，看来进步不少。”

巴峰听了不爽，一瞪眼说：“老头子，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左督国王占了上风，微笑说：“要是真是翼云族的东西，我们都危险了。”

“看来是真的。”吐斯索点着蛇头说：“翼云族王好像早就见过这东西，

难道是由牧固图大陆飞来的？”

三人都有些紧张，要是翼云族能够制造出飞渡大海的东西，那不是仅仅比人族先进而已，还先进了许多，简直是望尘莫及。

不过这时候左督国王忽然想起薛乾尚等人的事情，当时自己就是判断他们逃回飞行器，莫非这东西与他们有关系？或也是由所谓的外星来的种族。

这时翼云族王已到达舱顶，见到薛乾尚等三人高兴的说：“你们准备与大家见面了？”

“对。”薛乾尚点头说：“还要麻烦翼云族王替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当然。”翼云族王高兴的说：“那各位有什么计划？”

薛乾尚点点头说：“我们打算……”

“乾尚！”赵可馨的声音忽然由收发机传出，打断薛乾尚的话说：“四面的生命能量密度有提高的趋势，有危险。”

薛乾尚面色一变，立即对翼云族王说：“族王，您快下去通知四面戒备，有东西围上来了。”

翼云族王紧张的东张西望，连声问：“什么？什么？”

“没时间了。”薛乾尚说：“我们先不下去了，等这次的问题解决再说。”当即转身回舱。

翼云族王立即飞下，远远见众人抬头望着自己，连忙大声说：“小心四面，有东西！”

“有东西？”木族王睁眼四面查看，人族与熊族也跟着警戒起四面，只有鳞身族望了望又抬头，心想是不是翼云族王骗人，搞不好等一下会由上方向众人突袭。

而其他的翼云族人闻声振翅而起，开始往四面巡逻，但偏偏就是什么也看不到，翼云族王飞巡片刻，查无异状，诧异的落下地来。

要是连翼云族也看不到东西，这些人当然也看不到，几位领导人物疑惑的向翼云族王走近，鳞身族人吐斯索怀疑的问：“翼云族王，你说有什么东西？”

翼云族王哪里知道是什么东西，正支支吾吾的不知该如何做答的时候，熊族人巴峰忽然抬起头大声说：“确实不对劲……这味道古怪……”

熊族人视力、听力都不甚佳，不过嗅觉奇灵，遇到状况的时候不会先用眼睛，往往先用鼻子。

左督国王眼见上面的怪东西下降到距众人约数十公尺的高度，疑惑的说：“翼云族王，四面的事情与上面那东西……有关系吗？”

翼云族王刚刚听到熊族人巴峰这么说，更确定薛乾尚等人传来的讯息没错，但是这时左督国王却不识趣的又提出这种疑问，翼云族王心想人族皇族真不争气，自己的族人也搞到彼此为敌，没好气的说：“就是上面的人告诉我四面有敌的，先把四面的状况弄清楚，我再替你们介绍。”

这时鳞身族人吐斯索正对巴峰说：“巴峰，你闻到什么了？”

“不知道……”巴峰摇摇头，忽然大声说：“大家往河边集合。”

其他九位熊族人立即靠了过来。

众人一紧张，跟着就往河边跑，数十人聚集在木族人休息的地方，木族王疑惑的说：“到底是怎么了？”

“奇怪……”巴峰面色古怪的说：“应该已经不远了啊……怎么还看不

到？”

眼前河边是一片方圆数十公尺的空地，后面就是稀疏的丛林，既然味道已经这么浓，应该距离已经不远了。

不过对熊族人来说味道浓郁，其他的种族可还没闻到，只是既然巴峰一直说越来越近，翼云族人还看不到倒真是奇事，左督国王心想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马上当机立断大声说：“三位阁老、三位龙将、三位副将与留下，其他官兵立即上船。”

这次主要护卫六宝的人族代表就是这十人，其他大多是驾船的官兵，虽说功夫也不错，不过在这五十人面前就差远了，为了避免碍手碍脚，左督国王将他们先赶上船。

这时上方忽然传来声音：“诸位，那是只有指尖大小的甲虫类生物，现在四面有数百万只，注意看地面。”

众人立即望地面看去，果然一片紫色正由四面往众人蔓延过来，因为与这里的草地颜色相近，加上众人一直以为是什么动物围上来，反而忽略了这种东西，只见一双双外皮甲壳化的小虫，正密密麻麻、整整齐齐的不断向众人集中，速度虽然不快，不过似乎是十分认真而坚定的不断往众人移近。

本来由林间而出的甲虫间还有空隙，不过距离越近，因为越靠近目标，四面的甲虫慢慢的挤在一起，而且到了三十余公尺外，已经有部分的甲虫因为互相拥挤而重叠，反而使得地面似乎微微的隆起，还在不断的增高。

木族王首先怪叫一声，十位木族人带着六宝，忽然拔腿就往船上跑，唬的四面众人一愣，没想到木族王这么没用？

只有吐斯索摇摇头一吐蛇信说：“奇怪什么？木族人天生怕虫。”

左督国王这才暗骂自己糊涂，木族天生惧怕没见过的虫类，因为木族对于身体伤痛并没有感觉，所以虽然与他族交战时十分英勇，但是反而怕不知不觉爬到身上的细小虫类，说不定钻入身躯，布满全身的时候才发觉，到时候就只能等死了。

鳞身族与人族都与木族有大片面积接壤，自然明白，至于翼云族与熊族，除了布尔山之外并没有与木族交界的地方，不知道却也不足为怪。

这时三族的精锐占据了一块径约十公尺的半圆，本来内围是木族人栖息的地方，现在自然空空如也，而翼云族已经在四面高飞起来，似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过了片刻，四面的甲虫越来越近，距离众人已经不到十公尺，重重相叠将近七、八层高，又不断的由前方掉落下来，反而增快了前进的速度。

眼看越来越近，巴峰不禁有些发毛，忽然大吼一声，双掌激起一阵狂风，两道劲力往前直冲过去，劲力转眼击中前方一大群叠起的甲虫，只听轰然一声，四面霎时被清出了一片六、七公尺的空地，甲虫纷纷往外飞落。

众人都轻松起来，除了背面的河面外，各族都有数人击出掌力，一下子将四面的甲虫逼退了五、六公尺，巴峰高兴的笑说：“这些算什么？再几掌不就死光了。”

虽然甲虫还有很多，不过众人已经松了一口气，只要轮流攻击，相信不久之后这些甲虫就会死尽。

上方卓能中的众人自然也在观察着下方的变化，现在也较为轻松，黄吉正呵呵一笑说：“我还以为真的能拣到宝物呢。”

“这些甲虫未免太好对付了。”那雷可夫也大刺刺的说：“真不好玩。”

舒红摇摇头说：“还好不难应付……乾尚，要是真的很难对付，我们会不会帮忙啊？”

薛乾尚苦笑地点头说：“在情在理自然是该帮忙，不过要是他们对付不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

照道理这些人的能力加起来，该比卓能中的人还要强，要帮他也不知道从何帮起。

“其实有什么对付不了的？”那雷可夫摇头说：“知道是虫以后就没什么好紧张的。”

“你少说大话了。”李丽菁瞄了那雷可夫一眼说：“要是你在下面，说不定逃的比木族人还快。”

“不会啦……”舒红笑笑说：“要是丽菁也在下面，那雷可夫会护着丽菁的。”

李丽菁脸微微一红，啐了声说：“舒红姐，你别替那雷可夫说话，他哪有这么伟大？”

舒红摇摇头笑了笑，没再回话，林齐烈倒是忽然出声：“这种动物真奇怪，牧固图大陆上从没见过。”

“我们这一路见了不少的动物，慢慢的已经习惯意外了。”薛乾尚接口说：“只不过这些东西恰好选这种时候拥来，怕他们将这些虫硬和我们扯上关系，这样等一下就不好说话了。”

“不会吧？”科芙娜皱眉说：“这么不识抬举，那就别理他们了。”

科芙娜数年前与众人刚认识的时候就是一副冷若冰霜的模样，后来与众人逐渐熟悉，加上与谢日言又发生了感情，这才变得较为和善，不过听到下面的人可能会不相信自己一行人，个性又显露出来。

“乾尚。”赵可馨忽然说：“你看看仪器，不大对劲。”

刚刚薛乾尚要出去与下方众人会面，所以现在分析区是由赵可馨在掌管，这时不知道出了什么状况，忽然叫起了薛乾尚。

薛乾尚自然立刻走近，赵可馨手指着一处地方，低声的说：“你看这里……”

只见薛乾尚面色一变，回头望向赵可馨，赵可馨点点头接着又说：“我已经看了二十分钟，应该没有错。”

薛乾尚面色一凝，对赵可馨说：“要是这些虫不怕水就糟了。”

“对。”赵可馨点点头说：“该请翼云族王上来了。”

谢日吉见到两人似乎面色有异，关心的问：“乾尚，有问题吗？”

在聊天的众人听到谢日言忽然冒出这一句，也将注意力集中过来。

薛乾尚望望众人，点头说：“那些虫的数量一直没有减少，反而似乎越来越多，我去请翼云族王。”随即向外跃出。

这时候无须开动仪器，薛乾尚一跃出舱口，就见到翼云族人正一个个翻身折飞、下扑发劲，正在帮助下方的三族人马，只见四族合力将附近的甲虫不断的往外击退，占据的空地也越来越大，至于木族依然躲在大船上，望着下方的虫类似乎不是极有威胁，也稍稍松了一口气。

翼云族王正一个翻身上折的时候，忽然见到薛乾尚在卓能上面面向自己招手，于是翼尖微微一转，滑翔过来招呼说：“薛乾尚，应该还不用你们帮忙吧？”

“好像没这么简单。”薛乾尚摇头说：“那些虫只是被击退，并没有被消

灭。”

翼云族王愕然下望，仔细看了看向外飞出的甲虫，虽然马上就隐没在后面的虫堆中，不过随着四面的虫不断的集中，确实是一直没见到僵直不动的虫尸。

翼云族王聒聒叫了起来：“那怎么办？”

“暂时也只能这样了。”薛乾尚说：“撤退之前记得先架帆起锚，免得有万一。”

翼云族王随即下飞，一面嚷了起来：“大家注意，那些虫好像打不死……”

打了二十来分钟，甲虫一点都没有减少的趋势，有些人的心里已经慢慢的生疑，现在翼云族王这样一嚷，下面的三族人都是一惊，难道要这样无穷无尽的耗下去？

吐斯索首先叫：“翼云族王，这是真的假的？”

翼云族王知道鳞身族禀性多疑，大声说：“你自己看看有没有死掉的？”

“那怎么办？”熊族的巴峰较为急躁，一面发掌一面说：“要撤退吗？”

翼云族王想到薛乾尚的交代，连忙对左督国王说：“徐东平，先升帆拔锚，退出十公尺，免得这些甲虫不怕水。”

左督国王自然立即发令，过了片刻已经备妥，地面的三族人一面向后飞退，一面轮流的上船，到最后各族都只留下三人，这才一起发掌往前轰击，然后翻身跃上船头，不禁都有些微微的喘息。

翼云族人这时也一个个降下大船，只见这些甲虫一个个往岸边聚集，又缓缓的叠高起来，但是后面的不知停止，仍然不断的往前挤，至见大片大片如下雨般的又往前掉入水中，掉入水中的又急急往回爬，两方的甲虫集中，一下子岸边忽然隆起一个将近一公尺高的矮堤，全部都是这种紫色的甲虫。

眼见这些甲虫应该不会越过水游来，船上的近百人才松了一口气，眼见岸边由甲虫筑成的堤防越来越高，木族王摇摇头说：“翼云族王，多亏你首先发现，又提醒大家撤退，不然大家就危险了。”

“也不会都危险。”鳞身族人吐斯索喘气说：“昆虫比较挑食，总会有人留下来的……木族王，看来这些是吃肉的，你们应该不会有事。”

“这些甲虫真恐怖。”左督国王往后吩咐数声，一面说：“我让他们取一只小动物试试，看看这些甲虫倒底吃什么。”

这时候岸边的甲虫已经叠到将近两公尺高，两边同时往中间挤，简直是一团混乱。

人族下属这时将一只小兽远远扔到岸上，小兽一声惨嚎，不辨方向的急奔，但是甲虫山四面一涌，转眼小兽的足部已经爬满了甲虫，小兽似乎十分疼痛，猛然一跃，再度跌落时已经无法直立，啪的往下一跌，只见四面的甲虫迅速的围上去，小兽的惨嚎声逐渐的消失，已经看不见小兽的身形，只见那里隆起了一小块体积，上面覆满了甲虫，而四面的甲虫不再往岸边挤，又开始往那个地方挤过去，岸边的甲虫堤防也逐渐的降低。

过了片刻，那一块隆起处居然渐渐的降低，甲虫们终于往四面散去，而原来小兽落下的地方，居然一点痕迹也没有，正符合了“尸骨无存”四个字，船上众人同时倒抽了一口凉气，久久说不出话来。

巴峰忽然想到空中的怪物，于是对翼云族王指指天空说：“那是你们翼

云族做出来的东西吗？”

“不。”翼云族王也才忽然想到，点点头说：“那是人族的……”

“人族？”巴峰对左督国王瞪了一眼说：“那你装什么？”

左督国王连连摇头说：“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翼云族王……？”

“诸位还记得四处联络五族汇聚的陈信吗？”翼云族王问。

“那是谁？”鳞身族没听说过，吐斯索愕然问。

至于木族与熊族自然是十分清楚，木族王吐出声音说：“是那个会腾云驾雾的人族？”

“对。”翼云族王望着面色大变的左督国王说：“徐东平，当时你们说陈信怎么了？”

巴峰自然也格外关心这件事，替说不出话的左督国王回答：“他们不是说将陈信派到南疆去了？”

“陈信是由天空中下来的。”翼云族王说：“就像我们的先祖，来自遥远的地方，所以不但具有高强的能力，对任何种族都没有成见，终于促成了我们这一次的行动，可是人族王为了一己之私，居然诱擒陈信，幸好陈信的朋友们并没有被擒，上面正是他们飞跃星际所用的器具，这块大陆远在万里之外，也是他们告诉我的，十余日前海面上折向，也是他们发现海中藏有巨大的怪物，这次首先警告四面有异，提醒我们这些怪虫不惧掌力的也是他们。陈信对海吐族、翼云族有大恩，我个人私下已经决定，这次事件结束，我们翼云族将会与海吐族联兵，逼人族王放出陈信，要是人族王不从，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左督国王听得心中发紧，连忙说：“翼云族王，万不可听信一面之词，这些人居心叵测，有颠覆牧固图大陆六族的阴谋，所以我王才会擒住陈信，就是为了避免发生意外。”

第 48 章 守穴异物

“徐东平，你也未免过份颠倒黑白了。”

上方忽然传出声音，却是林齐烈和薛乾尚坐在蝠虎身上，往下方的众人飞来，刚刚这是林齐烈愤而出声说：“天广皇向来忌才，二十年前就曾暗算林某，现在又担心陈信联络五族，功劳太大，自然容不下陈信，不过你们没想到陈信要是心有异谋，你们现在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熊族的巴峰见识过陈信的能力，确实与一般的人族大有不同，原来他是天上下来的？

巴峰点点头说：“翼云族王，我相信你说的，要是需要熊族的帮忙，到时候说一声。”

反正熊族本来就一直想灭了人族，虽然以前都是为了宝物，不过两族仇恨已深，要是有人要打人族，熊族绝对没有意见。

薛乾尚见状说：“左督国王，你也不用太紧张，我们今天不是来跟你算帐的，至于营救陈信的事情，我在这里先谢过翼云族王，不过我们自有计划，若有需要再请族王帮忙，我们也不愿意人族无辜的人民受到战乱。”

“好吧。”翼云族王点点头说：“你们人族的事情就由你们自己解决，不

过若是需要，记得来找翼云族！”

左督国王当时一路追杀众人，自然知道众人的功夫已经增强，这时见林齐烈似乎要找自己算帐，现在只有三位阁老加自己，对付这群人只怕做多胜少，左督国王回头求助的望向木族王与鳞身族的吐斯索。

吐斯索向后一退说：“很抱歉，人族的事情还是人族自己解决，而且他们才二个人，你有什么好怕的？”

木族王也跟着说：“除了与八宝聚合有关的事情，木族人不管外事。”

左督国王心里一凉，望向坐在蝠虎上的二人，只见林齐烈呵呵一笑说：“徐东平，你要是自己上，我不会用乾坤剑对付你。”

薛乾尚忽然说：“林前辈，现在还是以八宝聚合为重，之前的恩怨还是先放到一旁……左督国王，你认为如何？”

左督国王如逢大赦，虽然不好表现出高兴，但也只能轻哼一声，不敢再多话，深怕薛乾尚的心意忽然改变。

薛乾尚不再理会左督国王，转头对众人说：“在下薛乾尚，不知有这种奇怪的虫类，未能先行示警，还请诸位见谅。”

“薛乾尚，你既然一直不露脸，为什么忽然愿意与我们见面？”木族王冷冷的回答。

“在大海中在下也帮不上什么忙。”薛乾尚说：“不过在陆地上，一路蛮荒，奇虫异兽无数，而且沿途无路，必须随着地形的变化而前进，虽然只有七、八千公里远，诸位只怕要花上数月的时间才能到达，在下想助大家一臂之力。”

“你们有何打算？”巴峰有兴趣的问。

“我们将到山崖搜寻藤蔓，编成一个大篮，由上方的飞行器垂吊携带各族人员，一路飞往目的地，这样不到十日就能到达。”

“这倒是不错……”巴峰转头说：“翼云族王，这是你的计画吗，用飞的？”

“不。”翼云族王摇摇头说：“我也是现在才知道。”

“我不赞成。”左督国王忽然说：“要是你们飞上高空忽然将我们摔下，岂不是大家都完蛋了？”

“对……”吐斯索蛇信一吐，嘶声说：“此事不可不防。”

薛乾尚早有定见的说：“这简单，只要我们飞行不离地面五十公尺，这种距离相信大家都不至于摔伤，若是我们心有异谋，将高度提高，诸位必定来得及跃出。”

吐斯索思忖片刻点点头说：“这样就没话说了……”

“还是有问题。”左督国王说：“万一你将我们带到危险的地方才升高，我们不跳也是死、跳也是死，那又怎么办？”

巴峰忍不住说：“一向都说‘人族多诈、蛇族多疑’，你怎么比鳞身族还要多心？”

吐斯索目光一冷，哼声说：“巴峰，你说话客气一点。”

在鳞身族之前称呼蛇族是忌讳，吐斯索当场就不高兴。

“失言、失言。”巴峰摇摇熊掌说：“不要见怪，不过我们一路瞎撞也未必没有风险，刚刚就是明显的例子。”

要不是卓能恰好降落，熊族本来分散在林中休息，说不定首先就被甲虫吃光，所以巴峰还蛮感激薛乾尚的。

薛乾尚接着说：“我们上次曾去过目标处，那是在数座矮山围绕的小平原，正中央有个小湖泊，湖泊东南三公里处，有一块长宽约十公尺的方形平坦大石，光线就是穿越那块大石隐没，因为那块大石看来不似天然之物，我等不敢贸然从事，想等到六宝靠近之后在看看会有什么结果。”

翼云族王向木族王望去，看木族王的意见，现在熊族已经表态，鳞身族有些迟疑，人族的左督国王是坚持反对，木族王的意见将会左右结果，只见木族王沈默片刻，终于平静的说：“我也同意。”

左督国王急声说：“木族王，千万三思，这些人不知心中有什么阴谋。”

木族王冷冷的回答说：“你说他们居心叵测，有颠覆牧固图大陆的阴谋，你且说说看他们的阴谋是什么？”

“这……”左督国王刚刚也是情急之下胡言乱语，现在怎么说的出来，只能张口结舌的怔在那里。

木族王不再理会左督国王，对薛乾尚说：“既然我族与翼云族、熊族均已同意，就麻烦你帮忙，若是有人不愿去，可以留下。”

“好。”薛乾尚说：“我们要先去收集藤蔓，而且还要编织，大约五日后会再过来，这段时间诸位可以好好休息，若是要靠岸一定要万分小心。”

“万事拜托。”木族王点点头，翼云族王即随着薛乾尚与林齐烈向上飞，直接两人送入卓能。

众人目送着卓能离去，左督国王心中七上八下，想起独子被杀之仇又是心中暗恨，但是这些人说不定真是善意，既然如此索性将计就计，等到大功告成的时候，自己再想办法对付他们，这样连立两功，天广皇对自己的态度想来会大幅好转，想到得意处，左督国王不禁又面露微笑，反倒令三位幻粹阁老看的直皱眉头，不知道左督国王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梦幻纪元二六一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七日前藤篮编织完毕，卓能回到远航大船的上空，只兄卓能号下面绑着一个大藤篮，上面编织交错紧紧的将卓能号绑缚住，然后数十根藤蔓垂下四面提起这个那雷可夫精心设计的篮子。

这时左督国王也不再多说废话，乖乖的随着众人跃登藤篮，卓能号即带着五族共五十人，还有一个放置六宝的木制框架，以较慢的速度往东北飞行，一路上也有遇到风雨或是奇怪的禽鸟攻击，不过翼云族不愧是禽中之王，只要四面一绕，这些怪鸟几乎都会识趣的溜走，至于其他的各种兽类，自然只能望空兴叹，无能为力。

终于，那块平躺在草原上的大石板，出现在众人眼前，六宝所射出的橙色光束果然一束束的往石板中间穿入，五族都开始兴奋，互相热烈的讨论起来，有的猜测控往轴必定藏在石板之下，有的认为没有这么简单，当然也有人开始担心第八宝会不会更难找。

不久后，卓能停在石板上力十公尺处，熊族巴峰不待完全静止，已经一跃而下，落地后他往石板瑞了两脚，对上面叫：“你们还不下来？”

众人纷纷下落，木族先将放置六宝的木笼放在石板上，除了木族王之外，也往外四散，随着其他四族在石板外四面戒备，这时的石板上除了木笼之外，只有木族王、翼云族王、熊族巴峰、鳞身族吐斯索和左督国王五人。

翼云族王向上放声大叫：“薛乾尚，你们也来看看吧。”

薛乾尚、林齐烈、黄吉应声而出，由舱底的出口御气落下，对众人一礼说：“上次我们到此处的时间甚短，四面不知有没有什么异常，大家还需

要小心在意。”

这些天来，卓能中的人一直都是薛乾尚、林齐烈、黄吉做代表，其他的众人一直没有出现在众人面前。

“大家觉得应该如何？”翼云族王问：“我们要掘开这块石板吗？”

“我先试试……”熊族巴峰毛遂自荐，忽然一跃，出掌往地面轰去，只听忽然一声巨响，气流四面散溢，众人自然已经早早跃开，不过心里都同声暗骂，熊族果然鲁莽。

气流一散，众人的目光自然往那里集合，这下可奇怪了，石板居然完好无缺，一点伤痕也没有，巴峰愕然的说：“这是怎么回事？”

木族王忽然伸出数条根状的下枝，熏然运劲往下方穿去，只听咚的一响，木族王被震的往上弹起，石板却依然毫发无伤，四面防守的众人不禁回过头来观望，见了都暗暗讶异，这两人的功夫不要说碎石了，就算是精炼的钢铁也禁不起这两掌和下穿的劲力，怎么这石头却一点伤痕也没有？

薛乾尚见状忽然点头说：“两位族王，这是不是密室的材质？”

木族王和翼云族王忽然一惊，翼云族王回头对薛乾尚说：“你也知道密室？人族也有？”

“我猜想大家都有。”薛乾尚说：“要不然这份遗讯未必能传了两千余年还不失真。”

木族王点点头说：“确实像是密室的材质……”

“什么密室？”吐斯索疑惑的问：“我怎么没听说过？”

“大概你们族王没说。”翼云族王转头对薛乾尚说：“这应该都是各族族王代代相传的秘密，没想到你居然知道。”

“当初人族之王有带我们去看。”薛乾尚摇头说：“陈信就是被关在密室里。”

“难怪……”翼云族王点头说：“也只有那里困的住他，嘎……那里没吃没喝，他支持的下去吗？”

薛乾尚不想在左督国王之前泄漏机密，只好传音说：“族王放心，陈信、该可以支持。”然后故作愁容说：“陈信带了约可支持数百日的浓缩食物在身上，一时还能支持，但是这里的事情比较重要，所以我们就先赶过来帮忙。”

吐斯索不关心陈信是谁，吐吐蛇信说：“无论如何，我们现在要怎么下去？既然打不破，是不是应该从四面掘下去？”

“既然是密室一类的材质……可以肯定与祖先有关。”木族王说：“不过既然类似密室，说定也是内部藏有玄机，从两边再怎么挖也没用。”

翼云族王听薛乾尚说陈信无妨，虽然不大安心，但是也只好罢了，将心神回到这块大石，这时听到木族王这么说，翼云族王也开口说：“那就是有机关了，可是这里一片平坦，什么地方有机关呢？”

木族王不再说话，开始四面寻找起来，其他人也跟着四面翻找，但是一时却难以发现有什么迹象。

上方卓能中的众人也在乾着急，那雷可夫嚷嚷着说：“我们也下去找找嘛！”

谢日言摇摇头说：“应该不需要了，下面的人手已经足够，而且乾尚说不想让左督国王知道长风已经离开我们的事情，我们不宜全部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真是的。”那雷可夫皱眉说：“早知道上次就仔细看看。”

“没想到这块石板与所谓的密室材质相同……”赵可馨沉吟了一下，打开收发机说：“乾尚，仪器上显示下方确实有间石室，这间石室是个立方体，长宽高都一样，并没有向外延伸的部分，可能不容易找到明显的机关。”

眼看下方的薛乾尚等人听到这个讯息，一个个都有些失望的往回走，低头望着一片平坦的石面，只有鳞身族还不大死心，仍在四面的草丛中搜寻。

舒红一摊手对那雷可夫微笑说：“没什么好找了，别可惜。”

李丽菁见一直没有结果，已经失去了兴趣，正逗弄着已经能四处走动的小毛莉，小毛莉已经一岁半，正对什么都有兴趣，还好仪器都是在她碰不到的地方，不然还颇为危险。

这时忽然传来陈信的声音：“大家好吗？……我又来了。”

这种打招呼的方法未免太不正经，众人眉头都皱起来了，李丽菁四面张望，疑惑的说：“陈信，你出定了？”

“对……我实在太高兴了。”陈信的声音蕴藏着喜悦，正开心的说：“我刚刚出定就找到你们，厉害吧？”

“你不是在梦幻星的另一面吗？”赵可馨疑惑的问：“怎么能找到这里来？”

“这不是内息的延伸。”陈信语无伦次的说：“能量就是我，我就是能量，没有距离的限制……”

“陈信！”那雷可夫皱眉说：“说点人类能听得懂的东西好不好？”

“这……”陈信迟疑了一下说：“怎么说……我这次将能量释出，尝试与星球的脉动同步，不知道经过了多久，我忽然间感受到，自己已经不存在，我就是这一大片无穷无尽的能量，身体只是其中一个表现的用具而已……现在知觉正向无限的远处扩展，可以微观、可以钜观，事情可以迅速的察知……”

“够了……”那雷可夫摇摇手，翻着白眼说：“直接说你成仙了不就好了？”

科芙娜说：“陈信，你已经修炼完成，那就该出来了，要不要我们去帮你开密室了？”

“这边的事情忙完再说好了。”陈信顿一顿忽然说：“嗯……下面跟密室的材质一样，怎么没有缝隙？牧固图大陆上六族的密室都有……”

“六族的密室你都去过了？”赵可馨讶异的问。

“对，不过密室的结构很奇怪，除了由缝隙中进入外，我的知觉透不进去。”陈信说：“下面这个我也没有办法。”

“陈信。”李丽菁叉腰说：“你别这样在虚空中说话好不好？真不习惯！我们还是先去把你弄出来嘛。”

“不要、不要……”陈信说：“一来一回又要两天，这样吧……”

陈信不知做了什么打算，忽然之间卓能内外四面同时一亮，光芒之明亮，连日光都为之黯然，小毛莉一惊马上吓得哭了起来。

只听陈信说：“糟糕，吓到小毛莉，丽菁要开骂了，我去去再来。”光芒忽然间又消失了。

卓能中众人面面相觑，一下子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听仪器中忽然传来薛乾尚的声音说：“你们有事吗？刚刚是怎么了？”

赵可馨摇摇头低声回话：“没什么，刚刚陈信来了。”

“陈信？”薛乾尚也愣住了，迟疑的说：“怎么来的？”

“最好别问我……”赵可馨只能报以苦笑。

“我有个最好的解释。”那雷可夫大放厥词的说：“陈信现已升任天部众神之一，来无影去无踪，能移山倒海、翻云覆雨、纳须弥于芥子、观尘埃如丘壑……”

“那雷可夫，你胡说什么？”陈信的声音忽然传来，控制室的舱门蓦然打开，只见一道光影闪入，静止在控制室当中。

众人打量片刻，脸上都是难以形容的表情，只见控制室中有个光华凝结成的半透明身影，内部隐隐有七彩光华流转，外观上似乎就是陈信穿着所谓神王服饰的模样，不过整体有些朦胧的感觉，好像似近实远，看不真切，但是又明明站在跟前，小毛莉又是一惊，这次却停止了哭泣，歪着小脑袋直直瞪着这没见过的东西。

谢日言站起揉揉眼睛，迟疑的说：“陈……陈信，你出来了？”

“没有。”陈信摇摇头说：“这是幻影。”

赵可馨无力的摇摇头，对收发机说：“乾尚，你们最好上来看看看……”

李丽菁向陈信走过去，往陈信的手臂拍了两拍，愕然说：“什么幻影？明明有东西……可是怎么看不清楚？”

“刚刚那片光是怎么回事？”舒红也急急的问。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咦……陈信？”却是黄吉已经跃了回来。

“这是能量聚合的。”陈信大感委屈的说：“我也是第一次做，当然不是很会弄……你们试试用黏土捏个自己看看，能多清楚。”

此言一出，众人惊讶的围了上去，而这时薛乾尚与林齐烈也都已经进来，看着众人在陈信的身上东摸西捏，只见陈信皱着眉头摆手说：“别闹了，感觉怪怪的。”

“你还会痒啊？”那雷可夫惊讶的说：“怎么会有感觉？”

“不是痒或痛。”陈信苦着脸说：“是能量受到震荡或波动……好了，乾尚，下面找不到入口是不是？”

“对。”薛乾尚这才回过神，点点头说：“可能要等下一次的光束发射，算算还有十来分钟。”

现在光束每两个小时才发射一次，前一次卓能还在几十公里之外。

陈信点头说：“我看还是从笼子里拿六宝出来好了，直接接触石板说不定有不一样的功效。”

“好。”薛乾尚也觉值得尝试，接着说：“陈信，你先不要露脸，免得那些人心中又有怀疑……还有，先别让左督国王知道你出来了。”

“我不下去就是了。”陈信笑着说。

“那……等一下再聊。”薛乾尚又往连通管而去，林齐烈见状只好跟下去，不过还是回头望向陈信数眼，目光中现出难以置信的神情。

陈信看到黄吉傻在那里，笑笑说：“黄吉，你愣什么？”

黄吉摇摇头，嘟起嘴说：“真不好玩，怎么追也追不上你。”

陈信一笑说：“我现住也帮不上忙，你下去帮乾尚啦……这里你功夫最高耶。”

黄吉这才有些高兴，点点头说：“好……等你出来我们两过过招。”随即追着薛乾尚两人下去。

“跟你过招？”那雷可夫摇摇头说：“黄吉疯了。”

陈信不理睬那雷可夫，将一旁好奇的小毛莉一把抱起说：“小毛莉越来

越大了，叔叔抱抱。”

小毛莉眼见前方彩光闪亮，绚丽夺目，高兴的手舞足蹈，笑嘻嘻的说：“叔叔……叔叔……”

陈信摇了摇小毛莉说：“丽菁，小毛莉还记得我吗了？”

“谁知道？”李丽菁摇头说：“陈信你小心点，别把她摔下来了。”

李丽菁觉得陈信的形体颇不实在，深怕陈信忽然间散开来，小毛莉马上摔下去。

“放心。”陈信望向控制室显现的立体影像说：“乾尚真会掰，居然说刚刚的光是卓能能量不小心溢散造成的……嗯？小春她们在我房中，我房间弄成这样……这是谁的主意？”

“黄吉。”众人马上异口同声的说，绝口不提自己当初也大表赞同，反正黄吉不在，这个黑锅背定了。

“唉……我下去看看她们。”

陈信说完，众人只见跟前一阵模糊，陈信已经消失了踪影。

小春等四婢自从一个多月前与陈信联络上，四人都十分高兴，这次八宝聚合也没有她们的事情，既然一时见不到陈信，她们也就少到控制室中来，反正她们在房中修练，一样能增加卓能的能量。

这时陈信的内厅卧室被黄吉多拖了两张大床进去，变得颇为拥挤，本来在内厅中的小沙发也被拖出了外厅，不过四婢也算是颇负巧思，将大小两组沙发排列的颇为美观，还留有一处不小的空间。

陈信忽然出现在四婢的面前，四婢全无预警，只见跟前忽然一亮，一个颇似陈信但又明明不是陈信的人形忽然出现在四人眼前，四双美目睁的大大的望着陈信，忽然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陈信苦笑说：“真的认不出来？我这个功夫还要好好的加强一下。”

“公子？”四婢同时惊呼，从四面往陈信拥了过来，泪珠浙沥哗啦的洒下，一下子把陈信弄得手忙脚乱，还好现在被拥住的感觉与肉身不大相同，不然被这样抱着可不大妥当。

直哄了片刻，四婢才一个个止泪，陈信轻轻的搂着四人说：“好啦……这不是见到面了吗？咦，你们功夫进步不少喔？尤其是小秋和小夏。”

四婢这些日子不断的练习，慢慢的也渐渐分出了高下，其中小秋早有基础，算是士族中特别合于修练此术的体质，所以现在无论是体外能量的收发速度、内息蕴藏的总量，都比其它三婢还要突出，而小夏对于操纵能量格外有心得，体外能量的御动格外灵活。

小秋听陈信这么说，害羞的摇头说：“公子别这么说……小秋只是比较有兴趣。”

小夏只摇了摇头，低声说：“小夏有好多问题要问公子，公子终于回来了……”

小冬不管这么多，捉着陈信的手臂说：“公子，你怎么变成这样？”

“这不是真正的我。”陈信说：“这只是能量的凝结，我还在密室里面，只是想来看看你们，所以才先变成这样。”

四婢自然有听没有懂，浑然不解什么叫做“先变成这样”？陈信也懒的解释，笑笑说：“别问东问西了，你们这些日子闷在这里会不会无聊？”

小春摇摇头说：“不会的，薛公子他们说需要我们在哪里练功，我们平时没事就吸纳着外部能量，每一天都过的很快。”

陈信与四婢现在虽然在外厅，不过自然明白内厅现在有三张大床，他自然不敢提及此事，四婢也聪明的不说，陈信只有心中暗暗烦恼，待自己回来之后该如何是好？

这时下方的薛乾尚已经与木族王等人沟通，将六宝由木笼中移出，放置在石面当中，众人仍四面搜寻有没有可以转动或者推按的东西，但是仍然一无所获，过了一阵子，只见聚合的六宝有如之前一般的又急速旋动起来，随即一束橙色的光柱直直的往下方穿去，这本来与之前几次并无不同，不过这次众人却发现石板隐隐一阵动荡，似乎确实将有什么变化，众人连忙向后跃开，以避免影响到石板的变化。

过了片刻，六宝的光芒忽然一亮，随即渐渐消退，但是石板的动荡却并没有停止，依然缓缓的震动，只见六宝逐渐的往石板中陷落，忽然完全的没入石中，众人一惊连忙往前扑，要是连六宝都不见了那该怎么办？

众人都是各族中功夫极高的人物，这时忽然回身猛扑，自然能在六宝落下前捉到部分突起处，连忙将陷下的六宝提了起来。

众人正奇怪六宝怎么会陷落，但是一提起来就发现，下方的石板居然已经露出一个洞穴，恰好能容六宝穿过，这时六宝一离洞穴，一股气体立即由洞穴向外冲出，熊族巴峰首先嗅到，立即大声说：“快退。”

众人知道有异，连忙提着六宝跃到一旁，只见那个洞穴仍然不断的增大，气体以更快的速度向外冒出，巴峰这时才来的及说：“那味道很奇怪……不闻比较好。”

薛乾尚等人自然也有闻到，不过只觉得是一种不知如何形容的芳香，却没有熊族这么紧张，黄吉微微一吸气说：“那是什么味道？真香、真舒服。”

林齐烈摇摇头说：“从没闻过这种味道……好像有些麻醉的效果。”

“麻醉了？”薛乾尚目光一凝，低声说：“莫非八宝尚未聚集，就会见到所谓静眠的耆老？”

左督国王没有见过所谓的史前记载，不明白薛乾尚在念些什么，立于一旁的翼云族王却点点头说：“要是这种气体真能让人静眠数千年，那实在是十分特殊。”

薛乾尚忽然说：“翼云族王，对于已经消失踪迹的刚族和优各族，记载中有没有纪录是什么模样？”

薛乾尚当初与陈信一起看所谓的史前记载，记载中只有提到八族的名称，并没有细述，但是后来知道天广皇并没有将全部的记载拿给三人看，所以这时候薛乾尚忽然想起，就问了问翼云族王。

翼云族王点点头说：“这些你们没看到吗？和各族保有物品的描述写在一起，还有一些敌人的描述。”

“我可能就是这一段没看到。”薛乾尚点点头说：“还请族王略微描述。”

翼云族王说：“其实记载上也只是略微叙述而已……优各族外型与人族类似，不过身上有甲壳化的盔甲与武器，据说是八族中攻击力最强的种族，还具有役使敌人的能力。

而刚族体型庞大，坚硬无比，每一位刚族人都有不同的外型，是由矿物进化而来的生物，虽然攻击能力不会十分强，不过防护能力却十分有用，许多受伤的祖先都是由刚族保护到复原。”

“乾尚。”收发机忽然传出赵可馨的声音说：“石板下有两个类似生物的反应，其中之一正逐渐的回复劲力，集中能量……最好要大家小心。”

薛乾尚回覆说：“我知道了。”随即大声说：“诸位注意，下方有一人正集中能量，不知道是不是所谓的耆老。”

众人心中这时是又紧张、又兴奋，里面居然真的有人，那不是睡了两千多年？会不会就是所谓的优各族？还是现在五族的其中之一，这可真是远祖了。

陈信这时候与四婢上了控制室，赵可馨正对薛乾尚传出讯息，陈信摇摇头说：“奇怪，那个洞穴我的能量透不下去，超频震荡反倒可以侦测到？”

赵可馨眉头一皱回头说：“你的能量透不下去？其他的密室你不是都能自由出入了？”

陈信自己也一愣，想了想说：“确实有些奇怪，这石块与那些密室似乎有些不同，好像没有缝隙……会不会跟六宝有关？”

“没缝隙？”李丽菁摇头说：“陈信，你从出定之后就一直语无伦次，是不是把脑袋练坏了……这不是明明一个大洞？”

现在也只有李丽菁还是这样对陈信说话，她才不管陈信功夫练的多高，既然把陈信当成朋友她就不会客气。

陈信一愣不知该说什么，赵可馨却忽然出声：“注意看，有东西跃出来了。”

这时下方的石穴果然跃出一物，这东西高约两公尺，牛头人身，背后生有一排一尚约三十公分的锐利鳍状物，全身筋肉纠结、十分强壮，双足如两片宽厚圆盘贴附于地，双掌也像一团可以变形的黏土，一掌正缓缓的变形下已，另一掌却紧紧里着一把透明晶亮的长刀刃把，缓缓的将刀由刀鞘中拔出，同时全身劲力腾起，冷冷的望着四面的众人。

四面的众人十分讶异，莫非此牛头怪人就是所谓的耆老，但为什么又一副不大友善的模样？

其中只有木族王与翼云族王忽然各发出一声怪叫，同时往后退了两步，将全身的劲力迅速的集中，紧张的望着前方的东西。

其他的各族一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巴峰叫了起来：“翼云族王、木族王，你们怎么了？”

“这是弯角怪。”翼云族王紧张的说：“先祖击退的妖魔之一。”

四面同声大哗，怎么找着找着找到敌人了？人族、熊族、鳞身族众人连忙刀剑出鞘、比着中间的怪物，五十余人十分紧张的对着正中央的弯角怪，相传祖先的敌人能力都十分的夸张，这怪物一定十分不好对付。

这时弯角怪忽然望天一声长哮，忽然迅速的一闪身，往木族人直扑过去，木族王首当其冲，十余枝枝干同时往前一点，劲力一进同时往对力冲去，哪知这位弯角怪的能力实在不凡，速度尤快，转眼闪过木族王的劲力，右臂怪刀一挥，逼退了另一位木族人，将他看守的六宝忽然抢到手中。

四面的众人同时一惊，正要往弯角怪围去，木族人首先四面合围，数十枝枝条同时往对方击去，弯角怪不慌不忙，手中怪刀忽然四面一绕，只见光华一闪，四面断裂的枝条乱飞，弯角怪手提六宝闪回石穴，这时两名鳞身族人正由这一面冲来，知道刀剑无用，将手中短戟同时往这怪物一扔，四掌同时带起一阵劲流往对方击去。

弯角怪晶亮怪刀一挥，不但将两支短戟击毁，还轻松的破开了鳞身族的掌劲，多亏这两位也是身经百战的斗士，同时发现不对，一起向后急跃，避开了光华的追击。

四面众人大惊失色，巴峰已经叫了起来：“徐东平，这刀怎么很像你们的皇族至宝？”

“我哪知道？”左督国王瞪着眼说：“我们的刀剑你们该很清楚，哪有这种样子的？”

四面各族人都知道所谓皇族至宝的威力，人族功夫练到高深处固然与各族差不多，不过毕竟功夫练的最高深的皇族也只有数百人，以平均而论比各族差之甚远，所以当与他族有争战之时，往往是靠所谓皇族至宝维持不败，其中自然是熊族人与皇族至宝交锋的次数最多。

两人来不及再吵，巴峰转头叫：“弯角怪，快将六宝还来！”

弯角怪冷冷的望了巴峰一眼，忽然将六宝往穴口一丢，转过身来望着众人，而左掌却慢慢的变成为一个长约一公尺的锥状物。

这还得了？巴峰大怒之下双掌运劲往弯角怪击去，只见两道狂奔而出的劲流，离掌一公尺之后忽然聚而为一，爆起破空巨响往弯角怪击去，这掌比起当初对付甲虫的力道大了许多，看来巴峰这时才真是用出全力攻击。

弯角怪依然面无表情，劲力蓦然运至左锥，凝于一点向外击出，砰砰啪啪的一串气爆响过，弯角怪以力破力的将巴峰劲力破的乾乾净净，不过巴峰的功力毕竟不弱，弯角怪身形也是晃了两晃，但是自然称不上受到伤害，依然故我的站立在石板上。

巴峰气极一吼，十名熊族人分由四面合围，同时往弯角怪走去，在距离还有十余公尺的时候，巴峰又是狂吼一声，十名熊族人同时出掌往弯角怪攻去，这也是熊族人对付手持皇族至宝的人族最常用的方法。

但是弯角怪的移动速度十分快，忽然一闪已经逼近巴峰，其他熊人的劲力击了个空，在劲力汇集的爆响之下，弯角怪正一刀劈开巴峰的掌力，另一支锥状左手顺手穿透巴峰的右掌，右足一起，将巴峰远远的踢开。

巴峰飞落到十余公尺外，正好往薛乾尚等人的方向下落，薛乾尚见状顺手一接，将巴峰缓缓的放下，巴峰嘴角已经泛出鲜血，见到薛乾尚居然扶着自己，不由十分讶异，熊族与人族见面不打起来已经十分难得，这人居然肯扶自己？

这时那九位熊族人见巴峰重伤，其中两人立即往巴峰冲来，另七人随即各自发掌攻击，只见劲力立即交错穿梭在石板上方，弯角怪身形闪动、右刀左锥，没多久就将七位熊族人一一踢离石板，一下子都失去了战斗能力。

四面的众人心里都十分紧张，这两下交锋已经明白的表现出来，弯角怪本来就比起熊族人功夫高出甚多，再加上手中持有一把威力强大的长刀，更是势如破竹，众人合力虽然可以对敌，不过对方移动速度实在太快，似乎很难捉到合击的机会。

林齐烈见状心知，现在只有自己倚仗乾坤剑与对方纠缠，众人才有机会合攻，于是林齐烈一拔乾坤剑，只见黑白两道光芒忽然窜出，他踏步往前，准备出手。

薛乾尚忽然一拉林齐烈说：“林前辈，等一下。”

林齐烈一愕问：“怎么了？”

“您不觉得这位无心伤人吗？”薛乾尚说：“要不然熊族只怕已经死伤殆尽了。”

林齐烈也觉得似乎没错，只好说：“那该怎么办？”

“先问问。”薛乾尚发声说：“这位如何称呼……听不听得懂我们的话？”

弯角怪转过头来望望薛乾尚，终于说：“人族的语言……你们都听得懂吧？”

薛乾尚大点其头，其地人几乎都会数种语言，自己和黄吉可是只会一种，只见弯角怪继续平板的说：“你们必须有人打的过我，才能聚合八宝。”

“你……”翼云族王迟疑的说：“你不是敌人吗？”

“以前是。”弯角怪平板的说：“现在是优各族的奴仆……要是你们不合攻，或也用这种武器……”他望了林齐烈手中的乾坤剑一眼，接着说：“我可以不用这把透光刀。”

原来弯角怪是优各族的奴仆？刚刚翼云族王说优各族能够役使敌人，看来并非虚言，不过为什么不是任何一族的祖先出面呢了？

第 49 章 耆老现踪

林齐烈心中充满疑惑，低声的问薛乾尚：“他说的话是真是假？”

薛乾尚皱着眉说：“不像是假……”刚刚除了众人的合攻之外，弯角怪确实没用这把透明晶亮的长刀。

翼云族王一旁开口问：“这是先祖的遗命吗？”

“是八族一起商量的。”弯角怪忽然一迟疑说：“对了……已经过了多久了？”

“现在是世纪二六一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一旁的木族王冷冷的回答。

“两千多年了啊……”弯角怪缓缓的说：“你们这些子孙真不争气，到现在才聚合了六宝，是有外力帮忙吗？”

“这……”木族王一下子说不出话来，这些日子大家自然都已经明白，陈信与薛乾尚等人都是由外星来的人族，六宝合聚是陈信促成的，大家能顺利到达这里又是薛乾尚等人帮忙，说起来确实是有外力相助，在场的五族人一下子都有些惭愧。

“我没有很多时间。”弯角怪说：“要是没有人单打独斗胜的过我，也就没有人能操控聚合之后的八宝……我会将六宝还给你们，你们有把握了再来。”

“你的意思是……”薛乾尚说：“你也没办法操控八宝？”

弯角怪摇摇头说：“不行，要是你们能产生一位以武力收集六宝的人物，也许还有机会，现在这样……哼……”

“既然如此。”翼云族王见对方语多奚落，不等对方再说，立即接话说：“我们每族各派出一位向你讨教。”

“别说讨教。”弯角怪将漂亮的透光刀收回刀鞘说：“讨教是看不出实力的，能杀了我，才有资格见到优各族，至于能不能使用八宝还不一定。”

薛乾尚听见弯角怪这么说，想到刚刚赵可馨说下方有二个生物的反应，莫非下面那一位正是优各族？

这时翼云族王见对方这么说微微一惊，回头一望，栋鹅点点头走出说：“族王，我来吧。”

“你要小心。”翼云族王的位置是世袭的，虽然功夫也不弱，不过还比不上族中出类拔萃的栋鹅。

“翼云族就是派你？”弯角怪望向其他各族说：“熊族和木族不用上了，鳞身族和人族里，有比较有出息的吗？”

熊族和木族刚刚已经败的够惨，巴峰还在喘息，自然不能再动手。

吐斯索一吐舌信说：“谁知道你会不会忽然拔刀？”

“果然是鳞身族最麻烦。”弯角怪摇摇头说：“你不信也可以，就当作我会用刀，一起上吧……当初五把刀剑制作出来只给人族四把，就是担心会有这种事情。”

那把透光刀果然与乾坤剑同出一源，林齐烈心中一紧，将乾坤剑收回鞘中，大声说：“人族就由我出手。”

要知道除了败给陈信以外，林齐烈在人族中已经没有敌手，就算是幻粹阁阁老出手，单打独斗也对付不了林齐烈，所以林齐烈这么一说，左督国王一行人根本不敢出声。

薛乾尚却是微微皱眉，心想陈信要是在场就好了，现在陈信虽然凝聚成形，不过想来不能出手，现在赶着去解救陈信又要两天，弯角怪只怕不肯等。

弯角怪见林齐烈充满豪气的模样，微微点点头说：“好……反正鳞身族未必派的出人，翼云族和人族谁先出手？”

栋鹅一跃十数公尺，长声一鸣作答，跟着在天空中飞了起来，盘旋片刻，栋鹅即飞扑而下，劲力同时凝聚在爪间，四爪同时往弯角怪抓去。

弯角怪这时右掌也已化成锥形，两臂同时向上举起，二束锥状劲力由尖端发出，直往栋鹅的钢爪冲去。

栋鹅劲力不发，凝于爪间破劲，这样不会有散溢之虞，若是近身相搏，翼云族四爪钢喙齐施，大占便宜。

只听轰然一响，栋鹅四爪与弯角怪的劲力接触，劲流四面并散，栋鹅的冲势也忽然一缓，但是仍然逐渐的下降，直降到两端相距三公尺远，栋鹅终于停了下来，与这两道劲力相持着。

相持片刻，栋鹅终于不支，忽然往后一翻，闪开了这道劲力，侧身转向啄向弯角怪，弯角怪的速度实在太快，右臂一转挡住钢喙，左手的锥状物已经往栋鹅的右翼击落。

栋鹅猛然翻身展翼，两爪同时往弯角怪的两条锥臂猛抓，另两爪迅速得往弯角怪前胸抓去，同时劲力猛爆而出，只求先击中一次。

弯角怪蓦然一旋身，栋鹅扑了个空，弯角怪两锥同时往栋鹅的后背穿去，栋鹅只觉劲力急涌而来，连忙全力御气展翼向上一折，险险闪过弯角怪的攻击，远远的往天空中冲去。

在栋鹅重新冲回之前，弯角怪难得的点了点头说：“翼云族人在这种环境下，能修练到这种程度也是不容易了。”

栋鹅这时已经折回，目标集中在对方的头部，弯角怪忽然御气而起，迎向栋鹅，一面伸出一锥往栋鹅捅去，栋鹅心中发火，看准了对方的右锥臂，伸出两只前爪急抓，没想到弯角怪这次不闪不避，任栋鹅往自己的右臂抓。

栋鹅心中一喜，牢牢的夹住对方手臂，正想以后爪趁隙而攻，却发觉对方的右臂蕴劲极大，自己两爪居然捉之不住，眼看对方锥劲就要往自己肚腹穿去，栋鹅的后爪连忙也同时抓紧锥端，但是这时已经身陷险境，对方还有一臂有空，若是趁隙击下，自己可要糟糕。

栋鹅情急之下猛力一蹬，想先闪开对方再说，那之对方适才坚若金刚

的手臂忽然一软，自己全然用不上劲，四爪同时蹬了个空，再想御气已经慢了一些，栋鹅的后背被弯角怪的另一锥狠狠的击下，当场被轰的摔落地面，只听砰然一响，栋鹅活生生的被砸到石板之上。

还好弯角怪没有将锥端转向，只是以侧面击落，栋鹅还能勉强运劲护身，挣扎了片刻终于摇摇晃晃的站起，弯角怪这时早已落地，摇摇头说：“还是不行，下去吧。”

栋鹅虽然还有能力再战，不过自知不是对方敌手，只好黯然退了下去。

四面众人心中栗然，弯角怪居然是在空中击败翼云族，不但劲力能量大于栋鹅，而且每一动作耗劲极大，但内劲却似乎源源不绝，鳞身族的吐斯索见状，根本不敢出头，只能在一旁乾瞪眼。

林齐烈见状，也知道自己不是对方敌手，但是仍然踏步而出说：“在下林齐烈，愿意领教。”

弯角怪回头望林齐烈，冷冷的说：“你有把握吗？”

“没有。”林齐烈老实的说。

“那就别上了。”弯角怪说：“一方面我的时间不多，另一方面……刚刚我还收的住手，下一个人就未必有这么幸运了。”

看来刚刚栋鹅能全身而退还是弯角怪手下留情。

林齐烈哈哈一笑说：“我纵横沙场数十年，能死在二千年前的前辈手下，也是乐事一件。”蓦的将乾坤剑解下丢给薛乾尚说：“要是我有个三长两短，这剑就送给你了。”

林齐烈心想，人族要是无人出场未免太过丢脸，这次便算是死也要拼上一拼。

“林前辈。”薛乾尚一手接剑，另一手连忙拉住林齐烈，对弯角怪说：“阁下能不能等我们两天？”

林齐烈一听知道薛乾尚想找陈信出马，想到陈信刚刚展现的神通，心里也不禁一喜，盼着弯角怪的答覆。

弯角怪摇摇头说：“不行，我的寿命将尽，多等一天就少一天……我必须回去静眠，等待下一代聚集六宝的人物出现，等一下六宝能量补满，我将六宝还给你们，最快也要一年以后才能打开石室，不过……你们知道了我的实力，要没有把握，别来浪费我的生命。”

众人这才知道，原来他刚刚抢六宝是为了补充六宝的能量。

见到弯角怪往石穴迈步，薛乾尚连忙说：“前辈，我们有一位好手一时没法赶来，他的能力非常高，您一定不会失望。”

弯角怪微微迟疑一下，叹口气说：“不行，我的寿命剩下不到三日，你说能不能等你两天？……这样吧，我最多等你们二个小时。”

薛乾尚大吃一惊，对方怎么看都不像是只剩三天寿命的人，而且下面不是还有一个，但是对方这样这样说了自然无法转圜，这样岂不是又要再等一年？薛乾尚焦急之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林齐烈心里一陈，挣开了薛乾尚的手，往前踏出两步，全身蓦然发劲，准备全力一搏，哪知这时空中忽然传来声音，“既然如此，就请前辈暂等晚辈陈信两个小时。”

四面众人同时一惊，却见到天空中忽然出现一个内蕴七彩、光芒闪亮，半清楚、半模糊、半凝结、半透明的人族，正对着弯角怪微微一礼。

薛乾尚见到陈信忽然出面，心里是又惊又喜，他明白陈信这么说自然

是有几成把握，不过自己却实在想不出陈信会有什么方法。

而最为惊讶的就是左督国王和幻粹阁三老，他们明知陈信被关在密室中，刚刚听薛乾尚说二天后还有高手能来已经是心中揣揣，没想到现在陈信居然出现在眼前，还变得半人半鬼，与原来完全不同。

木族、翼云族、熊族众人多见过陈信，但是现在这付模样却没有人敢相认，翼云族王低声的对薛乾尚问：“那真是陈信？”

“一时很难解释。”薛乾尚只好说：“我也没想到他能出手。”

空中的陈信也不下来，轻飘飘的浮在空中，忽然间四面的天际同时亮起，一道道的光华迅速的往空中的陈信集中，陈信的躯体不断的容纳四面的光华，似乎没有所谓的界线，能量在空中迅速流动也不不断的激起一阵阵音爆，不只是天空因此变色，仿佛连大地都为之震动。

这个画面只有由卓能中来的众人见过，那是陈信离开地球前，陈信在静坐一年之后内息重聚的景象，不过当时能量是回聚到陈信自己的身上，现在是聚到什么西？而且现在的威势似乎比之前还要夸张，薛乾尚等人也看迷糊了。

刚刚陈信在卓能中眼见林齐烈硬要出手，也来不及众人打声招呼，陈信就忽然闪身出外，卓能中人听到声音才知道陈信已经出去，立刻大吃一惊，四婢更是紧张的叫了出来，没想到陈信居然要以这种模样出手，却不知道这种模样要是输了对真正的身体有没有影响？

随着时间过去，上方陈信的身影越来越恍若实质，那种半透明感逐渐的消失，陈信的面貌也逐渐的清晰呈现，看来刚刚不是陈信不会捏黏土，根本是内息凝聚的量还不够，不过与真正的陈信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只能说是一个十分像陈信的七彩琉璃状人形，不但非常光滑，还会由内部不断的散发柔和的光芒。

薛乾尚这时定下心来，偷空望向弯角怪，却发现弯角怪正目不转睛的望着空中的陈信，居然破天荒的面上含笑，牛嘴笑起来格外的诡异，薛乾尚心里一动，不知弯角怪为什么面上带笑，莫非陈信不足与抗？但是看来又不太像。

两个小时转眼即过，陈信似乎还没完功，不过弯角怪却并未催促，依然意态悠闲的望着陈信，还是陈信自己蓦然发觉，只见他闭起的双眼张开，缓缓的往下飘落，倏忽间，已经点尘不惊的落在弯角怪身前，正微微一躬身说：“让前辈久等了。”

“无妨。”弯角怪含笑说：“本来该可以不要比了，不过毕竟这是规矩……出手吧。”

陈信点点头，忽然伸出右手食指，一道光华由指端进出，转眼间划向弯角怪，弯角怪连忙一锥急顶，劲力穿出与陈信的指力相抗，但是没想到陈信的指力居然不随距离而减弱，两力一遇，弯角怪的劲力立刻被逼到锥端。

弯角怪还来不及讶异，陈信中指又发出一道光华，往弯角怪的胸前射去，弯角怪另一锥臂又是一挡，才堪堪挡住这两击，陈信无名指又发劲力，弯角怪挡无可挡，劲力一扬，砰然一爆间将先前的两道劲力震的一缓，迅捷移身闪过三道劲力，往陈信的侧面攻来。

陈信小试牛刀，轻松愉快，见到弯角怪迅速的移身，陈信见猎心喜，随着电闪起来，两道身影在石版上快速的移动，四面众人见到弯角怪身影似乎已经化成一条灰龙，完全看不清面目，但是陈信一晃之间忽然变成三个、

五个、十余个身影，布满了石版，却是连移动的路径也看不明白，只能见到陈信攻守时身形微顿所留下的残影。

慢慢的，两方的攻防已经完全看不出来，只有不时传来的劲力撞击声，汹涌的能量余劲不断的往四面飞射，其中无光无影的进留是弯角怪的劲力，一片片闪亮的光影却是陈信的能量，弯角怪的还好抵挡，陈信的能量却是威势不减，将四面的众人直往外轰出数十公尺。

除了那块石板之外，四面的地面草石不断的在劲力轰击下爆起飞溅，四面的众人心中更是讶异，陈信的四散劲力在数十公尺外仍这么强劲，那刚出手的力道该有多大？弯角怪居然还能承受的住也是一奇，之前他岂不真是用不到一半的功夫？

事实上只有薛乾尚心中明白，陈信固然功夫提升极多，但是并没有众人想像的高，只不过这里的人对于劲力散溢已经习以为常，但陈信的劲力现在却已经不会迅速消散，所以其实并不是出手时威力还要大上数十、百倍，也所以才会数十公尺外，两人的散出的劲力威势就完全不同。

又过了片刻，弯角怪的身影越来越清晰，陈信却似乎已经消失不见，已经没人看的见陈信的动作，只有一道道的光束不断的由空中发出射向灰影，弯角怪越来越是难以支持，猛然一顿，两锥交叉硬接下陈信的数道指劲，身形一面向后飞震数公尺，一面叫：“够了。”

陈信的身影立即出现，依然是光洁绚丽、耀眼夺目，一点也不像刚刚经过了一场大战，陈信缓缓一礼说：“多蒙前辈指教。”

弯角怪目光集中在陈信的身上，忽然缓缓的说：“你是不是吃了噬能圆晶？”

“什么？”陈信一愣，浑不知对方在说什么。

弯角怪见陈信疑惑的模样，也惑然的解释：“噬能飞雾的结晶，你没吃过吗？那你怎么劲力完全不会消散？”

“喔……”陈信连连点头：“那个透明小球……有啊，原来那个怪雾叫噬能飞雾啊？”

弯角怪急切的追问：“对，你还有噬能圆晶吗？”

“有啊，还有两颗。”陈信往身上一摸，这才想起现在不是实体，惭愧的笑笑说：“不在这里……”

“两颗？”弯角怪大叫起来：“能给我一颗吗？”

“当然可以……”陈信疑惑的说：“可是要等我一等。”

“等多久……”弯角怪面色一惨：“三天来得及吗？”他刚刚就说自己只有三天生命。

“不用这么久。”陈信笑说：“半个小时吧？应该也不用……”

“陈信？”薛乾尚惊讶的叫：“半小时怎么够？”

陈信回头一笑说：“乾尚，你忘了所谓的‘幻化元婴，瞬息千里’。”忽然一闪身已经失去踪影，只听空中忽然传来一句话：“我马上回来……”

只留下愕然的五十余人面面相觑，不知道陈信哪根筋不对，居然在这种时候说走就走。

卓能中能量区前的谢日言猛然站起，讶异的说：“原来……这就是所谓的元婴？”

卓能中人目光望向谢日言，谁又能回答这个问题？

陈信现在纯粹是能量的聚合体，几乎没有所谓的质量，瞬间就能加速

到接近光速，到达所谓的速度障壁，众人的目光自然跟不上陈信的动作，这里距离陈信肉身所在的都城，虽然将近二万公里远，还不是眨眼就到，几乎花不了一秒时间。

陈信到达都城所在，见到宫殿已经重新兴建，不过密室上方地面方圆数百公尺内依然没有任何建筑物，只有四面围着数百名官兵，陈信蓦然下落，转眼已经立在石桌之旁，开始转动圆桌，四面的官兵忽然听到身后传来格格声响，讶然回头才发现一个琉璃怪物正站在石桌之旁，转了转桌子后，忽然往石桌上跃去，四面众官兵大惊失色，几个已经开始吹起号角，另外数百人弓箭齐发，往桌上的怪物射去。

陈信将能量往下方灌入，浑然不理数百只飞来的箭矢，现在没有皮肉可伤，剑矢一穿入身躯立即被内蕴的强大能量绞成粉碎，除了根本没射中的箭矢之外，射中的却完全失去了踪影，石桌也渐渐的向上浮了起来，随即轰然一声往旁边倒下。

四面的众官兵已经有人看出，这人形怪物却具有陈信的面容、服饰，虽然仍然不断的发射箭矢，但心中已经暗暗的胆颤不已，想来天降神王虽然活活饿死却是英灵不远，这次是回来复仇的？

陈信钻入石室，见到自己平静的身躯盘坐在一旁，心里不禁有些奇怪的感觉，但随即察觉到天广皇与数位功力高强的人物正急匆匆的往这里赶来，陈信不想现在和他们算帐，于是将自己的身躯背起，眨眼间冲出石穴，果然看到天广皇、南角王、还有当初陈信北伐救出的习回河王正各执一把刀剑奔来，明晃晃的光芒映照，正是月华剑、裂地刀、追风刀三把皇族至宝，四位阁老紧随在后，有趣的是，练长风也随着奔来，身上穿的果然是卫国使的服饰。

陈信呵呵一笑，腾起数千公尺，忽然一个翻身将脑袋顶上自己躯体的头颅，能量开始源源不绝的往身躯灌入，直到两者合而为一，陈信神识终于重回肉体。

下方天广皇等人远远见到一个人形怪物，忽然将陈信毫无知觉的身体带上天空，还飞到无人能到达的数千公尺上方，众人虽然急急赶来却已经有所不及，只见光华闪亮之间，怪物的躯体忽然逐渐的缩小，陈信身躯却依然平静的浮在空中，直到人形怪物完全消失，陈信忽然翻身而立，颇觉有趣的望着下方冲来的众人。

陈信既然已经出困，其实也不是这么气天广皇，但是这样就走又不大甘愿，想想至少该吓吓对方，于是陈信右手一伸，腾龙掌的白色光柱忽然直冲数千公尺而下，众人还来不及闪，这道掌力直轰密室，轰然一声巨响发出，除了天广皇等人之外，四面官兵几乎都被震的跌倒。

天广皇等人虽然勉能维持身躯直立，但是等到气流卷起的风沙逐渐平息，陈信却已经消失不见，只听到远远传来一句：“天广皇，我现在没空，改天再来找你算帐！”

天广皇望向东北天际一个小小的光点消失，愕然下望又是一惊，前方密室虽然坚固难伤，却被陈信巨大的劲力压陷了足有数公尺深，石柱被劲力一冲，远远往旁滚开，还压伤了数十位官兵。

天广皇等人目光相对，都有无能为力的感觉，陈信掌力能冲出数千公尺，远远的将数千年来未生隙痕的密室击陷，还说明了会来找自己，就算众人合力，再加上仅存的皇族至宝，想来也不是陈信的对手，直令天广皇心胆

俱裂，这下子不是死定了？

陈信冲回众人等候处自然没有办法这么快，毕竟因躯壳所限，总是有加速的限制，不过当年陈信由圣岛飞到北极也只需要十分钟，现在还不是几分钟的时间就破空飞回。

这时原始大陆上的众人望望天空，正想陈信不知道去了哪里，怎么没头没脑的就忽然不见踪影，呆望了数分钟之后，巴峰首先感到不耐，虽然还站不起身，却大声的说：“薛乾尚，陈信跑哪去了？”

“我猜……”薛乾尚皱眉说：“他是先回人族都城去了。”

“人族都城？”四面哗然，翼云族王急急说：“他半个小时可以来回？”

“我也不知道。”薛乾尚摇摇头说：“他说可以……大概可以。”

“当然可以！”弯角怪忽然出声说：“既然东西在这个星球上，无论是哪里应该半小时都可以来回……你们都不知道自己应有的能力，实在可怜。”

这话，地面上众人中只有薛乾尚、黄吉明白，林齐烈这些日子听众人偶有提起，也算是明白一半，其他人自然完全不懂，薛乾尚见状发问：“前辈，这里的特殊状况是怎么造成的？”

“你懂？”弯角怪疑惑的问。

薛乾尚指指空中的卓能说：“我们和陈信都是由人族故乡来的，不是在这里生长，所以明白。”

“这就难怪了。”弯角怪点点头说：“这是我们当初的错误……等陈信来了我再亲自对你们说。”

“回来了。”陈信忽然由云层中穿出，一面嚷着一面说：“没有太慢吧？”

话未说完已经落到地面，他自己也弄不清楚实际的时间，速度极高的时候，时间流逝感会降低，也就是时间变短，不过陈信一运功力却又会产生时间变慢的感觉，两种反应恰好矛盾，陈信一时也不知道哪一种作用的比较大。

翼云族王听见陈信还在问会不会太慢，摇摇头咋舌说：“太慢？……太快了。”

落下地的陈信与刚刚面貌相同，但是全身的构造自然大不相同，不再有琉璃光华的绚丽，只是平平实实的一个肉身，连以前运功偶尔会光焰散溢的状况也完全消失，现在内息除了向外攻击，陈信已经能恰到好处的收束在体内，除了体表仔细看去仍有宝光流转，与一般人类已经没有什么不同。

薛乾尚自然知道这是陈信无疑，上前两步握着陈信手，微带激动的说：“陈信，你……出来了？”

“我出来了。”陈信回握薛乾尚的手说：“乾尚，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不……”薛乾尚摇摇头说：“这是我该做的，只是没想到还是靠你自己出来。”

薛乾尚说到一半，黄吉已经大吼大叫的扑过来抱住陈信，语无伦次的胡言乱语，刚刚陈信以元婴出现，毕竟与真人不同，没有这种亲近、实在的感觉，现在真人出现，黄吉终于失去控制。

林齐烈虽然高兴，不过至少比较稳重，在一旁轻拍陈信的肩说：“陈小兄弟，恭喜你功艺大成。”

陈信放开薛乾尚的手，紧紧的搂黄吉两下，放手对林齐烈说：“刚刚我和他们闲聊，知道多亏了前辈帮助，大家才能安然无事，陈信实在万分感谢……这件事完结了之后，陈信再好好的答谢前辈。”

要是当初有任何一人损失，陈信一定万分痛苦，所以他这话当真是出自肺腑。

林齐烈呵呵一笑说：“当我是朋友就别谢来谢去了，那位真正的前辈还在等你。”

陈信一惊连忙回头，对有些急又不好催促的弯角怪说：“烦劳前辈久等，陈信与朋友久未见面，有些失态了。”

“无妨。”弯角怪摇摇头，目光中微带祈求的说：“你刚刚说……”

“前辈是指这个吗？”陈信由衣袋中取出余下的两粒透明小球，一面向前递交过去。

弯角怪取了一颗，掩不住欣喜的说：“就是这个……一颗已经足够……”

弯角怪随即跃回洞穴，蓦然又已闪出，身后却背负了一人，那人全身光滑无毛发，并未着衣，身上只有红蓝相间的盔甲覆盖住体表，陈信一见却大吃一惊，向后退了两步，惊声叫：“尤嘎？”

当年在水域星让陈信吃尽苦头的就是这种生物，这东西凶残狠毒，视人类如刍狗，当年还分身为二，在水域星上玩了两百年的统一游戏。其中之一在派人进犯地球的时候，由凤凰星回归的黄祥、蓝任等人恰好帮上忙，才使得地球转危为安，黄祥等人也才因此能化暗为明，为地球接受。

后来大军远征水域星，终于遇到怪物尤嘎，连雷射也伤损不了对方，最后陈信与尤嘎大战三次，终于将尤嘎消灭在水域星的星空中，替地球解除了后患，没想到这里又出现了一个，这比起所谓的弯角怪更令陈信讶异。

黄吉、薛乾尚与卓能中的众人，也在纪录片中见识过尤嘎的模样，这时自然也是同时一惊，其中的黄吉当年远非敌手，现在功夫虽然已经逐渐接近当年的陈信，但还是心中十分紧张。

没想到翼云族王、木族王却同时往前跨了一步，高兴的叫：“优各族！”

陈信才察觉，优各、尤嘎果然念起来极为相似，想来是音译上的不同，那这位尤嘎确实是当年八族之一，那与水域星的那位，个性应该不大一样吧？

这时那位优各族人缓缓的抬头说：“陈信……我必须当面谢谢你……才敢服下噬能圆晶。”他的声音有气无力，确实似乎是一付人之将死的模样，陈信自然明若观火，对方体内全无能量，与当年的尤嘎完全不同。

陈信疑惑的说：“不用客气……那这位前辈不用吃吗？”

刚刚说自己只有三天寿命的明明是弯角怪，怎么变成尤嘎了？

“他只是躯体而已。”优各族人也不再解释，张嘴将所谓的噬能圆晶服下。

黄吉不由紧张的拉拉陈信传音说：“陈信，真的给他吃啊？”

陈信虽有些担心，但仍微微点头传音说：“好像和上次那个不一样，应该没关系。”

只见优各族人服下噬能圆晶之后，迅速的在体内融化，体内所剩的极少量内息立即被迅速的转变，忽然间四面风云变色，庞大的能量迅速的往优各族人身上集中，四面的众人一惊，同时退出数步。

陈信心里明白，优各族身体的反应与自己服下时几乎完全相同，只不过自己那时体内还有丰厚的内息，转换的速度较慢，吸纳的时间较短，而这位优各族人虽然转换奇快，反而必须缓缓的将能量吸纳融汇。

不过陈信惊讶的是对方为什么身上只剩下一点点的能量了。梦幻星上虽然能量吸收速度较慢，也不是完全不能吸收，对方却好似原本已经失去吸

纳的能力，这时候才终于恢复。

优各族人能量不断涌入的同时，身体每一个细胞也迅速的作着更新的动作，慢慢的，本来奄奄一息的优各族人，变成了生龙活虎，目光中精光闪动，全身劲力充溢，仿佛获得了重生。

陈信心中逐渐的担心起来，对方的能量比起之前遇到的尤嘎强大许多，逐渐超出了自己所能窥看的程度，也就是说未必弱于自己，要是等一下忽然翻脸可是大大不妙，陈信摇摇头，望着手中仅有的一颗噬能圆晶，开始怀疑自己这样做对不对。

过了不知道多久，能量吸纳而入的速度终于逐渐的变缓，优各族人望望呆立在一旁的弯角怪，摇一摇头说：“用不着你了……”

只见弯角怪的牛头忽然迸裂，一道手臂粗的条状异物忽然窜出，往优各族人身上冲去，转眼就融合在优各族人的身上，陈信这下终于明白弯角怪的奇怪言语，原来弯角怪中枢系统早已被优各族人的分身取代，只是一具躯壳而已。

陈信摇头又退后了两步，心想这个优各族人也有这种习惯，大概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自己这次真的做错了，陈信已经开始慢慢的运劲，准备再来个大战一场。

但翼云族王却高兴的说：“优各族果然有役使敌人的能力，难怪弯角怪会成为奴仆，当年的记载果然是真的。”

优各族人微微一笑说：“惭愧……这种方法除非生死关头，我族中是禁止对有智能的生物施用，我也是迫于无奈，没什么好称赞的。”

陈信一听又是一愣，忍不住说：“真的吗？”

优各族人反倒有点意外，望向陈信说：“当然是真的，我族发展了两千年后，这件事就逐渐成为规定，若是有人违反，除非远离有优各族人的地方，不然必定遭到消灭。”

陈信点点头恍然说：“那个尤嘎就是你们的叛徒了。”

这句话优各族人自然听不懂，只能疑惑的望着陈信，陈信连忙解释说：“我遇过一个坏优各族人，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他控制了数千万位人族，还操纵他们互相攻击。”

“真的……”优各族人面色一变，全身劲力一扬说：“在哪里？”

“他已经被陈信打退了。”薛乾尚插嘴撒了个小谎，免再有意外发生，谁知道对方听见陈信杀了优各族人会不会不高兴？

陈信一听自然明白薛乾尚的用意，只好笑了笑不说话。

优各族人面色转为祥和，点点头说：“多谢你了……人族奇才辈出，那个叛徒跑去撒野，自然是自讨苦吃。”

陈信不好作答，转头望着倒地而死的弯角怪，心中下禁有些戚戚然，优各族人见到陈信的脸色，惭愧的说：“我已经完全失去能力，只能靠着控制他来行事，希望你能见谅。”

“前辈别这么说。”陈信连忙摇手说：“前辈一定有苦衷才会这样，陈信怎敢见怪？”

“你们心中疑问一定很多，我该由哪里说起呢？”优各族人摇摇头望天说：“两千多年了……真是漫长的岁月。”

四面的众人同时静默下来，等着这位当年大战之后仅留下来的前辈，慢慢的细诉过往的历史。

优各族人又沉默片刻，这才缓缓的说：“这里……是九个无限空间的连接处，自己独立成一个小宇宙，除了九个门户之外，就只有一个能源球，一个移动球，移动球外面有着无数大大小小漂亮的环绕球。”

说到这里所有的人已经皱起了眉头，薛乾尚走到陈信身旁，低声的说：“该是所谓的恒星、行星、卫星。”

陈信这才豁然了解，原来说的是这个东西。

优各族人继续说：“其中有个空间，里面有许许多多智能的生物，他们不断的向外扩张，互相拼斗，想奴役别的生物，最后……他们终于统而为一，最强的两个种族联合起来，将所有的生物打败，所有生物必须听从他们的号令。不知道过了多久，他们终于发现了这个门户，到了这个地区，于是分头向八个空间出发，准备统合这些空间。”

“八个空间中，也各有无限的生物，不过首当其冲的，就是所谓的八族，八族本来能力都没有这么忙，但却都受到一个‘不知名存在’的帮助，分别以不同的方法提升到勉强可以对付敌人，不过与这个敌方无穷无尽的兵力比起来，还是差别甚远。不过这些征服者却发现一件事情……他们一个个通过空间，虽然是连续的经过，但是到了另一个空间却相隔了许久，原来这里时空流动的速度，比起其他的八个空间慢上许多。”

“所以八族经过‘数万年’终于逐渐的自保无虞，也记着当初‘不知名存在’的嘱咐，每千年至少要派出一位到这里来解决问题，不过一到这里才发觉，虽然经过千年才派来一位，两人到达时间相隔却只有数日，所以数年之间，八族就开始与对方冲突起来，从本来的屈于劣势，慢慢的扳平，终于获胜。”

优各族说到这里顿上一顿说：“因为我对人族的语言只了解到这个程度：要是你们有不明白的可以问。”

除了陈信等人还算听得懂数成，其他各族没有所谓宇宙的观念，问也无从问起，薛乾尚见四面无人发问，忽然出声说：“请问前辈，‘不知名存在’是什么？”

优各族人摇摇头笑说：“你还真会问……这件事情没有人知道，我们只知道，这个连接九个空间的地方是他创造的，各个门户也是他开辟的，当初‘不知名存在’与各种族接触的时候，各族都还没进步到足以了解他的能力，自然也不明白他是什么存在……以你们人族来说，数万年前与‘不知名存在’接触的人才刚具智能，连文化都还没发展，怎么能了解存在是什么？我们也是这样，只有刚族那时智能较高，勉强了解了一部分，这些故事都是刚族人告诉我们的。”

“八族只知道每千年至少要来一位？”薛乾尚说。

“对。”优各族人回答：“直到有人成功的回去为止。”

陈信与薛乾尚对望一眼，总算了解了无祖为何叫人来又说不清楚，想来他自己也不甚了解，想来是数万年传下来已经变了样，却不知道是谁告诉无祖的？

第 50 章 功成返乡

优各族人见众人再无意见，接着说：“后来的事情你们的祖先应该都记载下来了，我们终于将所有的敌人击退，八族聚会商议，因为这些不同的敌人，其中不乏被驱策而来的，我们终于知道那里的状况，于是决定追击，看能不能对那个空间有所帮助……不过我们虽然获胜，但是我们也知道对方并未派出主力，也就是那两个种族，所以这一去不知道是吉是凶，于是只有极为厉害的人物才能去，其他人留下，将这个空间跳跃窗封住。”

无祖想必是其中之一，陈信急问：“那他们怎么回来？”

优各族人摇摇头说：“其实还有极微小的门户可以通行，只不过能力不到的人不能通过……那个人族是怎么说的……观体……化身……”

陈信叫了起来：“观体有成、化身万亿？”

陈信已经明白“幻化元婴、瞬息千里”、“神系玄境、晴雨由意”四句，剩下“观体有成、化身万亿；无存无灭、同寿天地”四句无时无刻不在心里揣摩，这时听优各族人一说，陈信马上念了出来。

优各族人一惊说：“对了！‘观体有成、化身万亿’，你也会……？他说弄懂的人就不需要经过门户了。”

“我还没明白，”陈信摇摇头说：“那是无祖留下的字句。”

“无祖……”优各族人在心中翻动着记忆，点点头说：“吴定岳，对不对。”

“对！”陈信高兴起来。

“他很厉害。”优各族人点点头说：“不过他有个徒弟也很厉害……叫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另外还有一个身体没来，就是像你刚刚的模样来，你们称作元婴是吧？所以我一见到你就知道你一定能达成我们的心愿，没想到你还有噬能圆晶，居然顺便救了我一命。”

翼云族王见优各族人扯远了，连忙说：“后来呢？”

优各族人也不再与陈信瞎聊，接着说：“我们研究了许久，终于研究出封住门户的办法，于是懂的回来的人就去了，不懂的就留下，开始制造封住门户所需的器具。这个器具是由文化修养最高的人族和对所有物质皆有透彻了解的刚族合力制造，我们除了提供不足的能量之外，几乎都没有事情，这时我们没事找事，想要以噬能飞雾将门户附近围住，以免这时候又有敌人闯入，这东西数量不多，但是翼云族知道那里有，于是几位翼云族人不辞万里的取来一个小型的噬能飞雾，我们就开始灌注能量养大它，但是……唉……”

优各族人顿了两顿叹口气，忽然说：“噬能飞雾极为少见，要是有人见到了都会全力将它炼化，取的所谓的噬能圆晶，服下之后，就不怕再宇宙飞行时，误闯被噬能飞雾裹住的星球。”

“不然会怎样？”陈信迟疑的问。

“不然？”优各族人摇摇头说：“误闯之下全身劲力全失，无法御气，岂不是会活活摔死？我们本来也是希望敌人不会飞出我们坚守的范围……但我们算是玩出问题了，每个人有事没事就供给那团噬能飞雾成长的能量，终于在完成宇宙盘的时候，我们汇聚了大量的能量贯入，这时一不小心，居然让噬能飞雾侵进了我们的能量区，一下子噬能飞雾迅速成长，将所有地表完全吞噬，我们再也无法离开这个星球。”

原来如此，陈信终于明白为什么梦幻星会是这种奇怪的情形，原来就是当初在凤凰星见到的那种怪雾所造成的。

优各族人接着说：“我们心丧若死，这下不但没有人能够驾驭完成的宇宙盘，而且各族再有来援，只怕都会摔死，在我们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忽

然又发现一个更糟糕的事情……我们的能量因为用来养大噬能飞雾，已经与这一团噬能飞雾紧紧联系，从此无法再接收到任何能量，只剩下基本的体力。”

陈信点点头说：“难怪刚刚您全身无劲。”

“当时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优各族人叹口气说：“所有人的生命都大为缩短，只好在这星球上繁衍下去，教导子孙修炼，希望有一天，子孙能突破噬能飞雾的限制，将我们的任务完成。”

“至于刚族及优各族，都必须经过数百年的能量压缩才能分裂生殖，我们是希望繁衍的，所以六族留在那块大陆辟地而居，各自发展社会……人族最麻烦，来的雌性人族极少，刚好牧固图大陆上有一种原生的种族，虽然民智未开，但与人族大同小异，可以藉此繁衍，那种生物移动迅捷、聪明机警，我们大家又失去内息，那时一起帮人族抓老婆，真是好一阵子辛苦。”

“六位留下的刚族人在临死前化为石质，帮助各族收藏记载，以避免日后子孙遗忘，并将宇宙盘分成所谓八宝，其中六样交由六族传下去，以藉此寻找我们，最后一位刚族人里面刚好关了个弯角怪，我只好夺取他的心智，帮助我们移回这个地方。”

“我们再这里等了好久，居然一直没有人来……其他的族人一个个死去，我也只剩几天的生命，最后只好跟弯角怪进入刚族人的腹中，藉着刚族人留下的假死气体停止生命运作，但两千多年过去，毕竟还是又衰老许多，若是再过千多年没有人来，我仅剩的三日寿命也会耗尽，那时我只好留言了，幸好终于等到你们来……现在我的身体又重新恢复活力，可以自己操作宇宙盘，这真是太意外了。”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明白了，优各族人以弯角怪试验众人的能力，大失所望之下只想再回去睡觉，还好陈信适逢其会，又恰好身怀噬能圆晶，不但能够在梦幻星上自由御气，还能帮助优各族人重新恢复体能。

优各族人接着说：“接下来的事我来做就可以了，你们回去之后跟自己族人说，日后六族在这颗星球上好好相处，把这里当作故乡住下，记载所提及之门户已经封住，若是尔后能将噬能飞雾的效果除去，也只有达到所谓‘观体有成、化身万亿’的境界，才能去别的地方……”

陈信吃了一惊，连忙说：“前辈，不是只要封住敌人的门户就可以了吗？”

“本来是这样的。”优各族人说：“不过噬能飞雾一日不除，这里就是死亡陷阱，再有任何种族到来都非摔死不可，我想了想，还是一起都封起来比较妥当。”

陈信讶异的转头望向薛乾尚，心想这样不就从此无法再来了吗？

薛乾尚摇了摇头说：“我们算是幸运的……这件事确实不得不防。”

陈信听了微觉可惜，也知道没有办法改变。

“这样吧。”优各族人挥手说：“我必须先封住这里，你们快点离开，威力所及，这个陆地只怕会陆沉大半，牧固图大陆也会有数日不停的大地震……每个门户都会花掉我十天左右的时间，除了通往我故乡的门户及人族的我会最后封，你们记得在七十天内回去。”

原来那个属于敌人的门户就在这附近。

薛乾尚连忙说：“前辈见谅，我们带着他们离开也需要七、八十天，船只离开这块大陆到上岸又需要一个月，能不能多宽限四十天？”

不然大海翻腾起来，那艘船怎么受得了？

优各族人一愣说：“好吧，都等了两千年了，不差这四十天，我会等四十天后在动手，...你们还是百日内离开.....”

优各族人随即开始将所谓的刚族遗骸加大洞穴，取出了一个大东西，这是已经聚合的八宝，除了原先的模样之后还加上了一棍一板，合成一个古怪的东西，七色能量彼此流转，慢慢的变成深黑，又沉寂了下来。

优各族人弄东弄西，忽然由地面弯角怪的尸体旁拾起透光刀，对陈信说：“这是当时刚族人制造的武器，在所有人的能量都消散以后，以人族原有的能量最为孱弱，所以留了四把给人族，我这里留下了一把.....反正日后也没有用，为了感谢你送我噬能圆晶，这把刀就送给你吧。”随即劲力一催，将透光刀往陈信掷来。

陈信顺手一接，忽然现这把透光刀轻若无物，似乎与其他的武器又有不同，难怪弯角怪挥动时如此迅速，但是这个礼未免太重，他有些迟疑的说：“前辈.....”

优各族人一挥手说：“人族什么都好，有的时候就是太罗嗦了一点，你拿去就是了。”

“多谢前辈。”陈信只好一个躬身，将刀别上腰间。

黄吉好奇心起，跑到优各族人身旁问东问西，优各族人一面校调着所谓宇宙盘的机能，一面随口回答。而其他的五族见已无事，在薛乾尚的敦请下，又分别依序跃上了藤蔓编成的大篮。

众人终于完成任务，熊族、木族、翼云族再与陈信略为叙旧后，黄吉终于被赶了回来，众人与优各族人挥手告别之后，陈信、薛乾尚、黄吉、林齐烈四人才回到卓能中，陈信一进控制室，重见卓能中的众人。

在众人的欢迎声中，陈信高兴的说：“还是这样与大家见面比较好。”

“你刚刚那比较好看。”那雷可夫不表同意，不过捏捏陈信的身体后又改口说：“但是这样捏起来比较实在。”

一旁的的谢日言摇头说：“恐怕是因为当时陈信元婴并未汇聚大量能量，与弯角怪过招时的造型大概硬多了。”

“我也不清楚。”陈信笑着说：“这下子任务大功告成，等送他们回去后，我们也可以回去了。”

“万里迢迢的赶来送一颗珠子。”李丽菁摇头说：“这个任务也真是古怪。”

“那是因为两千年前他们已经将敌人赶跑了。”陈信笑说：“不然没这么简单。”

“也不简单了。”薛乾尚回到位子上坐下，摇头说：“我们来了将近三百天，换成地球的日子也有二百五十天.....不知道实际上地球现在流逝了多少时间，可能还不到几个月。”

黄吉叹息说：“都是当初他们交战时能量太大，所以这里的时间流速由慢转快，不然我们来到这里岂不是能见到无祖。”

黄吉刚刚去问东问西就是为了问这个。

“见到无祖我就要骂他了。”李丽菁嘟嘴说：“留下的话没有一句清楚的.....陈信却又能练出来，真是莫名其妙。”

以前地球人对无祖奉若神明，现在众人逐渐明白无祖也只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李丽菁说话也放肆起来。

陈信叹口气说：“我一面修练，一面感觉到无祖的用意，其实这些状况没有一定的方式，除非亲自指点，不然留下修练方式有时反而害了后人，无祖只算留下心得纪录而已。”

“我们只要七、八天就能送他们回到船上。”薛乾尚问陈信说：“再来呢……回地球吗？”

“还是在空中暗暗的送他们回去牧固图大陆吧。”陈信说：“这样也比较安心……若想在这里多呆一下，还有六、七十天的时间。”

“好。”黄吉点头笑说：“我们送他们回去之后，恰好顺便去找天广皇和练长风的麻烦。”

“算了。”陈信摇摇头说：“他们也没有真正对我们造成损失，长风没伤了乾尚我还颇为感激。”

“至少要吓吓他们……”黄吉一副不甘愿的模样，忽然突发奇想的转头说：“林大哥，你会不会想当皇帝？”

林齐烈吓了一跳，瞠目不知黄吉在说什么，那雷可夫倒是一拍掌说：“天广皇不是好东西，林前辈当皇帝八成好多了……只要陈信肯帮忙，还有什么做不到？”

林齐烈愕然望向大家，陈信轻笑一声说：“要是林前辈有意，这七十天内我们自当全力帮助。”

林齐烈心中一阵温暖，摇头笑了起来说：“当皇帝有什么好处？还不如随着你们漫游星际，见识天下奇风异俗。”

薛乾尚目光对着林齐烈说：“前辈，若是随我们去了，以后再也没有办法回来……没关系吗？”

“我已经八十余岁，没多少的岁月了。”林齐烈深呼一口气说：“能埋骨异乡，何尝不是人生一快？”

众人都知道贵族最多只活到八、九十岁左右，林齐烈这话大有沧桑的感觉，一时都接不上话，不过陈信却忽然皱眉说：“我不认为如此……前辈数十年前已经气通内外，身体的器官机能均已延缓老化，肯定至少还有五十年以上的岁月。”

陈信忽然一顿，一面思索一面说：“而且要是借气破顶……引劲而入……体内应该会全盘更新。”

林齐烈脸上神色百变，思索了片刻，迟疑的说：“这……这……借气破顶……不会有冲突吗？”

“破顶之后还必须贯脉。”陈信手指着林齐烈肩脖间的一处地方划下说：“这里的经脉应该能将两边的能量融合，放着没用太可惜了。”

林齐烈恍然大悟，向陈信一个躬身，感激的说：“多蒙指教，林某当初以为已达极限，数十年来局限于此，原来体内还有发展余地……真是……真是……陈信，不，公子，林某从此尊称你为师。”

林齐烈以公子尊称而不冠姓，那是感激的将自己视为奴仆，只是众人在梦幻星居住不久，不太明白林齐烈言中之意。

“前辈请起。”陈信扶起林齐烈说：“本来若是留此专心修练，一年之内必有所成，但若随我们离开噬能飞雾的区域，三、五十天内应该可以大成。”

陈信一笑说：“要是前辈想留下来，陈信愿意将最后一颗噬能圆晶相赠，那也能达到相同效果，日后纵横青冥、翱翔万里，成就必将远胜于我。”

“不……无须浪费。”林齐烈摇头说：“我随你们去，这里的九个门户要

是都封上了，以后也没有那里能去，就算能纵横青冥、翱翔万里，也是一辈子井底之蛙，能追随公子身后，探索星际自然是无比乐事。”

“前辈愿来地球自然是无任欢迎。”陈信点头说：“不过日后我可能会定居地球，再也不会东奔西跑了。”

陈信想起刘蜜说的，要是林颖雅还在地球等自己，打死陈信也不出门了。

“请公子不要再称呼林某为前辈了。”林齐烈诚恳的说：“我担待不起。”

“那……”陈信也不是拘于礼法之人，点点头说：“那就学黄吉称你为林大哥好了，反正破顶纳气之后，你的白发应该也会转黑，别叫老了。”

“这个好！”黄吉凑进两人间笑说：“大家以后还要一起过日子，前辈来前辈去的太生份了。”

“林大哥！”“林大哥！”众人见状纷纷叫了起来，林齐烈家破人亡二十年，忽然见这些人对自己如此亲密，心中激荡，眼眶竟然红了起来。

陈信见状知道再说也是凭添林齐烈的伤感，转过话题问一旁的四婢说：“你们呢？”

“公子？”小春等人不明白陈信的意思。

“你们有没有地方去？我们走之前必须先安置你们。”陈信问。

小冬叫了起来说：“公子去那里，小冬就去那里。”

小春等人也是睁大双眼点头，深怕陈信说不要她们了。

带她们回去还得了？林颖雅就算真的在等自己也会翻脸，陈信求助的望向薛乾尚，薛乾尚耸耸肩，示意爱莫能助，回头望向四人，小夏正可怜兮兮的问：“公子……你不要我们了？”

“怎么会不要？”黄吉插嘴说：“陈信没这么狠心，何况要不是你们，我们说不定还逃不出来。”

李丽菁心肠较软，见四婢可怜的模样也忍不住说：“对嘛！陈信！带她们回去啦。”

“她们真的帮了我们很多。”舒红也出声了。

陈信瞪了黄吉一眼，心想这些事都是黄吉搞出来的，但是转念想到，薛乾尚等人这一趟南奔，确实因为御能神术特别适合对付四面涌来的人潮，四婢出力甚大，陈信心情也对她们十分感激。

正沉吟着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小春忽然面色带愁，怯生生的说：“公子！我们知道以后再也不能回来了，这没有关系……还有，我们早就商量过了，这一生能服侍公子于愿已足，小婢等人不会有非份之想……公子可以放心。”

陈信的头又大起来说：“让你们一起去不是不行，可是……”看来功夫练的再高，这种事情陈信还是不会解决。

“这样吧，我来说句公道话。”薛乾尚终于说话：“小春！你们愿意在陈信身旁自居为婢，没有错吧？”

四婢明亮的眼光转向薛乾尚，同时点了点头，薛乾尚继续说：“陈信当然愿意带你们走，不过婢女与陈信同房未免有失体统，那雷可夫，能不能麻烦你在陈信外厅增建四间小房，比我们以前在安妮号上的寝室大些就可以了，反正我们这里每一层都十分高，重叠起来可以盖好几间。”

卓能号高达二十公尺，却只分成三层，寝室那一层将近五公尺高，大有利用的空间。

那雷可夫点点头说：“交给我办吧，乾脆四间都建在上面，反正大家都

会飞，也不会影响下面大小。”

薛乾尚点点头接着说：“好！黄吉大哥，那些床是你搬进去的，记得搬回原位……小春，我们会另外整理四间单人房，分别预备给你们四人住的。”

众人又是一愕，不是在外厅增建小房间吗？怎么又要整理房间？

只见薛乾尚接着又说：“如果你们坚服侍陈信，那四间增建的小房就是为你们设的，但是我要让你们知道一件事，连陈信在内，我们只希望你们是我们的朋友，不是婢女，要是你们愿意成为我们的朋友，那四间房间随时欢迎你们搬过去。”

“小婢明白了，多谢薛公子为小婢们费心。”小春恭声说。

“公子……”小冬还不放心，凝望着陈信说：“这样可以吗？”

陈信只好点点头说：“只是委屈了你们，你们要记得，我没当你们是婢女。”

四婢见陈信同意，欢天喜地的又去排自己的物件，黄吉摸摸鼻子认命的去搬床，那雷可夫也落到底层去收集材料，陈信望向薛乾尚，苦着脸说：

“乾尚，你有方法也不早说？”

“说不定你忽然坚持不让她们的去。”薛乾尚无辜的说：“我可不敢背这个责任。”

陈信想想薛乾尚说的也有道理，叹口气抱起在四面打转的小毛莉说：“还是小毛莉轻松，什么都不用烦恼。”

小毛莉望着陈信，咿呀咿呀的笑着叫：“叔叔，叔叔。”伸手玩起陈信身上的衣饰。

“她还认得我？”陈信又惊又喜的说：“刚刚的我与现在完全不同呀？”

“她见人就叫叔叔。”李丽菁摇摇头叹气说：“一点都不怕生，真怕回到地球一不小心就被人抱走了。”

陈信这才知道自己表错情，讪讪的对小毛莉说：“小丫头，你整我呀！”

“叔叔？”小毛莉哪知道陈信在说什么，笑咪咪的又叫了一声。

陈信只觉得一阵窝心，紧紧的搂了搂小毛莉说：“她的嘴怎么这么甜？一点都不像妈妈。”

“陈信。”李丽菁咬牙微笑说：“你是皮在痒了。”

陈信放下小毛莉，一溜烟的往自己的房间飘去，一面还说：“脸蛋儿白里透红又不像爸爸，你们夫妻……真会生，居然把优点集中起来了。”

李丽菁本来已经决定拔剑追杀陈信，听到最后一句才知道陈信是拐着弯在称赞两人，脸一红止步跺脚骂道：“陈信，你的嘴最好烂掉。”

在众人愉快的笑声中，卓能直往西南海岸飞去。

梦幻纪元二六一三年三月三日

卓能将五族人运至大船，陈信等人沿路除了偶尔与翼云族人叙话，也少与各族多聊，当然更是不会与左督国王抬杠，一路平安无事的将各族送到大船，陈信、薛乾尚与五族众人辞别，在众人的注视之下，卓能号破空而去。

当然陈信等人早已议定远远护送，不过为避免左督国王等人疑神疑鬼，甚而增添其他各族到达人族后的困扰，所以只在数万公尺的高空中远远跟随，就这样过了两天。

今日陈信闲来无事独自一人坐在房中，体会着这个小宇宙的律动，据优各族人所说，这是个独立的小宇宙，空间中只有孤伶伶的一颗恒星，那不是也只有小小的空间？可是自己的能量不断往外探去，四周数千亿公里内

仍是无尽的虚空，在离开之前也未必能够感知到所有的范围。

陈信现在能量不断向外联系，以光速不断扩张距离，当然除非某处发生极大的影响，他并不能察觉到所有发生的事情，必须将心神凝注于某一块区域时，才能知道那里所发生的大小状况，凝注的区域越小，观察的程度越细微，只是随着知觉的延伸，陈信可以瞬间将心神转移到联系的范围之内，无论距离多远。

简单的说，陈信现在知觉往外延伸已经十日，知觉也就延伸到十个光日的距离，在梦幻星的十日共两百一十五小时（光速 = 每秒三十万公里），也就有二千三百多亿公里（三十万公里乘三千六百秒再乘二百一十五小时约等于二千三百二十二亿公里），若是陈信忽然想观察二千三百多亿外的状况，只在一念之间即可到达，所以那时陈信在梦幻星上空迅速的一搜寻，很快的就找到卓能的踪影。

陈信忽然想起练长风、想起刘蜜、想起天广皇，于是忍不住将心神往都城延伸过去，见到都城仍然是一片繁华的景象，不过却隐隐约约的有一股肃杀之气，陈信也不知道自己的感觉从何而来，于是缩小感应范围四面巡行，发现各处看守的兵马明显增多，城门的盘查也更加严格，皇宫附近更是重重兵马驻守，陈信心里偷笑，莫不是天广皇怕自己报复，所以严加戒备？

陈信继续往皇宫移入，这时候陈信也不怕被发现气息，一方面这个星球状况特殊，感觉较为不灵，另一方面因为这是遥远的能量传回来的感应，并不是陈信自己的内息瞬间移动到那里，自然更难察觉，所以当时陈信来到卓能，连灵敏的蝠虎都没有发现，只不过要是想要影响，必须像上次一般凝结吸收能量成型才会有作用，不然除了听、看、说之外，也不能做其他的事情。

陈信一到皇宫，自然先观察自己唯一认识的地方“密室”，只见密室依然深锁，四面官兵却已经撤出，其他的地方倒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处处都有守卫，陈信观察片刻，又将知觉范围扩大，感应着所有人的气息，发觉有较为熟悉的再略加注意，所以对方要是功夫太弱还真不太容易找，过不了多久，陈信在皇城中的一处房舍忽然感觉到练长风的气息，陈信心念一动，将意识往那里集中。

只见练长风与六公主刘韵并肩坐在花园中的石凳上闲聊，前方的石桌上还摆放着一些糕果，六公主刘韵正温柔的说：“长风，自你我成婚后，你始终闷闷不乐，能告诉我是为了什么事吗？”

练长风摇摇头微笑说：“韵儿，你多心了，我很开心啊！”

六公主刘韵面带愁容的说：“你和我在一起时虽然不说，可是自己一人时却常长吁短叹，我也撞见过几次……与陈信等人有关吗？”

练长风只好点点头说：“陈信脱身而出，说不定会来找麻烦，我难免有些担心。”

六公主刘韵摇头说：“这话虽然没错，但是我知道，陈信还没脱身，你就已经是这样子了，只是现在更为严重。”

练长风摇了摇头，不再说话，六公主微微叹息一声，也沉默了下来，练长风反而有些歉疚，搂住六公主的肩头说：“韵儿，你要知道，我是爱着你的。”

“我明白。”六公主刘韵低下头说：“我也只想为你分忧，夫妻本是一体，不是吗？”

“你说得对！”练长风叹息说：“也许……我有些挂念地球上的父母亲，从此不能再与他们相见，难免有些遗憾。”

“真的没有办法制造飞行船吗？”六公主刘韵望着练长风说。

“不行！”练长风摇摇头说：“除非找到能够使用的大量优良能源，不然没有动力……而且以这里的技术来说，还没有办法建造出能够星际航行的工具。”

六公主刘韵点点头，转个话题说：“你说只有这里内息才会散失，以前你们不但能飞，内劲还能送出极远处，那当初刚到这里来，会不会很不习惯？”

“当然不习惯。”练长风微笑说：“好像回到十来岁时的能力。”

六公主刘韵有些向往的说：“真想出去看看……难怪你会想回去。”

“别再想了。”练长风在六公主的粉颊上亲了一口说：“只要和你在一起，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六公主刘韵脸上微微泛红，轻轻推开练长风，目光带笑的轻声啐说：“贫嘴！”眼中带媚的在练长风身上一转，起身向屋中走去。

陈信眼见练长风正想跟入房中，心想人家夫妻大白天进房，自己只怕不适合跟，连忙低声说：“长风。”

练长风闻声全身一震，身子又缓缓的坐回石凳，迟疑的问：“陈……陈信？”

“是我。”陈信的声音只在练长风耳旁震动。

“你……你是来杀我的？”练长风根本没有抵抗的念头，连陈信在那里也没问。

“不是……”陈信叹口气说：“我只是不懂，你为什么这样做？”

练长风摇了摇头说：“反正做都做了，你若要取我性命，我只好认命，至于为什么……请你不要问了。”

“你真的不回去了吗？”陈信说：“要是你说出为什么，我们之间的歧见能够解决的话，我也可以替你向大家说情。”

“你……”练长风摇头苦笑说：“你一点都不生我的气？”

陈信一笑说：“你没有伤了乾尚，我还蛮感激你的呢，反过来说，要是你当时伤了他，那我可能就是真的来报仇的。”

练长风低下了头，十分惭愧的说：“请你替我向大家说声抱歉……尤其是乾尚。”

陈信顿了一顿，悠然说：“长风，到底是谁要你这样做的？”

练长风一阵意外，望着四面的虚空说：“你……你说什么？”

“我们之间并没有仇恨。”陈信说：“除了因为颖雅，你对我也许有些不满……但是你不该是那种将仇恨长久放在心里的人，我相信一定有人指使你……是圣殿中的那一位？”

练长风闭紧了嘴，一句话也不说，陈信见状叹口气说：“你不说也罢……只是以圣殿的能力，实在足以将我除去，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会将这件事委托给你？”

陈信停顿了片刻，见练长风依然保持沉默，只好说：“好吧！那我只能祝你在这一带过得愉快了……天广皇不在都城吧？我没发现他的气息。”

练长风见陈信不再追问，松了一口气抬起头来说：“他怕你再来，找了个理由出巡去了。”

“真是小心。”陈信笑笑说：“要是我真的找他，难道会找不到吗？……长风，蜜儿还好吗？”

练长风点点头说：“她本来为了你被关的事情，生病卧床不起，直到你离开密室，她接到消息才逐渐复原，现在还在宫中调养，应该没什么大碍了。”

“那我就不要去见她了。”陈信叹息说：“希望她无恙。”

“陈信！”练长风突然说：“你们还不回去吗？”

“要回去了。”陈信说：“八宝已经聚集，任务也将要完成，你可以告诉天广皇，我懒得来找他的麻烦，他可以安心的作皇帝了。”

“这……”练长风有些为难的说：“我会试着转告他的……”

这时陈信忽然感应到六公主出房往这走来，急急的说：“你老婆来了，我也该走了……长风，一切保重。”

“一切……保重。”练长风对空喃喃的回答，却再也听不到陈信的回音，回头一望，妻子刘韵正站在花园入口疑惑的望着自己，练长风回头尴尬的一笑说：“刚刚陈信来了，又走了。”

“什么？”刘韵脸色大变，四面张望就想大声呼唤。

练长风连忙说：“他说任务已经完成，他们即将回去，还说不会来找皇上的麻烦。”

“真的吗？”刘韵有些不放心的依偎到练长风的身边，望着空寂的四面花树，一时不知该不该相信练长风。

练长风点点头，望着天空说：“他绝不会食言的，我永远也比不上他……要是他当初愿意留下来，那该有多好？”

“长风……”刘韵望着练长风惋惜的神色，虽然不是真正明白练长风的意思，仍赞成的说：“你说得对，要是当初他愿意娶蜜儿，今天也不会弄成这样。”

练长风一愣回头，随即微笑的将刘韵拥入怀中，亲匿的吻了刘韵的耳垂说：“还是我聪明，对不对？”

“臭美！”刘韵浑身一软，咬牙说：“你到底……进不进去？”

练长风不再多言，伸手将刘韵抱起，大踏步的走进房中。

数十日后，五族归来，一面将这次的事件四面轰传出去，左督国王当然不觉光彩，可是各族都会说人族语言，拦也拦不住消息，天广皇自然是又惊又怒，对左督国王的信任度更为降低。

数日后，另一块大陆果然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大地震动了数日，四面海啸冲击，将南角城及东极城毁去大半，还好这时沿海各城多已接到警告，除了建筑物的伤损之外，并没有太大的损失。

陈信等人这时已经飞出梦幻星，在宇宙星空之间众人又多修炼了数十日，直到林齐烈终于功成，才开始向通往凤凰星的空间跳跃窗出发。

这段期间，陈信等人还在宇宙中见到那位优各族人，他坐在一块八宝聚合的大石板上，已经封了几个空间跳跃窗，到陈信向他辞行的时候，他还特地送众人离开，才继续未完成的工作。

而梦幻星上的人族在无外患的情形下，迅速的恢复了繁荣，与外界得通商贸易也逐渐的频繁起来。

只不过左督国王徐东平终于被天广皇降旨封为幻粹阁阁老，这本是一项荣耀，就此退休也无大碍，不过徐东平却是念念不忘练长风杀子之仇，天广皇在世之时他还不敢妄动，当十年后天广皇因病崩殂，皇储刘方接位为天

胥皇之后，他联合了幻粹阁阁老与习回河王，怂恿已成为东极王的二皇子刘正叛乱，终于在梦幻纪第二六二五年使得都城易主。

那时徐安、徐文海两位阁老感念练长风当年相助之恩，护着已身为右督国王的练长风，领着数千残兵逃至南角城，奉南角王为帝，于南角城重整兵力北伐，只不过连刘韵在内，练长风留在都城的一家大小百余口终于全遭斩首。

之后人族分成南人族、北人族两个国家，于东极河南岸交兵纷扰百余年，直到百年后练长风过世，练长风再婚所生幼子练亭牧，袭杀刘氏幼主于禁中，篡位自立，借鳞身族之力挥军北伐，才又将两国统一起来。

练氏一族称皇再传数百年之后，为土族与贵族联兵革命所灭，而土族所凭仗的功夫，正是数百年前在天降神王府中侥幸逃出的婢女所传下之御能神术，练长风若是地下有知，这中间的因果关系也很难论断了。

梦幻纪元二六一三年五月一日

无元七三九年二月十五日

凤凰四十一年第四十一周周日

陈信等人终于离开梦幻星系，回到凤凰星系，开始根据凤凰星系星球移位的状态，计算出地球及凤凰星正确的时间，众人在梦幻星系待了三百四十七日，换算成地球时间也有三百一十天，可是这时仪器时间却显示出距离离开的时间 - 无元七三九年一月十五日，这里的宇宙空间其实只过了整整一个月，众人当初以速度障壁前进时足足损失了三年，这样算是补回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现在的地球，与当初众人刚离开凤凰星系的时候应该没有多大的变化，所谓的新型合成人应该还没制造完成吧，圣殿也应该还没剿灭吴安议事长等人，不过等众人到达凤凰星的时候，又会耗掉至少三年的岁月，到那时候的变化又很难说。

陈信与薛乾尚等商议许久，心想既然圣殿似乎对众人有敌意，还不如先不要发讯回地球，等到了凤凰星之后视状况再决定好了。

计议停当，卓能号认准了方向，迅速的加速冲向凤凰星，只不知道将会有什么样的事件，在三年后的凤凰星上等待着众人。

第 51 章 大漠黄沙

经过了数十日的加速，达到了所谓的速度障壁，在数日间又将流逝的岁月抛去了三年，卓能中的众人，除了偶尔想起地球的状况有些担心之外，都还算十分的愉快。

回复了纵横青冥的能力之后，众人多多少少都有到卓能外的一片虚空中逛逛，算是第一次体会到通顶后体内奇异能量平衡的感觉，现在的众人，能力已经接近当年大战尤嘎的陈信，其中黄吉更有超越，相信比诸圣殿长老已经不遑多让。

至于林齐烈经陈信提点修练，功力陡增数成，更是超出众人之上，连四婢操控能量的范围也突然增大不少，已经没有办法在卓能内修练，常常将

能量扩展到卓能外御使。

在一片欢欣之中，唯一不对的却是蝠虎，小刚、小柔似乎十分的烦闷不安，常常窜到控制室中望着一片无尽的星空，但是众人又不明白它们到底感受到了什么，只好随它们去。

在七十余小时的高速过后，卓能正缓缓的减速，众人集中到控制室，距离凤凰星只剩下十日的旅程，陈信与四婢连两只蝠虎自然也到这里来集合，小毛莉这次七十一小时不能动弹，十分的不愉快，一解脱正哭闹个不休，李丽菁与那雷可夫两夫妻当然忙着照抚小毛莉，摇摇晃晃的施出各种招数，好不容易才逗的小丫头破涕为笑。

忽然小柔大吼一声，震的控制室峻峻作响，小毛莉脸色一变、嘴一扇，又开始嚎陶起来，李丽菁又急又气，破口大骂：“死小柔，你没事叫什么？”又开始重新忙起。

陈信与薛乾尚等人却是大感讶异，通常比较毛躁的是小刚，小柔向来娴静，怎么忽然大吼起来？转头一望小刚，只见小刚闻声而立，开始不断的在地面打转，忽然间，两兽同时跃到连通管口，回头向陈信微啸。

陈信讶然的说：“小刚、小柔，你们要出去？”

两兽点头不已，往底舱直冲，陈信尾随而下，到了密闭舱门，与两兽进入调整舱，将气体吸去，往外的舱门只打开一半，小刚、小柔已经直冲而出。

陈信连忙追出去，一面追陈信一面问：“有什么奇怪的生物吗？”

小刚、小柔唯一一次主动向外赶，就是对付噬能飞雾，陈信不禁怀疑，莫非又有什么怪物？

小刚、小柔一出舱门忽然停下，对陈信摇摇巨头，轻吼了一声，陈信停在舱门口，一愣说：“不是……那怎么了？”

小刚、小柔又摇摇头，再吼了一声，声里透露出焦急，陈信心里一大堆问号，它们要是着急为什么又停下？说不急又不像，难在两兽说不清楚，陈信当场傻在那里。

就在一人两兽焦急不已的时候，赵可馨的声音忽然由腕上的收发机传出：“陈信，它们是不是要生小蝠虎了？”

这句话因为沿着陈信的护体气劲传出，所以两虎听不到，但是陈信一听已经醒悟，连忙传声说：“你们要去生宝宝？”

两兽一喜，连连点头，再依恋的望了一眼陈信，同时转身往前加速飞去。

陈信望着两兽远走，这才怅然的关上舱门，两兽这一去不知何时能再相见，虽然它们自然知道凤凰星与地球的位置，不过不知还要多久之后才会生产，产后又必须抚育七十日，数十天后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会不会与它们就此失散？

陈信想起蝠虎对自己、对众人的帮助，心中充满了感慨，缓缓的往控制室中飘去。

两兽的身体确实已经将近二岁，虽然以日期计算应该是八岁多，不过因为与陈信航行星际，身体所感觉的岁月欲只有三年，同样的，陈信现在虽然应该才二十二岁，但是地球上的户籍却已经二十八岁了。

最离谱的是小毛莉，明明才一岁余，户籍纪录上却已经六岁多，这是长程宇宙航行之后难以避免的状况，只是一般人不大可能会遇到这种事情。

陈信一到控制室，抱着小毛莉的李丽菁立即紧张的问：“陈信，可馨说的是不是真的？”

陈信点点头说：“对，算算日子也差不多了。”

“那就好……”李丽菁拍着胸口说：“我还以为我骂一声，它们就翻脸了……”

“说不定有关系。”黄苦在一旁摇头晃脑的说：“它们可能认为这样对胎教不好……”

李丽菁又好气又好笑，咬牙瞪眼说：“黄吉！”

那雷可夫恰好在两人中间，连忙往一旁闪开，摇手说：“没我的事……”

陈信连忙打岔说：“乾尚，知不知道它们往哪里去了？”

薛乾尚点点头说：“看方向应该也是凤凰星，不过很快的就提高了速度，现在已经没办法扫描了。我们也是为了想接收讯息才开始减速，它们可能发现速度减慢了，心急之下自行前往。”

“有地球或凤凰星传出的消息吗？”陈信问。

“目标是我们的电讯不大可能有……”薛乾尚说：“内含密码的电讯我们也不容易解开，只有在通用的频道找看看，这种民用的电讯功率较低，应该再过两天才收的到。”

陈信取下挂在脖子上的项练发讯器，陈信摇了摇这个小东西说：“我们该不该与合成人先联络呢？”想来这应能很快的联络到程似成。

“我们现在有个困扰。”薛乾尚皱眉说：“无论先与哪一方联络，都会有先入为主的坏处，我想……因为长风这件事情，我们对圣殿已经有成见了。”

科芙娜说：“如果真是圣殿命令长风对付陈信，要我们没有成见也难。乾尚，你当初不是说……圣殿可能因为从没有人安然返回地球，才大方的送我们走？”

“这是我想到的解释。”薛乾尚说：“虽然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圣殿不对陈信动手，但是可以解释的理由未必是真正的理由。”

舒红忽然疑惑的说：“不然我们乾脆直接回地球，何必先去凤凰星？”

薛乾尚闻言回答：“凤凰星人口数目较少，若发生冲突也该是较后期的事情，而且科技较为落后，我们还有可能在无人察觉之下接近，也能事先知道一下状况，要是在太阳系，只怕一出空间跳跃窗就被发觉了。”

陈信接着有些黯然的说：“我还希望能将方青芬的骨灰送回凤凰星，毕竟人死为大，我们应该帮这个忙。”

舒红点点头说：“我明白了，这是应该做的……我本来只是想……要是回地球，说不定我的家族能帮上一点忙。”

“你的家族？”薛乾尚愕然间，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这件事只有陈信曾听舒红提过，连忙点点头说：“对了，舒红的家中有一大群功夫高手。”

“真的？”黄吉嚷嚷说：“舒红，难怪你也能参加……你家人一定很厉害了？”

“嗯。”舒红得意的点点头说：“不过我应该已经勉强追上父亲那一辈了，同一辈的兄弟姐妹们知道了一定很羡慕。”

“你还只追上父亲那一辈？”黄吉愕然说：“你家中有多少人？”

舒红屈指算：“我还有一位两百五十多岁的曾叔祖在，爷爷那一辈有四人，父亲那一辈有九人，兄弟姐妹十一、二个，不知道过了这些年还有没有

多生的……”

像那雷可夫夫妻二十来岁就生子的极少，一般人都是五十岁之后才生第一胎，所以每一代相距五十年算是十分正常，既然舒红还有曾叔祖在，两百多岁虽然极为少见但也还可以理解。

“哇……”那雷可夫叫了起来：“比现在的你还厉害的就有十几个，当中还有两百多岁的？跟乾尚的师傅差不多了……”

薛乾尚在圣殿拜的师傅——柳青旋长老，应已超过三百岁，自然更老。

“这些只是我家的人。”舒红微微一笑说：“还有联邦禁武时，数十年来逃到我家的叔叔、伯伯，该有一、两百人吧……我爸爸说，其实逃的到的应该功夫都不错，差一些的就很难逃出特殊部队的追击。”

舒红没注意到，这句话其实有些冒犯黄吉，不过黄吉似乎是浑然未觉，过了片刻才忽然大声说：“舒红……你曾叔祖是不是两百年前打上圣殿的舒战果？”

舒红也是大吃一惊：“我曾叔祖的名字确实是舒战果……你说什么……打上圣殿？”

黄吉叹口气说：“六十年前……那时候我才十几岁，在旧大陆与老爸逃避特殊部队的追击，那时就是往你家逃，结果在剑古山附近被捉住……都是我拖累了老爸。”

“你们住在剑古山附近？”陈信一听也意外起来：“我以前常常半夜飘过去那里玩。”

舒红望着陈信微嗔说：“我不是跟你说过离河口市不远？”

确实两边距离极近，是陈信自己没有注意到。

“黄吉你还没说完……当时是怎么回事？”李丽菁听出兴趣，不管陈信与舒红的对话，追问黄吉。

“我也不是很清楚。”黄吉摇摇头说：“老爸说，无祖当初传下的精华固然在圣殿，不过也有些流派，在数百年的传承之后独立于世，联邦也不敢招惹这些世家，舒家就是其中之一，至于舒战果老前辈的事情找他不清楚，老爸当初语焉不详，只说他曾打上圣殿，虽然没赢，却也没输，算是安然而退，威名震慑宇内，所以联邦的部队决不敢进入舒家内捉人……真没想到他居然还活着。”

“我回去一定要问问曾叔祖……”舒红兴奋的脸都红了，嚷着说：“他老人家从没说过。”

陈信忽然说：“舒红，你不是说你家一向不准人去圣岛，会不会和这件事情有关？”

舒红一愣说：“我不知道耶……”

薛乾尚点头说：“既然舒家与圣殿、议事团关系都不甚良好却又能自保，回地球时说不定对于明白真正的状况，能有不小的帮助。”

赵可馨这时忽然对薛乾尚说：“会不会吴安议事长就是躲在某一个世家之中？”

“那也应该不是我们家吧？”舒红说：“我家的长辈们对联邦的印象都不大好。”

“现在想这么多也没用。”陈信摇摇头说：“我们还是先商量商量怎么上凤凰星，乾尚，你看呢？”

薛乾尚回答：“现在凤凰星上人数极少，应该还是只有数十万人，我们

离开之前凤凰星人民移居到逆伏城，现在应该也没有变化，你现在应该可以观察的到了吧？”

薛乾尚知道陈信的知觉延伸是以光的速度前进，照道理现在应该已经可及凤凰星了，所以这样对陈信说，没想到陈信摇摇头说：“不行……我离开梦幻星系就发现了，我只能察觉到星球表面远观的状态，无法将意识通入一颗星球的外围数十公里内，除非是已经进入那个范围……”

“我以为没有这种限制的……”薛乾尚有些意外的说。

“我本来也是这样想。”陈信一面思索一面说：“当时在梦幻星上时，那个星系就只有这一颗行星，我分不出差异来，一离开梦幻星，上面的状况我就感受不到了，本来我还以为是所谓的噬能飞雾在作怪，来到凤凰星系后我才知道毕竟还是有所限制……好像是每个星球都有一股生命力不让外界的能量随便侵入……除非我自己带着能量穿入其中……”

薛乾尚皱眉说：“这……这该不是我们能理解的范围，不研究了……既然这样，我们就往星球背面降落吧，到时陈信应该就能够查看那里的状态。”

众人计议已定，计算好适当的轨道，决定配合凤凰星的自转，远远的由另一个方向绕过去，以避免凤凰星上出现了什么能够远远观察的高手——虽然陈信这种能力是经过了所谓的“悟道”之后才练成的，不过还是最好小心一些。

无元七四二年四月十五日

凤凰四十三年第十周周三

陈信等人终于由凤凰星的背面降落，每个人对凤凰星熟悉的程度不同，四婢与林齐烈从没来过，舒红只有匆匆来去，其余的人都曾在凤凰星上居住了一段时间，不过那都是在另一面的地底城附近，而除了薛乾尚、赵可馨两人之外，那雷可夫、李丽菁、谢日言、科芙娜还曾搭着当时在凤凰星上制造出来的卓卡四处游玩，也还算对地形略微了解，不过薛、赵两人借着电脑中原本就有的资料，配合上钜细靡遗的记忆力，应该比众人知道的还多。

至于黄吉，本来应该是众人中最清楚的，不过他一方面待在雾灵谷中数十年，加上个性大而化之，除了以前各势力的重要聚集处有些印象之外，其他也不甚了解。

薛乾尚首先选了一处几乎没有人迹的沙漠地形降落，在降落的同时，陈信闲着的双眼也忽然打开来说：“逆伏城中有许多功夫高强的人在……据我所知，只有圣殿中人有这种能耐，我不敢细查，只要神思一众，以较近的距离观察，说不定会被发现……”

“这么说……凤凰星已经不是蓝宗主主事了。”赵可馨说：“要是现在真的由圣殿派人接管，地球上圣殿就算还没完全获胜，也应该是大局已定。”

舒红对陈信说：“陈信，青芬的骨灰你要埋在哪里？要不要告诉方彭将军？”

陈信迟疑的说：“按理是应该告诉方彭将军……不过青芬临死前又嘱咐不要说……你们看呢？”

“还是别说了吧。”薛乾尚皱眉说：“现在是非常时期，要是方彭将军一个情绪不稳，又会多生事端……你若是真要说，还是等一切事情都结束了之后再说吧。”

“这样也好……”陈信点点头说：“可是这里一片黄沙不容易找到地方……我要出去找一找。”

万一日后告诉方彭将军，他一定会来寻找方青芬的尸骨，自然要选个仔认的地方。

“我们一起往外找吧……”李丽菁叹口气说：“想到丽芙，我不禁有点恨青芬，但是又觉得她傻的可怜……”望了望陈信，她又忽然闭上了嘴巴。

陈信不禁默然，许丽芙的死，一直是自己心中最感歉疚的一件事情，众人也一直避免提及，数月过去了，李丽菁不小心又说出来，虽然很快的煞车，但是已经让大家的脸色都不大好看。

黄吉忽然摇头说：“方彭……也实在太不会管女儿了。”

黄吉与方彭将军本是好友，现在心情一沉重，忍不住骂了方彭一句。

一直低头操作着仪器的薛乾尚，忽然说：“陈信，在西北方一百五十公里，有一处地下水脉向上涌出，应该是这片沙漠中的一个小绿洲，看样子千年内还不致乾涸……你看怎么样？”

陈信心情不是顶好，点点头说：“那叫什么绿洲？”一面将心神往那里延伸，但试探出了一百五十余公里，除了几个立起的怪岩之外，根本没有一草一木，哪来的绿洲？

而这时薛乾尚也咦了一声说：“奇怪……没有纪录，看来这几十年还没有人类来这个沙漠居住，难道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绿洲？”

“可是那里还是一片黄沙啊。”陈信惑然说：“我什么都没看到。”

“怎么会？”薛乾尚有些意外的又更换了一种功能，这才点点头说：“上面好像有东西覆盖住了……里面有一些以沙砖为材料的建筑……那里有人住，看来顶端的覆盖物是人工的，这样的工程不小呢。”

“凤凰星上还有这种东西？”陈信疑惑的说：“黄吉，你知道吗？”一面试着感知那里的地底状态。

“没听说过。”黄吉摇摇头说：“这里以前该算是属于克鲁斯的势力，在银电基地范围内的区域，会不曾是我被困在雾灵谷中那一段时间出现的？”

“克鲁斯……”

陈信在心中回忆，当时凤凰星土四个与黄祥等人敌对的势力，自己都只有一面之缘，除了严碧雪自己印象比较深之外，其余几乎都没什么记忆，现在回想起来，克鲁斯应该是那个高大的红种人……用的武器是少见的外门兵器——长鞭，当时还有萧兴、童谷定都一起被特殊部队的大队长贝斯威率人除去，只有严碧雪算是死在自己的手里。

陈信虽然一面回忆，但是也一面的察觉到，果然在一百五十公里外的滚滚黄沙之下，有着一个以坚固的沙砖建成的空间，地方并不甚大，长两百公尺、宽百公尺、深六公尺，上下分为两层，里面有着许许多多的人类在移动着，不过因为这样目标众多，陈信一时之间反而没法掌握住每个人的状态，只好误打误撞的随处观察，看能不能找出认识的人。

陈信的远观能力，就好比以卫星在地面上空向下观察，只能见到大略状态，除非有大型建筑，或特定对象、地点，不然也不能大海捞针的一小块、一小块的寻觅，要不就要有强力的能量泛出，足以使陈信察觉。

至于现在陈信已经明白地点，自然能迅速的观察建筑物的状态，不过里面似乎有着数千人，平均分散在将近万平方公尺的区域生活，陈信要是想看看有没有认识的，得再缩小范围一个个观察，难免要多化一些时间。

陈信看到一半，忽然察觉到这个建筑物的东面，有一群数十人正在汇集，他将意识转过去那边，数十人该比较好认，不过看了半天，还是没有陈

信认识的，只见那一群人服饰平凡，仍是凤凰星早期的服装，一个个背刀挂剑、小心翼翼的由东面一个出口依序跃出，随即毫不停留的往天空飞起。

陈信这才发现，看来凤凰星的武学又提升不少，这些人都差不多有以前方彭将军的能力，看来还是随随便便就派了出去。

陈信正闭目观察，黄吉忽然有些怀念的说：“不知道心心那个小丫头怎么了？”

六年前众人离开前，黄吉与小女孩心心一老一少闹的颇为高兴，这时候黄吉忽然想起往事，忍不住念了起来。

舒红微微一笑回答：“我也还记得……心心很可爱的。”

那时舒红曾随陈信拜访拜兄孟火明，对心心也有印象。

“现在应该不小了。”薛乾尚忽然说：“六、七年了……”

“啊呀……”黄吉讶然叫：“那不是都认不得了么？”

离开的时候心心是八岁，现在该有十四、五岁了，正是变化最大的一段日子。

陈信闻声回神，有些感慨的说：“……不知道大哥一家人怎么了？”叹口气一顿又说：“我刚刚看到一群人由东面离开，往北方飞，速度都还不慢，可是全不认得。”

“咱们追去问问。”黄吉蠢蠢欲动。

“北方……”乾尚望着仪器说：“北方越过一处山脉就离开沙漠的范围，说不定是去觅食的，这里不像有食物。”

陈信点点头说：“其实要问也不用出去就是怕吓到他们了。”

陈信既然明白对方的行踪，自然随时能在他们的身边出声，只是想不吓到他们也难。

“还是当面问好。”薛乾尚点头认可的说：“看是直接到入口处问，还是先去追那群人？”

陈信沉默不久忽然讶异的说：“咦，有飞行船接近凤凰星……”

陈信忽然感受到大气层传来的震荡，以及对方飞船的护体气劲聚集能量抵抗摩擦的反应。

众人讶然注视陈信的时候，陈信按着又说：“不像卓卡……像卓能。”

“卓卡？”林齐烈又听不懂了。

“比卓能还落后一点的交通工具。”薛乾尚明快的解释。

陈信接着说：“他们的目标像是逆伏城……逆伏城有人出来迎接了，那位是……左辅施良牧。”

施良牧是圣主吴承天的左右手，陈信望见他正带着一批人出城。

“施老头？”黄吉瞪眼说：“满头卷发的那家伙？”

“还有几位圣殿中的人物，中阶的圣殿武士……圣殿真的派人过来了？”陈信忽然睁眼说：“被察觉了。”

“怎么了。”黄吉急忙问。

“施良牧好像感觉到我的气息……”陈信摇摇头说：“虽然不大容易感应出真正的实体，不过他似乎已经发现不对。”

“看来凤凰星确实已经改制……”薛乾尚说：“那黄沙中的这群人应该是躲起来的，说不定与蓝宗主有些关系。”

陈信想了想忽然说：“一百五十公里……不算很远啊，你们怎么自己不试试？”

众人同时一愕，才忽然想起自己应该已经有这种能力，他们的内息延伸已经能感应到数百公里远，但是在梦幻星上自然没法用。而在宇宙间飞航时，四面数百万公里都是一片虚空，所以根本想都没想过，这时陈信提醒了大家，众人才一起往黄沙中的地底绿洲延伸知觉查探。

陈信立即察觉着一道道不同气息的能量，各聚成一束能量团往西北方投射，中间连着一丝延绵不断的内息，陈信还是第一次以局外人的眼光看着这些能量，他们的能力现在可以感受到那里的声息，以及他人的内息状态，但是还是不能看，而现在的陈信却已经突破了这些限制，不但能听，还能看。

话说回来，要不是陈信修炼到与天地能量同步联系，实际能量不须送达亦能感知，也没有办法到达这种状态，所谓的“悟道”，用比较简单的说法应该就是“体悟天道”，能远观四方、无远弗届，还可以在任何地方凝聚元婴，替代自己的躯壳，不过这对于体内内息的量与攻击力并没有什么帮助，陈信现在功力再度增高，却是因为密室中第一次闭关时，内息改造所达成的效果。

所以陈信能远远的看到左辅施良牧，但是施良牧却只能感觉到外界气息似乎有异，要是众人以能量接近观察，若对方内息相当，只要一注意，立即可循着能量收回的地点查知自己的存在。

陈信算了算，发现除了四婢之外，也没有林齐烈的内息，转头问：“林大哥，你怎么没有送内息出去？”

林齐烈摇摇头，有些惭愧的说：“我……我不会。”

陈信微觉讶异的问：“你有感觉到他们内息送出吗？”

林齐烈功力是最接近陈信的，按道理，他已经接近需要花一段时间去体悟天道的程度了，怎么会不能？

“我知道……”林齐烈皱眉说：“可是我尽全力也只能将能量送出去百公里，再来就送不出去了……”

“您再试一次。”陈信心想众人至少都可以探出几千公里，林齐烈却只有百公里，这太不合理。

“好……”林齐烈点点头，将心神往外延伸。

“不对……”陈信愕然说：“这该算是全盘感知，我在悟道之前也做不到的？”

“什么？”林齐烈又听不懂了。

“也就是百公里内的事情能够全部同时观察。”陈信说：“我们以前最多是十数公里，要送远必须集中……奇怪了，让我想想……”陈信沉默下来。

陈信与林齐烈对话之际，大家正在那个地底绿洲四面感应着气息，虽然好像是瞎子乱撞，不过反正也不怕撞到墙，那雷可夫夫妻、谢日言夫妻自然一对对的结伴同行，彼此感应着对方的气息而进，舒红、黄吉两人则各处乱撞，奇怪的是薛乾尚与赵可馨两人的气息似远又近、若即若离，却又隐隐相随，陈信一面思考一面感受到这个状况，心中微微一笑，却也不说破。

林齐烈正在惭愧，忽然见到陈信嘴角带笑，忍不住说：“公子，您想到了？”

陈信一忙回神，都还真的想到了，点点头说：“我想这是因为我们的体质不同，您不擅于集中外散，却适合四面扩张，我们恰好相反……若是有时间，您可以尝试的将内息转薄，尽量往外送，只要感受到星球原始生命力的律动，突破了体悟天道的关口，那就没有限制了，只不过不知道到底要多久。”

“必须很久吗？”林齐烈说：“公子不是才花了一个多月？”

“我之前在地球悟了一年也没悟通。”陈信笑着说：“据说短则数日、长达数年，没有一定的……不过我觉得那是一种自我的修练，除了元婴移动特别快速之外，对于攻击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用。”

陈信现在自然不知道，陈信尚未悟通的最后四句：“观体有成，化身万亿；无存无灭，同寿天地”与这种状态将有直接的关系，而在场的自然也没有一个人知道。

像当初陈信通顶之后，除了体内能量平衡方式改变，能量引入速度加快之外，对攻击也不见得有帮助，不过若非如此，陈信恐怕永远不能想通如何“晴雨由意”，从而创出御能伸术；而林齐烈听陈信这样解说，也觉得比较安心，点点头不再说话。

这时闭着眼的黄吉忽然说：“这人我该认识……奇怪了，想不起来。”

“谁？”闭着眼的舒红一面发问，一面沿着黄吉的气劲转过去。

“就说想不起来嘛……”黄吉皱眉说：“我一定认识，感觉蛮熟的……不过以前没有这样做过，不是很确定。”

众人也依着黄吉的能量轨迹转过方向，陈信自然也将知能集中，陈信与众人不同，一看就叫了出来：“没错，那位是林……林范大将，另一个是孔属星将军。”

两人也许是刚刚才谈完事情吧，这时候正在一间斗室中，相对无语。

林范大将是蓝任的首席军师，对蓝任一向忠心耿耿，而孔属星原属黄梓一脉，在当初众宗主、大将合力制造回地球的卓卡时，被方彭提拔管理地面上的新市镇，后来管理不善，出了一点小纰漏，还多亏陈信与方彭恰好离开地底城到达新市镇，于是适逢其会的解决了此事，孔属星因此差点被方彭免职，也在那个时候，陈信将新市镇命名为“望乡城”。

众人自然知道林范大将，对于孔属星就没什么印象了，黄吉也叫了起来说：“对对，是林范，喂，林范，你们怎么窝到这里来了？”

黄吉不像陈信已经控制由心，声音自然而然沿着牵系的能量一路传过去，蓦然在两人身旁响起。

两人大吃一惊，同时拔出长剑，喝说：“谁在装神弄鬼？”

“别紧张，我是黄吉。”黄吉得意的说：“林范，我们当初刚回地球时，也算是同甘共苦了好一阵子，你居然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

数年前黄吉与林范随几位宗主回地球不久，便遇到特殊部队追杀，众人协力逃逃躲躲了好一阵子，交情也是不薄。

林范眉头皱成一团，困惑的看着孔属星说：“这确实是黄吉的声音……”又转头四顾说：“黄吉……你不是随陈宗主远行了吗？你在哪里？怎么进来的？”一下子就提出了三个问题。

“我没进来啊……”黄吉呵呵直笑：“陈信也在我旁边，陈信，你怎么不说话？”

陈信正在头大，不知道这样与对方相认，是对还是不对，不过既然事以至此，陈信也只好出声，缓和的说：“林范大将、孔将军，好久不见了。”

“陈宗主？”两人一起叫了出来，林范接着大声的说：“当年听过蓝宗主说，陈宗主能够千里传音，莫非黄吉他练成了？”“练成的人多了。”黄吉哼了两声说：“没什么好得意了，现在看着你们两人的就有八、九个人。”

黄吉这话是夸张了些，真的能看到的其实只有陈信一人，其他人只能

感应出内息能量的状态与位置，最多是听说无碍，不过林范、孔属星一听自然浑身不对劲，连忙四面一礼说：“见过陈宗主。”

“免礼。”陈信说：“林大将，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怎么跑到这里来？蓝宗主呢？”

林范浑身一震，匍伏于地说：“蓝宗主夫妻力抗圣殿不敌……已经身亡……”

孔属星自然也连忙趴下地面。

“什么？”陈信蓦然一震，迟疑的说：“你……你再说一遍。”

林范强忍悲痛的说：“蓝宗主、蓝夫人……已于四年前……身亡……”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信与蓝宗主等人虽然并没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不过想到两老当初一心回凤凰星，想要与世无争的共度晚年，现在居然遭遇不测，陈信一股怒火就冒了上来，心情激荡之下，林范与孔属星两人身处的斗室只见光华忽闪忽灭，两人吓了一跳，这里一向只有不算强烈的灯光照明，哪来的强烈闪光？

林范心想陈信只怕已近神化，想来这必定是陈信的影响，于是更不敢迟疑，悲痛的说：“四年前，地球上飞来一艘卓卡，我们知道是圣殿派人来访，十分高兴的迎接，他们来了十几个人，由左辅施良牧领头，我们也没敢怠慢了他们，没想到，一周后，地球上传来吴安议事长求援的讯息，他们立即变脸，要求凤凰星回归地球的领导，在同一个强大的领导之下，使得三个星球平均发展……蓝宗主性如烈火，自然发怒送客，他们居然以逆伏城全城性命相胁，蓝宗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立即传音命所有人逃难，随即与对方动起手来，想拖的一时是一时，结果……结果……”

薛乾尚见林范一时激动无法持续，缓声说：“林前辈，我是薛乾尚，后来呢？”

林范似乎有些意外，定了定神续说：“城中所有的人一听，反而往城中心拥来，数千人亲眼见到蓝宗主夫妻身亡……众人义愤填膺，合力攻击那十几人，但是……他们的功夫实在太高，我们伤损了数万人，才伤了他们两、三位……我们见事不可为，终于一哄而散……”

孔属星接口说：“还好他们并未赶尽杀绝，任人民四散……我们在林大将率领之下，带着两千多人南奔，为了避免被奴役，越逃越远……后来，队伍中有一位原来是克鲁斯势力的人民告诉我们，克鲁斯当年在这里秘密建造了一个基地，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没用，还不准任何人靠近……我们搜寻了数月，找到后就顺理成章的住下来了……没想到陈宗主居然找到这里……”

“其他人呢？”黄吉问：“死了一万人也还有几十万人，他们都去哪里了。”

“我们只知道在逆伏城留下来的不到十万人……其他人都四散到凤凰星各处去了……”林范恳求的说：“反正何处不可容身……我们唯一的怨恨就是蓝宗主的仇还未报，陈宗主，求你替我们主持公道……”

“你放心……”陈信回答说：“我一定会查个清楚，你们就先躲在这里，要是没事了，我会再通知你们……对了，刚刚有一群人往北方飞，那是在干什么？”

林范说：“他们是冒险出去搜集材料的……我们现在为求自保，只能制造许多的弓箭，要是他们想追杀我们，我们就只能远远的防御……只不过钢铁产量毕竟不多，以元素转换又不能相差太远，最好是氧化铁之类的东西……”

北面沙漠外有一片红土坡，上面的土壤富含铁质……”

“我明白了。”陈信说：“……方彭将军还有我大哥孟火明一家人呢？”

孔属星回答说：“陈宗主，我们都失散了……孟火明大队长的消息我会再问问……看有没有人见到他往外逃……”

陈信无话可说，只好点点头说：“就这样吧……再会。”

众人神思回到卓能中，默然相对无语，过了片刻，薛乾尚才忽然说。“其实……圣殿中人既然没有四处追杀……未必有恶意，不过蓝宗主与对方冲突的机会实是太大了。”

“薛小子还替他们说话？”黄吉不由生气的说：“他们只不过功夫比较高，就要别人听话，要是当时我在，一定也和他们打起来。”

薛乾尚摇摇头说：“所以他们不杀人也不行了，不是吗？”

“我要先恢复凤凰星的独立。”陈信出声说：“这既然是凤凰星上的人民的期望，就该这样做。”

“对！”黄吉第一个叫好。

李丽菁也义愤填膺的说：“圣殿虽然待我们不薄，不过这样乱来也太不像话，我们先赶他们回地球，再去地球找吴承天算帐！”

“这样我们就必须与圣殿派来的人为敌。”薛乾尚皱眉说：“地球上的亲友怎么办？”

众人同时一震，黄吉想到还在地球上的父亲也不敢说话，薛乾尚接着说：“我们不是不管……但要想个安全点的方法。”

“由林大哥出面好了。”陈信点点头沉静的说。“我以元婴在一旁相辅……只要略微装扮，我的面貌他们认不出来的。”

“没有问题。”林齐烈点头说：“有事只管吩咐。”

“他们终究会猜出来的。”赵可馨见状出声说：“能不杀人，还是别杀人，免得日后不好收尾。”

“我明白。”陈信点点头说：“弄个面罩之类的东西吧……化为元婴时自然会出现一片类似的光罩，再穿回以前神王的衣服。”

既然已经决定，陈信当即转身往房中走去。

第 52 章 改名换姓

陈信由四婢帮忙，弄出一块纱网围住脸伍，再换上适当的服饰后，也不再重新聚能，直接静坐凝气，只见一道白光忽然由头顶穿出，一出体外随即拟成人形，脸上果然也带着一块光线凝聚的编织物，陈信的元婴在空中轻轻一转，对四婢说：“还可以吧？越来越快了。”

原来陈信现在有事没事就练习元婴出窍的速度，四婢看多了也见怪不怪，小春点点头含笑说：“公子带不带透光刀了？”

对付圣殿众人可不能掉以轻心，陈信想到自己最好还是不带极乐，于是点点头说：“也好……”

小夏转身将放置在一旁的透光刀取来送上，一面说：“这好像就是为了公子设计的一样。”

陈信接过手中，看着透光刀一片晶莹发亮的刀身、刀鞘，确实与自己现在的状态相似，笑了笑说：“也倒是凑巧……”

这时小冬忽然嘟着嘴说：“公子，我们帮不帮的上忙？”

“你们？”陈信微微一愣，有点迟疑，她们确实也没有被认出的危险性，不过陈信只当她们是小妹妹，压根没想过要她们帮忙，这时候难免有些迟疑。

小冬撒娇的说：“对呀，我们这些日子也没有闲着，多少能派上用场吧？”

陈信望望四婢期待的神色，心中忽然转过了另一个念头，对四婢说：“你们都想去吗？护体外能练熟了没有？”

对于四婢来说，所谓的护体外能是以聚合的能量护体，与一般的护体气劲不大相同。

“当然练熟了。”四婢连连点头，立即聚合了一大片的能量将自己身躯四周围绕住，其中自然以小秋的最为强韧。

陈信看了看满意的说：“我们上去商量商量，我有个新的计划。”

四婢见陈信居然破例的说好，无不大喜过望，一个个喜上眉梢的随着陈信飘上控制室。

商议过后，众人虽然意外但也并无异议，陈信、林齐烈、四婢六人遂离开卓能，一直线的往天空冲出，准备先飞到外空再“返回地球。”

凤凰四十三年第十周周四

次日，全身晶莹透明的陈信、林齐烈、四婢一起出现在外空中，随即发出庞大的能量缓缓破空穿入，目标正是逆伏城。

逆伏城中现在高手如云，自然纷纷起了感应，一下子涌出了一大群人，更有二十余人腾空而起，往六人迎来，到了目力能及之处，逆伏城中众人见到居然来了六个不知道修炼什么功夫的人，于是有点迟疑的四面一分，等待着陈信等人的到来。

陈信远远的去，见到熟面孔居然还不少，除了左辅施良牧之外，还有八位长老，其中陈信知道姓名的只有何长老一位，他是当初陈信闯人承恩塔七楼，负责与陈信对答的长老，另外还有十位身着各式服饰的圣殿中人，除了七位圣殿中、低阶武士陈信见过之外，另外三位陈信都没有印象，陈信见状不禁暗暗心惊，圣殿派来凤凰星的实力可不小……

两方的人在数千公尺上方的高空逐渐接近，林齐烈首先说话：“这里是地球吗？”

圣殿中人一愣，一头漂亮卷发的施良牧迟疑回答说：“你……你说这里是不是地球？”

“语言果然相同。”林齐烈一脸高兴的说：“这里想来是地球了，我们飞行了许久，终于藉着祖先的福庇找到家乡。”

原来陈信决定装作梦幻星飞出来找地球的人，这样万一真要出手，也不会牵连到地球上的亲友，这时看到林齐烈戏演的似模似样，陈信不禁偷笑不已。

施良牧见对方这么说，回头望望众人，摇摇头说：“这里不是地球，不过这里的人都是从地球来的，诸位是由何处而来？”

“我们？”林齐烈呵呵一笑说：“我们是人类的后裔，这次是寻根来着。”

“寻根……？”施良牧一头雾水，一时说不出话来。

陈信微微沉着声音说：“这里既然不是地球……能不能烦劳诸位指引地

球的方向？我们一路寻找实在十分不易。”

这时一个陈信不识的长者忽然说：“施左辅，有客远来，我们应该先略微招待，再谈其他。”

施良牧点点头说：“正是，六位先请到下方略作休息，我们还要向各位多多请教。”

陈信等人正中下怀，于是林齐烈开口说：“既然如此，还劳诸位引路。”

“请。”施良牧一转身，往下方飘降而下。

数十人落到逆伏城中一栋木制方正建筑物前的广场，施良牧回头一揖说：“本星名凤凰星，隶属于地球圣殿圣主治下，这里是本星的政治中心逆伏城，诸位请进。”

陈信听了不禁心中暗骂，圣殿不但将联邦铲除，还派人来管凤凰星，真是贪心，却又不好开骂，只好先忍着。

落地之后，四婢自然随着陈信的身后前进，一句话也不敢吭，而众人看清四婢仿佛极为稚嫩，居然能飞渡宇宙，无不大感讶异，事实上四婢还没达到断绝食水的境界，不过四婢的内息修炼方式与地球人大不相同，这些人也看不出名堂。

众人进入中央的建筑物，走到大厅前施良牧慢慢的缓下步伐，众人也随着止步，陈信却忽然故作疑惑的说：“传言地球人口众多，这里既然隶属地球治下，为何人丁如此稀少？”

施良牧有些尴尬的回头说：“地球移民至此并不久，加上前一阵子有不小的变乱发生，所以现在状况并不甚佳，真是惭愧……在下添为圣殿左辅施良牧，暂时管理此星球，尚未请教诸位如何称呼？”

林齐烈接口说：“我们来自遥远的梦幻星，牧固图大陆之人族天广皇治下，我是至尊龙将林齐烈，追随皇子天降神王刘东言，这四位是神王的婢女，春、夏、秋、冬。”

陈信与薛乾尚等人商议之后，决定以原有的称呼、背景应对，除了陈信必须改一改名字，将部首去掉变成东言，再冠上一个皇室的姓氏，冒充天广皇之子，其他人都是真正的身分，应该就不会露出破绽。

“原来是天降神王驾到。”

施良牧眼看这位天降神王全身宝光流转，恰似七彩琉璃，竟仿佛不是血肉之躯，脸上又挂着一片发光的丝网，看不出来他的表情、年纪，怪的是身上的长刀居然也呈透明，莫非是装饰品？怎么看又看不出深浅，这人不知是怎样的怪物，另外五人的内息流转方式施良牧虽然略有感应，却更是闻所未闻，与人类所能修炼的经脉似乎不同，莫非这些人不是人类？

施良牧不敢失了礼数，恭敬的说：“请至客座奉茶。”

陈信回了半礼说：“我们各有不同隶属，阁下为此星之首，身分地位决不下于我，诸位无须多礼。”随即与施良牧揖让而进。

众人分宾主就座，四婢侍立在陈信身后，陈信望望四面，见到随着众人进来的只有六人，圣殿长老只有三人、另三位是服饰与长老不同的老者，连何长老都没有进来，六人中陈信只认识施良牧，于是陈信首先说：“施左辅，不知其他诸位如何称呼？”

施良牧连忙说：“是在下的疏忽，这三位是圣殿中的方长老、南长老、卓长老，超然于圣殿编制之外，这次是特别来襄助凤凰星的重建，而这两位是杜磐杜楼令、屠雅权屠骁骑，是在下于凤凰星上的左右手。”

陈信向五人见礼，打量片刻，三位长老年事已高，其实长的都差不多，白发白公配上白袍，表情沉静，杜磐和屠雅权两位中年人就不大不相同，杜磐人如其名，有如磐石一般生的棱棱角角，面色沉凝，刚刚提醒施良牧迎客的就是杜磐，而屠雅权却一点也不雅，身躯微胖还面泛油光，可谓红光满面，见到众人后颇感兴趣，眼睛在众人身上不住打量，似乎满肚子问题又强忍着不好问。

待仆役奉上茶，众人先喝了一口之后，施良牧首先说：“诸位既然是由一个名叫梦幻星的星球而来，不知道距离这里有多远的路途？”

“据祖先记载，梦幻星的时间单位只有小时与地球相同，我们在星空中一共飞行了两万六千多个小时……约合你们地球三年多的时间。”林齐烈不慌不忙的说：“在我们的星域好不容易找到一处肉眼无法见到的门户，才到了这个有无数星球的地方，要不是祖先留下方向，我们真不知道要寻找多久。”

施良牧心中一计算，三年多前正是陈信一行人音讯全无的时间，于是试探的问：“请问……地球上有多少人去过这个星球？”

林齐烈眉头一皱，摇摇头说：“那是两千多年前的事情了，我们哪里知道？”

施良牧虽然心中一松，但是也讶异的说：“两千多年……那时候人类怎能离开地球？”

林齐烈回答说：“据祖先所言，那里的时空与这里并不相同……而且还产生了两次变化，详细的情形我们并不清楚……不过据祖先所言，从两千多年前的一次巨变之后，所有人类再到梦幻星，都难逃功散摔死的下场，所以当后世子孙终于找到方法飞出梦幻星之时，必须要回到地球，阻止再有人前往。”

施良牧讶然的说：“原来如此……三年前我们曾派出一组人员往那里飞去，他们难道也……”

林齐烈故作叹息的点头说：“要真是如此，这批人凶多吉少……因为我们星球被一种奇怪的雾气覆盖，所有人的内息极容易散溢，补充又慢，根本飞不出数百公尺，若是有人由大气层外进入，必定气散功消，除非如天降神王一般练成御能神术不然我们也没办法离开。”

林齐烈说的模模糊糊，没想到施良牧先是一惊，之后却冲口而出：“噬能飞雾？”

这话一出，轮到陈信与林齐烈大吃一惊，原来地球果然有这个名词，当初陈信还一直在想优各星人虽说人族语言流利，也不该能随意就替怪雾取了个名字出来，原来人族语中早有这种东西的称呼，于是陈信忍不住说：“阁下如何得知此雾之名？”

施良牧微微一笑说：“地球在近四千年前，曾被噬能飞雾包裹，终于导致武学衰败，机械文明兴起……过了将近三千年，才被一位不知名的前辈想办法除去，梦幻星两千多年来被噬能飞雾包裹，武学未衰反盛，实在令人钦佩。”

陈信从没听说过这种事，一直以为无祖之前没有出类拔萃的武学，是地球祖先的无能，原来早在四千年前，地球就被噬能飞雾包裹住了，难怪一直有人传言，现存武学是无祖整理前人所记而发，不是无祖独创。

至于梦幻星，却是藉着皇室独特的方法才一代代的将武学传下，而且

要不是如此，人族只怕早就被身强体壮的其他种族灭了。

林齐烈自然更是不知此事，忍不住睁大眼睛说：“地球是如何除去噬能飞雾的？”

“我们不知道。”施良牧摇摇头说：“我们只知道千年前噬能飞雾被一人清除，并帮助我们武学创始者无祖，整理先人遗留下来的武技，后来无祖才能将武技发扬光大流传下来，所以无祖在圣殿中，也建了一座承恩塔感念那人的恩泽。”

原来所谓的承恩塔，意思是感念那人的恩泽……陈信摇摇头低声说：“却不知是何方神圣……？”

施良牧苦笑一下说：“实在抱歉，没能帮上忙……”

林齐烈回过神来，点点头继续演戏：“不……我们的目的是来告知地球别再派人过去，其实那个门户，预计在我们离开之后两年内封闭，我们到这里就花了三年，现在应该已经封住了，我们也回不去，就算知道方法也帮不上忙。”

“原来如此！”施良牧高兴的说：“那欢迎诸位于地球定居，我们圣主一定会非常高兴。”

“我们只希望能顺利的传达讯息。”陈信沉声说：“至于能不能留在地球倒是其次，若是地球不欢迎，我们大不了在星空之中流浪。”

薛乾尚等人商量认为，陈信等人越表示不一定留在地球，圣殿的敌意将会越小，所以欲擒故纵的这样说。

“地球自然万分欢迎。”施良牧说：“天降神王千万要相信我们的诚意。”

这时杜磐忽然开口说：“施左辅，梦幻星经过了两千多年，似乎体质与功法都与我们大不相同……刚刚至尊龙将所提的御能神术，不知我等可有福一见？”

施良牧一皱眉说：“杜楼令，他人密技怎能随意诸见？你这话未免太欠思虑了？”随即转头对陈信等人说：“实在抱歉，在下御下不严，还请见谅。”

陈信早知道对方会出言相试，尤其是得知御能神术，足以安然飞出被噬能飞雾包裹的梦幻星，更会半信半疑，于是大力的说：“施左辅无须动怒，雕虫小技，还要请诸位见教……小秋！”

小秋闻声出列，应声说：“是。”

陈信点点头说：“让诸位长辈指点指点。”

小秋随即吸气吐纳运功，而施良牧等本来以为天降神王要亲身示范，没想到他居然叫了个婢女出来，只见这婢女在一运功之间，身上源源不断地往厅外散出内息，厅外立即凝出近百片的强大凝聚能量，光片一成型，随即同时下落，将一片片石板组合成的地面轰出近百个片状的裂缝，不知道有多深。

厅外砰声巨响传入的同时，小秋向众人微微躬身说：“小婢献丑了。”随即退回到陈信身后。

这下不只是施良牧等三人吃惊向外奔出，三位长老也霍然而起，面露异色的望着陈信，陈信等六人虽然没有特殊的表情，四婢心中却是偷偷的得意，至于林齐烈却也吃了一惊，没想到小秋她们已经练到了这种程度。

这声一响，四面的人众自然往这里集中过来，见到了呆站在数百裂缝前的施良牧三人，自然立刻行礼，屠骁骑挥挥手，粗声粗气的吼：“没事，都回去！”

众人连忙又向外散了开来。

三人踏入厅中，陈信起立拱手说：“貽笑方家了……”

“岂敢、岂敢……”施良牧见婢女尚且如此，主人还得了？于是越发恭敬的说：“此术果然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似乎……足能御使数倍的能量？”

陈信不由得有点佩服施良牧，果然在一晃眼间已经看出一点门道，陈信点点头说：“施左辅此言甚是，果然目光如炬。”

施良牧被捧了一下虽然不至于忘形，不过也颇觉受用，燃须一笑说：“神王谬赞了。”

林齐烈重提话头说：“不知道这里距离地球还有多远的路途？”

杜馨接口说：“虽然到达地球还百两个空间跳跃窗，不过以诸位的速度来说，只不过是两个月左右的事情。”

“两个月……”林齐烈转头对陈信说：“启禀神王，既然只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我们是否先在此稍作休息，然后再往地球报讯？”

“也好。”陈信点点头说：“这里草木繁盛，地广人稀，我们先四面略作游览也算是不虚此行。”

“我们必定尽力招待。”施良牧说：“至于讯息传到地球的事情就交给我们，我们能藉着空间跳跃孔，迅速的传讯息回去。”

林齐烈眉头一皱，摇摇头说：“请教何谓空间跳跃窗、跳跃孔？”

林齐烈演这出戏最为适当，他本来就有许多不明白的事情。

“也就是您刚刚提到的门户。”施良牧耐心的说：“不过空间中还有许多极为微小，只能容纳一种电波穿过的同性质小孔，我们藉着这种跨越空间的特性，来传递讯息。”

“这样能传递讯息？”林齐烈眉头皱的更深了。

陈信插口说：“林龙将，不必急于一时，我们慢慢的再向这几位请教……”陈信望望头顶的灯光，接着说：“这里有许多东西我们不明白，一时间不完的。”

陈信就是在装模作样了，陈信知道以梦幻星人来说，应该是不明白电力的操作。

施良牧等人这才知道梦幻星的科技似乎十分落后，这样确实不适合现在讨论，于是施良牧点点头说：“若是两位不急，我会先派人引领几位出游，等到我们将一些事情处理完毕，我们再护送神王诸位到地球，与地球现在的领导人——圣主见面。”

说到这里本该告一个段落，施良牧正想呼唤替六人准备房舍，却有一位低阶的圣殿武士急匆匆的门旁飘出，在门前静止躬身说：“施左辅，通讯室有要事禀告。”

施良牧一听对陈信致歉说：“神王，实在抱歉，在下先失陪一下……”

陈信点点头说：“施左辅自去无妨。”不过在施良牧转身离去的时候，陈信忽然又加了一句：“不过有件事情我倒挺有兴趣……”

施良牧一征回头，只听陈信接着说：“我感应到居然由我们家乡的方向，飞来一个……像船的东西，这与诸位停在城外的东西颇类似……应该是地球派去的吧？”

施良牧听陈信说的有如亲见，讶异的转头望向传讯的人，那位圣殿武士也是瞪大了双眼，望着陈信呆呆的说：“还远的很……你……你怎么可能知道？”

“真此事？”施良牧惊讶的说。

那位圣殿武士也无须再瞒，点点头说：“失去讯息三年多的卓能号传回消息，他们将在三十余日后抵达凤凰星……这是他们与地球联络之后，由地球传来的讯息。”

这时施良牧、杜磐、屠骁骑、方长老、南长老、卓长老都坐不住的站起来互望，脸上的神色都不大对劲。

林齐烈见状，故意装作看不出众人的异常，击掌发笑说：“你们太不够意思，原来早就派人去梦幻星了，刚刚却都一句不提？”

施长牧回过神来，尴尬的说：“这……我们听阁下说落者必死，所以才不敢提！”

那位圣殿武士机警的继续说：“卓能上只有陈信、黄吉、薛乾尚、赵可馨、谢日言、科芙娜、那雷可夫、李丽菁、舒红等九人回来。”

“练长风跟宋庭呢？”施良牧眉头一皱，脸色沉了下来。

圣殿武士摇了摇头，接着说：“他们说许丽芙、宋庭在人族内乱一役中阵亡。练长风与位名叫刘韵的公主成婚，留在梦幻星……不过据说陈信因为练功又成为失去神智的躯壳。”

“什么？”陈信当然要表现出惊讶，跳了起来说：“人族怎会内乱？”

这句话自然没有人答的出来，陈信摇摇头继续大声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神王稍安勿躁。”施良牧听陈信的声音似乎十分不高兴，连忙说：“他们马上就到了，神王到时候可以再详加追问。”

陈信迟疑片刻，点点头坐下说：“施左辅莫怪我喧宾夺主，在下是心中发急。”

林齐烈顺势说：“启禀神王，既然他们的其中一位，最后还能与韵公主成婚，想来皇上无恙，内乱应该早已平息。”

“龙将说的对。”施良牧忽然故作疑惑的说：“没想到六位与他们居然只是前脚后脚的区别，中间只差了数十日？”

施良牧心中觉得颇有怪异之处，又不大好意思直说，只好拐弯抹角的询问。

“数十日？”陈信轻哼了一声说：“两边的时光流速根本不同，我们在刚通过门户的时候就发觉了……这里差了三十日，梦幻星域至少差了三百日。”

陈信等人已经计算过，这样一来能圆满的解释两方未碰面的原因，薛乾尚等人又能将行踪完整的解释，现在的薛乾尚等人在恒星背面等候，将等到时间接近才会出现。

“原来如此。”施良牧的疑惑才又解除，跟着唤人安置陈信等人，并准备迎接卓能的事宜。

凤凰四十三年第十一周周日

现在是陈信等人出现的第五天，除了刚到的第一天之外，这几天都是由方长老、南长老、卓长老三人作陪，与陈信等六人四处游玩，对陈信来说，旧地重游也有几分开心，而林齐烈、四婢见识各种不同的动植物也十分有兴趣。

不过玩了这些天，陈信心中也逐渐的发急，陈信本来是打算以这种面目与圣殿翻脸，不过首先必须遇到凤凰星上逃散的民众，听到他们的怨言才名正言顺，不过三位长老似乎都研究好了路线，陈信等人根本遇不到其他的

人，于是陈信暗暗计划，自己要化被动为主动，想办法找出其他人的踪迹。

这时三位长老带着六人到东方的一处海岸，整片数百公里全是奇形怪状的海蚀地形，四婢毕竟还小，运着能量漂浮闪动在石柱之间，开心的蹦蹦跳跳玩起捉迷藏，三位长老陪着陈信与林齐烈飘飞在上力，看着一望无际的海洋，听着海浪的奔腾声，陈信忽然说：“三位长老也是第一次来凤凰星吧？”

三位长老一愣，目光交视了一下，方长老不着边际的回答说：“神王为何作此语，莫非是老夫三人有所怠慢？”

“方长老言重了。”陈信说：“这些日子在下感到三位长老有按图索骥之情，加上有些地方三位虽然了如指掌，但是实际寻找之时毕竟有些迟疑，所以才忽然相询，若有不敬，还请莫怪。”

“不敢。”方长老说：“神王果然明察秋毫，老夫三人确实是第一次来此，不过为了表示对神王的敬意，所以老夫三人特别争取引路的机会，没想到生涩之处还是被神王发觉，还望神王见谅。”

陈信知道其实多多少少也有监视的意味，但这时自然不好说破，笑了两声说：“没有这种事，在下只是记得施左辅曾言，三位是为了重建凤凰星而来，居然为了在下而浪费时间，实在惶恐。”

“神王不用放在心上。”方长老微笑说：“这件任务还有其他的长老可以帮忙，我们三人算是托神王的福，偷闲一番。”

方长老既然略微自嘲，陈信与林齐烈自然识趣的发笑，只见五人各坏心机的相对而笑，笑到一半，陈信忽然停住笑声说：“前方一千公里有个小岛，似乎有人居住，我们去走走可好？”

陈信知道今日要到东岸来，昨晚花了一夜的时间在附近搜寻，才找到海外千公里处有个小岛，上面有大约一千人居住，仔细听了一会儿岛上居民闲聊的话，才确定这些人确实是当初由逆伏城逃出的人民，于是决定从这里开始。

三位长老笑到一半忽然听到陈信这么说，笑声都顿了下来，方长老首先摇摇头说：“神王，那里没有什么看头，若是神王觉得这里无趣，我们可以先到另一个地方游览。”

“对。”南长老应声说：“本来预定明日才去的彩蝶谷，里面有数千种宽达数十公分的大蝶，扑翼飞舞起来一片彩影，煞是好看……”

陈信不知该如何应对，硬是违逆他人的善意实在有违他的本性，不过这样四处游览下去也不是办法，林齐烈见状忽然拔身而起，向着东方冲去，一面大声说：“神王，我先去看看好了。”

这一下迅雷不急掩耳，三位长老同时一愣，南长老、卓长老同时追去，只有方长老连声说：“神王，龙将怎么这么冲动……”

这时四婢发现不对，也聚着能量飘上来，侍立在陈信身旁，陈信心想毕竟姜还是老的辣，林齐烈这一下他们不追都不行，于是笑笑说：“方长老，实在不好意思，既然如此，我们还是追去吧？”

陈信说完，也不管方长老的回答，当即飘身往东面的外海飞，四婢自然尽力加速追随，不过毕竟还是慢了一些，陈信见状心想，这样只怕会慢上几分钟，于是心念一动，四面忽然散出光雾，只见四面忽然涌来一大片云状光气，裹着四婢一起前冲，陈信却在前方数十公尺外飞行。

方长老算是第一次见到陈信施用御能神术，与四婢最大的不同点就是

会发光，看来又多了几分神秘莫测的感觉，而且这些光雾与陈信琉璃光体的联系似有似无，与一般发劲的方式更是完全不同，方长老惊讶之下微一迟疑，却见陈信五人已经飞出数公里，方长老这才回神，连忙往前追去。百忙中还抽空叹了一口气。

片刻后，林齐烈与两位长老已经一前两后的到达，这个小岛上的人也发现由西方大陆空中飞来了数个身影，警号声响起，家家户户锁门闭屋，亮晃晃的弓箭由屋顶墙边的洞穴中探出头来，向准了空中的数人，整个岛屿的敌意显而易见。

林齐烈停在数百公尺上方，摇摇头说：“两位长老，他们好像不大欢迎我们？”

南长老才刚赶到，就听到林齐烈这样说，只能皱着眉回答：“这些……算是化外之民，与我们的关系一向不大良好，所以我们不希望诸位来此地。”

“原来如此……”林齐烈笑了笑说：“原来逆伏城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

“也不是这么说。”卓长老似乎比较烈性，面色不豫的说：“我们要消灭他们还不是易如反掌？只不过念在大家同出一源，索性放他们一马，再过两年数艘移民卓卡同时出发，数千万人迁居此地，这些人还不是慢慢的就被自然淘汰了？”

陈信恰好赶到，听到卓长老的话微微一笑说：“原来地球将会送数千万人来到凤凰星，他们都是自愿的吗？”

“自愿与否还是其次。”卓长老不说则矣，一说就没完，“圣殿计划各送出十亿人到凤凰星、白鸟星两个地方，所有地球人从十岁到百岁之间全部以电脑乱数决定，可以自愿参加，不能退出，到时候移民卓卡将在数个地方分别着陆，以一百五十天的时间供卓卡上的人民迁出建城，然后回到地球继续接人，数年后，凤凰星上将会建立起数百个有数百万人口的大都市。”

这岂不是乱来？还好陈信脸上聚出一个光织纱罩，不然陈信现在的神色实在不大好看，林齐烈与四婢倒是不觉奇怪，他五人生长在帝制的社会，听到不合理的命令并不会十分意外，林齐烈只是摇摇头说：“那些被选中的……啧啧……可怜了。”

“这是为了三个星球的未来，不得不痛于一时的决定。”方长老到的时候已经拦不住卓长老的嘴巴，只好解释说：“外星移民已经一百余年，但是白鸟星只有一亿人，凤凰星更只有数百万人，现在只剩数十万，而地球却被八十多亿的人口弄的拥挤不堪，等到两星的十亿人各自定居数十年，很快的凤凰星和白鸟星都会变成一个生活条件比地球还好的地方，那时才能开禁，让三边自由往来，很快的就能达成平衡的目标。”

陈信听到这里却又觉得有点道理，当年吴安议事长曾说过，要迅速的达成这种目标，只有独裁政治才能作到，果然这样一推动，三个星球各自的问题都能迅速解决，虽然难免会有民怨，不过现在正好地球武学衰败，圣殿算是一个极为强力的统治者，刚好没有后顾之忧，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难怪吴承天终于忍不住跳出来。

林齐烈看看陈信似乎在沉思，忽然迅速地往下落，一面嚷着说：“我可不是敌人，我是遥远地方来的访客，和大家作朋友成不成？”

三位长老吓了一跳，暗骂林齐烈不知死活，可不敢随着林齐烈冲下去，他们在这种高度，想毁去这个村子只是举手之劳，可是落下去暴露在千余人

的箭矢之下却是不智之举，三人不约而同的运动于掌，要是林齐烈出了什么事情，只好同时发掌毁了这座小岛。

陈信感受到身旁忽然出现三股强大的能量，才由沉思中惊醒，望着林齐烈逐渐接近岛屿，陈信心中微微一惊，大声说：“至尊龙将，上来！”

林齐烈一愣，停在半空，却见到陈信已经忽然出现在自己身旁，林齐烈陡然一惊，这才想到陈信是以能量聚合形体，速度不受质量的限制，难怪已经超过自己的理解范围，于是躬身说：“林齐烈未得允许擅自行动，还请神王恕罪。”

陈信摇摇头传音说：“我下去就好了。”

上方忽然传来一声娇唤：“公子……”原来四婢却也追了下来。

陈信连忙叫：“你们四个留在上面！”转头又对林齐烈传音说：“林大哥，我足以自保，你先上去。”

“是！”林齐烈知道以陈信的速度来说，什么弓箭也伤不了陈信，于是点点头，放心的带着四婢往上掠，陈信见四人飞到安全距离，安心的缓缓飘下。

三位长老见到陈信忽然失踪，又忽然出现，都同时吓了一跳，这种功夫超脱了一般的常识，三人只觉得完全无法理解，只见陈信一面下落一面说：“众人注意，我此来没有恶意，谁能出来说话？”

陈信落到了一百公尺高，底下忽然传出一声娇叱，四面的近千枝弓箭忽然同时往陈信集中射来。陈信不闪不躲，体外忽然闪出一片数公尺厚的光雾，弓箭射入一公尺余就顿在雾中，不进不退的陷在雾中，陈信一振，所有的弓箭同时往外一弹，稀沥哗啦的落了一地，陈信小试身手，轻松愉快。

这时忽然一道紫色的气劲，由三十余公尺外的一间房舍击出，迅速的向陈信击来，陈信一见心中微惊，这掌的功力已经超过了高阶武士，几乎逼近练武上长……凤凰星居然还有如此人物……莫非是数十年前失踪的某位隐逸之一，眼见凤凰星大劫出面相助？

不过陈信自然不怕这一掌，紫色气劲一入陈信光雾中，光雾忽然一亮，如汤泼雪的消融了对力的劲力，陈信察觉这股劲力充满寒意，心里忽然一动念，还没想清楚的时候，娇叱声也传入耳中：“你们杀的人还不够多吗？圣殿的坏人通通滚回去！”

陈信越想越对，目注那间小屋，强压心中激动，勉强维持平静的说：“我不是圣殿的人，也不是地球来的，有话出来说……别鬼鬼祟祟的！”

那间小屋的门户突然打开，一个面容娇美、含苞待放的十五、六岁少女开门跃了出来，目光中虽然流露出惊讶，但仍气鼓鼓的说：“谁鬼鬼祟祟……你是哪里来的？”

陈信说：“我来自另一个移民星……”

陈信说到一半，少女打断陈信的话不屑的说：“白鸟星！最没骨气的星球……有什么好得意的？”

“也不是白鸟星。”陈信摇摇头说：“是人类祖先移民的地方，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我是天降神王刘东言，小姐如何称呼？”陈信说到这里不由得有点紧张。

“我？我叫徐丽心！”少女徐丽心一扬首说：“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

陈信几乎已经确定这个少女一定是心心，虽然陈信一直不知道心心的全名，而且心心应该才十四岁多，不过这个少女掌出紫光寒劲，正是雪舞心法加上光质化练到极致的颜色，当年陈信离开，八岁的心心在陈信刻意栽培

之下，已经能发出蓝光劲力，现在练到紫色气劲是合理的表现，至于看来较为成熟，也许是因为心心发育的早了些，这种岁数的少年男女，身体要怎么成长谁也拿捏不定。

陈信心中一阵高兴，不晓得该说什么，徐丽心脸色一沉，瞪着陈信琉璃彩光的身躯说：“说不出来了吧……你练的是什么功夫？身体好奇怪？”

陈信醒悟这时不能泄漏秘密，于是开心的一笑说：“你没见过吧？这证明我不是地球来的，而且重要的是我完全没有敌意，要是你们受了委屈，我还可以帮帮你们。”

哪知徐丽心一撇嘴说：“有什么好得意的？我有个大哥哥也专练没人听过的功夫……比你还厉害！”

大哥哥……说的莫非是自己？陈信微微一愕，想现在的自己比起离开凤凰星之前，功夫可高多了，又一阵疑惑，难道说的不是自己……这里有人比自己功夫高？

陈信摇摇头说：“大哥哥是谁？要是真有此人，本王愿意会他一会。”

“他们还不是看他离开了才敢欺负我们！”徐丽心小嘴一扁，又生气又委屈的说：“你真的不知道还是假的不知道……我的大哥哥就是陈信陈宗主，全宇宙的人都认识他。”

陈信没想到自己在心心的心目中这么崇高，有点不好意思的说：“太过奖了……咳……我是说没听过有这么厉害的人，这人哪里去了？”

陈信差点说溜嘴，连忙胡乱的改口。

林齐烈见状，知道陈信与跟前的少女一定有关系，连忙一旁出声说：“启禀神王，陈信此人……难道就是那位练成空壳的……”

“林龙将！”方长老越听越不对，连忙出声制止说：“这是我们的机密，请别对外人说！”

徐丽心却已经听出不对，睁大双眼叫：“什么空壳，你们说清楚！”

方长老眉头一皱，大声说：“凤凰星叛贼听着，我们不追究你们不服领导的事情已经是宽宏大量，你们居然还心存怨怼、胡言乱语，难道不知道我们只要在举手之间就能将你们消灭吗？”

徐丽心满脸怒色的瞪向方长老，但是千余人的性命可不是开玩笑的，她也不敢再说，正要狠狠的转身，陈信连忙叫：“等一下，你们为什么不服领导？说说嘛！”

徐丽心一顿，转回头来还没开口，卓长老见陈信纠缠不清，有些不客气的先说：“神王，这是我们的内政，希望神王不要插手……”

林齐烈见状心想正好翻脸，乾坤巨剑忽然出鞘，指着南长老说：“你凭什么对神王如此不敬……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不能说？”红蓝两道剑气同时往外冲出，直指卓长老。

卓长老哪里受过这种气，两掌一扬，空中霹雳乍响，两道劲流往林齐烈狂奔，方长老与南长老同时叫了起来：“卓长老，不可！”

他俩叫的虽快，但是哪里来的及？林齐烈早有预谋，不闪不避，劲力一催剑气，两道剑芒伸长旋转将卓长老掌劲破开，随即就要划向卓长老，卓长老大吃一惊，眼见已经来不及躲开，就要溅血剑下，方长老、南长老情急之下，同时发掌往林齐烈的身体侧击去，又是数道汹涌的狂流由两人掌心窜出，挟着无比的威势轰往林齐烈。

第 53 章 翻脸成仇

林齐烈知道要是杀了卓长老难免自己也要受伤，剑芒一转往方长老、南长老的掌力挥去，不但将两人的劲力击散，还逼退了两人，至于卓长老虽然逃过一劫，胸前却也伤了半寸，还好他早已通顶，能量不断凝聚化合，这种伤势自然迅速的收口愈合，不过当然又惊又怒的飞退了数十公尺远。

三位长老没想到林齐烈的武器如此犀利，居然将强大的劲力视若无物，一挥手之间就破的乾乾淨净，方长老大声说：“神王，你们是什么意思？”

陈信索性耍赖，望着上空的方长老说：“没什么意思，只是想了解真相。”

“神王对我们的招待有什么不满？”方长老惊怒交集的说：“圣殿岂有不敬之处？”

陈信悠哉悠哉的说：“你对我们没有不敬，但是对人民就未必尊敬，我看不顺眼这种事情，要是你们确实是以暴力统治此星，别怪我以暴力赶走你们！”

“你……”方长老为之气结，但见到林齐烈身怀威力独特的红蓝两色巨剑，三人已经没有把握，而跟前的天降神王更是体呈异状，身上一把半透明的长刀，威力只怕不弱于那把剑，哪里还有胜算？三人对望数眼，方长老才恨恨的说：“原来你们是来侵略的……”

“笑话……”陈信摇摇头笑了起来：“你见过只派六个人来侵略的吗？”

方长老一顿，也觉得难自圆其说，勉强说：“那你们……”

“你们回去准备吧。”陈信冷哼一声说：“我们查证之后，若并非如此，自然会回去致歉，要是你们真的是倚仗武力，无理的外侵，我们会再度造访逆伏城！”

三位长老面色一变，方长老沉声说：“我们记得了……”首先转身飞回，南长老、卓长老恨恨的瞪了两眼，这才破空飞去。

陈信转头望向长大的心心，自己居然在这种不能相认的状况下遇到心心，陈信心里涌出了无限感慨，一时说不出话来。

空中的林齐烈与四婢落了下来，站在陈信身后，见陈信一直没说话，林齐烈皱皱眉头开口说：“这位徐小姑娘，这里的大人呢？”

徐丽心虽然知道跟前的人功夫很高，不过听到这话还是不高兴地问：“什么意思……看不起我了吗？”

“不敢……”林齐烈摇摇头笑着说：“这么年轻就有这种功夫的，我活了八十年从没见过，佩服都来不及了。怎么会看不起了？”

徐丽心反而高兴起来，微笑着说：“那有……这都是陈信……陈宗主赐与的。”

林齐烈与四婢不由得一起望了罩着面纱的陈信一眼，不知陈信与这个小姑娘有什么关系，这时陈信已经定下心来，缓缓的说：“徐小妹妹，你的长辈呢？”

这时四面屋中的人们也走了出来，在外围观看着，听到陈信这么说，有一人缓缓的排众而出，开口说：“诸位到底是由何处而来，居然敢与圣殿

为敌……唉，无论如何，你们还是快走吧，他们的实力不是你们六人可以抵挡的。”

陈信望过去，见到这人容颜苍老，鬓发皆苍，似乎有百余岁的年纪，但是身上却一丝内息也无，陈信疑惑的说：“阁下是……？”

“我是一个无用的废人。”那人咳了两声接着说：“我叫方彭，这里的人都还愿意听我的话。”

陈信大吃一惊，当年斯文儒雅的方彭将军怎么会是这个德性？而且就算过了六年，方彭也不过八十岁左右，怎么会变得这么老……陈信忽然又想到，内力既然内息全失，当然会老态毕露，于是艰难的吐出声音说：“阁下……为何功力尽失？”

方彭似乎有些意外，望了望躯体怪异的陈信说：“阁下怎么知道我丧失了功力？”

陈信一愣，连忙说：“在下见这里人人习武，所以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莫非阁下未曾习武了？”

“原来如此……”方彭叹口气说：“当年圣殿侵略凤凰星的时候，我受伤过重，能保住一条性命已经不易了……”

陈信怒火暗生，沉声说：“他们真是由地球侵略过来？”

“你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少女徐丽心摇摇头惊讶的说：“真是外星人？”

外星人？让陈信听得怒火一散，差点失笑，这么古旧的名词居然由年纪轻轻的徐丽心嘴里冒出来，实在不大搭调……不过又确实有些道理，陈信现在除了造型之外，实在怎么看怎么不像人。

“我们的祖先，与梦幻星的原住生物混血了。”林齐烈接口说：“所以我们的身体与诸位其实不大相同，功夫也有异。”

“梦幻星？”方彭皱眉说：“那是什么地方？”

“你们刚刚不是提到陈信？”陈信想到一个最好的解释：“他们当初离开这里，大概就是去我们的家乡。”

“你们是无祖的后裔？”方彭自然知道陈信离开凤凰星的目的，这时听到陈信这么说，吃惊的打量着四人。

“也不尽然……”林齐烈一时不知道该不该将这一大段说来话长的故事全盘托出。

“对了。”徐丽心听到陈信的名字，忽然紧张的说：“这位大叔刚刚说的空壳是什么意思？”

林齐烈见徐丽心如此关心，不禁在心中叹了口气，装作无知的说：“在逆伏城听到消息，陈信等人乘坐的卓能号已经返航，其中陈信此人正在练功，现在处于失去神智的状态。”

林齐烈还是自己改了一句，将“为了练功”改成“正在练功”，这样听来好听了。

徐丽心兴奋的脸上泛红，高兴的说：“原来是练功……吓了人家一大跳。”

方彭脸色变了变，忽然迟疑的说：“两位知道卓能号上还有谁吗？”

林齐烈点点头说：“除了陈信之外，还有薛乾尚、那雷可夫、黄吉、李丽菁、赵可馨、舒红……还有谢日言和科芙娜。”

徐丽心高兴的叫着说：“黄吉也回来了，我也记得舒缸姊姊……”

黄吉当年十分疼爱徐丽心，曾何授徐丽心天禽身法，舒红也曾随陈信拜访过孟火明的家，那时徐丽心已经八岁，自然记的清楚。

不过方彭却不是十分高兴，思索了一下接着问：“好像少了几个……”

林齐烈接着说：“没错，我们另外也听到，其中许丽芙与宋庭两人阵亡，练长风留下来，娶了神王的妹妹刘韵六公主。”

“哇……”徐丽心睁着大眼望着陈信说：“你还是王子啊……？”

“这位是天降神王刘东言，梦幻星人族天广皇的第三子。”林齐烈郑重的说：“在下是神王随身护卫，至尊龙将林齐烈。”

“她们呢？”徐丽心指指陈信身后的四婢问。

四婢知道这个小女孩与陈信必定有相当的渊源，不敢怠慢的一个个报名，接着由小春说：“婢子们是服侍神王的婢女。”

四婢身高较早熟的徐丽心矮了些，四婢胸前又没有明显的女性特征，加上又都是娃娃脸，应该年纪极小，可是谈吐却又颇为老成……徐丽心看来看不出对方几岁，凑过去低声的问：“你们几岁了啊？”

因为公转及自转速度不同，梦幻星的十岁大约是地球算法的十一岁，不过四婢算起来还是一个比徐丽心小，四婢回答了之后，徐丽心不禁十分高兴，在四婢身旁吱吱喳喳起来。

方彭不管徐丽心在闹什么，眉头依然皱着，喃喃自语说：“青芬原来没跟去……那她是去哪儿了？”

陈信听了心里不禁十分愧疚，要是自己当初多跑一趟，问问方彭是不是真的准许方青芬一起去，不只方青芬不会死，宋庭与许丽芙更不会死，方彭现在变成这样，除了功力尽失之外，说不定也是因为爱女失踪六年，急白了头发……

陈信真想向方彭认错，但是一方面自己现在隐藏着身分，另一方面方青芬又交代不要说，陈信心中黯然，只能深深的叹了一口气，无言以对。

林齐烈见陈信默然不语，跟着方彭沉思起来，虽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也只好咳了两咳，引方彭由沉思中回神抬头，林齐烈才说：“神王希望能了解你们与圣殿的恩怨，不知道阁下能不能略微说明？”

“当然……”方彭整理一下思绪，缓缓的说：“我们凤凰星，在七、八年前，由四位伟大的宗主们同心协力，让当时地球上的政权——联邦议事团通过凤凰星独立的法案，后来两位宗主定居地球，一位宗主留在凤凰星上，还有一位陈宗主是各宗主中功力最高强的，在六年前离开了我们，向着遥远的星空前进……”

“就是各位说的陈信了？”林齐烈识趣的接口，他和四婢首次知道陈信以前是这里的宗主，终于明白陈信为什么这么关心这里。

方彭点点头，接着又说：“凤凰星与地球本应就此相安无事，没想到地球上有个代代相传，武学源头的崇高组织——圣殿，他们圣主忽然起了野心，认为三个移民星应该统一于一个强大的政权之下，于是四年前，他们在地球与白鸟星同时发动政变。”

陈信心想怎么与林范说的不大相同，忍不住问：“凤凰星没有吗？”

“他们本来打算说服当时的蓝宗主。”方彭摇摇头说：“但是蓝宗主个性宁折不弯，当场与对方动起手来，可是蓝宗主和蓝夫人……居然两人合力对付圣殿左辅施良牧一人也是不敌……当时一片混乱，逆伏城中心闻声而至的数千人立即与对方十几个人缠战起来……不过人人关注的当然都是中央的战

团，后来没想到……不但蓝宗主力尽被擒，蓝夫人也被击伤退开。”

“本来我们投鼠忌器，不准备再打了，没想到蓝宗主忽然大吼一声，逆运内息自尽，蓝夫人见状悲痛莫名，只嘶哑着说了一句话：‘凤凰星不会永远被奴役的！’随即也跟着自尽而亡。”

“这下所有人都红了眼，全部舍死忘生的向着那十几人冲杀……他们虽然还算是留了手……不过那一战还是死了万余人……我那时中了屠雅权的一掌重击，全身经脉皆断，躺在地下无法动弹，还是我一位旧友之子发现，将我送到他妻子手里，嘱咐她们带着我逃离……”

“那时心心虽然还小，功夫已经极高了，一路背着我飞出数千公里，后来我们才辗转逃到这个地方，我虽然捡回一命，但功夫是练不回来了。最后我们得知大家都已经四散，逆伏城中留下的人并不多，至于圣殿，当然就顺理成章的留下来接管凤凰星。”

林齐烈望着徐丽心，点点头说：“心心就是你？”

林齐烈自然听过卓能号上众人提到心心，这下恍然大悟。

“对呀。”徐丽心俏丽的一笑说：“我就是心心，从小大家都叫找心心，你们要真是好人，也可以叫我心心。”

林齐烈呵呵一笑说：“那我们是叫定了，我们真是好的不能再好了……”

陈信听到这里，紧跟着问：“方前辈，你那位故友之子呢？”

陈信怎么听怎么像孟火明，忍不住询问起来。

方彭摇摇头说：“那一天之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他……现在原来在逆伏城中的大部分人，几乎都四面分散在这星球上无法联系，除非有一天将圣殿的人赶走，我们成功独立，将所有人再度集合到逆伏城，不然只怕永远无法见面……唉……是我害的他们夫妻分离……”

“方叔，你又来了。”一位衣着朴素的少妇由人群中走出，扶着方彭有如风中残烛的身子，微笑说：“我相信总有一天会见到火明，您就别再提了。”

这不是谢梦瑛是谁？陈信望着略显憔悴的大嫂，心里虽然难过，但总算有些欣慰，除了大哥生死不明之外，至少方彭、谢梦瑛和心心都安然无恙，自己当然更要替他们尽力，陈信点点头说：“好，我明白了……你们等我的好消息！”

方彭听了一呆，这人怎么这么好心？讶异的说：“这位……神王，阁下打算作什么？”

“替你们赶跑那些家伙啊！”陈信轻松的回答。

方彭面露难色，摇摇头说：“不管阁下的目的是什么，似乎未免太轻信于人……除非还有其他的援手，不然就算阁下藉着犀利的武器逞一时之快，圣殿总会研究出抵御的方法，那时反而误了阁下……阁下还是三思而后行。”

陈信见方彭反而心有疑忌，也知道自已似乎过于爽快，于是对林齐烈说：“龙将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陈信打算在薛乾尚等人未到达前完成，这个想法其实陈信没与薛乾尚等人商量，当初决定的方针，是陈信等卓能号到了之后再发难，若是陈信不敌，薛乾尚等人只好出手帮忙，若是陈信与林齐烈六人功力足以对付，卓能号就随着圣殿中人撤退地球，混入地球作内应。

不过现在陈信思前想后，认为自己六人应能顺利的将对方驱赶出凤凰星，那就乾脆不要等薛乾尚等人到达，免得大家演戏时误伤了好友。

林齐烈自然与陈信商议过此事，这时见陈信问自己，思索了一番之后说：“也许我们应该多找一些地区的人们问问？”

陈信微微皱眉说：“这些人都是几千人一小团的四面分布，不好找……”

事实上数十万人散入凤凰星的辽阔大地，真是十分难找，上次地底的林范等人是因为卓能勘测出地底水脉、这次的方彭等人是陈信在海面上只须搜寻岛屿，比起在大地上都好找多了，加上除了圣殿中人之外，凤凰星还没有功力高到容易察觉的人，徐丽心算是功夫很高的了，但是并非在打斗的状态下，陈信心神昨晚迅速的扫过，也没能注意到。

徐丽心听到这里，嘟着嘴说：“将军说不要你们帮忙，你们还找什么？”

“这个忙是非帮不可的……”陈信懒的再解释，悠然飘起说：“方将军、孟大嫂，有好消息我会再来的。”

林齐烈与四婢连忙跟着腾起，没想到徐丽心却忽然追上去：“等一下……你们要去打圣殿的坏蛋了吗……？”

陈信看到徐丽心，想到以前缠着自己的小女孩，不由得心软的减慢速度说：“对呀……你有事吗？”

徐丽心眨眨眼开心的说：“我想跟去看！”

“心心……”谢梦瑛也跃了起来，一面向上飞一面叫：“别胡闹！”

“人家才不是胡闹。”徐丽心有些委屈的回头说：“当然要是有人去看，不然谁知道他们打真的还是打假的？”

“还说不是胡闹……”谢梦瑛沉下脸来说：“心心你不听我的话了？”

“梦瑛姐……”徐丽心顿了顿，虽然嘟着小嘴不敢说话，但却又不大甘愿，看来她的功夫虽高，对于从小照顾自己，亦母亦姐的谢梦瑛还是极为尊敬。

陈信看看可爱的徐丽心，忽然心血来潮的笑笑说：“不看也好，心心，你该尝试着将气息与自然能源结合，不然不容易再有进展了。”

徐丽心一愣，楞在那里，陈信不再多言，转头往逆伏城的方向飞去，林齐烈与四婢向空中的谢梦瑛与徐丽心善意的笑了笑，紧跟着陈信的身影飞去。

徐丽心呆呆的望着离去的六人，讶异的想着自己这一年来确实进度缓慢，这人居然一眼就看的清清楚楚，只怕真的比陈信的功夫还高，徐丽心想到这里自己又摇了摇头，天下绝没有人比陈信厉害的，自己怎么会这样想？

谢梦瑛看徐丽心又比头又摇头的，忍不住笑着说：“心心，你怎么了？”

“没有……”徐丽心回过神来，摇摇头说：“这人长的好奇怪……半透明的？”

“是很占怪。”谢梦瑛也没见过有人生成这种样子的，跟着摇头说：“最奇怪的是连衣服也一个样子……好像和身体没有分别……”

徐丽心想到这位天降神王脸上蒙着一个光网，忽然莫名其妙不高兴的自语说：“装什么神秘……讨厌……”

“什么？”谢梦瑛没听清楚，讶然的追问。

徐丽心飘到谢梦瑛的身旁说：“梦瑛姐，他好不要脸，居然真的叫我心心，还叫你孟大嫂……那他应该不会很老罗？”

“也许只是他们的习俗吧……”谢梦瑛怜爱的轻抚徐丽心被风吹乱的发丝，温和的说：“说不定他是一个老头子……噢……”谢梦瑛说到这里，脸

色忽然变了一变。

“梦瑛姐，怎么了？”徐丽心察觉谢梦瑛神色不对，忙不迭的问。

谢梦瑛皱着眉头说：“这位天降神王……他……怎么知道我夫家姓孟？”

徐丽心摇摇头说：“会不会是因为我叫出你的名字……他误以为是你的姓名？”

徐丽心认为是“梦瑛”两字之误。

两人一面下落，谢梦瑛一面摇头说：“不……他先叫我孟大嫂，你才叫出我名字的……心心，这件事跟方叔说就好，别传出去。”

徐丽心听话的睁着大眼点头说：“好，心心知道。”两人与方彭自去商议。

陈信等六人迅速的往逆伏城前进，一面前进陈信一面嘱咐四婢到时候闪远些，四人合力足能自保，想来没有人伤的了她们，就怕她们大意出手，被人趁隙而攻。

小春没什么意见，点头应是，小夏却忽然说：“公子，要是只三个人聚能防护，够不够？”

陈信有些意外的望着小夏，还没回答小秋就兴奋的说：“对，那样我们就有一个人能出手了。”

林齐烈点点头说：“没错……你们不擅移位巧打，遇到比较强的敌人正该如此……这样也不会只挨打不能还手。”

陈信想了想却摇摇头说：“不过据我的观察，左辅施良牧，还有方、卓、南三位长老他们几人的攻击你们一定要四人合力才挡得住，要是他们闲着，你们绝对不可大意……其他人还没有关系，要是真有机会，就由小秋出手好了，你转换的速度应该是四人中最快的，一定要小心。”

“是。”小秋问心的笑说：“小秋一定会小心。”

片刻后，眼看逆伏城已经出现在遥远的前方，众人也随即减慢了速度，陈信一面对林齐烈说：“林大哥，这种事还是您比较在行，我们是直接叫阵还是破门而入？”

“当然是破门而入！”林齐烈笑着说：“我俩人将刀剑拔出，见一个宰一个，最是轻松，包管得到消息的一个个溜走，直接叫阵的话他们同心协力抵御，说不定比较累。”

“见一个宰一个……？”陈信迟疑了一下，似乎有些不大愿意。

林齐烈转头疑惑的说：“公子，您在担心什么？”

陈信摇摇头说：“他们虽然杀了近万人，不过据方彭的说法，他们似乎也是不得已……我并不愿意多杀人……”

透光刀陈信从未用过，但是陈信知道威力应该比起极乐不遑多让，当初陈信与林齐烈对战，虽然内息较林齐烈高上一筹，但是极乐与乾坤剑交锋也没占到便宜，透光刀与乾坤剑是同级别的产品，刚族人当初造出这五件武器各有特色，其中透光刀除了半呈透明之外，最特殊的地方就是轻若无物，配合上陈信现在的躯体，正好发挥。

何况极乐有施劲的限制，劲力运出太多就会咻的将能量甩了出去，虽然有好处，但是也有收发不易的缺点，透光刀就没有这种问题，陈信心里对于自己手中武器的威力过大，反而有些忐忑。

林齐烈想了想，点头说：“那就直接叫阵吧……虽然我便算是倚仗乾坤

剑，最多只能同时应付三、四个，不过以公子的速度来说，他们恐怕根本无法招架。”

“要不是透光刀几乎没有重量，我也没办法这么快。”陈信笑着说：“没想到化为元婴有这个好处，林大哥，你看我是不是该找个地方好好的将身体藏起来，然后就以这种样子遨游星际？”

“这也并无不可……”林齐烈点头说：“当初那位优各族的前辈就说，人族中有以这种造型抵达梦幻星的人，不知道当初那位前辈的躯壳是不是留在地球？”

“啊……”陈信听林齐烈提到此事，警觉的说：“那地球上应该有人知道这种状态的特性……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

“对。”林齐烈说：“若元婴出窍留下之躯体受刺激或伤损……会不会出问题？”

“不知道。”陈信点点头说：“嗯……还是别离开太久……”

六人逐渐的接近逆伏城，逆伏城自然已经发现，数十人迅速的飞出城外迎上，在数千公尺外等候着六人，为首的正是施良牧与三位长老。

陈信停在半空，对四婢嘱咐说：“我和林大哥去就好了，你们留在这里……小心些。”

四婢依言止步，说到头来，她们心中对打架还是微有惧念，既然陈信有十分的胜算，她们能远远的看也就安心了。

陈信与林齐烈往前飘，前方的施良牧目光望定了两人，脸色阴晴不定，不知道两人有什么打算，林齐烈见状笑着开口说：“施左辅，这么大的阵仗啊？”

施良牧有些迟疑的说：“神王、龙将，我们似乎有些误会……？”

“也不算是误会。”林齐烈打断施良牧的话说：“我们听说……这里本来已经独立自主，地球上的圣殿却派诸位来强加接收，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事情？”

施良牧脸色微沉，摇头说：“地球、凤凰星、白鸟星出自同源，无祖曾有律令，对外星移民必须加以保护，而且为了三个星球的协调发展，自然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主导，何况这是我们的内政，诸位并没有道理多管。”

“笑话。”林齐烈也不客气了：“以你们的逻辑来说，我们梦幻星的人族也是地球人类迁居繁衍而出，岂不是也应该由你们统治了？”

“这……”施良牧一顿，皱眉说：“梦幻星既然已经自成一脉，拥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我可以保证圣殿没有任何不敬的念头。”

“先不管梦幻星。”陈信插口说：“这里只有数十万人，却被你们逼的四面分散、与蛮荒争地，生命与未来毫无保障，你如何解释？”

“神王误会了。”施良牧仍试图解释：“我们也没有不让他们居住于逆伏城，他们现在四面分居只是时间的关系，等到地球大局已定，数百万、千万的居民往这里迁徙，重新开辟一个新的桃源乐土，那时候这些人自然而然就会融入这个社会，生活将比以前更有保障。”

陈信哼声说：“据我所知，凤凰星从来没有拒绝他人迁入，你们要是真的大公无私，为什么不直接迁移地球上的人众到凤凰星来，还要先来大闹一场，逼死这里的领导者，夺去这里的领导权？”

施良牧再难自圆其说，只好住口，一旁的屠雅权瞪眼说：“施左辅好言好语的解释，是为了保持对神王的敬意，神王却一昧的相信他人所言，莫非

真以为我们好欺？”

“无论你们怎么说……”陈信缓缓拔出透光刀，指着前方说：“本王给你们一天的时间，所有与圣殿有关的人全部滚回地球，本王会再去地球找你们的圣主理论，要是明日日沉之后，你们还有人敢留在这里，莫怪本王出手无情！”

“好大的口气。”屠雅权一怒拔出长剑，比着陈信说：“圣殿圣主座下跷骑屠雅权，向神王领教！”

林齐烈见状往前一飞，大声说：“由我至尊龙将林齐烈来对付你。”

陈信见前方众人几乎都带上了武器，想来是因为听说了林齐烈的武器厉害，决定也携带武器对付，不过圣殿武器再么厉害，应该也及不上乾坤剑与透光刀，最多与那雷可夫精心制出的武器差不多而已，见林齐烈冲出，陈信只加了一句：“龙将小心。”随即退到一旁。

以一对一，想找出能与功力大进的林齐烈相抗衡者，圣殿中恐怕也只有聊聊数人，这位屠骁骑决不是其中之一，陈信大为放心。

算起来，圣殿除了长老团之外，圣主座下依序有左辅、右弼，五执事，八大楼令，十二骁骑，至于圣殿武士算是外围战力，武士长练兆诚功力大约介于楼令与骁骑之间，其他的各阶武士自然都在骁骑之下，等而下之的就是近千人的侍卫群了，四年前圣殿只派出左辅施良牧，带着杜磐楼令、屠雅权骁骑、十位圣殿武士来凤凰星，在夺得凤凰星一役中损失了三位圣殿武士，至于其他八位长老是前几天才来的。

陈信以前除了圣殿武士之外，只认得左辅、右弼、田执事，还有数位长老，印象最深的自然是当时助陈信通顶的张、董、连三位长老，还有带陈信见他们三人的彭长老，而由承恩塔七楼下来的长老团，陈信只对与自己对话过的何长老、功力出类拔萃的柳清旋长老两人有印象，其中何长老现在也在凤凰星，只不过他算是长老团中功力较低的，所以这些日子并没有机会与陈信接触。

长老团是各职级退休后的去处，功力也有高低不同，大部分介于左辅、右弼与楼令之间，一共有三十余人，这些人离开承恩塔后，圣殿实力陡增一倍，难怪圣殿会拓展野心，夺取政权。

陈信一面胡思乱想，林齐烈与屠雅权已经挥动着武器打了起来，屠雅权一面闪避着乾坤剑的气劲，一面寻暇捣隙的往林齐烈的身躯攻击，但是没过数招，林齐烈的威猛攻势逼的屠雅权连连后飘，左掌胡乱的发出掌力，只希望能阻上一阻。

林齐烈左掌凝集爪劲不放，轻轻的将屠雅权的劲力击散，右手巨剑得理不饶人的连连进逼，屠雅权眼见难以对敌，左掌右剑奋力而出，只求能安然脱身，但是裹在林齐烈剑芒之中哪有这么容易离开，林齐烈眼见机会已至，乾坤剑一旋，只听轻轻的叮当一声，屠雅权闪出了数十公尺，手中只剩下半截长剑，另一段正远远的向下摔落。

四面众人没想到屠雅权居然不堪一击，众人还没动念该不该支援，屠雅权已经闪了出来，手中剑断为两截，众人还在庆幸屠雅权没有受伤，却见到屠雅权提着长剑的右小臂忽然无声无息的掉落，血液一溅，剧痛袭上，屠雅权的满面油光霎时一片惨白，连忙运劲止住右手喷出的鲜血。

一位圣殿武士连忙飞身而下，将向下飞坠的手臂提回，交给屠雅权重新接合起来，杜磐也过去帮忙，不然屠雅权在剧痛之下运劲衔接容易出错，

日后将会留下后患。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连林齐烈也没想到离开噬能飞雾的范围之后，乾坤剑的威力变得这么大，居然剑过无痕的扫掉了对方的手臂，刚刚屠雅权飞退的时候林齐烈本来还有些奇怪，自己明明已经伤到对方，为什么对方居然仿佛没事一般？原来因为这一剑过于锐利，手一时还接在上面，过了一阵子才被寻隙而出的血液挤开。

陈信见状虽心中微有不忍，不过想来屠雅权也能顺利的将手臂接上，应该对日后也没有大碍，于是也不说话，心想这算是替方彭出了一点气，对于林齐烈没有杀人也颇满意。

施良牧见对方的武器厉害的离谱，心里又惊又怒，对着陈信说：“诸位凭藉利器出手伤人，休怪我们合力对付。”

“合力对付……就算再多百人却又如何？”陈信冷冷一笑，忽然迅如电闪的冲向施良牧，施良牧一惊之下闪都来不及闪，只能凭经验猛然一掌发出，哪知陈信轻巧的一折，施良牧掌力发了个空，同时感到颈边一凉，透光刀已经搁在自己的脖子上，陈信冷冷的声音传来：“不知道头断了接不接的回去？”

这一下圣殿中人斗志迅速滑落，陈信一闪之间，速度快到众人完全没有防守的能力，施良牧自然再也不敢大声说话，别要一个不小心，等一下也是过了一阵子头才忽然掉下去，只能迟疑的说：“你……你们到底要怎么样了？”

“我再说一次。”陈信悠然的说：“我要恢复凤凰星的状态，你们明日日落前，全部都离开凤凰星回到地球，我在这里呆上一阵子之后，也会去造访地球，看看地球被你们弄成什么德性，明白了吗？”

“明……明白了。”施良牧强忍屈辱的回答。

“好。”陈信一收透光刀，背对着施良牧缓缓飞离，一面说：“记住了，明日日落之前离开，不然我见一个杀一个，决不宽贷！”

施良牧见陈信毫不设防的慢行，虽然似乎自己一出手，对方就应该会死在掌下，但却是再也不敢动手，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陈信等六人逐渐的加速，缓缓的向东方的山岭飞去，施良牧这才回头望向众人，见众人都是无可奈何的模样，这才长叹一声，往逆伏城中落下。

陈信与林齐烈等人又飞到了方彭等人居住的小岛，岛上有人远远见到，自然传出了讯息，徐丽心首先飞出，一面迎上一面说：“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事情解决了啊。”陈信见到徐丽心就高兴，笑笑的说：“我限他们明日日落前离开凤凰星，这样大家就可以回去了。”

方彭这时也危颤颤的走出来，听到陈信这么说，讶异的说：“神王……您说的是真是假？”

“当然是真。”林齐烈大声说：“明日日落前我们还会再去一趟，要是有人留下，我们就一个个宰了！”

“这……”方彭迟疑的说：“乞道其详……”

这时众人已经落下，林齐烈跟着将刚刚的事情略微叙述一番，四面的众人听了也不知道该不该信，一时都说不出话来。

陈信见状笑了笑说：“你们不信也没有关系，过两天记得派人去看看，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我们也该走了。”

陈信正要拔身，谢梦瑛忽然出声说：“神王且稍后，如果诸位所说是真，诸位现在也不适合回到逆伏城，不如在我们这里住上两天，我们这里虽然简陋，还勉能招待两日。”

“这……”陈信有些意外的笑着说：“你们不怕我们别有居心？”

方彭也点点头说：“神王若是心有异谋，除去我们千余人还不是举手之劳？若不嫌怠慢，希望诸位能暂留于此，方彭还有事情请教。”

陈信想反正也没处可去，于是笑着说：“既然诸位并不猜忌，那就打扰了。”

徐丽心拍手笑着说：“好耶，明天日落我随你们去，看看那些家伙的嘴脸。”

谢梦瑛摇摇头笑着说：“没规没矩……神王请随我来，我们先腾出六间小屋让诸位休息。”

小春向前两步低声说：“这位小姐，我们必须服侍公子，不用另外准备房间了。”

谢梦瑛见状微感错愕，随即点点头说：“那我准备两间，一间大一些。”忍不住望了陈信一眼，神色颇为古怪。

陈信看在眼里闷在心里，谢梦瑛似乎对自己居然有四个俏婢似乎不大认同，要是有一天谢梦瑛知道自己其实是陈信，那可真是没脸见人了，于是连忙说：“还是三间吧，她们四个一间就可以了。”

“这样也好……”小春也点点头说：“只要不太远，我们轮流去服侍公子就可以了。”

这句话一说，陈信又白解释了，谢梦瑛终于忍不住轻轻的摇了摇头，不再作声的自去预备。

第 54 章 孤岛夜话

徐丽心年纪还小，没想到这么多，凑在一旁拉着小春说：“喂！你们服侍什么啊？”

小春一愣，陈信现在这种体质真的没什么好服侍的，不吃不喝，身不染尘，更衣盥洗更是全免，于是有些迟疑的说：“也没什么……要是有什么事情，我们在一旁才方便使唤。”

“哇……你们那里的人都这样啊？”徐丽心疑惑的说：“那个龙将怎么没带两个使唤的人？”

“平常的龙将当然也有……”小春有些迟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林齐烈恰好听到，转过头来豪爽的笑着说：“我们这次出来可是一辈子回不去，谁要跟我这个大老粗出来啊？”

“你们回不去了？”徐丽心十分意外，转头看着小春等人说：“真的啊？”

“对。”小夏接口说：“听说门户被封住了……”

“那你们还来？”徐丽心惑然不解：“那个神王逼你们来的？”

徐丽心说的虽然不大声，不过一句句自然往陈信的耳中钻，陈信听得猛皱眉头，心心小时候挺可爱的，怎么长大了这么罗唆？还好小春连忙摇头

解释：“不……我们是自愿来服侍神王的，神王还不愿意我们来呢……”

“来了也好，这样我们才能认识……”徐丽心开心的一笑说：“你们的功夫好像也很高，劲力出没的方式很古怪呢。”

陈信不禁微微一愣，徐丽心功夫虽然不错，但没想到可以看的这么清楚，这句话一说，显现了徐丽心里观察的细微度简直不弱于施良牧，陈信不禁以讶异目光打量了徐丽心一眼。

林齐烈也注意到这个情形，他疑惑的开口说：“心心小妹妹，你眼力不坏喔。”

徐丽心得意的说：“这是我大哥哥教的……那时候我才五岁，根本听不懂，不过我有牢牢的记住，慢慢的就懂了……”

林齐烈虽然听出是陈信教的，不过也不明白细节如何，但是当然不好再追问，不过陈信却忽然想起来，自己当年第一次留给心心的话，就是要她记得观察他人施力吐劲的劲力走向，没想到她居然还记得。

而徐丽心也因此成了陈信之外，另一位具有高深观息功夫的奇才，在多年之后的星际动乱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方彭这时见徐丽心缠着四婢，向陈信拱一拱手说：“神王的过往事迹、所为何来，我们一概不知，趁着梦瑛去准备诸位休憩处，两位是不是能略微说明，以减轻老夫心中疑惑？”

徐丽心一撇嘴说：“方叔，您别老夫、老夫的好不好，不老都叫老了。”

陈信一笑说：“心心说的对，是不是先找个地方坐下，再慢慢的说明？”

“是老夫怠慢了。”方彭指着后方说：“那里是我们的聚会所，还请神王移步。”

徐丽心听到陈信又叫自己心心不由得有些不高兴，微微嘟起嘴不作声，心里不知道在转着什么念头。

众人随着缓缓而行的方彭到了一处树荫下，下面有几张木制的桌椅，这些桌椅造型简单，一个个甚为厚实，陈信等人落座之后，由林齐烈将杜撰的事迹说出，并参酌了事实的背景，只不过将五族汇聚的事情说成是由天降神王完成，日后薛乾尚等人与圣殿中人会面，只会提到人族内乱，以及与天广皇为敌的事情，就算这些旁听的人中日后产生了奸细，也不怕出差错。

说完之后，方彭沉思半晌，忽然摇摇头说：“神王、龙将，诸位对于未来真的没有打算吗？”

“打算？”林齐烈摇摇头笑说：“替正义申情理，为弱小抱不平，这就是神王的打算！”

陈信瞥了林齐烈一眼，心想自己哪有这么伟大？但是现在自己的身分不是陈信，是一个堂堂的皇子，只好点点头说：“龙将虽然过誉，但是若能如此，确实是人生快事。”

方彭仍皱着眉，有些迟疑的说：“方彭虽然十分感激两位所作的的事情，不过有件事情必须先行说明，虽然蓝宗主夫妻已歿，不过凤凰星还有三位宗主，方彭不能奉神王为主……”

“您怎么这么说？”陈信愕然说：“本人绝没有自立为主、占地为王的企图，方彭将军一定要相信我……若是方彭将军不弃，可以直呼东言，无须以神王称呼。”

“方彭万万不敢……”方彭连连摇手说：“神王无须如此，方某只是为了避免日后误会，所以先说清楚，若是神王并无此心，还愿意为凤凰星人民出

力，方彭自然万分感激。”

“也难怪方彭将军误会。”林齐烈插口说：“不过听方将军说，有两位宗主在地球，只怕是凶多吉少了……”

“这……”方彭微微一叹说：“我们其实一直在等陈宗主回来，他一定会为我们主持正义，若是黄、叶两位宗主有任何不测，也只能等陈宗主回来领导我们。”

陈信大皱眉头，还好没人看的到他的神色，陈信转了转念，说：“不过那位陈宗主不是已经练成空壳……要是终究没回过神来……”

徐丽心听得大感不快，冲口而出说：“你别胡说，我大哥哥一定会回神的。”

方彭连忙说：“心心不可无礼……神王没有恶意。”转头对陈信接着说：“这孩子十分崇拜陈宗主……其实不只是她，凤凰星的所有人都一样，我们一定会等到陈宗主回来的。”

陈信望望林齐烈，无计可施，林齐烈明白陈信的念头，换了个角度说：“要是陈宗主回神之后却不愿意来管事呢？”

徐丽心皱着眉不高兴的说：“你们怎么总是这么说……难道你们真的想占据凤凰星？”

方彭一听面色微变，也不再制止徐丽心的言语，目露猜忌之色望着两人，陈信只好胡诌说：“在下在逆扶城的时候，就听说陈宗主不好权位，所以才这样说，诸位可以放心，在下只是希望方彭将军先想出其他的计划。”

方彭微释其疑的说：“神王说的没错……陈宗主确实有这个怪癖，不过除了他本人重回凤凰星，我看散到四面的众人只怕再也不敢聚集回逆伏城了……”

陈信没想到自己的个性居然被指为怪癖，又好气又好笑的说：“那明日圣殿中人退回地球，方将军也不愿回逆伏城吗？”

方彭点点头说：“老朽无能……若非陈宗主呼唤，实在不愿再度奔波，说不定日后出现一位暴虐的统治者，那我们还不如住在这里与世无争……”

“这也是办法……”陈信其实满认同这种生活方式。

林齐烈却不以为然，摇头说：“这样不但不容易进步，各自发展起来，还是会产生并吞与攻击，凤凰星能培育出心心这样的人才，日后未必不能自保。”

“方叔，我觉得龙将说的对。”谢梦瑛由一旁走入，接着说：“我们当初分散各地是为了躲避圣殿，但是人们心中都还抱着有一天将圣殿中人赶走的念头，要是就此四散，未免对不起死去的蓝宗主。”

“这……”方彭微有迟疑。

谢梦瑛接着说：“何况青芬妹子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既然她没有跟着陈宗主离开，当初发生了这种变故，妹子听说了之后一定会打听方叔的下落，我们总是躲在这里，青芬妹子怎么找的到方叔了？”

林齐烈这才知道，原来众人之前说的方青芬就是这位方彭将军的女儿，看来陈信这次遇见了不少老朋友。

方彭似乎被谢梦瑛说服了，摇摇头叹口气说：“我老了，你说的对……既然这样，只要明天圣殿众人真的离开，我们后天就一起往逆伏城前进吧……”

徐丽心听见了高兴的四面叫嚷：“你们听见了吗？我们要回去了！”

四面的众人虽然高兴，但是就如方彭所说的，心中难免有些忐忑，当下四面散去，收拾起自己的家中物品，陈信与方彭等人又聊了一阵子，这才由谢梦瑛引导着各自休息。

当晚，陈信想到着必须与薛乾尚等人联络，众人的位置陈信自然清楚，于是对一旁伺候的两婢说：“小秋、小冬，我要与乾尚他们联系一下。”

小秋躬身说：“公子，我和小冬出去等。”

“不用了。”陈信说：“只不过因为距离很远，这里的声音我应该听不到，只要有人找我，你们走到我附近两公尺内，我就知道你们在叫我。”

陈信决定在身旁布下一层厚实的能量，一方面自保，一方面藉此感应这里的讯息。

两婢了解之后，陈信席地静坐。思绪转到卓能号停留的地方，因为这时与陈信联系的能量范围已经牵系的极远。而他又清楚卓能号停留的地方，他在一瞬间就将心神移到那里。

进入了控制室中，陈信一进入吓了一跳，众人居然都集合在控制室中。

而这时黄吉也微微感应到周围能量的异动，抬起头来叫：“是不是陈信了？”

黄吉虽然没有施良牧这么敏锐，不过之前有过几次的经验，现在也能微微感觉出四周的不同，于是叫了起来。

陈信反倒吓了一跳，出声说：“大家怎么了，都没去休息？”

“真是陈信……”李丽菁跳了起来骂：“还休息，你又先动手了了？”

“我……这个……”陈信一愕，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接到消息。

薛乾尚摇头苦笑说：“陈信，你老是这样……不久前我们接到地球圣殿的消息，问知不知道梦幻星之前有人离开的事情，我们自然将编好的谎言和盘托出，说确实有所谓的天降神王、至尊龙将在我们到达之前，先完成了祖先的任务离开，他们才告诉我们，说你们侵略凤凰星，而且还打算入侵地球，要我们别在凤凰星降落，直接回地球。”

“喔……”陈信笑了笑说：“他们先告诉你们了……这样也好，你们就先回地球，到时候我打回去的时候，你们先安顿好亲友，有机会再帮我扯扯后腿。我就等你们到了地球之后再回去，不过你们一穿过空间跳跃窗，我们就联络不到了，你们可要小心一些。”

陈信的能量牵系没办法穿过空间跳跃窗，除非元婴也通过空间跳跃窗，不然无法感知到那里的讯息。

“陈信。”薛乾尚点点头说：“白鸟星他们可能也会弃守，集中主力在地球外对付你，你穿过空间跳跃窗之后，一定要先找到我们才能行动……还有，这段时间我们不能露面，凤凰星的重整你要注意……对了，林范那里要先处理，他知道我们来了。”

“啊，糟糕……”陈信没想到这件事情，连忙说：“怎么圆谎？”

“谁叫你要这么快动手……”薛乾尚忍不住埋怨了一句，这才说：“现在只有跟林范说，要他和孔属星将这件事情保密，要是已经说出去了，与他一起躲藏的的数千人暂时不要出来……再多躲个半年好了。”

“这样解释的过去吗？”陈信有些疑惑。

“没办法了。”薛乾尚叹口气说：“这样的话就算消息辗转泄漏出去，圣殿知道了最多也是将信将疑，虽然可能会增加我们的困扰，但是这也无可奈何……当时我们还没有决定计划，就贸然与你们联系，难免会有这种结果。”

“我明白了，那我该去找他们了……”

陈信心想这件事必须快点解决，正想告辞的时候，黄吉忽然叫起来说：“陈信你先别走……你还没说是怎么赶走他们的？”

陈信这才想起自己还没说明，于是轻笑两声说：“我这种能量躯体移动速度极快，对方根本来不及防御，那时我将透光刀搁在施良牧的脖子上赶他走路，他哪敢不走？说起来，除非圣殿也有人也有这种能力，不然问题应该不难解决。”

陈信现在颇有信心。

“没这么简单……”薛乾尚说：“要是我是圣殿的人，既然无法对敌，干脆以强力的雷射封住空间跳跃窗的入口，你敢过来吗？”

这下陈信可愣住了，陈信敢让自己的身躯先通过空间跳跃窗，也是因为听过以前有这个例子，不然也不知道会不会忽然就失去了联系，要是元婴与身躯在同一个空间，在危及的时候应该来的及将能量大幅散开，藉着灵识与躯体的联系，能够重新聚集，但是当两方分隔在不同的空间中，要是元婴被击散，自己算是死了还是怎么？这可没人可以请教。

陈信想到这里，心里不禁有些忐忑，但是自己元婴重返身躯，对敌之时说不定没有这么大的胜算，而且之前的计划也会全部打乱，这时他难免迟疑起来，望着四面担心的脸孔，作不得声。

“陈信，你跟我们一起去回去嘛。”李丽菁忽然说：“过了通往地球的空间跳跃窗，你再以神王的面目出现，这里重建的事情就先别管了。”

“我也是这样想。”薛乾尚说：“我们至少还要呆上二十余天才不会被识破，这里的事情也该能略微处理妥当，你和林大哥就在空间跳跃窗会面，要是你也过来了。他们在空间跳跃窗有什么布置应该都拦不住你的破坏，林大哥不是也能顺利的过来了吗？”

陈信仍在迟疑，沉默着没有出声，那雷可夫闷不住，忍不住说：“陈信，你倒是说话啊……到底还在不在啊？”

“我还在……”陈信回答了半句，又沉默下来。

赵可馨忽然叹口气说：“陈信，她们四个就留在凤凰星吧，这是不得已的……”

这话一下说到陈信的心里，陈信要是先走一步，四婢没有陈信的帮助，根本没可能飞渡无垠的宇宙，这也是陈信刚刚迟疑不决的原因之一。

舒红这才知道陈信在担心什么，也迟疑的说：“原来你在担心这个……陈信，我们以后再来接她们就是了。”

陈信正迟疑难决的时候，忽然感受到有物靠近自己元婴身周气劲，那代表小秋或小冬有事情找自己，这可不能拖延，不然出了意外就麻烦，所以陈信连忙说：“我会考虑的，这里临时有事，我先回去看看……”

“陈信！”李丽菁连忙叫了一声，却没听到陈信的回音，于是摇摇头说：“这下麻烦了，陈信终是狠不下心来，又不是要他从此不管她们四个，这么难决定？”

“也不能怪陈信。”薛乾尚说：“凤凰星现在处于混乱的状况，蓝宗主夫妻已歿，现在就算聚合了所有的人民，也是群龙无首的状态，要是没有好好的导引，只怕反而会产生冲突，四婢现在功夫虽高，但是毕竟还小，要是被人利用或拐骗，陈信难辞其咎。”

“对喔……”黄吉摇摇头说：“要是我是陈信也放不下心……乾尚，我们

真要等二十几天吗？我急着去见老爸呢！”

“我们也急啊！”薛乾尚摇摇头说：“但是陈信这个方法也是正确的，对圣殿来说，陈信失去神智算是安了他们一大半的心，我们功夫的境界他们也不了然，这样一方面陈信能以神王的面目无所顾忌的对抗，另一方面我们才有机会将大家的亲友移到安全的地方。刚刚圣殿传来的讯息不是说明了，我们的亲友都在圣岛上等着我们吗？”

舒红忽然尴尬的笑着说：“我家的人他们应该不知道去哪找，我当初留的是个假的地址……”

薛乾尚似乎有些意外，对舒红说：“你留的是假地址？”

“对啊……”舒红微嘟着嘴说：“我家根本没有地址。”

“怎么了？”科芙娜见薛乾尚面色不对，疑惑的问：“这样不是不会牵连到舒家吗？”

“也不是不好。”薛乾尚解释说：“虽然除去了一些困扰，不过也有些新的问题，现在他们一定已经发现这件事情，对于舒红的由来与目的也会多加揣测，所以到了地球之后，对于我们的监管一定特别严密，我们的行动必须更加小心。不过换句话说，我们也更有机会得到舒家的帮助，这也是意外之喜。”

“他们说说不定会猜出来。”赵可馨脸色微显凝重的说：“舒姓一家有这么大的名声，何况舒红的功夫在地球上也算少见，要是他们反而以为有什么阴谋，就更麻烦。”

“只能随机应变了。”薛乾尚说：“除了显而易见的危险我们自然必须躲避，其它的可能性太多了……只希望陈信能想通，别冒不必要的风险。”

众人听到这里，也只能叹一口气，等待着陈信下一次的联络。

陈信的神思在一瞬间回到那个小岛，果然是小冬正轻碰着自己的气劲，陈信气劲一收，同时视察附近的状况，发现这时谢梦瑛与徐丽心正与小秋在室外对答着，小秋正有些抱歉的说：“真对不起，公子……正在神游，不过公子曾有嘱咐，若有事要我们马上唤醒他，还诸稍待片刻。”

小秋胡诌了个神游的名词，还颇为传神。

谢梦瑛有些讶异，她不明白何谓神游，心里想的却是这位神王来到异地，竟漫不在乎的聚神练功，是胆大还是修有异术，居然不怕被人暗算？于是摇摇头笑着说：“不用了，不知神王何时会出定？”

小秋正不知该如何作答，屋内的小冬却感到陈信气劲忽然一散，正轻飘飘的立了起来，讶异的叫：“公子，您这么快就回来了？”

陈信点点头，声音向外传出说：“烦劳久候，两位请进。”

小秋一听自然立即躬身开门，一面说：“孟夫人，徐小姐，公子有请。”

看来刚刚谢梦瑛已经向小秋通名道姓了，至于谢丽心虽然让人直呼心，小秋还是不敢逾礼，依然以徐小姐称呼。

谢梦瑛缓步踏入，见陈信正起身迎接自己，于是微笑说：“打扰神王清修，实在有愧，神王居然在能一瞬间收功，梦瑛大感意外。”

陈信还没回答，门口却传来徐丽心的声音：“小秋妹妹，你叫我徐小姐太奇怪了，你们叫我心心好不好？不然好不习惯。”

小秋惶恐的说：“小婢不敢……徐小姐别难为小婢。”

“心心别胡闹。”谢梦瑛皱起眉头说：“人家有人家的规矩，你乱什么？”

徐丽心回过头来瞪着陈信，不大服气的说：“到了这里就该讲这里的规

矩，哪有……”

“你还说！”谢梦瑛沉下脸来，似乎真的生气了，吓得徐丽心连忙闭住嘴巴，但是又偷偷的瞪了陈信两眼。

谢梦瑛摇摇头致歉：“神王，心心年轻不懂事，还望神王看她年纪小，不要见怪。”

陈信倒是大感委屈，摇摇头说：“其实我……”说到一半，陈信想到自己扮演的角色，实在不适合多作解释，只好转个方向说：“我当然不会见怪，我也没有当她们是婢女，要是心心能让她们想通，我十分乐意。”

“你说的轻松……”徐丽心蹙起小嘴轻哼一声说：“说不定到时候你不习惯呢！”

“我……”陈信想到刚刚和薛乾尚等人的对话，忽然转口说：“我说不定必须留她们在凤凰星，到时候还要麻烦诸位照顾。”

小冬吓了一跳，砰的匍伏在地上问：“小婢做错了什么？公子……你不要我们了？”

陈信望着楚楚可怜的小冬，一招手间光华一聚一散，柔和的劲力已经将她扶起，陈信柔声说：“你先别这样，我等一下再向你们解释……也不是一定，只是有可能。”

“不要、不要……”小冬拼命摇头，大大的眼睛里已经滚着泪水，只差没掉下来。

徐丽心见状大奇，这些人还真是脑袋有问题，居然拼了命的想服侍此人？只好皱着眉说：“小冬妹妹，你们留下来也很好啊，我会照顾你们的。”

“徐小姐……”小冬可怜兮兮的说：“您帮我们劝劝公子，别丢下我们……”

小秋这时也奔了进来，在一旁跟着连连点头。她们知道徐丽心与陈信大有渊源，说不定说起话来比较有效。

徐丽心倒是大为讶异，自己能替她们说什么情？回头望望陈信蒙着脸的模样，徐丽心有些为难的低声说：“你们公子哪会听我的？”

“会的，会的。”小冬连忙说：“公子一定会听的。”

陈信听了不大对劲，沉声说：“小冬！”

小冬一惊，低下头不敢再说。

徐丽心望望陈信，小心眼却转歪了念头，脸上突然一红，也不打声招呼就忽然低头往外冲，一下子奔的不知去向。

谢梦瑛见状微微一笑，坐下对陈信婉转的说：“神王，心心虽然比较早熟，不过也才十四岁多，这……”

陈信本来还弄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情，听谢梦瑛这么一说，陈信算是懂了，连忙大摇其头说：“梦瑛大嫂，你怎么这么说……我根本没有这种念头。”

谢梦瑛笑了笑摇摇头说：“恕梦瑛冒昧，不知神王今年贵庚了？”

陈信大感不妙，有些迟疑的说：“嗯……应该快三十了吧？”陈信特意说大了些，反正要不是宇宙旅行间时光消逝，自己也差不多这么多岁了。

“神王这么年轻？”谢梦瑛颇感意外的说：“其实梦瑛也感觉到神王对心心颇有不同，只是神王还必须再等个两、三年，等到心心十六、七岁的时候再谈比较好，不过我们这里的女孩，要是没见过郎君的真面目，应该是不敢随便嫁出去的，神王可以考虑换个装扮。”

“我不是这个意思……”陈信摇手说：“我看心心就像是小女孩，怎么会

有这念头。”

谢梦瑛望望更像小女孩的小秋与小冬，摇摇头说：“神王不用不好意思，只不过我们这里还是以两情相悦为主，神王必须要自己努力，梦瑛可帮不上忙。”

谢梦瑛认为这些婢女其实就是侍妾，这位天降神王嘴巴这么说，事实上对小女孩特别有兴趣，回去可要提醒徐丽心小心一些。

见谢梦瑛完全不听自己的解释，陈信又头大了，只好顾左右而言他的说：“这……不知大嫂深夜来访有何要事？”

谢梦瑛想到正事，点点头说：“梦瑛想请教神王，对于逆伏城的重建，神王有没有什么意见？”

“我没意见。”陈信见终于说到正题，松了一口气说：“就恢复以往作法不就好了……以前怎么作的？”

“以前宗主座下设有大将数位，其下是将军、大队长、队长，”谢梦瑛说：“宗主已歿，当年几位大将不知道会不会回去，方叔以前是将军，不过在体力大不如前，应该是无法胜任……所以梦瑛有些困扰。”

“这……”陈信有些迟疑的说：“以我们的经验来说，是以一人为主，统管一切，不过在下就是对这种制度不大认同，所以才自愿离开梦幻星，至于其他的制度……我也不是十分清楚……”

谢梦瑛正色说：“其实梦瑛一直认为，还是应该以合议的方式推动政治，决定政事的未必功夫多高，但是必须有足够的才能，这样凤凰星的未来才有希望……只不过这样一来，功夫高的人又未必肯屈于人下……事实上，自从无祖创立这个新文化后，几乎只有帝制才能长治久安，地球虽然在百余年前成立联邦，但要不是圣殿撑腰，早就支持不下去了，所以后来地球才会禁武……现在重新开禁，联邦早就紧张的七上八下，没想到圣殿居然反咬一口，把联邦废了。”

陈信呆呆的听着，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接话，深怕随便一发表意见就会泄底，只好装作完全不懂，谢梦瑛说到这里，见陈信没有反应，摇摇头说：“梦瑛失言了，神王看来对这件事情真的没兴趣，只好回到逆伏城再与众人商议了。”

陈信听到这里，想到另一件事，连忙说：“不知诸位准备如何招集四散的人民？”

谢梦瑛面色沉了下来，摇摇头说：“这件事十分困难，要是陈宗主回来登高一呼，大家自然会四野来归，他是凤凰星人民心中最适合的领导者，但是如今只能以地球退兵的理由招集，效果恐怕不大……我相信很多人会和方叔的想法一样。”

陈信没想到谢梦瑛有这么多想法，自己只是急匆匆的把圣殿中人赶走，根本没想这么多，陈信转念又想，凤凰星的事情自己当然觉得圣殿理亏，但要是自己到了地球，是不是真的应该恢复联邦议事团的领导权？

谢梦瑛见陈信沉默下来，接着说：“这件事说来自然不应该麻烦神王，不过梦瑛是担心神王说不定会有意见，所以才先来请教，既然神王没有意见，我相信神王真的没有染指凤凰星的意图，梦瑛十分的敬佩。”说完，谢梦瑛站起向陈信深深的一鞠躬。

“不敢当……”陈信连忙站起说：“我自己懂的不多，所以才没有意见，不过染指什么的当然更不可能。”

谢梦瑛又缓缓的坐下，但是脸色却又一转，微笑说：“梦瑛还有一个问题请教神王。”

陈信只好坐下，点点头说：“请说。”

陈信颇不适应谢梦瑛神态百变的模样，陈信不知道，以前谢梦瑛都只是像个大姊姊般照顾陈信，现在对陈信扮演的天降神王多了一点提防的心里，态度自然大不相同。

谢梦瑛缓缓的说：“梦瑛想请教神王，神王可认识梦瑛夫婿？”

陈信一愣，大为警惕的说：“在下从未见过，自然不识，只是听方彭将军提及使您夫妇分离，所以才贸然以大嫂相称。”

谢梦瑛目光直直逼视着陈信的面罩，一字一顿的说：“那……神王如何得知梦瑛夫婿姓孟？”

陈信大吃一惊，自己什么时候不慎叫出谢梦瑛的夫姓？迟迟疑疑的回答：“我……在下当然不知。”

谢梦瑛神色转为凄苦，微微低下头来说：“梦瑛明明听见神王呼唤我孟大嫂……只希望神王若是知道我丈夫火明的下落，万请不吝告知梦瑛……”

陈信全身僵直、纹风不动，但是心里已经急的想搔头，只听得谢梦瑛悲声说：“与火明一别四年，梦瑛心中日夜思念，无论有什么消息……梦瑛都能承受，还望神王明说。”

陈信见谢梦瑛钻到牛角尖，连忙说：“我真不知道……孟火明的下落，你可别胡思乱想。”

谢梦瑛微怔抬头，陈信接着说：“别自己想拧了……你的丈夫一定没事的。”

是不是一定没事其实很难说，不过现在陈信只好这样说。

谢梦瑛本来眼眶已经泛红，但是见对方说的又急又诚恳，谢梦瑛算是勉强信了这位天降神王，不过谢梦瑛还是忍不住问：“那……到底为什么？”

陈信终于忍不住搔了搔头，虽然与搔真正的躯体感觉大不相同，陈信这时也管不了这么多，只能期期艾艾的胡诌说：“至于我为什么知道……这个……我们功夫练到这种程度，有时候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第六感，但是常常在不知不觉之间冒出来，连自己都没有注意……你不信……？嗯，比如说……像我就大概知道这里有一千一百多人，其中功夫最高的就是心心……你……还是不信？”

谢梦瑛一直望着陈信，见陈信说的颇玄，也不知该不该信，而陈信举的例子又未免太没有说服力，见陈信终于停下来，谢梦瑛只好摇了摇头。

陈信尴尬的苦笑两声，叹了一口气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转念一想又说：“你看……心心现在正躲躲藏藏的在一公里外听我们说话，嗯……东边两公里有个好大的岛，噢！

那里有……将近五千人，真不少……”

原来陈信一面胡诌，一面四面搜寻有没有足以应付的事情，反而意外的发现了那座岛屿，至于徐丽心偷听的事情，陈信早就发现了。徐丽心与陈信相同，对于劲力的操控别有心得，自然能远远的将心神随劲力送来此处，不过以徐丽心的功夫来说，送到数公里外已经是极限，通常人必须到通顶之后藉者与天然能量产生了联系，才忽然产生了这种能力，徐丽心现在就和当初陈信在凤凰星闭关之后，忽然能远远的听与说一样。

谢梦瑛听陈信说的煞有其事，一时也不知该不该信，心心具有这种能

力她早已知道，而东方两千公里的岛屿正是以前叶宇开势力所盘据的岛屿，也是神雷基地的所在地，有人盘据自然也不足为奇，只是方彭等人自顾不瑕，一直没有尝试与他们联络，到底是不是五千人，谢梦瑛也不知道。

而这时在一公里外的树林里，躲在半空小木屋中偷听的徐丽心，忽然听到陈信这样说，红潮还没褪去的脸更是一片透红。

徐丽心微顿了一下，终于狠狠的一跺脚，咬牙飞了回来。

而这时谢梦瑛虽然不大相信陈信所言，但是对于陈信不知道孟火明消息这事也算是信了八成，谢梦瑛只好摇摇头说：“好吧……希望如你所说，火明他没事。”

陈信点点头说：“我想大家一定都有亲人失散，只要消息传了出去，为了找自己的亲人，逆伏城一定会聚集许多人，到时候许多事情都该能迎刃而解。”

谢梦瑛笑笑点头说：“神王说的是……请神王早点歇息，梦瑛不打扰了。”

“不会……”陈信摇头说：“反正也没有什么事情，没有关系的。”

谢梦瑛正要走出，忽然回过头说：“神王，心心要是有时无理取闹，还望您多见谅。”

陈信自然知道徐丽心正往这里飞来，连忙望着外面点头说：“她要到了，看来满脸不高兴。”

飞奔到门外的徐丽心闻言一怔，陈信居然能看的到自己的表情？这完全不合逻辑，徐丽心怒气全消，望着门口的小秋呆呆的说：“小秋，你们公子是怪物啊？”

小秋抿嘴笑了笑说：“徐小姐说笑了，公子怎么会是怪物？”

“心心！”谢梦瑛正好踏出来，正好听见这两句话，皱着眉头苦笑说：“你说话怎么这么口无遮拦？”

“我又说错了？”徐丽心娇俏的扮个鬼脸，往里探头说：“神王，我能不能找你聊聊天？”

陈信见徐丽心似乎没打算胡闹，自然极为高兴的说：“当然可以。”

“好耶。”徐丽心回头对谢梦瑛说：“梦瑛姐，我等一下再回去。”

谢梦瑛眉头又是一皱，迟疑了一下才说：“心心，你别聊太久，半小时之后回来，我有事跟你说。”

“喔。”徐丽心点点头，甜甜的笑了笑说：“我记住了。”

谢梦瑛又看了徐丽心一眼，这才满怀担忧的走开，她心里十分忐忑，这位天降神王要是忽然兽性大发，徐丽心岂不完蛋？况且又没有人拦得住他，虽然说修炼到一定的程度之后，相关能力自然提升，但是所谓的性冲动也会逐渐的降低，所以这个时代的人类夫妻相处，基本上是情重于欲，所以正常的夫妻几乎都只有一两个孩子。

不过这个天降神王随身带了四个俏婢，说不定有特殊的毛病，或是练的功夫古怪，这也不可不防，谢梦瑛只能消极的限制徐丽心待在这里的时间，希望能撑过这一次，日后还是离此人远一点为妙。

徐丽心看着谢梦瑛远走，回过头来忽然双手插腰、凶巴巴的说：“神王，你是真的看得见还是假的？”

原来徐丽心怕被谢梦瑛骂，居然人小鬼大的装作要聊天，事实上还是来兴师问罪的。

陈信见徐丽心脸上的这么快，心里大叹失策，只好点点头说：“当然是真的，心心，你要是好好的修练下去，也能到这种程度……我在你这个岁数，也还没这种功夫。”

徐丽心摇摇手说：“听腻了啦，大家都这样说……我先考你一考，刚刚我在哪里听的，你知不知道？”

陈信刚刚倒是没有细看，既然徐丽心问起，陈信立即观察一下，一面说：“东南方一公里远，有一处数十株树木集合的小树林，地面上其他的植物不多……树木的枝叶至少都离第五公尺高……嗯，夏天一定挺凉快的，中间离地十公尺处有个小木屋，那该不会是你自己盖的吧？里面有……三、四本书，一些乱七八糟的奇怪东西……”

陈信自然看到一些不该看的，这时候只好装作没注意到，以“奇怪东西”一语带过。

徐丽心越听越惊，见陈信越说越清楚，徐丽心又羞又气，嚷了起来：“我相信了，闭嘴了！”

陈信不由得有些不高兴，徐丽心小时候何等可爱，现在怎么有些不讲道理了？于是也真的闭上嘴不说话了。

徐丽心羞急过后，目光瞟了一眼陈信，有些不好意思的说：“对不起……谁叫你要看这么清楚……”脸上又有些嫣红。

陈信这才释然，心想刚长大的小女孩，确实有一些十分不愿外人知道的事情，也难怪她急了起来，于是摇摇头说：“坐吧……”

第 55 章 情窦初开

徐丽心垂头坐下，一时却又不知该从哪里问起，过了十来秒，她偷瞄了陈信两眼才忽然说：“那是我自己在两年前盖的秘密天地，从来没有跟别人说的……”

“我明白了。”陈信点头说：“我以后不会偷看的。”

徐丽心摇摇头，想想又点点头说：“不看……也好，不过人家以后会收整齐的。”

小冬见自己在一旁似乎碍手碍脚，忽然微微一笑说：“公子，小婢到门外伺候。”随即婷婷的往外走。

陈信与徐丽心一时都愣住了，陈信是大感不妙，徐丽心却是有点脸红，嗫嚅了半天才吐出一句话：“小冬为什么要出去？”

陈信可傻住了，这时小冬已经走到门外，这句话自然是问自己，可是这句话似乎不大好回答，陈信只好说：“也许站累了吧？我也不知道。”

徐丽心见陈信答的傻头傻脑，忍不住噗嗤一笑说：“外面也没椅子，什么站累了……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陈信耸耸肩说：“我又不是神，哪有可能什么都知道？”

徐丽心一笑之后，似乎比较恢复了正常，一双明目望着陈信，脸上露出思索的表情说：“神王，你……为什么脸上遮着东西？”

“这是我们的习俗。”陈信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谎言说：“我们皇族在三十岁之前必须戴上面罩，虽然我已经离开了梦幻星，可是这个习惯我还是必须

坚持。”

“原来如此……”徐丽心摇摇头说：“我觉得你的面罩、衣服、身体都不像是真的……你好像假人喔！”

“这是练功练到一种境界所产生的变化。”陈信解释说：“我脱离了原有的躯壳，以凝聚的能量形成身体，既然是纯粹以能量聚合，就没有所谓质量的影响，所以移动的速度超出了一般能够理解的范围。”

徐丽心听得不是很懂，摇摇头说：“那……你的躯体呢？还需不需要？要是被破坏了怎么办？”

“应该……无妨吧！”

陈信也不是很有把握，其它只要在同一空间，陈信的能量一直与自己的本体有所联系，所谓的思考其实也是本体思考之后传递过来，所谓元婴的行动，其实也是由本体所控制的，只不过藉着无远弗届的能量联系，使得元婴能在瞬间作出反应，不然陈信现在元婴的脑袋中是一片浑沌的能量，哪有所谓思考的能力？其实现在最令入担心的就是分隔两个空间之后的状况。

陈信摇摇头说：“其实我的躯壳一直还有微少的能量进出，以极慢的速度进行新陈代谢，只要保护的严密一点，确该不大需要担心。”

“可是……”徐丽心想了想又说：“那……你现在是不是已经修炼到顶端了？还是没有躯体也能修炼？”

陈信听了反倒是一愕，自己这样确实没有办法修炼的，不过说已经到达顶端也不尽然，陈信心里暗暗打算，偶尔还是应该回去自己身体看看，不过这话可不能对徐丽心说，陈信只好说：“应该还有进步的空间，不过我躯体留在梦幻星，门户已经封住，我是回不去了。”

“那怎么还能有联系？”徐丽心睁大眼睛说：“既然是不同的空间……封住以后，能量就不没有机会穿过了啊？”

陈信越来越难解释，心中暗叹真是不能说谎，说一个谎就要编出一大堆谎来弥补，只好语焉不详的说：“说不定还有别的联系，我不清楚。”

徐丽心迟疑了片刻说：“你以后永远都是这个样子了吗？”

“也许吧！”陈信点点头，根据自己的谎言，自己是没有机会与躯体重新结合的。

徐丽心点了点头，忽然又有些脸红，吞吞吐吐的说：“那……刚刚梦瑛姐猜的事情，不是真的吧！”

陈信迷糊起来，惑然问：“梦瑛问了好几件事情，你说哪件？”

徐丽心小脸涨的红通通的，又急又羞的低声说：“就是……就是要你……等到人家十六、七岁的事情嘛。”

陈信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档子事，陈信故作爽朗的笑了两声说：“我说的是真的，我没有这个意思。”

徐丽心听了似乎也轻松起来，微笑着说：“我只是不问清楚不放心，说开了就好了……喂！其实我也不错，你可以考虑考虑。”

现在的小孩都是这样的吗？陈信大皱眉头，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徐丽心又轻笑两声说：“开玩笑的啦……其实我以前就一直在想，我以后要一定要嫁给一个大英雄，最好像我陈信大哥一样……至少功夫也不能输给我。”

陈信松了一口气，摇头说：“你的条件挺苛的，虽然不是没有人办的到，不过也要人家喜欢你才行，眼界别太高了。”

“哼。”徐丽心不表同意的皱皱鼻子说：“你怎么跟梦瑛姐一个口气？”

“是吗？”陈信无奈的说：“梦瑛说的是实话，功夫追的上你的，在凤凰星上可不容易找。”

“大不了我去地球走走。”徐丽心蹙起小嘴说：“我二十岁以后，一定要去地球看看，那里有几十亿人，难道我连个老公都找不到？”

陈信很不习惯这种谈话内容，苦笑两声说：“好吧，祝你六年后顺利找到满意夫婿。”

“六年……好久喔……”徐丽心点点头，忽然又微笑着说：“喂，你们梦幻星上的男生帅不帅啊？”

陈信见徐丽心问话问的天马行空、完全无法捉摸，摇头苦笑说：“还可以吧……反正你也去不成，问这个干么？”

“问问而已呵……”徐丽心不高兴了，嘟嘴瞪了陈信两眼。

陈信只觉得两人似乎不应该再谈下去，摇摇头说：“梦瑛不是还有事情找你，你也该去了吧？”

徐丽心叫了起来说：“对喔……我走了，神王晚安。”

“晚安。”

陈信见徐丽心满脸笑容快步跃出，只觉得自己实在拿不准这个小女孩在想什么，只好苦笑一下，向走进房内的小冬与小秋吩咐一番，再将心神转出，准备与林范联系。

徐丽心出了房门，别过了小秋、小冬，转身往谢梦瑛所居住的房舍飘去，脸上也一直带着甜甜的笑容，她其实对陈信扮演的天降神王有一定的好感，不过因为陈信没有取下面罩，毕竟与徐丽心多了一层隔阂，徐丽心对陈信也仅止于好感而已，所以与陈信聊完之后，徐丽心只觉得颇为高兴，也没有有什么特殊的想法。

转眼到了谢梦瑛的门前，徐丽心远远的传音进去：“梦瑛姐，我是心心。”

“心心……”谢梦瑛回应：“自己进来。”

徐丽心轻轻的推门飘入，一面笑嘻嘻的说：“梦瑛姐，那个神王挺好玩的耶。”

“是吗……”谢梦瑛这时正盘膝坐在床沿，于是将腿伸直放下，淡淡一笑说：“你们聊什么？”

“其实也没聊什么……”徐丽心摇摇头想了一下，笑着说：“对了，我问他为什么要带着面罩，他说是因为他们皇族的习惯……还有，他的身体是练功练出来的，不是真的耶。”

“什么不是真的？”谢梦瑛微微皱眉，摇摇头要徐丽心解释的清楚一点。

“我也听不懂……”徐丽心歪着脑袋说：“他说他原来的身体没有来，现在的身体是能量聚合的，梦瑛姐，你懂不懂啊？”

“我也不明白。”谢梦瑛说：“不过想来应该有些道理，你记住就是了。”

“喔……”徐丽心点点头，坐到谢梦瑛身旁，望着谢梦瑛又说：“梦瑛姐，你刚刚叫我有件事情？”

“这……”谢梦瑛拉着徐丽心的小手，轻轻的说：“心心，你也慢慢长大了，有些事，我也应该跟说一说……女孩子长大了，对于言语、行事必须小心一些，那个天降神王虽然似乎为人不错，不过我们对他毕竟不了解，你和他相处，还是要谨慎点。”

徐丽心这才知道谢梦瑛在担心什么，双颊扑的飞红起来，摇着谢梦瑛

的手半撒轿的忸怩说：“梦瑛姐……”

“我知道你听了会不好意思。”谢梦瑛说：“既然你刚刚有偷听，我跟他说的话你也听到了，这人对你似乎不错，一方面你的功夫确实也引人注目，但另一方面，这人身旁都是一些年纪很小的婢女，而且那些婢女看他的神情也有些奇怪……我担心，他说不定有些奇怪的癖好……”

“不会啦……”徐丽心摇摇头认真的说：“我刚刚有再问他一次，他也说绝对没有这种念头，还祝我六年后顺利找到满意的夫婿呢……”

“你这个傻丫头……”谢梦瑛大皱眉头：“这话你也问的出口？胆子真的太大了。”

“为什么不能问？”徐丽心颇觉委屈的说：“梦瑛姐先问过一次，人家才敢问的……”

谢梦瑛正色说：“要是他心里真的有歪念头，怎么可能先告诉你？他的功夫高的匪夷所思，我们唯一防范之道，就是你尽量少和他见面，知不知道？”

徐丽心不高兴了，低下头一句不吭，谢梦瑛看在眼里，沉下脸说：“心心，你最近越来越不听话了。”

徐丽心还是不说话，只是噘起了小嘴，瞄了两眼谢梦瑛，又低下头来。

谢梦瑛知道十四岁的徐丽心正值叛逆期，自己也不能强逼，只好深深叹了一口气，低声说：“心心……要是火明知道你现在都不肯听我的话，他一定会很不放心的。”

四年不知下落的孟火明，在徐丽心的心目中如同父亲一般，现在听到谢梦瑛这样说，徐丽心的眼眶也红了，低下头说：“梦瑛姐，人家一直很听话的嘛……只是……只是……”

谢梦瑛望着徐丽心的眼睛。微微有些紧张的说：“难道……你喜欢上他了？”

“没……没有啦。”

但是这时徐丽心心里反而一阵迷惘，自己应该没有喜欢他吧？徐丽心情窦初开，对于感情的事似懂非懂，什么是喜欢，什么是爱也不大能分辨，其实她刚刚的反应大半是不喜欢谢梦瑛硬要自己躲着，不过现在这样一来，天降神王带着面罩的身影，却更深刻的印在徐丽心的心里。

“真的？”谢梦瑛听到徐丽心这么说，有些不放心的又追问一句。

徐丽心不耐烦了，跺脚说：“真的啦……都说没有了……梦瑛姐，我不见他就是了。”

“你别怪梦瑛姐。”谢梦瑛苦口婆心的说：“梦瑛姐只是替你担心，他们那里的人说不定三妻四妾跟家常便饭一样。你和他在一起不会幸福的。”

“我明白了。”徐丽心点点头索然无味的起身向外走，一面说：“梦瑛姐，我回去练功了……晚安。”随即迅速的飘出屋外，往自己林间的小阁楼飘去。

谢梦瑛不知这样一来，徐丽心本来对陈信只有一些崇拜的念头，却因此真的加入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感觉，整晚，徐丽心总是定不下心练功，满脑子都是谢梦瑛的嘱咐，以及陈信与自己对答的内容，想到小冬不知为何忽然往外走，徐丽心更是心里打鼓……

她转念又想，自己那时居然叫对方考虑考虑自己，自己怎么会说这么笨的话？那人居然还当真了……真是老实……他祝福自己找到满意的夫婿，这是真心还是假意？他现在会不会正在偷看自己？

十四岁的徐丽心，就这样一时高兴、一时害羞、一时生气、一时旁徨、一时担忧的过了一个难眠的夜晚。

凤凰星四十三年第十二周周一

次日下午，陈信与林齐烈、四婢准备出发前往逆伏城，看看圣殿中人到日落之后，会不会遵守承诺离开，于是见到了方彭与谢梦瑛，说明自己六人现在必须出发。

方彭自然十分感激的说：“凤凰星与神王无亲无故，神王如此为了凤凰星奔波，方彭感激不尽。”

方彭今晨听谢梦瑛说，陈信等人应该确实没占据凤凰星的野心，对陈信等人更是钦佩。

陈信见方彭感激个没完，连忙摇手说：“方彭将军无须如此，我们不但本来出自同源，而且圣殿的行径也叫人看不过去，我们自然应该尽力。”

谢梦瑛微笑说：“相信圣殿中人在神王深厚功力的震慑下，一定会快速的逃回地球，我们明日也将出发前往……今夜还是欢迎神王来此居住。”

陈信有些意外的说：“你们不派人先去看看吗？”

“我们派出的人已经先出发了。”谢梦瑛微微躬身说：“一般人没有诸位的速度，不能随行，还望神王见谅。”

虽说陈信会减慢速度配合五人，但是速度还是极快，普通会御风术的确实跟不上。

不过林齐烈听了却颇为讶异，四面张望说：“心心那个小丫头应该勉强跟的上，她怎么不见了？”

方彭摇摇头说：“心心不知道在闹什么脾气，整天都不见人影，不知道是不是看见几位功夫这么高，躲起来修炼了。”

陈信微感意外，正想看看徐丽心居住的小阁楼，但是转念一想自己昨天才答应她不再偷看，还是不看为妙，于是点点头说：“好吧，那我们就先去了。”于是望望林齐烈与四婢，同时飘身往陆地飞行而去。

陈信为了使速度加快，依然以光气裹着四婢前进，而林齐烈自然在一旁跟随着，飞出不到一千公里，陈信忽然减缓了速度，有些意外的轻噫了一声，林齐烈也跟着减缓速度，开口问：“怎么了？公子……”

陈信连忙打断林齐烈的话说：“龙将，心心跟来了。”

林齐烈能量微向外散，自然也感到了，笑着换个称呼说：“神王，她不是在练功吗？”

“我不知道。”陈信摇摇头说：“我没有查。”

这时徐丽心已经由下方飞上来，看着六人扮个鬼脸说：“我也要去了，不过别让别人知道。”

“你是怎么了？”陈信讶异的问：“梦瑛知道吗？”

徐丽心瞪大眼睛，紧张的说：“你可不能不讲义气，要是梦瑛姐知道我来了，会骂我的。”

“她会骂你？”林齐烈愕然说：“为什么？”

徐丽心面上微红，摇摇头娇嗔说：“问这么多干什么，去不去逆伏城啊？”

林齐烈吓了一跳，怎么没事发起脾气来了？但是他自然不能跟小女孩一般见识，只好摇摇头望着陈信。

陈信见状也不好多说，虽然不知道徐丽心在搞什么鬼，也只好点头说：

“好……心心，你要是追不上就叫一声，我会帮忙的。”

徐丽心听见陈信似乎有些关心的这样说，忽然有些别扭的说：“不……我追不上就算了。”

陈信莫名其妙，只好不再作声。领着众人继续往西方飞行，又不敢帮徐丽心，但也不能甩下她，还好徐丽心的功夫确实不弱，不用多久的时间，众人便到了逆伏城。这时日还未落，不过下方的逆伏城已经一片混乱，欢呼庆祝之声不绝于耳，陈信等人意外的停在逆伏城上方，望着下方的城市。

徐丽心首先憋不住，急急的说：“发生什么事了？”

陈信望望北方的天空说：“他们没等到日落就走了……两个大型飞行物正迅速的往外空飞行。”

陈信自然知道一艘是卓卡，另一艘是类似卓能的飞行物，不过在徐丽心面前可不能这样说。

“真的走了？”徐丽心反而感到有些惘然，这些人来到凤凰星，搞的天下大乱，耀武扬威了四年，被这个天降神王一吓，马上虎头蛇尾的溜走，未免太没意思了。

其实徐丽心一直以来，就希望自己有一天功夫练的够高了，亲手将这些人赶走，要不然就是等陈信回来的时候，再来大显神威，没想到忽然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了一个天降神王，功夫高的一塌糊涂，举手投足之间就赶走了圣殿的一群高手，忽然间的不平衡，徐丽心也不知道该不该高兴。

这时下方已经有人注意到陈信等人，慢慢的一传十、十传百，下方的众人逐渐的安静下来，往中心的广场聚集，林齐烈见状对陈信说：“神王，我们应该下去看看吧？”

“走。”陈信点点头，当先下落。

徐丽心落到一半，忽然加速下落，一面大声叫：“杨保叔，好久不见！”

陈信只觉得这个名字挺熟的，一时还回想不起来是何方神圣，远远望去，见徐丽心的目标是一个瞪大眼的秃顶中年人，陈信这才忽然想起，这是当年孟火明手下的四位队长其中之一，当年与孟火明合力攻击陈信的时候，还曾被陈信削去了一层头皮，陈信见到熟人也是十分高兴，但是现在自然不能招呼，陈信与林齐烈对望一眼，跟着徐丽心之后，缓缓下落。

秃头队长杨保见到一个小女孩忽然亲热的叫着自己，忍不住搔了搔秃头踏出人群，皱着眉头疑惑的问：“你……？”

徐丽心本来已经差点扑了上去，见对方一脸错愕，只好在半空中一顿说：“杨保大叔，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心心啊。”

“心心？”杨保睁大眼睛，大声说：“你是心心？哇，这么大了……真是女大十八变，都可以嫁人了……”

“杨保叔！”徐丽心脸红起来骂道：“一见面就不说好话，火明大哥呢？”

杨保一脸愕然，迟疑的说：“大队长没和你们在一起吗？”

徐丽心大为失望，摇头跺脚地说：“火明大哥是跑哪去了？”

杨保望望徐丽心身后的依序落地的陈信等六人，有些担忧的问：“心心啊，这些是什么人？”

徐丽心没好气的说：“他们来自梦幻星，功夫高的吓人，特地来解救大家的。”

“不是陈宗主吗？”杨保偷偷望了陈信几眼，也有些失望的说：“当时许多人见到他好像也会发光，就有传言说陈宗主回来了，原来不是……梦幻星是

哪里啊？”

徐丽心望了陈信一眼，想到他们居然拿这人与陈信比，徐丽比心有点不高兴，微微哼声说：“他？……才不是，谁知道梦幻星在哪？杨保叔，您自己问他好了。”

杨保可没这么大胆，一时也不知该说什么。

林齐烈不管这么多，大声的对四面说：“这位是梦幻星皇子天降神王，我乃至尊龙将，这里由谁主事？圣殿中人走光了吗？”

怎知四面居然无人应答，一个个露出紧张、担心的表情，陈信无奈之下转头对杨保说：“这位与心心素识的杨……先生，圣殿的人走了吗？”

“应该都走了吧……”这个怪人找自己问话，杨保不得不回答：“他们来无影去无踪，谁知道是不是真的走了？”

他说的也是，以圣殿的能力来说，要是偷偷的躲起来只要不运功，陈信还真的不容易发现。

“施良牧他们不可能直接治理吧？”林齐烈不耐烦的说：“逆伏城中总有人替他们管理的吧？都跑哪去了？”

“好像跟着他们一起回地球了。”杨保惶恐的回答。

事实上，那些人在凤凰星人的眼中是名符其实的走狗，不跟着走岂不是找死？

“都回去了？”陈信头大了，这里总不能一团乱，于是转头对徐丽心说：“心心，你快回去找方彭将军来，这里需要地来稳定。”

陈信知道所谓的逆伏城原来的人民，主要是由以往的“地底城”与“望乡城”组合而成，两座城几乎都是方彭一手创建的，方彭回来管理自然驾轻就熟。

“方彭将军还活着？”杨保又惊又喜，望着徐丽心大声的问。

“对啊！”徐丽心点点头，望着陈信微微一笑说：“那我先回去了。”随即腾起一道紫光，迅速地往东岸破空而去。

陈信目送心心飞走，回过头大声说：“诸位注意，在下此来赶走圣殿，并没有打算取而代之，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凤凰星恢复自由，如果现在逆伏城中没有人懂得治理城市，各位可以回家休息，最迟明日，方彭将军等人应该会赶到，将会顺利的重建起凤凰星。”

四面一阵骚乱，这人原来并不是像圣殿所说前来侵略，居然与方彭将军认识？

杨保大胆的说：“神王阁下……您是打哪儿来的？”

“我来的地方，就是你们的陈宗主三年多前，启程前往的地方。”陈信找到一个最好的解释方法，凤凰星上所有人几乎都知道，陈信一行人追寻着无祖的遗迹星际远行，这样自然一说就明。

杨保高兴的说：“原来你们是由无祖隐迹的地方回来的……一定是知道圣殿胡搞，回来主持正义的，对不对？”

“也不能这样说。”陈信摇摇头，放大声量说：“我们本来只是想回地球看看，没想到半途见到了这档子事，自然非插手不可，不过各位可以放心，在下绝没有占据此地的打算，不久之后，在下将会再度离开凤凰星，前往地球一探究竟。”

逆伏城中所有人都听到陈信的声音，虽然仍半信半疑，但是一些躲在屋中的人也慢慢的敢出来问东问西，陈信接着说：“诸位注意了，在逆伏城

尚未建立起新的秩序之前，所有人暂时依循旧有的生活方式，若是有人趁乱胡来，我绝不轻饶。”

杨保见四周始终无人出头，也知道逆伏城中没有留下几个职位高的人，于是迟疑的开口说：“那……六位是不是先到以前的宗主府稍歇？”

陈信摇摇头说：“在方彭将军来之前，我们就先不休息了……对了，你们有没有与其他人联系的管道？大家都聚回逆伏城，这样才能寻回失散的亲人。”

陈信只要是想找到孟火明，一方面自己安心，另一方面替谢梦瑛找回老公。

没想到杨保却摇摇头，表示没有办法，陈信望望林齐烈，皱眉说：“这该怎么办？”

林齐烈也没办法，只好说：“等方彭将军回来，将这里的组织建立起来，再慢慢派人出去寻找吧？”

陈信却不表乐观，就像林范与孔属星等人藏在地底城，怎么能找的到？

小春却有些疑惑的说：“公子，您不是能远远的传音吗？”

陈信摇头说：“知道目标处当然可以，现在这样……噢，可以试试……”

忽然将透光刀取下，转头对林齐烈说：“龙将，这里就先麻烦你了，我必须到天上去施行，不然怕会伤损了房舍。”

林齐烈不知道陈信又要施展什么功夫，楞楞的点头说：“神王您小心点。”

“好。”陈信将透光刀交给小春，同时对四婢说：“你们也先待在地面别飞上来。”随即腾身一跃，在一闪之间，已经失去踪影。

这时地上四面聚集了数千人，连林齐烈在内，没有人看得清楚陈信的动作，不过林齐烈知道，陈信在一瞬间已经飞腾了近万公尺，现在正在远远的上方，于是他自然抬起头来观察着在空中停留已经变成微微小点的陈信。

只见空中的陈信忽然一阵绚烂，似乎是爆散开来，转眼又消失无踪，天空中云彩陡然间似乎受到所卷，转眼撕裂般的四面散失，头顶上突然产生了一大片扑天盖地的光华，让夕阳已经缓缓西下的逆伏城忽然重现光明，已经出现在天际的土月、火月两个卫星，忽然间也变得黯然无光。

林齐烈正在讶异，只觉得一股压力瞬间从天而降，整个逆伏城似乎卷起了一阵狂风，一声巨大的气爆声响这时候才传到众人的耳中，林齐烈这才知道，陈信居然将已经凝结的能量元婴完全散开，难怪必须到上面施行，不然整个逆伏城只怕要毁于一旦。

慢慢的只见光芒渐渐的消散，但陈信却已经完全失去了踪影，林齐烈也已经完全感受不到陈信的能量，林齐烈眺目远望，看不出所以然来，却见四方所有人已经害怕的又各自找躲避的地方，逆伏城又乱成一团。

过了好一阵子，林齐烈忽然感到四方似乎有陈信的微弱能量流动，意外的四处张望，却一点也见不到陈信的模样，林齐烈讶异的说：“神王？神王？”

林齐烈以前有过这种经验，陈信这样的能量过来，意味着可以与自己沟通，只是不知道本体到哪里去了，可是林齐烈叫了两声，却不见陈信回音，四婢也有些发急，小冬也迟疑的低声说：“公子……公子……？”

忽然间，一阵宏亮的声音忽然传出：“众人注意，圣殿来人已经被驱退，凤凰星已经恢复了自主，四年前大乱突起，诸位四面迁徙，现在是与亲人团

聚的时候了，逆伏城百废待举，亲友引颈企盼诸位回归，现在逆伏城将暂由方彭将军领导，盼日后俊彦汇集，大家一起来重建凤凰星。”

这段声音十分的怪异，一开始还清清楚楚，不久之后忽然由四面传来回音，但是这里四面空旷，哪来的回音？而且连回音也清清楚楚的，一声之后又是一声，居然有十几重的回音，所有躲起来的人又探出头来四面张望，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会对着逆伏城中的人喊着要大家回到逆伏城？

林齐烈楞了半晌，忽然迟疑的自语：“难道……难道……不可能吧？”

只见上空这时又缓缓地出现了一大月光雾，同时向着中心盘旋凝聚，光影闪现之间，陈信的躯体又慢慢的凝聚，四面逆伏城中的人也一个个又走了出来，见到天空中难以想像的奇景，终于又是一个个跪伏下来，喃喃的不知在祝祷什么。

林齐烈与四婢倒并不感到惊奇，这是陈信在凝结元婴，他们也不是第一次见到，不过逆伏城中众人的反应反倒颇让他们好奇。

重新凝结，比起由体中脱出自然速度略慢，过了两、三个小时，陈信的身躯重新凝结，缓缓的又落了下来，小春立即迎上，将透光刀仔细地佩带上陈信的腰间，一面有些迟疑的说：“公子，您无恙吧？”

“没事。”陈信拍拍小春的柔肩，笑着说：“这么爱担心，那不就麻烦了？”

小春脸一红，低声啐了一口，羞笑着退开两步。

林齐烈可不管这算不算打情骂俏，踏前两步大煞风景的说：“神王……您刚刚是做了什么？”

陈信知道林齐烈的疑惑，笑笑说：“我刚刚试着将自己的能量分散成无数的聚集，同时在凤凰星的全境发话……每一团大约只距离数公里吧……加上用了不小的力道出声，应该所有人都会把得到，不过有些孩子睡到一半被吵醒，那也真是不好意思……龙将刚刚好像有叫我是不是？我同时听到太多的话，整理不清楚。”

“居然是真的？”林齐烈兴奋的说：“您真的能作到讯息通达，无远弗届？”

陈信却忽然摇摇头说：“我的功力还不够精纯……其实应该可以分的更细，声量更低，每个人就会都有声音在耳边的发出的感觉……嗯，如果配合上御能神术，也许可以勉强达到……”

陈信一笑说：“……刚刚没想到，听起来比较吵吧？”

“已经很好了……”林齐烈摇摇头叹息：“神王功深莫测，小将望尘莫及。”

“林……龙将你也跟我客气？”陈信摇头说：“既然大家都听到了，要是还不肯回来，我们也没办法了……心心怎么又跑回来了？”

陈信忽然这样冒出一句，林齐烈这才抬头仰望，一面好奇的想，徐丽心这个小丫头，飞来飞去的不嫌累啊？

这时天色已黑，只见一道紫光划空而来，正是徐丽心，她满面惊疑的一面落下一面叫：“刚刚是你搞的吧？那是什么功夫？”

原来心心在孤岛上也听到了声音，一样是四面八方轰传而来，这下她哪里还耐得住，不远千里的又飞了回来，陈信恰好刚刚回聚凝能不久，心心更是看不出所以然来。

林齐烈替陈信回答：“神王刚刚化身千万，同时通知了凤凰星上所有的

人民，希望大家回聚逆伏城。”

“化身千万？”徐丽心睁大了嘴巴，望着陈信讶异的说：“那是什么？”

陈信忽然想起了无祖留下的最后四句，“观体有成、化身万亿；无存无灭，同寿天地”，一面摇摇头说：“还差的远呢……”心中却一面思索起所谓的“观体有成、化身万亿”，与自己现在的状况有没有关系……应该不只是这样吧？

陈信思索长久，始终想不出道理，回过神来，却见到徐丽心在一旁气呼呼的瞪着自己，陈信无辜的望着她说：“怎么了？”

“怎么……”徐丽心小嘴一蹶，说到一半却一跺脚，转身又往东方飞去。

陈信望着这道远去的紫光，眼睛疑惑的转向林齐烈，林齐烈一摊手说：“刚刚心心问了神王几句话，神王没理她……她就这样了。”

“我没理她？”陈信这才想到自己刚刚正出神，摇头笑说：“真是越大越难伺候……”

“神王……”秃头队长杨保忽然在一旁出外说：“宗主府已经约略打扫完毕，请六位移驾。”

怎么忽然这么客气？陈信有些意外，转念一想，八成是刚刚吓到了，陈信只好微微一笑说：“多谢了，既然如此，我们就先到宗主府的外宾室略作休息……”

陈信是避免瓜田李下，自己要是大刺刺的住在宗主房中，别人不以为自己有野心才怪，不过杨保却惊讶的说：“您居然知道外宾室？当然也可以，不过较为简陋。”

陈信知道自己又说错话了，连忙乱以他语的说：“没有关系，我们今晚不打算休息……”陈信只怕越说越错，说没两句也不敢再说，安静地随着杨保离开。

当晚，整个逆伏城未曾安静下来，四面不断的有人赶回，知道圣殿果然离开，笑闹喧哗之声自然不绝于耳，而林范自然遵照陈信的嘱咐，不敢离开那个地下绿洲。

次日，方彭等人终于赶到，虽然方彭功力尽失，不过有陈信的大力支持，加上以前威望素著，重掌大权也并不困难，至于当初的几位大将，除了林范之外，都已经失去了踪影，所以方彭更是众望所归。

凤凰星四十三年第十二周周七

呆了几天，陈信嘱咐林齐烈留下帮助凤凰星，自己必须回到卓能号的躯体中，随着薛乾尚等人回返地球，四婢虽然难免离情依依，不过知道陈信若是不离开，说不定会有不可测的危险，只好将泪水往肚子里吞，强忍着伤悲，要求陈信一定要回来，陈信只好嘱咐她们，若是遇到如意郎君，千万别迟疑，还将这件事情交托给谢梦瑛。

陈信为了避免林齐烈万里独行的危险，还交代林齐烈别去地球支援，林齐烈虽然不大愿意。但是相信陈信已经天下无敌，也只好勉强同意。

最令陈信烦恼的，是过去几天一直没有大哥孟火明的消息，只好当作孟火明住在凤凰星背面，一时还赶不回来，这份担忧陈信也不敢与谢梦瑛商议，只能先将这件事放到一旁。

至于心心，从回到逆伏城之后就一直闭关修炼，陈信知道她正尝试着通顶，自然不敢惊动她，只与方彭和谢梦瑛道别之后，在秘而不宣的情况下，一个人悄悄的飞掠离开凤凰星。

第 56 章 晶盒藏身

不用多久的时间，陈信已经离卓能号没有多远，自己将要回来的讯息也已告知了众人，众人自然高兴的群集在控制室中等候。

陈信依然由底部的隔离舱进入，然后再迅速的穿过控制室，一到控制室，黄吉首先大叫起来：“陈信你终于回来了，我们快闷死了。”

陈信微微一笑说：“我就是怕你们闷坏了，不过虽然我回来了，但还是要过好久才能回地球，也差不多闷。”

“差不多了。”那雷可夫手中拿着一个东西叫：“陈信，你来看看我新研究的东西。”

陈信转头打量，见到那雷可夫手中拿着一块奇形怪状的长形物体，正兴致勃勃的向自己凑过来，陈信摇摇头接过，有点怀疑的问：“不是类似吉吉、乐乐的东西吧？”

陈信可不想再玩这种伤感情的游戏。

那雷可夫猛摇头说：“不是、不是，你看看这东西够不够硬？说不定可以与刚族人的武器比美喔！”

“这么厉害？”陈信意外的说：“你弄清楚刚族人怎么制造武器的了？”

飞回凤凰星的一大段时间中，那雷可夫曾经将陈信的透光刀，与林齐烈的乾坤剑借去把弄了半天，不过似乎没有弄出名堂，怎么这时候忽然有着落了？

那雷可夫得意的说：“那东西我是弄不清楚，不过我这些日子想出了一些道理……纯粹的某种金属不是最坚固的，我们以前只知道适当比例的合金极为坚硬，其实当许多的物质产生极为复杂的结晶时，功能、效果和坚硬度都会大幅的提升，只是不大容易弄而已，我试了半天，好不容易研究出几种方式的配合效果不错，虽不及刚族人的武器，不过也十分的强劲了。”

原来是这样啊……陈信只记得当初那雷可夫满脸倒楣相，原来刚族人制造的武器运用了极为复杂的结晶技术，听到这里，陈信高兴的说：“那雷可夫果然厉害，不过……结晶为什么会比较硬？”陈信还搞不清楚状况。

那雷可夫更为得意，长篇大论的说：“钻石就是自然界中最坚硬的东西，不过他也只是碳的结晶而已，结晶的妙用无穷，只是我们一直没有办法随心所欲的控制而已，刚族人一定已经掌握了这个技巧，而且能将许多不同的结晶方式融合，我虽然没弄懂，不过我可以制造适当的环境，让一些不同种类的物质以晶状结合，然后……”

“那雷可夫！”李丽菁忍不住叫了起来：“有完没完啊？”

那雷可夫一愣住口，李丽菁接着说：“讲大意就好了嘛，我们又不会自己去？”

那雷可夫委屈的叹了一口气，低声说：“天才总是寂寞的……”

李丽菁不理睬那雷可夫的抱怨，对陈信说：“陈信，他是弄出一个很坚固的东西，就是要等你的透光刀斩斩看，还有……就算真的很硬，他也还没想到怎么制成刀剑，只能做出四不像的长棍，那有什么用？”

“也不会没用。”陈信笑笑说：“要是对方真的斩不断，而且也能顺利的通过、甚至放大内息，那也是很有用了。”

“对嘛。”那雷可夫大叹得我心，摇头晃脑的说：“还是陈信有眼光……来来来，陈信，斩斩看。”

“先让陈信回到身体里去吧。”舒红皱着眉说：“陈信这样戴着一张面罩，我看了好不习惯。”

那雷可夫听了也觉得有道理，万分不甘愿的说：“这样……陈信，你就先去穿上身体吧……”

陈信摇摇头，受不了那雷可夫独有的的辞汇，元婴归窍居然用“穿”这个动词，陈信心念一动，能量所聚成的面罩纱网忽然四面一散，消失再虚空之中，陈信久违的面容又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哇，还有这一招？”那雷可夫高兴起来，举着那根古怪的长棍，对着陈信说：“陈信快下手，别客气！”

只是光华一闪，轻松叮了一声，那根长棍忽然分成两截，一端被陈信握在手里，而不知道什么时候，陈信的透光刀已经抽出、收回刀鞘了。

那雷可夫吓了一跳，望见自己引以为傲的发明居然被陈信一刀两断，整张脸都苦了起来，悲惨的说：“原来一点用都没有……陈信，你出手也未免太快了？”

“不是没用。”陈信摇摇头说：“要是我没灌注内息，一样切不下去……要是两边灌注相同的内息，也不容易切入，你看……上面只有一个凹口。”

“是吗？”那雷可夫疑惑了半晌，望着信说：“你……刚刚到底切了几刀？”

“三刀。”陈信说：“第一刀我没灌注内息，这东西毫发无伤，第二刀运入半成内息，就顺利的一刀两断，第三刀我接住之后两边灌注相同的内息……只切了一个小口，这东西的本质坚硬似乎不输透光刀，不过内息的贯通程度还不够。”

“这么快就切了三刀？”那雷可夫不再理会有关陈信工夫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搔搔头说：“刚族人实在厉害，不但在结晶的时候同时产生完美的形状，而且连内息贯通的网路都同步完成，我一定还要努力……”

那雷可夫在那里自言自语，众人这时却才真正了解陈信所谓的速度变快是什么意思，谢日言站起来讶异的摇头说：“这么快……难怪你不费吹灰之力，就赶走圣殿的人。”

陈信笑笑说：“我去‘穿’上身体了。”一闪已经失去踪影。

要知道陈信以元婴移动，速度直逼光速，人的眼睛根本已经无法感应，像施良牧修炼到这种程度，固然可以感到陈信正在快速移动，身体却不能跟着相应的动作，自然毫无反抗力，而卓能中的众人，功夫又差一些，连陈信刚刚挥了三刀，都不大分的清楚。

见到陈信蓦然消失，科芙娜摇摇头对谢日言说：“我们该学那雷可夫，这样吃惊下去会受不了。”

那雷可夫得意的说：“对嘛，像我早就直接把陈信当怪物，发生什么事情也都勉强能接受了。”

“这有什么好得意的？”李丽菁推了那雷可夫一下说：“你还是快想办法改善你的发明，我们回去说不定要打架，赶快把成品弄出来！”

话虽然说的凶巴巴的，不过话中之意却是肯定那雷可夫的成果，那雷

可夫大喜过望，笑嘻嘻的说：“遵命，为夫这就去努力……”随即转身像连通管飘去。

那雷可夫刚下去，恢复肉身的陈信又窜上来，因为两人使用不同的连通管，自然没碰上，陈信现在也拆开了前面的纱巾，对着大家说：“我回来了！”

黄吉凑过去上下打量说：“陈信，这个身体这久没用，有没有长虫啊？”

“黄吉你少恶心。”李丽菁摇摇头皱眉说：“我们卓能上哪里有虫？”

“应该不会啦！”陈信笑着说：“我虽然一直不在，不过还是一直有微量内息护体……除非是非常厉害的虫，不然不会有关系的。”

薛乾尚这时候才来得及说话，对陈信笑笑说：“你那几位小丫头有没有哭得唏哩哗啦啊？”

“还好没有。”陈信叹口气说：“我有时在想，是不是应该就此与她们分开，不然岂不是误了她们的下半辈子？”

“你要抛弃她们啦？”黄吉愕然道：“会不会太狠了？”

“黄吉……”赵可馨听不下去了，摇摇头说：“陈信没动过她们啦…你……真是的。”说着说着，赵可馨脸上也微红了。

黄吉撇撇嘴一副不信的样子，气的陈信开口骂：“黄吉，你别整天胡思乱想，这么多天有没有练出什么新功夫出来？”

黄吉一摊手委屈的说：“通顶之后内息源源不绝，怎么练啊？我不会……”

这算什么理由？陈信瞪了黄吉一眼没说话，谢日言却开口说：“陈信，其实黄吉所说亦为我等之困扰，想到你无师自通，不断的别开蹊径，我实在佩服。”

“也不是这样说……”陈信没想到，原来还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跟自己一样，只好摇摇头说：“我仔细看看好了，嗯……黄吉，你身体里面有好几团内息该整合整合，最好能融为一体，不然哪天打的激烈说不定会各自造反……日言、科芙娜，你们常常配合着修炼阴阳腾龙掌，内息已经隐隐结合起来了，我看你们下次修炼的时候必须两气贯通一起练，同时成长，不然独自修炼难有进境……舒红，你的气脉已经完全贯穿，不过原来断续之处还有不够通顺的缺憾……丽菁，你的内息有些驳杂不纯……”

陈信忽然一顿，传音说：“你们夫妻感情虽然好，不过要克制一点。”

这句话虽然众人都听不到，李丽菁还是整个脸都羞红起来，微微的点了点头，一声不出的奔了下去，看来是要找那雷可夫出气。

陈信转头望向薛乾尚与赵可馨，忽然微微咦了一声，脸上突然出现微笑，赵可馨脸上却突然一红，低下头不敢看陈信，而薛乾尚则难得的脸上微现尴尬，张口又闭口，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只见面带微笑的陈信，忽然微躬身说：“恭喜了，乾尚、可馨。”

“恭喜什么？”黄吉本来正在思索自己身体的状态，却因为李丽菁忽然奔下去才回过神来，没想到陈信忽然没头没脑的对薛乾尚与赵可馨道起恭喜，黄吉连忙追着发问。

谢日言、科芙娜、舒红的状况也差不多，同样都瞪大眼望着陈信、薛乾尚、赵可馨三人，舒红也惊讶的说：“你们……你们……”

薛乾尚终于主动开口，微微一笑说：“我和可馨在诸事底定后，会请大家喝喜酒……”

赵可馨终于坐不住，步了李丽菁的后尘，低着头闪入连通管，躲下房间。

黄吉鼓掌大笑：“陈信，你可以开算命馆了，这么厉害！……咦，那丽菁刚刚跑下去又是为了什么？莫非……她又怀孕了？”

“你别胡猜。”陈信又好气又好笑：“好好解决自己的问题吧！”

黄吉闻言闷声坐下，咕咕脓脓的低声念了起来：“真不够朋友，有趣的事情都自己知道就好……”

陈信只好充耳不闻，笑了笑说：“乾尚，你们刚刚调和不久，要多花点时间转变内息状态，现在练起来最快，记得也跟可馨说一声……分析区我还勉强能照顾，别浪费时间了。”

薛乾尚尴尬的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跟着往下跃，应该是去找赵可馨了。

众人这时已经明白陈信看了出什么，其他人还好，舒红却不禁微微脸红，轻轻的啐了一声，本来还有问题想问陈信，现在一时也说不出话来，玩着自己的衣角，脸上露出浅浅的微笑，不知道脑海中在思索什么。

黄吉对这种事却是笑过就算了，摇摇头追着陈信问：“陈信，我怎么样能融合这几个气海，你有经验吗？”

陈信点点头轻笑说：“经验倒是……我那时正好与尤嘎对敌，也因此被尤嘎一掌打入熔岩，全身造反的劲力才合力对外，直到身体差点被撕碎前才豁然贯通，你也想试试吗？”

黄吉这才明白，当初在水域星与尤嘎一战的最后关头，为什么陈信由地底冲出之后变得这么神勇，不过这种方法风险太大，还是自己仔细想想比较妥当，只好乾笑一声说：“那我还是另想办法好了……”

谢日言也有疑惑，他见陈信已经没事，出声说：“陈信，我夫妻不能分开修练吗？”

陈信摇摇头说：“你们应该察觉到现在彼此的气劲已经有所感应，除非距离够远，不然互相牵引，单独修练会被另一方牵制，很难再有进益，不过一起修练却会相辅相成、事半功倍……要是你们不希望这样，趁着功力还不到这种状态，先远远的分开一、两万公里，过了几天，慢慢的联系就会逐渐消失，要不然日后练到如我一般的时候，恐怕非得以空间相隔才能截断了。”

谢日言与科芙娜相对一笑，科芙娜摇摇头说：“我们求之不得，何须分开？”

谢日吉也跟着含笑点头，两人间的浓情密意，尽在不言中。

舒红看了心里微觉黯然，离开地球时才二十五，现在回去就变成三十多了，自己的感情世界依然是一片空白，还好她的个性并不会一直沉浸在感伤中，微微摇头又提起精神，笑着对陈信说：“陈信，那我应该怎么贯通？不断的运动劲通过吗？”

“嗯……不妨试试。”陈信思索了一下接着说：“不过你可以考虑由小部份的气海融合起来，黄吉，你也是一样，先试试将腰和小腹的气海着手，全身一起来比较不容易。”

黄吉与舒红都认真的点了点头，陈信挥挥手，同时将内息微向外散，半开玩笑的大声说：“好了，让你们混了这么多天，现在全部都去练功，我一个人在这里就好了……等到有点进步才准上来。”这句话陈信将声音传遍卓能，所有人都同时听见。

众人自然知道陈信在开玩笑，不过也体会到陈信督促的诚意，黄吉首

先笑着说：“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可别寂寞喔！”随即呵呵一笑，闪身下飘。

舒红站起身不再多说，向陈信深深的一鞠躬，回头落下了连通管。

谢日言夫妻俩人也走到陈信身边，谢日言凝望着陈信开口说：“陈信，你一个人真的没关系吗？”

“没关系的。”陈信笑笑说：“当初要是大家都没来，我还必须一个人驾驶这艘卓能呢，怎么会有问题？”

谢日言望了科芙娜一眼，对陈信诚挚的说：“我们夫妻一直都认为，能认识你是我们的运气……”

“都老朋友了，别说这些好不好？”陈信猛摇头说：“你们功夫变强，这样就能帮我，这完全是我的私心作祟，有什么好感激的？”

谢日言不知应该怎么说，只好微带激动的说：“好……这是你说的，记得日后不管火里来、水里去，我夫妻不会有第二句话。”随即与科芙娜同时跃下连通管，留下了愣在那里的陈信。

这时偌大的控制室，只剩下陈信一人，他想着自从当初首次离开地球，与那雷可夫、谢日言等人也相识了五年的岁月，地球上更是已经过了将近十年，有的人一开始就极为投缘，有的人一开始还针锋相对，更有比武之后才意气相投的，过了这些年，大家却都变成了生死与共的好友，当初自己作的决定，果然没有错。

除了一件事陈信微有遗憾，当初要是不离开，也许与林颖雅的未来将完全不同，陈信的思念划过遥远的星际，忽然十分地怀念林颖雅，她到底会不会等自己回来？她……是否依然平安？

无元七四二年六月十六日

六日后，陈信开始移动卓能号往地球前进，众人还真的一直没有上来，陈信一个人驾驶着卓能加速，很快的通过了往白鸟星域的窗口，如上次一般，陈信不折向白鸟星，直接往通向地球的空间跳跃窗飞行。

慢慢的，黄吉首先成功的将内息融为一体，第一个冲上来，之后薛乾尚与赵可馨、谢日言与科芙娜、舒红等人都慢慢的颇有成就，开始上来与陈信交替，直到今日，众人即将通过穿往地球的空间跳跃窗，李丽菁与那雷可夫依然不见踪影。

这本来地无妨，不过等着李丽菁替换飞航区的科芙娜，以及等着那雷可夫掌管维护区的舒红难免会感到比较累，科芙娜还有陈信可替换，一些维护区的工作陈信可不大在行。

这时舒红正皱着眉念：“那雷可夫在搞什么？我又不是全学会了，还好大家都不大需要吃饭，不然我就糟了。”

陈信摇摇头说：“那雷可夫应该不是在练功，他八成在想怎么完成他的武器，丽菁就真的是在用功了……”

陈信转念一想，自己这么一说之后，这一个多月李丽菁八成完全不准那雷可夫碰自己，那雷可夫可吃苦了，想到这里，陈信忍不住偷笑起来。

黄吉见到陈信的表情古怪，警觉的说：“怎么了？陈信，你想到什么了？”

“没什么。”这话一说，李丽菁不翻脸才怪，陈信摇摇头说：“我在想，等他们出来，我们又穿过空间跳跃窗，我就应该离开了，在星际中闲逛一阵子，等你们到地球一阵子之后再往地球出发。”

“这么快？”舒红讶异的说：“接近地球再走嘛。”

“不行。”陈信说：“太晚走说不定会被发现，一过空间跳跃窗我就要走，不然我们的救人大计就糟糕了。”

陈信与薛乾尚决定无论该不该与圣殿翻脸，都要先将与众人有关的重要亲友带出，这样才能毫无顾忌的追查真相。

薛乾尚见状说：“陈信，我们再确定一下你那边的名单……”

陈信知道薛乾尚的意思，摇摇头苦笑说：“除了我父母之外……就只是黄梓宗主他们了……”

“颖雅呢？”薛乾尚不放松的追问。

陈信哑口无言，望望薛乾尚不知该说什么。

薛乾尚沉思一下说：“就算她不愿意来，我们也要勉强她一下，不然要是圣殿以此要胁，我们还是会有顾忌的……最多日后送她回去就是了。”

“那……她的父母呢？”陈信说：“她父亲可是圣殿武士，你也要一起绑来吗？”

陈信自然没对人说过林颖雅生父其实另有其人，想来林颖雅也不知道。

“这……”薛乾尚迟疑的说：“要是颖雅自愿过来，我们当然绑也要绑她父亲来，要是她不愿意，我们也管不了这么多了……陈信你可要记得，六年多前，在你灌注功力之后，颖雅的功夫已经不会输给可馨等人，虽然我们这一年进步许多，不过她这六年未必闲着……我们想绑她未必容易。”

众人只经过了一年，地球却经过六年，所以要是林颖雅用功的话，进境恐怕未可限量。

陈信迟疑的说：“那时我静坐一年之后出来，她功夫并没有怎么进步，应该对练功没什么兴趣……”

“应该有别的原因。”薛乾尚却摇摇头说：“颖雅到了圣殿之后，功夫的进境本就不小……我不认为她对练武没兴趣。”

“你决定吧。”陈信沉声说：“我不能很客观的下决定……”

“好吧。”薛乾尚点头说：“到了地球我们会见机行事，你看……要不要等我们成功了，才干脆以本来面目出现。”

“不……”陈信摇头说：“我还是先乱一乱圣殿的军心，有机会说不定会与你们碰面假打几场，他们可能因此减少防御你们的念头。”

薛乾尚思索一下说：“无论如何，你出现前还是与我们联系一下，那里的状况我们完全没法掌握，现在没法作什么完善的计划。”

“我明白了。”陈信回答。

“你们怎么了？”背着小毛莉的那雷可夫忽然跃出连通管，见到大家都沉着脸，疑惑的说：“脸色这么不好看……啊，舒红脸色最糟，一定是生气了，对不起了，我一个多月没出来，不过有点成绩喔……”

舒红也只是念一念，脸色沉重是因为听到薛乾尚与陈信谈的事情，听到那雷可夫认为自己在怪他，微嗔的说：“你胡说什么……弄出了什么成绩？”

那雷可夫转向陈信说：“陈信，我虽然还没想出怎么作出完美的武器，不过那是因为刀剑需要的精密度太高了，但要是比较大件的物体，我几乎已经有把握了。”

“大件的作出来干什么？”舒红疑惑的问。

那雷可夫得意的一指连通管，开心的说：“请看！”

只见李丽菁托着一个一人高的方盒跃了上来，有些尴尬的往地上一放，

无奈的说：“硬是要我帮他拿，真拿他没办法……”

“老婆！”那雷可夫皱眉说：“你怎么这么说？这可是为了所有人的安全而制作的，这样子我们就不必再有顾忌了。”

这个方盒长达两公尺，宽高都有将近半公尺，想来应该不轻，还多亏李丽菁拿了上来，众人注视之下，只见这个方盒四面有各种结晶发生奇妙的闪光，应该是那雷可夫研究出的新材质，不过作这么大干什么？

“那雷可夫。”陈信疑惑的问：“什么东西这么伟大？”

“这就要问乾尚了。”那雷可夫卖起关子来说：“乾尚，我们回地球，最令人担心的是什么事情？”

陈信听得一头雾水，回地球这件事情，大家需要担心的何其多，何谓最重要的？

“那雷可夫，一件事？”

陈信转头望向薛乾尚，却见到薛乾尚双目放光，站起来大声说：“够坚固吗？”

那雷可夫得意的说：“当然坚固，据我所知，除了刚族人制造的武器……还有极乐说不定有点办法之外，应该没有东西破坏的了这个盒子……怎么样，我的功劳够大吧？”

“够大、够大。”薛乾尚一面回答，一面走近这个盒子，东摸西敲起来。

陈信满肚子问号，忍不住说：“乾尚，你们在打什么哑谜？”

薛乾尚起身望着陈信，摇摇头说：“就是你自己不紧张，陈信，要是你的身体受了伤损怎么办？”

陈信恍然大悟，原来是为了装自己元婴脱窍的躯体，大家居然当成是这么重要的事情，陈信不由感激的说：“你们……太费心了。”

那雷可夫笑嘻嘻的打开盒子说：“陈信，你自己来看看，看满不满意。”

陈信也轻松起来，笑着说：“好啊，看看我的棺材。”

“呸、呸、呸……”李丽菁叫了起来，对着那雷可夫骂：“我就叫你做好看一点嘛，你看，连陈信都说像棺材……多不吉利？”看来这个意见李丽菁早已说过。

“我开玩笑的啦。”陈信连忙打圆场说：“那雷可夫，你不解释一下？”

“好……”那雷可夫连忙说：“这壁面最薄处也至少有三十公分，就算是透光刀也不容易砍进去，里面是人形凹槽，在手边设置了贡杆式的开关，机簧过几百年也不会失效，密闭之后，除非里面的人自行开启，不然外面绝没有办法打开……陈信，你要是就此不出来，我们可拿你没辄……”

李丽菁又听不下去了，破口大骂：“你还胡说！”

“开玩笑、开玩笑……”那雷可夫苦笑，指着一个弯弯曲曲的细小凹槽说：“陈信，这个洞是准备让你的元婴出入用的，通向外面的地方有特殊设计，不会被人发现洞在哪里，你自己要记得，不然回不来可糟糕。”

“不会的。”陈信说：“要是没有洞，我就将能量稀释外泄，除了蕴含能量的身体之外，所有的物质都能穿透，只不过要重新聚合形体，需要一段时间……两、三个小时吧。”

薛乾尚插口说：“那就不要留了，不过是慢上一些，却少了风险。”

那雷可夫点点头，一面处理着洞口一面说：“等一下我将这方盒紧紧安置在控制室中，我们尽量不离开卓能，若真的不行，就把你的躯体留在这里，他们总不会将整艘卓能号搬到圣主的房间去，你要是回来了，说不定还能控

制着卓能号来帮我们。”

“这方法不错。”薛乾尚点点头说：“若是大事有变，我们的亲友说不定需要藉着卓能逃出地球，作这样的预防是正确的。”

大家的亲友几乎都不能在宇宙中飞行，自然需要卓能号的帮助。

陈信问明了应该如何控制，解下透光刀，一个翻身落到盒中的人形凹槽说：“那我就进去了，要是失效了，还要用透光刀把我劈出来。”

“不会啦！”那雷可夫委屈的叫：“这么没信心？”

陈信呵呵一笑，就要合上盒盖，这时赵可馨却叫了起来：“陈信，面罩！”

陈信这才想起，连忙将面罩挂上，不然自己元婴离体的时候，可不懂得如何无中生有弄出一个面罩出来，陈信一面挂，一面笑着说：“还是可馨细心，谢了。”

赵可馨微笑摇摇头，也不多言，她心里对陈信依然还是十分关心，不过既然选择了薛乾尚，自然不能有不应该的表现，所以现在反而话变少了。

一切就绪，陈信将厚重的晶盒盖上，右手轻轻的将机簧移动，只听咯咯声连响，十来道暗锁，紧紧的将上下两片锁起，陈信稍稍一推，发觉确实非常坚固，于是不再迟疑，能量开使缓缓的往外散出。

四面众人见到光华由四面渗出晶盒，都退了两步，只见渗出的能量又在晶盒旁缓缓的聚集，陈信的蒙面人形也逐渐地出现，随着时间的过去，越来越晶莹美观、七彩华丽。

李丽菁啧啧有声的说：“哇，什么时候我练到这种程度，我也不要变回去了，这样多好看？”

“不好吧？”那雷可夫摇摇头说：“这样小毛莉就没有弟弟、妹妹了。”

因为陈信之前的嘱咐，这一个多月李丽菁确实都没让那雷可夫碰自己，现在听那雷可夫这样说，忽然不好意思起来，轻轻捶了那雷可夫一拳，却也没太用力。

且不管众人如何惊叹，陈信忽然说：“这样比较快，不然先散再聚就要两倍的时间，所以我一面散一面聚。”

“你还能说话嘛。”黄吉说：“这种功夫不用花费精神吗？”

“还好。”陈信笑笑说：“哩，你们别猛看我啊，空间跳跃窗快到了，科芙娜，该减速了。”

科芙娜吃了一惊，连忙回神注意起飞航区，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对不起。”

在通过的同时，陈信也顺利的将元婴重新在控制室中凝结，招手将透光刀吸起说：“要不是透光刀简直没有重量，我也不会带着。”

“这就更难了。”那雷可夫摇头说：“透光刀的质料我完全看不出所以然来，乾坤剑还简单些，我看这把刀应该是五把刀剑中最难做的一把。”

“我该走了，不然要是地球派出来拦截的飞船，我就走不掉了。”元婴容易溜，透光刀可带不走，陈信望望众人，缓缓的说：“一切就拜托大家了。”

“放心的去吧。”黄吉嚷着说：“我们会好好保护你的棺材的。”

“黄吉……你怎么也这么说？”李丽菁嘟起嘴，又想怪那雷可夫，陈信摇摇头，说：“好了……不说笑了，大家再会。”

“再见……”众人一起开口，声音一落，陈信已经消失不见，随即下方的隔离舱门打开，不久后，陈信出现在控制室外，对众人挥挥手，眨眼消逝在无限的虚空之中。

“又走了……”黄吉索然的摇摇头，又坐回了座椅中。

“那雷可夫。”赵可馨忽然说：“你现在还是不能制造出武器吗？”

那雷可夫摇摇头说：“没办法……刚族人的身体就是奇特的晶状物，大概因此特别明了晶状物的特性，我还差的远。”

“大家小心行事就是了。”薛乾尚想了想说：“那雷可夫，你说要将这个晶盒安置在控制室中，要不要大家帮忙？”

那雷可夫望望舒红，大刺刺的说：“舒红帮我就好了……她虽然还没有全学会，当助手的资格还有，丽菁就不大行了。”

“你臭美什么？”李丽菁撇嘴说：“我才懒的学呢！”顺手推了那雷可夫一把。

在众人的笑闹声中，卓能号校准了前往地球的航线，又开始逐渐的加速前进。

无元七四二年七月十五日

又过了许多天，地球终于远远的在远方出现，本来卓能与旧型的卓卡不同，并不需要事先将速度降低太多，但是在还没到达地球之前，圣殿已经先派出一艘卓能迎接，为了与另一艘卓能的人员会合，科芙娜只好将速度减慢下来。

据圣殿传来的消息，前来迎接的是右弼赫中行、一位蔡执事，以及十位高阶武士，只不过除了黄吉之外，众人对这些人可都没什么印象。

两艘卓能的接驳早有设计，加上离大气层尚远，所以进行的还算顺利，薛乾尚与黄吉两人到达底舱的隔离舱内门旁，等待着这些人进入卓能中。

过不久，新鲜的空气注入隔离舱，舱门也轻轻巧巧的打开来，薛乾尚见到一位秃顶老者一马当先的踏出舱门，呵呵一笑说：“诸位辛苦了！”

“薛乾尚与黄吉见过诸位。”薛乾尚一个躬身说：“这位一定是圣殿圣主的左右手——赫中行右弼，我等一事无成，居然还烦劳圣殿派人出迎，真令人十分惶恐。请诸位到控制室奉茶。”

“奉茶就不必了。”秃顶老者正是赫中行，他面容一正说：“不过这里确实不是谈话的所在，就如你所言，我们到控制室去吧。”

这时其他的人也一个个走出隔离舱，除了另一位老者外，其他大都是中年人或壮年人，一群人堵在通道中，确实不是十分方便，于是众人由薛乾尚与黄吉领着，往控制室而去。

到了控制室中，众人分别自我介绍一番，高阶武士与黄吉本是素识，而另一位老者果然就是所谓的蔡执事，这位连黄吉都没见过，此人发色半灰半白，看不出有多少年岁，眼睛半开半闭的，不大理人，众人对这位蔡执事都不大有好感，记得另位田执事就和蔼可亲多了。

一开始的寒暄过后，赫中行仔细的打量众人，面色微变的说：“诸位说梦幻星的时间流逝与地球不同，大约是多少比多少？”

薛乾尚应声说：“我们在那里经过了三百多个地球日，不过这里却只过了一个月，算了算大约是十比一。”

赫中行望望李丽吉抱着的小毛莉，看看还不到两岁大，众人果然才经过了一年多的岁月，于是点点头说：“没想到只经过了一年，各位居然都已经到达天人合一的阶段，那陈宗主的进境想必更多？”

薛乾尚摇摇头说：“陈信一直未能突破，所以到了凤凰星之后见任务已经被那里的人类后裔解决，所以毅然决定再度尝试吾师清旋公所说的悟道，

我们也跟着修炼起来，没想到中途经过了人族的内乱，我们在天广皇的请托之下义不容辞的帮忙，却因此也损失了几位队友……”

之后的事情薛乾尚虽然早已说过，但是知道对方就是来再问一次的，所以不厌其烦的又说了一次。

果然赫中行点点头说：“这件事我也听说了，后来你们因为空间跳跃窗即将封住，不得不将陈信躯体带回，练长风这混小子却留在梦幻星定居了。”

薛乾尚故作讶异的说：“原来赫右弼早已知道，乾尚多嘴了。”

“不。”赫中行摇头说：“我相信你们他知道那位完成任务的天降神王，已经先你们而来，还大闹凤凰星，似乎极为藐视地球的人类，你们不知道对这人有没有认识？”

“我们到达时他已经离开了。”薛乾尚说：“不过从传言中听来，此人似乎急公好义、不好权位利禄，不然他身为天广里第三子，功力又是出类拔萃，大有可能成为下一任的人族之皇，无须冒着永远无法回归的风险在星际中流浪。”

赫中行面色沉重的说：“这种人的心态最为难测，只要一任性起，就会以片段的见解断定事情，加上功力又高，若是他以主持正义为名，却作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我们自然不能不防。”

薛乾尚心中冷笑数声，但表面上依然恭敬的说：“赫右弼教训的是，我等并未与此人碰面，也许传闻有误也不一定。”

“没错。”赫中行见薛乾尚这样说极为满意，点点头说：“他既然身为皇子，又为人族立了大功，加上从此又不能回去，所有人当然都说好话。”

“确实如此。”薛乾尚点点头说：“难怪此人居然会大闹凤凰星，既然如此，当时为何不趁着我们接近凤凰星的时候，干脆派我们与他一战？”

黄吉本来听了大为不爽，见到薛乾尚完全不为所动的演戏，却又忍不住想笑，但又不好离开，只觉得真的十分痛苦。

而赫中行听了微微一笑说：“你们能这样想就很好，不过因为各位还没有正式聘任，圣殿并没有权利对诸位下令，等到了地球之后，圣主一定会为诸位安排适当的职位……诸位既然都已经通顶，至少也是楼令的等级，等天降神王的事情解决了之后，一定会被分派为方面大员，统领一大片广大的土地。”

薛乾尚微微躬身说：“蒙赫右弼谬赞，在下实感惭愧……陈信曾说，通顶虽能提高内息，但是通顶与否与真正的功力高低并没有直接关系，所以……”

“我明白了。”赫中行满意的说：“其实就以你们以前的功力，我们也能估计通顶后所提升的量，你也不用太谦虚……陈宗主实在不凡，以一己之力悟通许多至理……只不过……可惜……”

“可惜什么？”黄吉紧张起来，虽然之前薛乾尚要他不要说话，但终于还是忍不住了。

赫中行却不着急，望望黄吉之后说：“我可以先看看陈宗主的身体吗？”

“当然。”薛乾尚一指控制室当中的一块地面说：“我们为了能在陈信出定时立刻见到陈信，将安置陈信身体的晶盒放在此处。”

赫中行顺着薛乾尚的指引望过去，才发现陈信座位前的地面，居然有个奇怪质地的长方形，赫中行一愣说：“什么晶盒？”

“当时我们没有提及。”薛乾尚说：“在梦幻星的时候，那里有一种极高的技术，能制造非常坚硬的刀剑，他们当然不肯教我们这种技术，连一把刀剑也不肯给我们，不过知道陈信要闭关，却愿意送我们这种供人闭关的晶盒，只有闭关的人出关之后，才能自己打开。”

赫中行自然知道梦幻星人有十分厉害的武器，薛乾尚这个谎言说的天衣无缝，让赫中行听得猛点头说：“难怪、难怪……啊……这东西岂不是我们研究的最好材料？”

赫中行正要靠近晶盒，薛乾尚忽然闪在赫中行面前躬身说：“右弼恕罪，藉此研究自无不可，不过还请等陈信出关之后再试。”

赫中行摇摇头说：“不过陈宗主已经……咦……”

赫中行忽然惊喷出声说：“怎么会这样？”

第 57 章 亲友欢聚

原来赫中行刚刚已经将心神往晶盒中的陈信身躯探去，忽然发现陈信身体并非如自己想像中的空壳，而有着一些微少而缓缓流动的能量，这下子弄得赫中行直皱眉头。

薛乾尚等人不知道赫中行发现什么，一个个都紧张起来，李丽菁和那雷可夫最沉不住气，脸色都变了，而薛乾尚总算较为镇定，稳着声音问：“不知右弼何事惊讶？”

“这……”赫中行讶异的摇摇头说：“奇怪了，圣主的推测不对……”随即看了薛乾尚一眼说：“陈信……练的方式与以前一样吗？”

薛乾尚还不明白赫中行发现了什么，也不敢乱解释，只好摇摇头说：“我等不知，只知道陈信告诉我也将闭关练功，而且要一段极长的时间。”

“原来如此……”赫中行点头说：“这样有可能练的方法不同……要是在悟道中，陈信的身体不应该还有能量存在，不过我也没见过修练有成的人，身上的能量含量这么少的，要不是我还记得陈宗主的内息感应，我真的会以为里面不是陈宗主。”

事实上因为陈信身上存留的能量极少，赫中行才能认出，要是全身能量满聚，反而会认不出来，因为陈信在悟道之前一次的能量转变，使得身上的内息蕴含浓度大为增加，也因此元婴状态的陈信才没被几位见过他的长老认出。

还好地球上现在似乎没有人悟道成功，薛乾尚暗暗松了一口气，点头说：“多谢赫右弼，这样代表陈信还在修练中，我们也安心了。”

“这没什么……”赫中行皱着眉说：“陈宗主果然是一代奇才……圣士说的话毕竟有道理……”

薛乾尚不好接话，只好沉默听着。

那位一直看来不大有精神的蔡执事，却忽然开口说：“赫右弼，既然这几位的心态正急，我们应该赶快回圣殿，也许很快就需要他们帮忙了。”

这位蔡执事声音尖锐异常，李丽菁忍不住微微皱起眉头，大是看不起这人。

这样的声音一出，赫中行自然立即回神，点头说：“蔡执事说的对，薛

乾尚，陈信闭关之后，这里的事务是交给你处理吗？”

薛乾尚点点头说：“其实陈信是交托给我和黄吉一起处理，对外的事务由我负责，大家的行事由我和黄吉协商，我们希望能护卫陈信出关之后，再谈论之后的事情……所以希望到了地球之后，卓能号还能暂时借我们使用。”

赫中行神色微微有些迟疑，想了想说：“你说的也对……毕竟陈信还有出关的可能……不过这件事情，我们还是等见了圣主之后再谈。”

薛乾尚知道不能逼得太紧，点点头说：“多谢赫右弼见谅，我们现在正逐渐加速，明日应该就能到达地球，不知道应该在哪个地方降落？”

“当然是圣殿。”赫中行微笑说：“圣殿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就等你们回去。”

“我明白了。”薛乾尚望望科芙娜，科芙娜自然会意的操作一番，应声说：“目标校定完毕。”

薛乾尚回过头来，对访客说：“还有十几个小时，诸位是不是先到空着的寝室休息？”

赫中行正要点头，蔡执事眼光扫过众人，却又突然冒出一句话：“各位对于圣殿取代领导团的事情，一点都不好奇吗？”

终于问到重点了，薛乾尚不慌不忙的说：“圣殿长久以来，是所有人心里最神圣的殿堂，现在终于愿意出来带领大家，此事正有如久旱之望云霓，一旦成真，这是何等令人喜悦的事情，想来一定有如水到渠成，有什么好问的？”

赫中行猛点头，似乎大为同意薛乾尚说的话，不过蔡执事却面色不变，忽然对黄吉说：“黄吉，你对于凤凰星是否应该独立的事情看法如何？”

黄吉见问到自己的头上，眨眨眼说：“我对政治没兴趣，我老爸不是赞成圣殿吗？儿子当然听老爸的。”

蔡执事似乎这才满意，点点头尖声说：“虽然实际的任务并不是由诸位解决，但是这个讯息毕竟是由你们带回来的，依然功不可没，你们回到地球的时候，各位的亲人都会到圣殿欢迎……诸位记得，只要说梦幻星的人类已经解决任务就可以了，天将神王既然与我们为敌，他的消息我们暂时不对外公开。”

其实首先将这个讯息传回来的，是陈信扮演的天降神王，连完成任务的也是他，不过看来，圣殿是不打算将这件事情传出去了，大概不希望让天降神王在地球人心中变成英雄。

薛乾尚点头说：“我们理会得，蔡执事请放心。”

“好。”蔡执事终于面泛微笑说：“薛先生不愧是聪明人，那我们就先下去休息了。”

赵可馨微笑起身说：“由在下来引导诸位休息……”随即向这一群访客说：“诸位先请。”

赫中行等人也不客气，一个个鱼贯的往连通管而去。

等到这些人全部离开，那雷可夫才松了一口气，传音到每个人的耳中说：“以后乾尚说的话我都不敢信了，这么会演戏！”

现在众人不敢掉以轻心，较私密的话都以传音对答，反正自己人也才八个，以众人的能力来说是轻而易举。

薛乾尚苦笑两声，传音回答：“我也是无可奈何，大家都要小心一点……”

“乾尚！”黄吉忽然说：“我刚刚那样回答可以吧？”

薛乾尚还没说话，李丽菁已竖起大拇指传音说：“说的好，没想到连黄吉也会撒谎。”

薛乾尚却微笑传音说：“当然是不错了，只不过……这样黄宗主会被看的更紧了。”

黄吉没想到自己还是没表现好，叹口气摇摇头传音说：“一说就错……到底该怎么说？”

薛乾尚摇头传音说：“其实不错了，要是你答的太完美，他们说说不定反而会怀疑，如果是我说的话，我会说以前由领导团管理，自然该独立，现在既然圣殿愿意接手，凤凰星高兴都来不及了，何必独立？”

“原来这样……”那雷可夫点头传音说：“黄吉一定说不出这番话来的，还是不说为妙，人家还相信一些。”

黄吉瞪了那雷可夫两眼，又觉得以传音骂人太没魄力，只好在心底叨念两句，摇摇头不作声，脸色倒是挺不好看的。

薛乾尚这时面带微笑，忽然恢复正常的说话方式，故意疑惑说：“不知道陈信什么时候才会出关？”

李丽菁会意，接口说：“反正我们非等到他出关不可，现在闲着没事，先见见家人也不错。”

“对呀。”那雷可夫扮个鬼脸说：“现在圣殿一统……这个字内升平，我们应该也没什么事好做了。”

赵可馨正好回来，见状知道大家正在说给下面的人听，于是面带微笑的接着说：“赫右弼飘行起来有如行云流水、浑然天成，果然不愧是圣主的左右手，实在令人钦佩……”

说到这里，大家已经咬着下唇偷笑起来，一时之间再也说不下去，底下的赫中行果然听得十分满意，对众人疑心尽释，得意的闭目养神，嘴角还不自知的露出微笑，自己刚刚飘行的过程果然完美无暇，没想到这些人倒有眼光。

无元七四二年七月十六日

远行了六年多，卓能号终于重回地球，众人在盛大的欢迎之下降落在圣殿前，待赫中行等人出舱之后，薛乾尚等才一个个尾随出舱，一出卓能，四面炮声齐响，乐声大作，数万颗彩球缓缓上飘，眼前数万人民聚集在圣殿前的广场，正对着众人欢呼，数百名记者隔在侍卫所围成的圈外，乖乖的不敢飞起，众人依序飘落，而那雷可夫关闭好卓能，最后一个落下。

薛乾尚远远一望，自己的父母这时与陈信的父母陈天豪夫妻等人站在一起，正开心的望着自己，一旁还有黄宗主等数十人，看来是大家的亲友，几乎每个人的脸上都是带着微笑，陈天豪夫妻的面色却是有点担忧，大概陈信闭关的事情，圣殿并没有告知他们，现在见到下来的众人中没有陈信，心里十分的意外。

众人一下卓能，等待已久的亲朋立即围了土来，众人马上四面散开，分别与自己的父母会面，薛乾尚的父亲薛居朴虽是一位经济学者，但是书卷气息极浓，母亲在书碟史料馆就业，却反而颇为大方，薛乾尚懂事后，在父母亲身上学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眼见未必是实。

薛乾尚与满面激动的父母聊了两句，见到陈天豪夫妻在一旁发急，想说话又不好打扰，于是转头说：“陈伯父、伯母，您两位好，陈信没事。”

这一句话就直接说到两人的心底，陈天豪松了一口气，有些尴尬的说：“乾尚，好久不见……小信怎么了？”

“他在练功。”薛乾尚尽量轻松的回答。

“还练？”陈天豪摇头有些不开心的说：“他连父母都不肯见了？”

“不是。”薛乾尚解释说：“这次练的跟上次坐关一年练的差不多，我们虽然到了地球，他也并不知道。”

陈信母亲担心的说：“这孩子，这种功夫就不要练了嘛……”

薛乾尚微微笑了笑，自己不便替陈信解释，只好闷不作声，薛居朴见状插口说：“天豪兄，孩子们长了，就由他们去吧。”

陈天豪点点头说：“也只能这样了……一别六、七年，这孩子也不懂得先让父母安一安心，真不知道到底长大了没有。”

薛乾尚回过头问父亲：“爸，你们怎么都到圣岛上来了？”

薛居朴微微皱眉说：“四年多前，圣殿将我们一个个都移居到圣岛来，不来好像还不行……”

“你别这么说。”薛乾尚母亲摇摇头打断薛居朴的话，望着薛乾尚说：“你爸爸就是口无遮拦，事实上应该说是盛情难却，无论是住家、工作，圣殿都替我们安排好了，我们也就来了。”

陈天豪摇头说：“可是我来也是没事可作，只不过圣殿一直强烈要求，我们这才过来，没想到来了不久就发生战乱了……”

陈天豪六、七年前为陈信的名声所累，被安排提前退休，以前是军人，但是他的功夫到了圣殿实在没什么大用，所以到了圣岛还是没事作。

这时，久违的田执事却忽然出现在眼前，对着薛乾尚微微躬身说：“薛先生，这里人多嘴杂，不好交谈，我们安排大家先接受访问，访问后会有一个大型聚会……请往这里走。”

众人眼见确实如此，只好点点头移步往圣殿大门走去，一路前行的时候，薛乾尚见到落在尾端的赵可馨远远的向自己招手，于是跟父母打了一声招呼，往那里移动过去。

这时赵可馨跟在一个六十出头的青年妇人身旁，还有一位七十岁左右的壮年人，距离较远处还有两位面带愁容的青年男女，五人正一起望着自己，眼看薛乾尚走近，赵可馨抢先一步说：“乾尚，这是我爸和我妈，你们都没见过，也被圣殿由珠链六岛请来了。”

薛乾尚微微躬身说：“赵伯父、赵伯母，两位好，我是薛乾尚。”

赵可馨的父亲稍稍打量了薛乾尚一番，嘴角微微牵动一下，面色平静的说：“你好。”

薛乾尚再点了个头，心想赵可馨的父亲看来有些不苟言笑，于是也不敢多说话，不过赵可馨母亲却总是面带微笑，这时正温柔的点点头说：“你就是薛乾尚啊，果然有如玉树临风，比起天讯上还要帅气。”

薛乾尚尴尬的笑了笑，摇摇头说：“伯母别这样说……可馨，你找我有什么事？”

薛乾尚知道赵可馨叫自己过来，不该只是介绍父母给自己认识，于是口中虽然问赵可馨，目光却望着另两位面带愁容的长辈。

赵可馨笑容微收，对薛乾尚低声说：“乾尚，这两位是丽芙的爸妈。”

薛乾尚心里其实也有预感，于是站定向这两位躬身说：“许伯父、许伯母……”

“一面走一面说。”开口的是许丽芙的父亲，他虽然面带愁容，但还是勉强带着微笑说：“我们知道丽芙……过世了，不过希望能知道细节。”

“当然……”薛乾尚点头说：“在梦幻星人族内战的最后一场战乱之中，对方以数千精锐企图败中求胜，我们那时是先锋部队，忽然被卷入战团，部队死伤惨重，丽芙和宋庭就是在那一战身亡的……他们俩人的骨灰我们也带回来了，晚一些时候晚辈会收来交给两位。”

方青芬的事情大家决定不要再提，所以薛乾尚连宋庭也算成是在那一战死亡。

“不急于一时。”许丽芙的父亲摇头说：“今晚的晚会我夫妻就不参加了，等你们有空的时候再给我就是了……”

“是。”薛乾尚点头说：“晚辈会尽快交给两位，再向两位说清楚整件事情的细节。”

“麻烦你了。”许丽芙的父亲说完之后，终于叹了一口气，与目光中隐隐含着泪水的夫人转身离去。

赵可馨与薛乾尚目送着两人，赵可馨低声说：“乾尚，他们现在也在圣岛中工作，夫妻俩都是医师，以前在祥和基金会工作，功夫其实都还不错。”

赵可馨与许丽芙，当年因为陈信而建立起了姊妹般的交情，所以七年前返回地球之时，赵可馨有去拜望过许丽芙的父母，那时就已经知道两人的职业。

薛乾尚说：“祥和基金会？难怪丽芙心地这么好……”

祥和基金会是地球上数一数二的慈善组织，专门在人们不懂修练的偏远地区服务，传授基本功法，每个会员几乎都擅长医疗。

两人一面加快脚步追上前方的人群，赵可馨一面说：“看样子他们拿到了丽芙的骨灰之后，可能就会离开圣岛。”

“嗯……”薛乾尚思索了片刻，对赵可馨点点头传音说“我们有责任照顾他们！”

“我也是这么想……”赵可馨传音以对：“不过就怕等不及……”

“我去找他们的时候再探探口风吧。”薛乾尚传音说：“真的没办法，就只好等大事底定之后再来找他们了。”

赵可馨点点头，两人商议已定，分头往自己父母的身边而去。

之后是长时间的访问，圣殿似乎为了表现对媒体的善意，加上对于薛乾尚等人的事迹也不是十分明了，所以任由媒体发问，只由田执事维持着基本的秩序。

到了晚间餐会，薛乾尚才确定，除了科芙娜双亲已故之外，几乎每个人的父母都来了。

谢日言家族最大，足有十来人，知道谢日言与科芙娜已经成婚，一个个围着科芙娜嘘寒问暖，弄得科芙娜十分不适应。宋庭的父母并没有见到，也许圣殿已经有所安置，奇怪的是一直没见到练兆诚武士长。

本来最孤独的是舒红，她当初留下的资料是假的，所以现在也见不到半个亲人，还好李丽菁看她一个人寂寞，要那雷可夫把舒红找来一起聊天，反正李丽菁与那雷可夫的父母嗓门都大，所以最喧闹的就是这群人，而圣殿一直没人来问舒红资料的事情，众人也乐的装傻。

当晚直到深夜才结束宴会，薛乾尚与黄吉重回卓能，将宋庭与许丽芙的骨灰取出，宋庭的骨灰自然必须交给圣殿中人，于是由黄吉先带回去，许

丽芙的骨灰就由薛乾尚在次日送还她父母，两人关闭好了卓能，分头离开。

无元七四二年七月十七日

次日清晨，薛乾尚在田执事的陪同下，前往许丽芙父母居住的房舍拜访，许丽芙父母一开门，见到薛乾尚手中捧着的陶罐，许丽芙的母亲已经忍不住滴下泪来，微微颤抖的接过陶罐，紧紧的抱在怀中，一时说不出话来。

许丽芙的父亲眼眶也是红的，只见他摇摇头说：“请恕我们失态……两位请进。”

“打扰了……”薛乾尚与田执事进入房中，只见屋中一尘不染、井井有条，极为整洁，许丽芙的母亲，将许丽芙的骨灰放置在早已准备好的一个小方盒中，这才退下准备茶水。

许丽芙的父亲首先开口说：“昨夜天讯实况转播诸位的记者会，其实薛先生已经说的十分清楚，我也算是明白了，小女福薄，虽然温柔却十分倔强，当年我夫妻怎么劝她不要去，她就是不听，现在这样子我们也不会怪谁……还要多谢诸位将小女的骨灰送回。”

“您别这么说。”薛乾尚说：“发生这件事我们都十分心痛，丽芙就像我们的妹妹一样，我们都非常惭愧没有能好好的护卫她……送她回来，是我们该作的。”

田执事在一旁安慰说：“许台方先生，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所谓的噬能飞雾作怪，不然只要不是当场咽气，应该都有办法抢救回来，那里实在是一个极为危险的地方。”

“田执事说的是。”许台方点点头说：“您来的刚好，既然丽芙已死，我夫妻也没有必要留在圣殿，还谓田执事替我们向圣岛第二医院通融，我夫妻将辞退那份工作，回到祥和基金会。”

田执事面带讶异的说：“何必如此？既然同样是医师的工作，许先生与尊夫人就此留下不是一样吗？”

“意义不一样。”许台方摇摇头说：“我夫妻功夫低微，只能治疗一些较普通的疾病，在圣岛几乎没有什么作用，还是到真正需要我们的地方才对。”

田执事叹口气说：“既然这样，我也不敢做主，请两位来是圣主的美意，我会回去禀告圣主，请圣主定夺。”

“还望执事美言……”许丽芙的母亲正好走出，听到田执事这么说，哀愁的接口说：“我们很感激圣殿的关心，不过这里也成了我们的伤心地，能早走一刻就好一点！”

“许伯父，许伯母。”薛乾尚开口说：“丽芙的骨灰不知将要安置在何处？”

“带回家乡去吧……”许台方忽然说：“薛贤侄，陈宗主……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定？”

“你还问这作什么？”许丽芙的母亲摇头哀伤的说：“女儿都死了，还有什么好计较的？”

“说的也是……”许台方摇摇头说：“是我多问了。”

薛乾尚自然知道徐台方为什么忽然这样问，只好说：“我算是最了解陈信的，他一直不希望伤害任何人，不过有些事情很难两全，我在这里替陈信向两位致歉，希望伯父、伯母能原谅陈信。”

“不提了。”许台方索然说：“我们心情不好，难免待客不周，希望两位见谅。”

田执事望望薛乾尚，薛乾尚会意的站起说：“既然这样，我们就先告辞了，不过伯父无论迁居何处，希望能告知一声，我们日后也方便拜望。”

许台方微做点点头，不再多作客套的将两人送出门外，缓缓的合上了屋门。

田执事与薛乾尚一起往圣殿缓缓飞回，田执事一面飞一面说：“薛先生，圣主将于两日后接见诸位，到时候应该会有任用，可能会襄请诸位担任楼令或执事的工作，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薛乾尚恭声说：“乾尚甚感惶恐，只怕无法胜任，圣主真的将于两日后与我们见面？”

“对。”田执事说：“圣主闭关两月，前天才出关，一出来事务繁多，所以昨日未能出席宴会，其贺圣主十分期望见到诸位。”

薛乾尚心里十分不安，圣主功夫已经极高，怎么还要闭关，不知陈信对付不对付的了，于是探问说：“圣主已经举世无敌，这次闭关是为了追求极限吗？”

“这件事情不能传出去。”田执事说：“你们也知道，天降神王将是我们的天敌，随时可能来到地球……我们估计他安顿好了凤凰星之后可能会启程，圣主闭关就是为了对付此人。”

“那……”薛乾尚故意笑着说：“现在既然出关，圣主应该有把握对付那人了吧？”

“当然没问题。”田执事笑笑说：“其实也只是预防万一，真正的麻烦还是在地球。”

薛乾尚越听越惊，讶然说：“这……请恕乾尚不解。”

田执事摇摇头说：“这件事情我一时还不能说，圣主应该会亲自告诉你们，对了，舒红的来历，你们知不知道？”

“舒红？”薛乾尚一脸困惑的说：“什么来历？”

“没什么。”田执事笑笑说：“我只是昨夜都没见到她的家人，有些讶异而已，你别挂在心上。”

薛乾尚只好乾笑两声，不再追问。

不久之后，两人到了圣殿前的广场，薛乾尚对田执事说：“田执事，我先回卓能了。”

“你们还住在卓能中吗？”田执事讶异的问。

薛乾尚点点头说：“如果方便的话，希望这卓能号能暂借到陈信醒来为止，一直停在这也不好，我们会将卓能停到圣岛的另一个宇航站。”

“这样……”田执事有些讶异的说：“你们不和亲人一起住吗？”

“要是圣殿允许借用，我们亲人也会借住在卓能中，卓能原来的设计十分空旷，我们只要改变一下，能居住的空间就会大上两三倍，至少可以住土六、七十人。”薛乾尚不慌不忙的说，其实以前众人离开白马星所乘坐的安妮号就不比卓能大多少，里面就容纳了数百人，薛乾尚现在这样说，还是以极为简单的改装来计算的。

田执事面色微变，摇摇头说：“这艘卓能说不定另有用途，可能不适合改装，而且让大家住在这种地方也十分不便，最好还是住在地面。”

薛乾尚早知圣殿不可能答应，自己也只是说说而已，于是笑着说：“我们反正没事，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等陈信出关，昨晚所有人都离开卓能已经是例外了，今天早上，黄宗主、叶宗主、风书雄大将、李如铁大将与黄吉应该

都已经搬进卓能，我们是不是要搬进去，还要看个人的长辈决定。”

田执事似乎心中不大平静，略显僵硬的微笑一下说：“对了……我在圣殿中还有事情，我先去了。”

“田执事慢走。”薛乾尚恭敬的说：“乾尚不送了。”

薛乾尚等到田执事飞入圣殿，这才缓缓的下落，由卓能的顶舱控制室中进入，黄吉正等在那儿，笑着说：“乾尚，刚刚那段……”

“黄吉！”薛乾尚挥挥手止住黄吉，传音说：“小心点。”

黄吉传音说：“其实应该不用这么小心，我自从融合气海之后，要是有人内息或是心神接近，我会感觉到的。”

薛乾尚想了想，点点头说：“你说的也对，不过这样的话，你要十分小心了，昨晚向黄宗主报告的时候，你是用传音的吧？”

“当然。”黄吉说：“一开始我们的身边一直有人在注意着，我只是没说破而已……不过那股能量似乎也感受到我足以察觉，过了一阵子就离开了。”

“我们毕竟还是差了一筹。”薛乾尚摇摇头说：“多亏有你，这样以后卓能中谈话还算安全。”

“薛小兄弟。”黄祥正由连通管中跃出，对薛乾尚说：“刚刚听到你的声音，果然回来了。”

距离这么近，黄祥虽然不能以心神还听，但是还是能感受到由连通管中传来上方控制室的声响。

“黄宗主，叫我乾尚就行了。”薛乾尚行礼说：“昨晚事务繁忙，未能恭聆教诲，还请宗主恕罪。”

“那老夫托大了。”黄宗主拈须一笑说：“乾尚贤侄，我们终于盼到你们回地球了。”

这时，依然削瘦的叶宇开也跃了出来，接口说：“我们也闷的够久了，寄人篱下滋味真不好。”

“叶宗主与黄宗主依然健硕，乾尚至感欣慰。”薛乾尚对叶宇开行礼后，说：“这次的事情黄吉应该已经大致禀明，不知道两位宗主意下如何？”

黄祥微微一笑说：“我们已经逐渐衰老，没有精力了，你们年轻人决定了就好。”

“爸！”黄吉不高兴的说：“别动不动就说老好不好？”

其实众人一去六年，黄祥已经将近一百四十岁，功力正逐渐的散失中，这次黄吉一见之下大为紧张，特别忌讳黄祥提“老”这个字。

黄祥他不像以前总是对黄吉疾言厉色，和蔼的一笑说：“老爸确实没有几年了，能活到一百四十岁还不够吗？”

“还说？”黄吉焦急的说：“现在开始修炼通顶，全身体脉一改变，至少还可以多活个一百年！”

黄吉他不知道通顶之后有没有这个好处，但人急了难免胡说八道起来。

“大吉……”黄祥摇头说：“你和大家在一起，应该也学了不少东西，功夫也练的够高了，我去了也放心。”

叶宇开见黄吉气的跺脚，摇摇头开口说：“老黄，你就别把死不死的挂在嘴上，黄吉是孝顺才不愿意听。”

“我知道他孝顺……”黄祥凝望着黄吉说：“这数十年来，他虽然常惹我生气，但是他确实是个好孩子，现在似乎又懂事不少，我真的安心了。”

“老爸！”黄吉真的气了。

“不说了……不说了……”黄祥摇摇手说：“你看看，现在会对我发脾气了？”

黄吉无可奈何，摇摇头叹了一口气。

薛乾尚见黄祥有些忽起童心的表现，知道经过了这六年，他确实已经开始逐渐老化，难怪黄吉十分担心，不过这是每个人必经的路程，薛乾尚地无可奈何，于是转个话题说：“风、李两位大将呢？”

“他们啊？”黄祥说：“他们还在收拾东西，我们两个老头先过来。”

“既然如此……”薛乾尚说：“请大家记得，这件事情我们只告诉四位，其他的亲朋都不能说，所以以后这些事情也不能在他们面前提……要是没事了，我先去接我们的父母。”

黄祥挥挥手说：“去、去，不用问我们，我们不管事了。”

叶宇开点点头说：“你不要在意我们，作你该作的。”

薛乾尚点点头说：“那我先走了，诸位请休息。”随即跃出控制室，往父母居住的地方飘去。

无元七四二年七月十九日

这两天，卓能号已经改换到圣岛另一端的宇航站中停放，薛乾尚、赵可馨的父母已经迁入，两方知道儿女的关系，往来的也颇为频繁。

舒红自然早就回来了，而李丽菁、那雷可夫，谢日言、科芙娜两对夫妇麻烦不少，一边父母不愿意住上卓能，另一边却因为家族太大，一时间不易搬动，所以还没有搬过来，而四人自然仍不时的到卓能上走动，大家还是常常在卓能中的控制室见面。

这时候那雷可夫正在嘟嘟浓浓的抱怨，怪李丽菁的父母坚持不肯上车能，李丽菁听得火大，叫了起来：“你爸妈还不是不肯？怎么都怪我？”

那雷可夫见李丽菁发火，虽然有点畏缩，但还是小声的说：“我爸妈说我岳父、岳母都不上去，他俩还是也不要上去，免得被人说话。”

李丽菁不高兴的说：“我爸妈说我们已经有自己的家庭了，他们又不是年纪大的需要人照顾，干么住一起……乾尚，你说怎么办，跟他们说老实话成不成？”

薛乾尚有点担心的说：“我们的父母都是普通人，要是有一个口风不紧，不小心说了出去就麻烦，还是不说为妙。”

“真讨厌……”李丽菁十分不快的说：“我爸妈对圣殿还称赞有加呢，说圣殿安排的工作又轻松又愉快，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其实说不定今天圣主会收回卓能。”薛乾尚说：“我和可馨还有黄吉的长辈一共也只有八人，是不是能藉着既成的事实阻止他们收回也不一定。”

“不会吧？”那雷可夫摇头说：“陈信的身体在这里耶……”

“等一下就知道了。”薛乾尚说：“十点的时候田执事会来接我们过去见圣主，再看看会怎样吧。”

赵可馨忽然问舒红说：“舒红，你有没有办法和家里联络？”

舒红摇摇头说：“没办法……我家十分守旧，现代化的仪器几乎没有，还是维持在五世纪时的状态，我好想溜回去喔……一想到出来了六年，爸妈一定很担心。”

舒红眼睛有些红了。

“他们要是在天讯上见到你，会不会来找你啊？”黄吉突发奇想的说。

“不可能啦。”舒红说：“我家中只有我不听话，常常偷溜出来，其他人

连天讯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其实现想想，我曾叔祖应该知道我跑出来。”

要是舒家长辈功夫真的十分高强，没有理由察觉不到舒红的行踪，舒红自己练到了这个境界，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

“舒老前辈的功夫应该极高。”薛乾尚点头说：“知道也不奇怪，不过没说出来就比较特殊了……他老人家会不会特别宠爱你？”

舒红歪着脑袋想了想，微微一笑说：“也不会呀，曾叔祖对我们都差不多，不过，有时候看到我的眼神比较奇怪……好像在偷笑。”

“偷笑？”谢日言皱起眉头说：“舒前辈不是年纪极长吗？”

“其实一点都看不出来呢。”舒红笑笑说：“曾叔祖看起来才五十多岁，听妈妈说，他老人家年轻的时候很调皮，一直到老了都还会捉弄人，只是几位爷爷都会劝他老人家，所以我们这一辈才没有被他老人家捉弄到。”

五十来岁不过是青年人的外型，这话一说大家都吓了一跳。

“难怪……”黄吉点点头大声说：“那时候圣殿就有人说过，陈信以后应该不大会衰老了，那舒前辈也是五十岁之前就功力大成了吗？”

“对……”薛乾尚点头说：“我听我师傅说过，年轻时功力就高深到一种程度，日后就不大容易衰老，圣殿的长老团几乎都是慢慢的修练，所以才会显出老态，像圣主就只不过五十来岁的模样。”

“那陈信和我们以后都是这个样子啦？”李丽菁高兴的说：“哇，不会老了耶！”

“也不是不会老。”薛乾尚说：“到外型成为青年之前的速度并不会改变，那是身体的颠峰状态，之后的老化速度就很慢了，若是并无外劫，大约在三百岁以后还是会功散气消，除非及时跃升到另一种状态。”

“什么状态？”黄吉饶有兴趣的问：“你师傅柳长老不是三百多成了吗？”

薛乾尚摇头说：“离开前师傅说他还未悟通，现在还活着是因为两百年来清心寡欲，未进五谷的因素……至于那个关卡是不是所谓的悟道，他老人家也不知道。”

“对了，怎么一直没见到你师傅？”

薛乾尚忽然有些黯然的说：“田执事私下告诉过我，我们走了之后，我师傅就在承恩塔闭关，他老人家曾说过……自己大约还有十年的性命，现在也只剩四年了，要是这四年没有突破……这……”

赵可馨摇摇头说：“不过这样一来，清旋公就不知道圣殿作的事情了，不知道他老人家会不会赞成？”

“对了……”那雷可夫大惊小怪的说：“我爸妈说四年前的政权转移十分和平，圣殿是被领导团推举出来接管的，当初圣主还推辞了好一阵子……还有，吴安作了好多的坏事，所以才会这样。”

“对！”李丽菁也惑然说：“我爸妈也这么说，好像吴安连犯了几个错，所以领导团决定废除吴安的议事长职务，但是吴安却藉着地球巡逻队与合成人的支持不肯下台，大家才知道又培养出一个冯既能，于是决定恢复帝制，请圣主解决吴安的问题，一面接手管理……圣主还谦辞了好一阵子，才终于在一年后答应奉新无皇一世之孙为帝……我们就是在那时候接到通讯的。”

薛乾尚点点头接着说：“后来在地球数十亿人的请托之下，新无皇二世又将帝位让给圣主，圣主不即帝位，所以依然以圣主称呼……不过这些事情是政权交替中最常见的，何况我们的父母都在事件发生前就被请来圣岛，知

道的消息未必准确。”

“那现在该怎么办？”科芙娜见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有些迷糊了。

第 58 章 首度交锋

“还是要等跟圣主见面之后才能决定。”薛乾尚说：“现在要做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与舒姓家族会面，另一件事是与吴安议事长一群人连络，据我父母所说，并未听到吴安等一群人被正法的消息。”

黄吉忽然传音给每个人：“来了！”这意味着有人心神接近了。

薛乾尚马上住嘴，转口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圣主？”

“最好快一点……”赵可馨接口说：“希望陈信能赶快出定。”

这时分析区的仪器忽然出现声音说：“我这里是田执事，呼叫卓能号。”

“我是薛乾尚。”薛乾尚打开开关说：“田执事，您好。”

“你好。”田执事说：“薛先生，我现在正前往卓能号，大家都在吗？”

“大家都在。”薛乾尚说：“我们都在等待田执事的引领，我们现在就过去圣殿吗？”

“不。”田执事说：“我会亲自来带领诸位，就快到了。”

“这怎么敢当？”薛乾尚说：“那我们立刻出去迎接田执事。”

两人结束通讯，薛乾尚等人立即飘出卓能号，果然见到田执事正缓缓的飘来，于是薛乾尚迎向前去恭声说：“田执事只要召唤一声，我们自然立即前往，居然亲身到访，实令乾尚惭愧。”

“薛先生太客气了。”田执事微笑说：“这代表圣殿对诸位的重税与尊重，日后同属圣主管辖，才会依职务的不同给予不同的待遇，现在来者是客，田某自然该来迎接。”

薛乾尚微笑躬身说：“只有谢谢执事了。”

“诸位随我来吧。”田执事说：“圣主在圣殿地下大殿中等着诸位。”

所有人的功夫都极高，飞了没多久就到达圣殿，田执事领着众人由正面的万力楼飘入地底，穿过了数十公尺宽敞的地底通道之后，到了圣殿一般议事的大殿外，这时通向大殿的门户被一片厚厚的红色布幕遮掩着，门外还站着八名侍卫田执事领着众人落地，一面大声说：“薛乾尚等一行八人，参见圣主。”

里面传来圣主的声音：“请进。”

侍卫将布幕掀开，只见里面除了圣主吴承天在当中坐定之外，两旁分列了二十来人，在更外侧还有数十位圣殿武士，众人随着田执事进入大殿，田执事向众人示意请进，自己却转到另一个方向，走到一个空着的位置。

众人前进数步，薛乾尚领着众人躬身说：“参见圣主。”

“诸位免礼。”吴承天微笑说：“我近日忙于公务，未能及时与诸位见面，诸位千辛万苦的奔行星际，成功的带回好消息，功勋卓著，而且诸位大年纪尚轻，居然能完成这件任务，那又是更不容易的事情了。”

薛乾尚恭声说：“其实多亏圣主当年赐与卓能号，在噬能飞雾的作用下，只有机械文明的能量能运用，恰好卓能具有这种能力，我们才能幸免于

难，不然也是摔落梦幻星，尸骨无存。”

“提到卓能号……”吴承天微微皱眉说：“听说陈信的身体被装置在卓能号中？”

“是的。”薛乾尚说：“当然卓能号是圣殿所有，不过陈信现在既然固定在卓能号中，希望圣主能在陈信出定之前，将卓能号暂借我们使用。”

吴承天点点头说：“本来就算是送给诸位也未尝不可，不过……听说现在有几位的家人都居住在卓能号上？”

薛乾尚小心的说：“圣主说的没错，因为陈信尚未出关，我们希望能在一旁守候，但是刚与亲人见面，一时又不得舍分开，所以才这样做，希望圣主见谅。”

吴承天思索一下，才接着说：“诸位有功于社稷，这本是小事……不过既然有非凡之身，自然应该有更多的责任，不知诸位可愿为所有人类更多奉献一些心力？”

薛乾尚见到重点来了，正色说：“听凭圣主吩咐。”

“好。”吴承天高兴的说：“诸位功力应该足以担当执事以上的职务，虽然现在圣殿本身编制并不缺，但是圣殿为了管理上的需要，必须增加编制，现在地球有八大军区，每个单位都急需提高武技，诸位日后将以圣殿特派武令的身分派遣到各大军区，专门负责训练军队的武技，与军区首长同级，直接向左辅、右弼负责，定期轮调，并汇报军队的状况。”

薛乾尚微感意外的说：“除了黄吉之外，我们大多年轻识浅，怎么敢担当此种职务？圣主是不是应该再考虑一下？”

“当然是先必须经过一些考察。”吴承天点点头说：“诸位回来了两天，应该也知道这六年来的大概经过，吴安议事长潜逃在旧大陆，我们一直没能将他擒获，现在终于发现他们的最后踪迹，所以需要诸位的帮助。”

薛乾尚微感讶异的说：“既然知道对方的踪迹，以圣殿之能还不是手到擒来，我们能帮上什么忙？”

“这件事又扯出了另一个问题……”吴承天望望从凤凰星被赶回来的施良牧说：“这件事还要麻烦施左辅说明。”

施良牧向吴承天行礼之后，对众人沉声说：“我们数年前因为感念诸位的行为，特邀诸位的亲人到圣岛居住，不过没想到其中有一位的身分资料都是虚假的，我们大感意外，还要请这位先作说明。”眼光随即落在舒红的身上。

舒红自然知道在说自己，有些紧张的说：“你们说的是我，我自己知道……这也没什么告不得人的，我根本没有家……所以才不知道该写什么，只好乱写了。”

“舒小姐恕我们无礼。”施良牧紧接着问：“请教阁下是在哪里长大？又由谁养育并教导武技？还有，舒小姐有认识的朋友吗？”

舒红说了开头之后比较镇定，接着回答：“我爸爸、妈妈在我十岁那年，有一天忽然带着我往外一直跑，后来在一个山区把我藏了起来，要我乖乖的等他们，我一直等，一直等，终于忍不住自己走出来，却再也没见到他们，我自己一个人在山里活了下来……后来才知道那是所谓的剑占山保护区，我在里面生活了一共十五年，会飞了之后，偶尔会跑出河口市，也认识了几位朋友，有天在他们家中的天讯上知道了圣殿选拔的消息，我担心没有身分就没有机会，所以才以假的身分报名……”

舒红跟着将几位在河口市认识的朋友姓名也说了出来。

吴承天这时忽然插口说：“舒小姐，那十五年来你住在剑古山的哪里？”

舒红说：“在山脉北端往南五十公里处有一个小山谷，在那里一处小森林中，我盖了一间小木屋……虽然不大，但是我一个人住当然是够了。”

吴承天眼睛望着远方，忽然点点头说：“那里确实有个小木屋……舒小姐，您说的没错。”

“对吧。”舒红微笑回答之后，忽然有些讶异的说的。“没什么，不过……您怎么知道？”

吴承天向施良牧点点头，似乎是肯定舒红的言语。其实舒红的谎言早就与薛乾尚商议了好多次，好不容易才找出一个天衣无缝的谎言，怎么会被识破？舒家距离剑古山不远，舒红自然常去，也真的曾在那里造了一间粗糙的小木屋，只不过事实上是由她和两位哥哥一起建造的。

本来是认为圣殿将另派人查证，没想到吴承天居然能察觉到地球另一面非生物体的状态，而且有如亲见，薛乾尚不禁暗暗心惊，吴承天的功夫恐怕不下于陈信，不知道能不能以元婴状态行动？

施良牧见吴承天点头，松了一口气说：“既然如此，那就应该无妨了，我们刚刚岔到这件事情，主要是因为吴安一行人已经逃到了一个一向与世隔绝的世家，那家人恰好姓舒，我们担心舒小姐与他们有关系，这样大家的行事将多有不便。”

薛乾尚、赵可馨、谢日言、科芙娜还沉的住气，黄吉等其他四人都不得变了口气，施良牧何等精明？马上注意到有异，疑惑的说：“你们知道吗？”

薛乾尚知道众人的神色露出破绽，紧接着回答：“莫非是以舒战果为首的一家人？”

施良牧眉头一皱说：“你们真的知道……按道理，这家人早在百多年前就销声匿迹，你们没理由知道的啊？”

薛乾尚不慌不忙的说：“我们听黄吉提过有这一位惊天动地的人物，黄吉，是黄祥宗主告诉你的嘛？”

“对……”黄吉连忙点头说：“我当初被抓到凤凰星之前，老爸告诉我的。”

反正这也不是说谎，黄吉说的理直气壮。

“原来是黄祥宗主说的。”施良牧点头说：“想来当初黄宗主一定想往舒家暂避……舒家确实因为有能力庇护他人，所以这几十年来也聚集了许多的好手，但是难免良莠不齐，这次容纳吴安等人，就是一次最大的错误。”

薛乾尚发言说：“施左辅，据黄吉所说，舒家以前与联邦的关系并不好，怎么会容纳吴安呢？”

一位生着一对招风耳的中年人忽然发声说：“舒家与联邦关系不好，主要是因为联邦禁武，吴安在陈宗主、黄宗主等人的要求下不得不开禁，反而使舒家对他产生了好感。”

在一年前我们一次追捕行动中，残余的联邦巡逻队故意叫我们走入歧途，虽然巡逻队全部遭擒，不过合成人却护着吴安等十余位功力极低的人，逃到了舒家，直到前两天我们才确定这个消息。”

除了巡逻队中人之外，合成人没有内息反应，吴安等人功力又低的不

易察觉，两边一分开，圣殿确实是不容易找寻吴安的行踪。

薛乾尚望望此人，开口说：“舒家实力应该还是远远不如圣殿，怎么敢这样做？”

薛乾尚听到这席话并不意外，但要是陈信在场一定十分紧张，因为薛乾尚并不知道地球巡逻队的总队长林田昊，正是林颖雅的真正生父。

那人摇摇头说：“数十年来逃到舒家的高手不下数百人，家族中可称作高手的近三十位，两百余岁的舒战果更是出类拔萃，现在与合成人结合起来，实在与圣殿实力差之不远。”

“方执事说的没错。”吴承天接口说：“加上凤凰星出现了来自梦幻星的一群怪人，地球其实岌岌可危，所以我两个月前毅然闭关，终于顺利的将能力提升到另一个层次……那个天降神王其实已经接近了地球，根据消息，至尊龙将也于日前离开凤凰星，我们对付舒家之事不能拖延，必须快刀斩乱麻迅速处理，这样才能避免两头用兵……所以诸位回归的正是时候。”

薛乾尚没想到今早商议的两件事情居然变成了一件事，吴安等人就是躲在舒家，既然圣殿中人已经察觉，舒红想偷偷溜回去已经不可能。而陈信的行踪吴承天居然了若指掌，这下子陈信要是茫茫然跑来硬碰硬，恐怕是凶多吉少，而林齐烈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离开了凤凰星，虽然他是一大强助，不过要是未能与众人会合前就被圣殿围攻，只怕也是寡不敌众。

吴承天不知薛乾尚的心事，点点头续说：“其实除了诸位之外，圣岛上还有一位破出武学常规，年纪轻轻功夫直追执事、长老等人的奇才，他将与诸位同时成为圣殿约九大特派武令。”

薛乾尚等人同时一凛，圣殿中除了圣主功夫提升的方式比较莫名其妙之外，余人一向一板一眼的修练，就算比其他地区的人类还快，也不至于这么快，在这数年间就冒出一个与众人功夫差不多的年轻人，莫非是圣殿也找出了所谓的速成捷径？

“这位其实与薛武令也是素识，”吴承天接着说：“林武令，你可以出来了。”

这时由大殿侧面的布幕后，一个身上宝光流转的长发娇美女子缓缓拨开廉幕走了出来，只见她迅速的飘立在众人身旁，露出欣慰的微笑望了薛乾尚一眼，随即对吴承天躬身说：“林颖雅参见圣主。”

果然是旧识……薛乾尚心中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林颖雅留在地球六年，功力居然直追一直在陈信熏陶下功力突飞猛进的众人，还在圣主吴承天手下任职，薛乾尚知道林颖雅必然已经通顶，加上早已光质化，所以体外表现出来的状态才会与众人差之不远。

吴承天微笑说：“明日我们向舒家攻击，赫右弼与十位长老连同林颖雅武令，明晨将登上卓能号与各位会合出发，直到此事结束前，九大武令暂归赫右弼调度……”

吴承天面色一正大声说：“这件事圣殿将全力以赴，施左辅，你带着力执事、蔡执事、许执事，还有八大楼令及十位长老，登上卓能二号，我带十位骁骑，余下的十几位长老，四十余位圣殿高阶、中阶武士，一千名侍卫乘坐圣主号，明晨六时在圣殿上空五千公尺集合出发；田执事、王执事、屠骁骑、卢骁骑，圣殿诸般事务就由四位暂理，低阶武士也暂时由四位派遣。”

这下有如一盆冷水当头浇下，明日就要出发攻击舒家，卓能号还必须参与其事，那已经上卓能的家人要不要离开？要是不离开，就此帮助舒家与

圣殿翻脸，还没上卓能的亲人该怎么办，何况卓能上还有十几位圣般的高手，其中还有一位敌友难明、功深莫测的林颖雅，这下让薛乾尚几乎要伤透脑筋。

在众人轰然应是的时候，吴承天忽然面色微变，大声说：“来了！左辅、右弼、长老团、九大武令，跟的上就跟来……”随即在一闪之间，往殿外直冲。

所有人全部愣住，一下子只知道应声外冲，但是吴承天速度实在太快，众人一晃眼间已经失去他的踪影，长老团三十余人这时并没有在大殿中，正分由四面八方冲出地底宫殿，与施良牧、赫中行等人一会合，同时抬头一望，只见一个小黑点正其快无比的逐渐升高，正是吴承天。

众人不敢迟疑，立即腾身往上追，功力的高低马上显了出来，有三位长老的速度最快，很快的就甩开了众人，再来是施、赫两人和十位长老，其中就有当初在凤凰星被赶回来的三位长老，而最后一批人却无分轩相，近二十位长老与九大武令同时往上飞。

其实黄吉足以超越这群人，不过黄吉眼看自己追不上施、赫等人，所以干脆与大家在一起，有事的时候也有个照应，这一团中应该有不少人抱持着这种心态，不然舒红只怕第一个被甩开。

而吴承天已经拉远了数千公尺，还在不断的加速，似乎是直往大气层外冲去，众人功力到这个程度，空气的逐渐稀薄不会造成妨碍，反而因阻力减少而增加速度，吴承天越升越快，一面缓缓拔出圣殿新制造的长剑，心神前飘，远望着外空中迅疾穿来的光点，心中有些紧张，又有些兴奋，这人一定是所谓的天降神王刘东言，据说是远离地球的无祖等人的后裔，那里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岁月，这才有一位回到地球，且看两边武学各自发展之后，到底谁优谁劣。

这个小光点果然是陈信的元婴，他因为打算等薛乾尚等人先到地球之后再回来，所以这几天先到了各个行星逛了逛，后来还跑到太阳附近玩了一下，不过当陈信穿过所谓的日冕层接近色球层的时候，陈信就觉得强大的能量不断的冲击自己的能量身躯，要是再接近或呆久了，说不定会被冲散，那可大大麻烦，所以陈信乖乖的又飘离了太阳。

陈信不禁顿足，要是自己不是以元婴过来，说不定还能再深入一些，毕竟以能量结合的身体结构比较松散，这里的温度有数十万度的高温，没有身体与能量的相辅相成，不容易挡住这种放射能。

在卓能号还没抵达地球的时候，陈信的心神一直隐隐的牵系着卓能号，直到发现似乎有另一股力量接近，陈信才放弃注意卓能，开始四面飘荡，后来赫中行等人到达卓能的事情，陈信就不大清楚。

不过陈信四面飘荡的同时，曾有一次与一股能量偶遇，那是一种对方正在观察着自己的感觉，陈信吓了一跳，对方似乎也吓了一跳，陈信迟疑片刻，发现自己到哪里对方就跟着，这股能量正是遥遥的由地球发出，陈信一时火大，以最高速连闪了几下，才闪掉对方的追踪，这下在广大辽阔的星空中，对方不容易再发现自己的踪迹。

可是这说明了的一件事，地球上至少有一股能量，远观的能力不弱于己，其他的能力虽然不清楚，不过陈信是到了元婴出窍的程度才具备了这种能力，所以对方也不可小觑，说不定正是圣殿的圣主吴承天，那这一次的事情可就不好解决了。

陈信猜的没错，那股能量正是吴承天发出，吴承天前些日子在压力之

下寻求突破，虽然并非以悟道的方式来修炼，但却从别的途径找到方法，他将能量牵系起来，四面往宇宙无限的散去，体会着所谓千里眼的感觉，没想到忽然间与陈信的元婴在土星旁不期而遇，吴承天发现的刹那，知道对方也察觉了自己的观察，这副怪异的身体，吴承天一见之下就知道是所谓的天降神王，惊讶的是对方蕴藏的能量是这么的强大，吴承天首次有出现敌手的感觉，于是决定迅速的将地球上的问题先解决，再专心的对付此人。

对陈信来说，在稍远的距离，想藉着能量的牵系观察，就会被地球天生的隔离屏障截断，而这时陈信以高速接近，同时放出能量往地球观察，当接近到一段距离之内，陈信的心神终于藉由内息散出，而侵入了地球。

正在下令的吴承天也同时察觉到对方的接近，没想到这人几天没消息，今日竟忽然兴起，猛然直直往地球落下，这下不面对也不行，吴承天只好迎了上去，准备对付这个大敌。

现在吴承天远远的见到天降神王以极高的速度接近，他明白自己的速度虽快，但是还没有此人快，于是一冲出大气层即藏拙的停下，以一股强烈的能量御使着手中的长剑，迅速无比的离手往对方的身体冲去。

陈信蓦然一惊，吴承天的速度虽然没有自己快，但是御使长剑的速度居然似乎比起自己还快上一些，这根本没道理，陈信吓了一跳，闪身险险让过这一剑，长剑越过陈信的同时，吴承天动念一转，长剑忽然一顿，回头往陈信扫来。

陈信以前除了御风术之外，就数御物术最强，但是与吴承天的技巧比起来又大为不如，陈信感到长剑向自己拦腰扫来，迅速的往前一弓，在空中一个翻身，又闪过了这一剑，但是只挨打不是办法，陈信同时一掌急伸，一道白色的明亮气柱狂涌而出，迅雷般的往吴承天直奔而去。

吴承天的速度可没有这么迅速，没法说闪就闪，左掌立即凝出一大片坚若实物的气劲，硬生生的挡住这一击，陈信的掌力四面一溅，爆出了一大片光华，但是在宇宙之中，声音传不出去，只有一股强烈的能量往四方散了开去，震的下方大气层隐隐一阵波动。

吴承天此时本来已经御使着长剑作着第三次的攻击，但是在承受陈信的一击之下，长剑的速度难免慢上一些，陈信顺势拔出长剑，迅速的往折向刺来的剑劈去，刀剑相击的瞬间，一股强烈的劲力如火花般爆开，陈信讶然发觉，自己居然斩不断这把不起眼的长剑，还被这股劲力震的飘开数公尺。

而吴承天也差点御使不了长剑，连忙加劲控制，遥遥的将长剑控制在陈信身前不远，两人同时定下了身子。

这时第一批三位长老已经赶到，在吴承天身旁凝住了身躯，同时提起了劲力，全身能量流转起来。

陈信知道这一战只怕不能讨好，还好要是自己想跑，大概也没人拦得住自己，陈信虽然这一次本来就只是想来闹闹使罢，不过这样就溜也不大甘心，所以还是飘立在数百公尺外，默默的看着吴承天的大援慢慢的到齐。

吴承天眼见大局已定，远远的传声说：“阁下就是梦幻星来的天降神王？”

蒙着脸的陈信点点头，回声说：“你就是圣主？”

“正是。”吴承天接着说：“阁下不辞辛劳、飞越遥远的星际，居然是来找麻烦的？”

“这可是你先动手的。”陈信望着仍在自己前方跃跃欲动的长剑说：“你

讲不讲道理？”

吴承天一征，长剑蓦然飞回，右弼一抄接到手中，微瞪着陈信说：“阁下不是来兴师问罪的？”

“兴师问罪可以用说的，也可以用打的。”陈信轻笑一声按着说：“要是你不讲道理，倚多为胜，我下次来就不先告诉你了，谅你也发觉不了。”

吴承天面色一变，此事确实不可不妨，对方这么来无影、去无踪，要是真的来暗的还真无法察觉，这次能发现确实是对方故意造成的，于是沉住气说：“你想怎么说理？在凤凰星无理取闹的不是你吗？”

这时施良牧等人已经赶到，陈信见到他们，有些得意的说：“凤凰星的人民既然恨透了管理者，那就是管理者的错……施左辅，我有骗人吗？”

施良牧想到对方掌刀比着自己脖子事情，心中不由火大，但是圣主在侧他又不敢放肆，何况自己也不是对方的敌手，只好恨声的说：“你……根本就是来侵略的，那只是你的藉口。”

吴承天本来心想对方一定会反驳，但是等了一下，这个天降神王居然没有吭声，吴承天不禁讶异的说：“果然是员的，阁下若是真有心独霸一方，我们不妨商量商量两全其美的办法……”

陈信自然不是无话可说，而是这时薛乾尚等最后一批人已经赶到，陈信在人群中忽然间见到久违的林颖雅，不禁大吃一惊，发起呆来，忘了回话，直到听见吴承天这么说，陈信才有些神思不属的说：“两全其美……什么两全其美？”

吴承天十分高兴，无论以后怎么对付此人，现在最好先将对方骗回凤凰星，于是开口大方的说：“只要阁下名义上遵奉圣般的管理，阁下大可以天降神王之名统管凤凰星，我们还会派人辅佐，直到阁下的政权稳固为止。”

陈信终于听明白了，回过神来大摇其头说：“你堂堂一个圣主，怎么也会胡说八道？”

吴承天忽然被骂，不禁一头雾水的问：“你……”

“我就是在说你。”陈信摇摇头接着说：“如果你这么大方，那为什么不许凤凰星独立？既然你不让凤凰星独立，为什么又肯让我独霸一方？何况……我本来就不是来侵略的，我一行只有六个人，其中还有四个是小女孩，像是来侵略的吗？”

吴承天才发现似乎是被对方耍了，运劲于剑，比着陈信沉声说：“那阁下意欲为何？”

“没什么。”陈信说：“凤凰星归凤凰星，地球归地球，说不定地球人很喜欢你呢，我只是想到地球逛逛，要是你万众归心，我也不会乱来，你要有点信心。”

这简直是在调侃自己，而且怎么能让这人到地球胡闹，要是此人与舒姓一族、吴安等人连成一气，圣殿未必能安然对付，吴承天明快的说：“这件事情决不可行，我们有保护地球的责任，不能让你随意出入……这样吧，阁下先回凤凰星，我在一年之内决不派人骚扰，已是表示我的诚意，若是我等没能遵守诺言，阁下再来地球大闹一场如何？”

这话说的有情有理，四面的众人听得都不由得点头，心想这人总该心满意足了，圣主吴承天这句话一说，等于是将凤凰星割让给对方了，反正一年之后地球应该已经平定，那时大家再来算帐也不迟。

他们没想到陈信可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只见陈信一笑说：“不行、不行，

到时候说不定你已经把所有的反对者通通杀光了，我去哪里问真相？”

这句话说的吴承天心里一惊，手中长剑微微颤动的说：“阁下真的不讲道理，圣殿也不惧于你，若能胜得我手中长剑，地球任你横行。”

陈信见四面众人几乎都提起了劲力，摇摇头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改天再找你玩……我去也……”随即有如一通流光往虚空中飙去，还远远的传话说：“追的上就追来吧……”

陈信只在一瞬间就穿出老远，谁也知道追赶不及，吴承天回头望望愣在当场的众人，沉默片刻才说：“明天出发的事情暂缓……我们必须先解决这件事情。”

这话一说，最高兴的自然薛乾尚等人，但是这时可不能露出笑容，众人自然顺应潮流的一起露出沉重表情，端正严肃的躬身应是。

当天下午，众人离开圣殿，重新齐集于卓能中的控制室，舒红首先拍了拍胸口说：“好险……好险……”

“对呀。”那雷可夫猛点头说：“差点就要来个欺师灭祖了。”

这话一说大家都皱起眉头，只有黄吉点头说：“没错，也可以说是大义灭亲。”

“你们两个……”赵可馨摇头苦笑说：“真拿你们没办法，舒红，你别听他们胡说，难道我们还真的去动手？”

舒红本来听得惊心动魄，见赵可馨这样说，这才点点头说：“我想你们应该不会……”

一直皱着眉的薛乾尚叹口气说：“陈信误打误撞的赶来，倒是替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关，不然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舒红又紧张起来，可怜兮兮的说：“乾尚，你不要吓我。”

薛乾尚摇摇头说：“无论我们出不出手，圣殿以全力相图，舒家危如累卵，而且吴安议事长与舒家是不是能合作无间也是问题所在，要是我们都没有后顾之忧，全力帮助舒家，而且吴安议事长与舒家也全力合作对抗圣殿，可能还有的拼。”

李丽菁皱起眉头说：“说来说去就是我爸妈不听话……我请不动耶，怎么办？”

“这点圣主也防到了。”薛乾尚说：“先不论颖雅的想法如何，赫右弼加上十位长老，我们可不是对手，家人在这里也不见得安全……其实去舒家根本不需要卓能，吴承天这一手就是为了预防我们反叛。”

“完蛋了！”那雷可夫嚷嚷说：“那该怎么办？我们乾脆去叫舒家投降，送出吴安让圣殿宰，是不是就会风平浪静？”

“不行啦……”舒红忧愁起来，跟着摇头说：“我爷爷他们也一定不肯的。”

“那雷可夫……”谢日吉他听不下去了，摇头说：“此事万万不可，不明真理、依赖强权，岂是我等应行之事？陈信也一定不愿如此。”

那雷可夫见到舒红与谢日吉的神色，终于不好意思起来，搔搔脑袋说：“我胡说八道的，你们听过就算了，别在意。”

“无论如何，还是依着原先的计划吧。”薛乾尚下了决定说：“趁着圣主决定缓两天的空间，快把家人请上来，我们再想办法对付圣殿派上来的人……不过颖雅……唉……”

薛乾尚叹起气来，林颖雅是个很大的变数，功夫又高，又不能以辣手

对付，加上她要是是友非敌，岂不是该先将她的父母也移上卓能？但是要冒这个风险先问她吗？

“你们以前不是好朋友吗？”黄吉摇摇头说：“她总应该还念一些旧情吧？”

“颖雅是个很内敛的人。”薛乾尚说：“她心中的事情，不说出来没人能摸的透，对于我们以前那段友情，我没有多大的把握。”

“不知道她现在对陈信是爱是恨……”赵可馨忽然低声说：“要是陈信以真面目出现，林颖雅的反应不知道会怎么样。”

众人面面相觑，都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过了片刻，谢日言才忽然冒出一句话：“圣主的功夫非同小可……”

众人听到这句话牛头不对马嘴，不禁都愣了一下，总算科芙娜十分了解谢日言，微微一笑说：“你还再想刚刚的打斗啊？我们距离过远，看不清楚……”

谢日言点点头说：“虽然看不清楚，不过可以看出，陈信并未取得上风。”

“看来圣主闭关真有其效……”薛乾尚也烦恼起来说：“要是陈信不能取得绝对优势，我们的实力真的还差圣殿不小。”

黄吉摇摇头说：“他闭的是什么关？这么有效，两个月就练出这么强的功夫？”

薛乾尚说：“以前我们也没见过他施展功夫……没想到他以气御剑的速度居然能逼的陈信……”

薛乾尚说到一半忽然停口，目光望向仪器，原来他感应到圣岛上忽然窜起一人，迅速的往这里飞来。

众人自然也注意到了，黄吉首先叫了出来：“是那个、那个……陈信的妞。”

众人也明确的感应的对方的劲力气息确实与午前见到的林颖雅一模一样，对于他们功夫练到这种程度，初识时对方的内劲气息与长相一样，都是认人的重点，不过除非众人知道林颖雅的确切所在，也只有当她大量提劲施力的时候才会藉气劲注意到。

以林颖雅的速度来说，自然很快的就到达了卓能号，终于在控制室的上方停顿下来，薛乾尚不等她招唤，迅速的开了舱门向外一飘说：“颖雅，欢迎光临！”

只见林颖雅身上背了一个小背包，腰上别了一柄两指粗的轻盈长剑，对着薛乾尚浅浅一笑说：“乾尚大哥，欢迎你们回到地球。”

薛乾尚望着这个旧时好友，经过了六年，她的容颜依然端丽可人，心里不由得忽然有些感慨，当初除了陈信之外，韩智与自己何尝不是对她颇有好感？只不过一方面那时大家身上的薄环都还有异性接触的限制，加上自己很快的就察觉了林颖雅对自己并不感兴趣，所以薛乾尚也没有什么期待，不过这位于自己对异性开始持有幻想并相认识的少女，在薛乾尚的记忆中算是十分独特的，所以忽然间薛乾尚有种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感觉。

林颖雅见薛乾尚望着自己发愣，微微一笑说：“乾尚大哥，你怎么了？”

薛乾尚回过神来，摇头笑着说：“没什么，请进来坐。”随即闪身让开舱口。

林颖雅一面闪入，一面轻声的说：“我可不只是来坐坐的……”

林颖雅在长发飘动间随即穿入舱口，含笑着对着众人说：“大家好，这位是那雷可夫吧，还有丽菁、日言、科芙娜……”

那雷可夫、谢日言等人在陈信消灭尤嘎的庆功宴上见过林颖雅，与她较为熟悉；而舒红因为当初并未见过，虽然刚在圣殿已经碰面，但却没有经过介绍，所以比较生疏；至于赵可馨当时却并未与林颖雅认识，两人刚在圣殿中也没时间好好注意，现在难免互相仔细的打量起来。

薛乾尚却是面色微变的跟着飘进来，心里却在想着林颖雅刚刚说的那句话，她不只是来坐一坐……难不成她是搬来住的？

这时远远飞出太空的陈信正落到月球背面发呆，没想到吴承天的御物术居然能逼的自己无法靠近……那自己要是以肉身对敌不是有败无胜？

在刚刚与吴承天短暂的交锋过后，陈信虽然一时错愕，很快就明白了吴承天的以气御剑为何这么的快——吴承天居然能在御剑的同时，施以极为高深的元素分解，将原子间的牵系似有似无的隔开，使得每个原子都是以积蓄极大的能量，所以能以极高的速度移动，但是又能在与外力相接触的同时瞬间紧密结合，使得陈信的透光刀也不能占到上风。

陈信困惑起来，这两种能力自己应该也具备，不过将物质似散还聚的调整在刚刚好的状态，陈信可没有把握，眼前的透光刀他就不敢乱试，要是是一个不小心，恢复不了原来的状态那可麻烦，陈信思量再三，还是不敢随意实验。

过了片刻，陈信取了一块月球上的岩石，试着一面御气移动，一面改变着物质的聚合程度，但是随着能量的输入，物质散是很快，聚就难免微微变形，就算不考虑变形，速度也没有这么的快，而聚合时更是没办法容纳这么大的能量，陈信试了十来块石头，总是不得要领，心里不禁暗暗佩服起吴承天来了。

转念一想，陈信心想除非那种东西不但本来就能容纳极大的能量，还能自行回聚原有形体，那样的话就只需要简单的在内息的输入上作个改变，使劲力的运作方式由内排改为外抗，就能在移动时以极快的速度移动，但是又能在一瞬间恢复原有的形状，还能透出强大的劲力，那是什么样的东西呢？陈信搔搔头，心想要是那雷可夫在就好了，自己可是想不出来。

第 59 章 聚散两离

陈信想不出来，决定暂时不去想这件事情，望了望一片死寂的月球，他忽然想起林颖雅，心里蓦然一阵抽紧，她这六年多来是否无恙？

陈信自从悟道一年半途而废后，对感情本来看的就比较淡了，甚至曾经以为自己对林颖雅的爱意已经逐渐升华，没想到今日在意外蓦然一见，自己的心情却大为震荡，陈信暗暗自责，自己悟的是什么道？

虽然不断的骂自己，但是陈信还是忍不住回忆起与林颖雅相处的点点滴滴，当年两人强自压抑心里澎湃的感情，终于在陈信与林颖雅重回南岛之时，两人间的情感爆发出来，而后陈信大战尤嘎，重返地球后，陈信与林颖雅过了一段只羡鸳鸯不羡仙的日子，直到圣殿邀请陈信一闯承恩塔顶的时候

才分开。

后来为了陈信必须远行，两人间产生了一些口角，林颖雅终于断然的与陈信分手，心丧若死的陈信，在索然远眺的同时忽然感受到万物的生机，从而第一次尝试体会宇宙能量的运行状态，也就是所谓的体悟天道。

陈信不断回忆着过去，忽喜忽忧，忽乐忽愁，有时欣然浅笑，有时黯然神伤，想到离开地球前，林颖雅最后告诉自己的一段话，她说她会找个普通的人嫁了，却不知道经过了六年的时光，她成婚了没有？陈信回过头又想，林颖雅自己现在都不能算是普通人了，却不知有没有普通人敢迫她？

薛乾尚等人虽然看不出来，不过陈信却能一眼望出，林颖雅的功夫丝毫不弱于黄吉，在今日见到的圣殿众人中已经能排到前二十名了，看来乾尚说的没错，林颖雅对武技确实是有兴趣，那又为什么那时自己闭关一年出来，她却似乎并没有什么进步呢？

当时对于这一点薛乾尚也没有解释，陈信自然认为自己想破了头地想不出来，于是摇摇头不再多想，望着满地大大小小的陨石坑洞，盘膝漂浮在空中的陈信皱起眉头，想着自己应该什么时候再去地球捣蛋？

进入卓能号的林颖雅向众人问候，众人自然客气的还称，当林颖雅将目光凝住在赵可馨身上的时候，薛乾尚正好飘进卓能，自然而然的站在赵可馨身旁，卓能中众人见到两女交会的目光，一时都不敢说话，连一向最罗唆的黄吉、那雷可夫也闭上了嘴巴。

过了不多时，赵可馨首先微笑了一下，拉拉站在自己身侧的薛乾尚说：“乾尚，还不请颖雅坐！”

林颖雅本来带着一丝微笑望着赵可馨，目光中却又透出又徬徨、又期待的神色，但是见到赵可馨与薛乾尚亲匿的动作，林颖雅的神色忽然转成愕然，仿佛有些讶异，薛乾尚管不了这么多，伸手虚招说：“这边坐。”一面引着林颖雅往控制室一旁的会议桌走去。

林颖雅摇摇头笑着说：“我刚刚说了，我不是来坐的，乾尚大哥，你忘了？”

“喔……”薛乾尚止住脚步说：“那……不知道……”

林颖雅一笑说：“既然在之后的行动中，我们九人算是所谓的九大武令，各位都相处了数年，只有我和大家都不熟悉，我希望这些日子能在卓能上住一阵子，与大家多认识认识，不知道可不可以？”

众人听了同时一愣，这样岂不是在卓能中说话也不便了？他人想要听到众人谈话的内容，只要两个途径，一个是以心神役使能量或遥传感应侵入，役使能量众人都能察觉，遥传感应只要到了陈信这种等级的人物才有办法，至少黄吉也还能发觉，另一个途径就是直接利用空气的震动倾听，卓能对外密封，这一点本来无须过虑，不过卓能中住一个外人那就完全不同了，但是在情在理又不能拒绝林颖雅，众人的神色不禁有些古怪。

林颖雅见到大家脸色不对，却颇为意外，她不想大家就算不会因此高兴，也应该不会不满，没想到见到得却是这样的神色，林颖雅的笑容渐渐的敛起，望着薛乾尚轻声的说：“乾尚大哥，要是不方便……”

“不……”薛乾尚自然知道不对劲，连忙说：“当然方便，只不过我们有个规矩，大家怕你不能遵守。”

薛乾尚心想要是拒绝，十成十会惹圣殿疑心，于是连忙解释。

林颖雅被弄糊涂了，疑惑的望着薛乾尚说：“规矩？……什么规矩？”

“我们八个人有一项协定。”薛乾尚已经整理出谎言，面色丝毫不变的说：“每个住在这里的人都必须将自己最重要的亲友带上来一起住，现在成功的只有一二人，还有三位在努力，刚刚我们是想到，要是你也上来是不是应该要求你参加这个竞赛，所以觉得困扰。”

其他人忍不住望了薛乾尚一眼，心里不由得暗暗咋舌，薛乾尚怎么没两秒就编出一个大谎话，还一石二鸟、一箭双雕的要将林颖雅的家人拐上来，看来薛乾尚这个人真的不能得罪，要不然哪天被他骗死了都不知道。

其实薛乾尚也没这么厉害，不过林颖雅刚刚进来之前的一句话已经透出了玄机，薛乾尚考虑到这样说要是林颖雅不愿，自然就不会住上来，要是同意，乾脆一劳永逸的将林颖雅的亲人也送上来，免得到时候无法兼顾，又是一个隐伏的烦恼，而且日后大家商量请亲人上来的事情，也不会担心林颖雅听到。

不过这时林颖雅听了自然微感讶异，回头以询问的目光望了望李丽菁、那雷可夫等人，众人只好点头，表示确有此事，李丽菁一心想说两句帮薛乾尚圆谎，但是脑袋里就是找不出话来说，只好尴尬的笑了声说：“我和那雷可夫都还没成功。”

科芙娜只好跟着说：“我和日言也是。”两人对望一眼，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

林颖雅目光中仍是疑惑，微笑说：“我以为我刚刚在圣殿中听到你们说是为了不舍得与亲人分开，原来是在打赌？”

“也不只是打赌。”薛乾尚知道自己只有自己才有能耐说的通，只好接着说：“我们当然也不愿与亲人分开，但是又不能离开这里，所以只好这样打个赌，免得久而久之，大家都不愿意上来了。”

这样一说就有道理了，林颖雅总算了解，她勉强笑了笑说：“那……赌什么？”

薛乾尚见林颖雅认可了这件事，接下来的谎就好编了，于是正色说：“最慢的人不但仍然必须将亲人请上来，还必须答应其他人所共同请求的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都要答应吗？”林颖雅皱起眉头，这样风险太大了。

薛乾尚微笑说：“因为必须所有人都同意，应该不会要求什么太不合理的事主目。”

“我……”林颖雅有些迟疑的说：“我父亲是圣殿的高阶武士，应该没有办法一直住在这里……”

“母亲先上来就可以了。”薛乾尚说：“这样你的家就在这里，伯父有工作自然不算违规，我们父母也有工作，当然有时候还是会出去。”

林颖雅微笑起来说：“那我会很快喔……”

林颖雅自小与母亲相依为命，想来母亲当不至反对，这下子立于不败之地，林颖雅就比较放心一些了。

“还有一件事情必须先说清楚。”赵可馨忽然微笑插口说：“舒红没有亲人，所以没有加入这场赌局，反正她也只是以此为家，当然也失去要求的权利，至于科芙娜虽然是父母双亡，但是她与日言夫妻同体，胜负一起计算。”她见到薛乾尚说的难免有小小漏洞，顺便补了上来，不然舒红现在怎么样也没办法要亲人上来，那不是输定了？

“对。”薛乾尚说：“现在等于是丽菁、那雷可夫、日言、科芙娜四个人

在比快，你要是要搬上来，就要加紧脚步了。”

林颖雅望望众人，微微低头说：“要是我也参加，大家……接受吗？”

“当然接受，多多益善！”黄吉叫了起来。

黄吉闷了这么许久，就是不敢乱插话，免得误了大事，眼看薛乾尚已经说的面面俱到，加上以这个规矩来说自己已经完成，黄吉更不用迟疑，自然首先发言，但是话一出口才想到，这样以后说话不是要用传音的吗？黄吉一愣，这下可来不及反悔了。

林颖雅望向黄吉，见到他口中说的豪放无比，但是神色却颇为古怪，一下子摸不透大家的想法，其实不只是黄吉，大家的念头都差不多，一方面是为了在卓能上的谈话方便有所顾忌，但另一方面说来，以林颖雅与陈信的关系，又是非请上卓能不可的，也难怪众人的表情这么奇怪，而薛乾尚也因此才会说出这个奇怪的办法出来。

林颖雅望了片刻，看不出所以然来，正在迟疑的时候，赵可馨忽然说：“颖雅，我们可以这样叫你吗？”

“当然可以。”林颖雅回过神，望着赵可馨。

赵可馨接着说：“既然谈到这件事情……你除了父母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亲人？”

林颖雅微微一愣，忽然侧头含笑微带甜蜜的说：“还有一位……”

众人心里不由得一冷，林颖雅终究没有等陈信回来，不过毕竟已经过了六、七年，众人也不好苛责，想到这里，薛乾尚不禁摇摇头说：“就看你决定了，要是那人也有亲人的话，不需要算在里面。”

“他的亲人只有我而已……”林颖雅笑笑说：“算进去也没关系……好吧，我等一下就去请我的母亲。”

众人都有些失望，林颖雅和陈信的分手细节虽然大家不甚明了，不过看陈信刚刚一见林颖雅就愣住的样子，谁也知道陈信对林颖雅还是有情，说起来，林颖雅另有新欢，众人也没必要再请她上卓能，只是现在也收不住口了。

林颖雅见大家都没接话，转头望向地面说：“听说……陈信在这里面？”

薛乾尚见到林颖雅望着地表的晶盒，点头说：“陈信现在在里面闭关，不知迫什么时候才会出关，我们就是为了他才不愿离开。”

林颖雅缓缓的走到晶盒旁，深深的凝望了片刻，这才一笑说：“既然如此，不知道我该住哪里？”

舒红走出来微笑说：“我带你去，顺便介绍一下卓能……你需要几个房间？”

“两间就够了。”林颖雅微笑回答：“我爸妈一间，另外我和逸夫住一间。”

舒红不再多言，领着林颖雅往连通管飘去。

李丽菁忍不住开始传音：“逸夫、逸夫，叫的这么亲热……乾尚，你这次估错了，颖雅已经结婚了。”

薛乾尚无话可说，摇摇头坐下叹了一口气。

赵可馨却忽然传音说：“奇怪了，要是她对陈信已经无情，刚刚不应这样看我啊……”

“这叫藕断丝连。”那雷可夫一副权威模样的说：“道是无情却有情，只不过往事已如过往云烟，空留回忆……”

黄吉却忽然说：“咦，这个打赌的理由蛮不错的，丽菁，你们可以这样对父母说啊。”

“对呀！”李丽菁经黄吉一提醒，叫了起来：“乾尚也不早说……那雷可夫，我们快去请爸妈上来，别弄到最后反而输了。”

那雷可夫点点头传音说：“没错，我们要是赢了，大夥儿同心协力要颖雅重投陈信怀抱，这也不错。”

“你还在胡说八道！”李丽菁一掌劈过，那雷可夫折身一闪之间，两人已经先后往外飘了出去。

这下谢日吉他急了，站起说：“我们也去请了。”跟着与科芙娜往外穿出。

一下子又只剩三人，薛乾尚、赵可馨、黄吉不禁面面相觑，黄吉首先笑出声：“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我去找我老爸了，他老人家最近精神不大好……你们聊。”

黄吉随着也溜下连通管。

薛乾尚望向赵可馨，摇摇头传音说：“可馨，我作错了吗？”

赵可馨有些迟疑，叹了口气传音说：“乾尚，你……”说到一半却又停了下来。

薛乾尚继续说：“可馨，颖雅毕竟与陈信关系非浅，我怎么也想不到……”

赵可馨脸上忽然泛起谅解的微笑，对着薛乾尚说：“乾尚，你是不是也喜欢她？”

薛乾尚一愣，皱起眉头说：“可馨……”薛乾尚见赵可馨望着自己的眼神，顿了一顿叹口气说：“那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都还年轻，我们三人其实多多少少都对她有兴趣，可是自从她深夜来找我，托我照顾陈信……从那时开始，这个念头就完全断绝了。”

“我懂……”赵可馨低下头说：“就像我和陈信，难免会有些余情……不过，乾尚……你知道我之前为什么一直迟疑吗？”

薛乾尚点点头和声说：“你在担心……两个修练天机数有成的人不能真心相处。”

赵可馨抬起头说：“你不担心吗……”

“你说的没错……”薛乾尚脸色凝重的说：“因为对方拥有相同的造谐，因此不能真正的了解，反而会产生怀疑……所以……”

“所以？”

“所以只有无限的包容与互信，才能长久相处……可馨，我们之间不需要解释……因为我们都太会解释，你不也是这样的吗？”

“嗯……”赵可馨微微一笑说：“我也希望这样，只不过心里越着紧，越放不下……”

薛乾尚含笑说：“所以我很高兴，我知道……你父母在催我们……要是你觉得需要，我们也可以先成婚。”薛乾尚一面说，一面伸手轻轻的揽向赵可馨。

赵可馨偎入薛乾尚的怀中，轻轻捶着薛乾尚微嗔说：“我才不嫁给你呢……”

薛乾尚搂着佳人，聪明的不说话，静静的享受着这一刻的温存。

过了一阵子，赵可馨才缓缓的说：“还是等事情结束吧，我相信你……”

这时舒红忽然由连通管飘出，一面大声说：“她出去了！”当然她同时见到两个依偎着的人忽然分开，舒红不禁有些尴尬，脸上微红的说：“不……不好意思……噢，大家呢？”

“大家都去找父母了。”薛乾尚倒不会不好意思，微笑说：“颖雅也是吗？”

“对。”舒红尴尬过去，点点头说：“她说既然要赌，她也不想输……乾尚，其实她蛮好相处的嘛。”

“她是很好相处。”薛乾尚望了赵可馨一眼，微笑说：“所以我们才都是好朋友啊。”

“嗯。”舒红点点头说：“你和陈信也都是好人，人家都说物以类聚，看来真有点道理……那……既然没事，我下去休息了。”

舒红不愿打扰两人，转身跃下连通管，脸上的神色转为黯然，眼看着别人卿卿我我，舒红的心里其实难免有些空虚，回到房间盘膝坐下，却怎么也定不下心，过了片刻，她终于废然站起，跺了跺脚，摇头深深叹了一口气。

无元七四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第二天，李丽菁与那雷可夫的父母马上被两人请了上来，看来这一招果然有效，不过谢日言家大业大，直到三日后的今天才将父母与一众亲友请上卓能，不过这三天过去，林颖雅却是全无消息，众人只觉得莫名其妙，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当天下午，众人又被请到圣殿中商议，现在既然已经一殿为臣，自然无须把众人当作客人，这次田执事就没有这么客套了，只在收发机中表达了邀请之意，众人自然只好依时出发，到达圣殿中，与左辅右弼，五执事、八楼令、十二骁骑及十三位长老一同等待着圣主。

这十三位长老，就是当初往天空中追迎战陈信的吴承天时，领先的那十三个人，自然是以速度最快的那三位为首，不过除了这些人外，众人在这里依然没见到林颖雅。

过了片刻，参见了圣主吴承天，吴承天首先开口说：“我们现在正面临一个最大的挑战，要是不先解决了天降神王，我们与舒家一发生冲突，此人趁虚而入，恐将一败涂地，现在当务之急，就是立刻想办法解决此人，诸位思索了这几天，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计较？”

这些话陈信刚刚溜走的时候吴承天就说过一次，只不过当时是要大家回去想办法，这次想验收成果，薛乾尚等人心中不禁暗自得意，陈信就算是没能压倒性的获胜，但是圣殿却因为陈信而进退维谷，这也是数百年来从听说过的事情，陈信实在是以自豪了。

这时那位总是一副没有精神、声音尖细的蔡执事说：“禀告圣主，此人除圣主能敌之外，放眼圣殿，只有柳长老可能足以一战……是不是应该将闭关的柳长老唤出呢？”

“柳长老年事已高……”吴承天有些迟疑的说：“若是这次未能突破，再加上剧烈的战斗，说不定会生不测……能不要还是不要。”

秃头的赫中行忽然大声说：“还是我们想办法让陈宗主醒来，他说不定能对付此人。”

吴承天面色微变，摇头说：“赫右弼，陈宗主闭关的方式与之前的悟道并不相同，我们不能轻易尝试。”

赫中行有些尴尬的说：“我只是想，薛武令等人既然都……”

“圣主所言甚是。”施良牧忽然插口说：“赫右弼，要是我们误了陈宗主的修行，反而产生了问题，那就得不偿失。”

赫中行讪讪的住口，望了薛乾尚等人一眼，不好再说，薛乾尚却心知肚明，赫中行一定是认为众人足以信任，所以主张请陈信帮忙，而吴承天与施良牧两人却还有猜忌，所以不愿，当然事实上他们并不知道，所谓的天降神王其实就是陈信。

这时吴承天又开口说：“久闻薛武令智谋过人，不知道对这件事情可有看法？”

薛乾尚只好开口说：“启禀圣主，在下本来也是认为，若是陈信醒来，自然对此事大有帮助，不过此事未必可行，既然如此，我们很难有两全其美的方法。”

事实上以圣殿对舒家如此顾忌的状况来看，要是众人带着自己亲人与舒家结合，未必不能一战，陈信再适时归来，更是稳操胜券，不过现在无法连络到陈信，没法将吴安等人在舒家、以及舒家实力强大的两件大事告知陈信，反而缚手缚脚颇为麻烦。

吴承天见薛乾尚没有办法，有些失望的望着那位生着一对招风耳的方执事说：“方执事，你专门负责注意舒家，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

原来此人专责舒姓一族，难怪当初舒家的状况是由他报告，这时方执事见吴承天动问，摇摇头说：“舒家耆老舒战果功深莫测，舒年安、舒平纪、舒矢杨、舒才匡四人也是功夫极高，属下没办法靠近观察……”

吴承天摇摇沉声说：“这五位功夫高是不用说了，他们第三、四代的二十余人，一大半以上能够与楼令、执事甚至长老抗衡，而传说中的‘特级合成战士’……不知道有没有被研发出来，这些加总起来，舒家确实不可轻视，还好我们多了九位武令，依然具有极大的优势。”

“这是无祖庇佑。”施良牧说：“圣主，苏长老、谢长老、殷长老要是也能获赐新剑，说不定也能与天降神王一搏，我们应该加紧制造的脚步。”看来吴承天与陈信一战，让他们对于这种武器的信心大增。

吴承天似乎深觉有埋，点头说：“王执事，你怎么说？”

一位黑黑瘦瘦的长者迈步而出，对吴承天说：“圣主，这种武器失败的机率极高，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也不过作出一把，现在虽然掌握了一点诀窍，不过还要制出三把……这……只怕缓不济急。”

见到此人众人心里不禁好笑，莫非喜欢制造武器的人都长一个模样，那雷可夫可不是也黑黑瘦瘦的？

那雷可夫可没笑，他听到这位王执事居然弄出一个能与透光刀抗衡的武器，不由得满心崇拜，直想拜他为师。

吴承天听见王执事这么说，只好点点头说：“其实此人速度极快，不过是以元婴出现而已……奇异的是武器居然不造成身法的阻滞……”

这话一说众人冷汗直冒，他们果然知道元婴的样子，看来吴承天说不定也会，只是武器没陈信的好，速度快不了多少，才不以元婴出现，那……陈信现在躯体是元婴出窍的状况，不知道吴承天看不看的出来？

王执事点点头说：“对方的武器我没能见到，想来必定不凡……我们藉着智能元素的恢复性配合上卓能机体材料的聚能性，再以纤维状网路制成外壳的硬金属，麻烦的是智能元素与卓能机体材料的互不相容……我没办法操控到这么细微的地步。”

王执事摇头晃脑的陷入长考，听得懂的人本就不多，更没人插的上嘴，没想到这时那雷可夫忽然眼睛发亮的插口说：“要是让智能元素自体融合卓能机体，再以事先下达的指令失去智能，安全性不但具备，而且还能以最细微的方式融合，这样岂不是解决了问题？”

那雷可夫对于智能元素别有心得，这时听见王执事的困扰，忍不住提出自己的意见。

王执事大吃一惊，回过头来望着那雷可夫，讶然说：“自体融合？你……你是……”

那雷可夫一说出口已经知道糟糕，连话都不敢回了，整个脸都苦了起来。

“这位是那雷可夫武令。”吴承天急急的回答：“王执事，他说的有用吗？”

王执事一脸不可置信，猛点头说：“对……对，智能能力先培养起来，再去掉……一切都解决了，圣主，属下当能在三十天之内再制出三把长剑供三位长老使用，这一切的功劳都是这位……那雷……那雷……”看来他与那雷可夫的记忆力也颇为类似。

施良牧大声的接口说：“圣主大喜，这样只要三位长老对付天降神王，圣主当能专心对付舒战果，我们就无须顾忌，可以直扑舒家。”

吴承天高兴的站起大声说：“好，我们就定一月之后发动，那雷可夫武令，这次事件若能顺利解决，你位居首功。”

那雷可夫别说笑容了，连哭都快要哭不出来，自己回去岂不是要被大家揍死？只好悲悲惨惨的点头说：“这个……多谢圣主……我也不是故意的……没什么……”

“好！”吴承天点头说：“陈宗主门下果然是济济英才，成大事而不居功，这种胸怀少人能及……我们就此定义，大家在这个月内必须仔细修炼。”

吴承天顿了顿接着说：“许执事，你现在兼管圣殿武士，赫右弼，九大武令现在由你统帅，你们两人注意一下，林闵图武士和林武令的家务事，在这个月内必须处理好！”

两人同声应是之后，吴承天不再多说，飘离了大殿，众人也慢慢各自散去，而那位王执事看来颇想与那雷可夫攀谈，但那雷可夫哪敢再说，忙不迭的一溜烟溜出圣殿。

众人回到卓能，那雷可夫已经躲的不见踪影，李丽菁二话不说，冲到房中将那雷可夫揪着耳朵提上来开骂：“你聪明、你厉害，别人想不出来的你都想的出来，弄得圣殿人手一把其快无比的武器，把大家都杀光了你就开心了？”

“我……”那雷可夫又痛又不敢挣扎，嘶牙裂嘴的想解释，哪知李丽菁气上心来，刚刚不过是喘口气，打断他的话继续骂：“我什么我？要你弄个像样的武器你弄不出来，帮别人就挺在行的，现在弄成这样……什么成大事而不居功？什么狗屁胸怀？你现在可是位居首功了，你怎么对的起舒红？”

那雷可夫看都不敢看舒红，只好任李丽菁责骂，还是舒红看不过去，摇摇头说：“丽菁，别怪那雷可夫了。”

李丽菁回过头望着眼睛已经红了的舒红，充满歉疚的说：“这……舒红姐，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

舒红摇摇头说：“那雷可夫只是心里一直想着制造武器的方法，才会不

小心说溜嘴，我……我要回家。”舒红想到自己的家族危在旦夕，忽然间十分的想回去。

其实舒红说的李丽菁何尝不知道，但是那雷可夫这话一说，圣殿顾忌尽消，舒家大祸不远，李丽菁怎么能忍住不骂。

那雷可夫终于看着舒红，迟疑的说：“你……你要回去？”

舒红点点头说：“嗯……就算要死，也要陪着爸妈……”泪珠已经滑落下来，亏的她在圣殿中没有当场掉泪。

那雷可夫急找救兵：“乾尚，你快想想办法，要我作什么都可以。”

薛乾尚点点头说：“大家一起去舒家……那雷可夫在这段时间，尽快制造出足以对敌的武器，供舒家长辈使用，这样还能一搏。”

“我一定尽快……一定尽快。”那雷可夫望着舒红猛点头说：“乾尚想的办法一定有用，你别担心了……”

“对了。”黄吉大叫：“反正我们亲人都上来了……咦，那个林颖雅呢？”

众人这才想起林颖雅没有下落，薛乾尚摇摇头说：“刚刚圣主不是说颖雅家中发生纠纷？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不过既然她已经另有对象，我们也无须顾忌，现在只需要将陈信父母请上卓能，我们就能找机会偷溜。”

“这样好吗？”黄吉有些疑惑。

“没错。”李丽菁接口说：“她既然已经移情别恋，陈信应该也不会有意见……那雷可夫，你还不去底舱闭关！”

底舱是一切物品的储存地，那雷可夫要制造刀剑，还是去那里比较方便。

那雷可夫闻令自然紧张的往下奔，舒红拭了拭泪，对大家一个躬身说：“谢谢大家……”

“别客气了。”赵可馨微笑说：“我们一起出生入死，自然应该赴援，何况这本是预定的计划……你能不怪那雷可夫才难得。”

舒红摇摇头说：“那雷可夫可能需要帮手，我去帮忙比较放心……”

李丽菁点头大刺刺的说：“舒红，那雷可夫要是偷懒你就揍他，就说是我准的。”

舒红又微微摇了摇头，对着众人一笑，飘入了连通管中。

见舒红落下，薛乾尚对李丽菁说：“丽青，那雷可夫是无心之过，你也别太凶了。”

李丽菁一瞪眼说：“我还没拿剑宰他呢……很凶吗？”

薛乾尚摇摇头，叹口气接着说：“我们现在就是联络不到陈信，这次逃出圣岛的计划，一定要小心，要是半途被追上了，我们可不是敌手……”

赵可馨跟着点头说：“要是陈信距离够近，交战时还来的及赶到，要是跑到那里去闲逛……这就危险了。”

薛乾尚叹口气说：“那雷可夫来这一下，圣殿对我们应该失去了戒心，我们想跑说不定比较容易。”

“还有这个好处？”李丽菁摇摇头说：“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反正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薛乾尚说：“机会只有一次，我们要小心些，大家没事都别离开……决定之前，家人还是正常上班，等请来陈信父母之后我们再商量。”

卓能上可都是大家最重要的亲人，众人心中不由得担心起来，各自回房养气修炼起来，希望能在逃出的时候出一份力气。

无元七四二年八月一日

还有二十天，就是圣殿准备出发攻打舒家的日子，那雷可夫也顺利的制造出一只长剑，让舒红送了上来，舒红先送到薛乾尚房中，再由薛乾尚通知众人到控制室会齐。

大家陆陆续续的到达之后，薛乾尚看着不大起眼的长剑，问舒红说：“舒红，那雷可夫说这样就可以了吗？”

舒红微带愁容的说：“那雷可夫他依着王执事的提示制造出来，但却不是很有用……他不敢上来。”

“什么？”李丽菁破口大骂说：“让他混了十天，居然没有成功？”

舒红吓了一跳，有些意外的望着李丽菁，李丽菁尴尬的说：“舒红……我不是骂你……我去揍那雷可夫。”

舒红摇摇头说：“他……那雷可夫很努力了，你别怪他了。”

薛乾尚试试将长剑以气御使片刻，又收了来说：“因为里面以卓能机体为材料，能容纳许多的内息，简直无坚不摧，也不算没用……不过速度似乎并没有这么快。”

武器的强度主要看本身的坚硬状态，以及容纳的数量，要是容量足够多，汇聚在尖锐处突破，自然无坚不摧。至于透光刀这种刚族人制造的武器，内息不是也能放大劲力而能锋利难当，又是胜了一筹。

舒红点点头说：“那雷可夫也说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要加上智能元素，如果只是为了增幅的能力不需要与卓能机体材料细密融合……也不明白为什么圣殿制造的长剑速度会这么快……不过这两件事情应该有关系，他现在想先赶着制造三把出来，再好好的想。”

众人沉默下来，薛乾尚说：“我们不能再等了……今晚大家一到齐，我们试试能不能出发。”

众人同时紧张起来，黄吉说：“乾尚，要不要跟老爸他们先说一声？”

薛乾尚摇摇头说：“出发了再说……”心里却想到这些天都没见到林颖雅，不知道所谓的家务事是什么事情？不过那时自己见到林颖雅的时候有些失态，赵可馨就有些不快，还是不提为妙。

到了晚上，所有的亲人都已经回到卓能休息，这些人平时只是以卓能为居住的地方，没事也不会上控制室，所以其实并不知道众人已经决定突围，众人观察着圣岛逐渐的沉寂，除了那雷可夫与舒红还在底舱之外，六人分成六个方向，开始慢慢地往外探出心神，想知道圣殿的布置，过没多久，谢日言忽然睁眼说：“不行，圣岛上空有能量不停的扫过。”

众人也纷纷感应到这种状态，全部迅速的将心神收了回来，不然要是被人察觉可就糟糕，黄吉一定神就开口说：“这下麻烦了，圣殿不断的派人轮流在圣岛外围感应监视，我们怎么溜？”

薛乾尚也皱起眉头，要是卓能号硬闯的话，被发现的机会实在太高，又若贸然驶离，定飞不出百公里就会被追上，就算只有圣主一人追上来，只怕大家也不是敌手。

薛乾尚在这里皱眉，李丽菁却焦急的说：“乾尚，现在要是不走，到了往舒家出发的时候，卓能上圣殿的人更多，我们连那些人都未必打的过……要不要今天冒一次险？”

薛乾尚摇摇头说：“要是陈信恰好来地球捣乱，我们就有比较安全的机会。”

“他……陈信什么时候会来，我们又不知道？”赵可馨望着薛乾尚问。

“再等几天吧。”薛乾尚微笑说：“要是到了二十号陈信还不出现，我们拼一拼…不过陈信应该不会那么久才来一次……他在外空又没事做。”

众人一听也放轻松一些，黄吉摇头说：“陈信也真可怜，一个人在外太空中流浪。”

“他说不定满自得其乐的呢。”赵可馨忽然微微一笑说：“陈信有一种自己一人也不会闲着无聊的本事。”

“他不会又练功吧？”黄吉咋舌说：“我就怕这样。”

薛乾尚摇头说：“外太空中没日没夜的，他飞来飞去的也不时间过了多久，要是练起功夫来，我们可等惨了！”

“不会吧！”李丽菁整张脸皱起，但是心里也同意陈信大有可能干出这种事。

第 60 章 两雄相遇

这时的陈信果然闲着发慌，他现在已经逛出逛入太阳系好几次，反正来回一趟也不过花上十来个小时，陈信一面飞行，一面清晰的感受着宇宙间的各种缝隙，那只有花功夫运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发现，缝隙大多极为细微，几乎无法察觉，也有半大不小的，虽然不容易遇见，不过陈信在距太阳二亿公里远的地方，却发现一个人头大的洞，陈信可不敢贸然伸手过去试试，谁知道那里面有什么东西。

虽然也许只不过是另一个小型的空间跳跃窗，不过还是别冒险，说不定另一面是什么恒星或黑洞的内部，陈信考虑良久，还是放弃了一探究竟的念头，不过却也藉此明白，当年无祖和他的弟子，不藉着仪器的帮助是如何能够找到空间跳跃窗。

十几个小时前，陈信刚飞到火星的时候，望着处处都是超大形的熔岩平原、火山峡谷，还有无数的陨石坑洞，这可算是发现至宝，陈信东张西望的望着四面的景象，放眼望去是一片空寂，不过却有一种悲凉苍茫的感觉，虽然没有生命气息，不过火星自己也是一个庞大的生命体，里面也有不断跃动运行轮回的能量，以陈信的修为来说，自然格外有体会。

火星的空气虽然稀薄，不过总算还有所谓的云层，大气的成分主要是二氧化碳，还是不能住人，陈信漫无目的的飞了片刻，忽然在眼前出现了一个直拔入云层的山峰，简直就要冲破天际，陈信唬了一跳，开始顺着山势往上飞，还刻意减慢速度，不想错过任何一个奇观。

缓缓的飞到山顶，陈信确定这是一个极大的火山，底部的宽度比南岛还大，高度居然将近有二十来公里，上面不是冰雪，有些二氧化碳凝结成的白色固体，比起地球不到九公里高的所谓第一高峰，几乎是三倍。

陈信愣了好片刻，这才摇摇头想，要是火星有像地球一样的大气，这一大座山就能玩好几个月了，不过话说回来，二十几公里高的地方应该也是寸草不生，终年为冰雪所覆盖吧？

无元七四二年八月三日

游玩良久，眼看又是一次日出，陈信忽然想到，记得火星的自转周期与地球差不多，这样岂不是又过了一天？陈信忽然有些紧张，自己不知道离开了多久，薛乾尚他们要是有事，那可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于是不再迟疑，立刻拔向空中，认准了地球飞去。

不久之后，陈信远远望着地球，心想自己是不是不要提醒圣殿自己来了，缓缓的以自由落体的速度飞降，然后在大家意外的时候把圣殿先砸烂？想到这里，陈信不禁嘻嘻偷笑了起来，正要执行的时候，他又止住身子，想到要是日后圣殿知道自己的真正身分，岂不是太不好意思？毕竟圣殿中有好几位对自己不错的人，自己也不能太乱来……

最好薛乾尚已经顺利的将亲人集合，然后自己以本来面目好好的与圣殿谈谈，就是不知道吴安他们跑哪里去了，自己虽然有与合成人联络的通讯器，但是现在又放在肉身上，也没办法用，要不然好好先问个清楚，也好过现在这样。

只不过自己要是回到肉身，速度快的优势一旦丧失，是不是依然打的过吴承天，陈信可没有答案，元婴对付功力不足的人自然是轻松愉快，但是对付功夫相差无几的人，元婴就会有积蓄内息不是、身体不够坚韧的缺点，这是陈信对吴承天发了一掌之后才体会到的。

陈信自然不知道，现在薛乾尚等人不但已经将所有亲人集合，还打听到了吴安等人的下落，舒家更是危在旦夕，就是找不到机会溜走，正眼巴巴的等着陈信回去。

陈信想了片刻，反正自己现在只能捣乱，要是多跑几次，说不定吴安等人会主动与自己联络，那不就可以假藉所谓天降神王的名义客观的主持公道？就是这样决定，于是陈信虽不事先提醒对方，但还是劈哩啪啦、轰轰烈烈的冲下去。

陈信的目标自然对准了圣岛，这下子圣殿马上一团混乱，上次是放出观察的能量，被吴承天察觉，这次却是夹着全身的能量冲往大气层，破空之时逸散的能量、产生的巨大声响，圣岛上感觉到的人没有五十也有三十几个，这下还得了，圣殿里人一个个的冲出殿外，急急往上迎去，要是与这个外星来的怪物在圣岛上打了起来，圣岛不变成一片稀巴烂才怪。

薛乾尚等人自然也感受到了，每个人都迅速的往控制室冲，薛乾尚正急的跺脚，陈信什么时候不好来，选大白天，这时候大家的亲人都出外上班，怎么跑？

就算大家都在，大白天的众目睽睽，八成当场被捉回来，眼看着众人都到了自己身侧，薛乾尚摇摇头探口气说：“我们上去看看状况吧。”

“不走了？”黄吉疑惑的问。

“只有黄宗主他们在，怎么走？”李丽菁没好气的回了一句，黄吉这才想到大家的亲人都已经出外，只好闷不作声，睁着眼睛望着薛乾尚。

“走吧。”薛乾尚打开舱门，众人一个个的往天上飞去，准备再演一场戏。

这时吴承天已经迎上了陈信，陈信见到吴承天远远的飞来，大吼一声：“来的好！”透光刀也没出鞘，两手同时一伸，两道白色气柱汹涌而出，狂涛一般的往吴承天冲去。

吴承天长剑才刚拔出一半，正要御气已对的时候，没想到对方这次居然先发制人，急急插剑回鞘，两手一扬，两道破空而上的劲流交互盘旋，宛如一道由劲流交织而成的巨大麻绳，猛然往陈信的掌力迎去。

陈信吓了一跳，这与自己所创的螺旋掌力又有不同，却不知道能够自己产生盘旋，这时没空细思，两方掌力在两万公尺高空中相遇，碎然一声巨响，陈信的掌力被吴承天相辅相成的掌力破入，正逆劲而上，直往陈信袭来。

陈信暗叹一声，要不是以元婴状态周旋，自己这一掌未必会被对方破解，还是必须以速度取胜，于是陈信迅速的一闪而下，拔刀往吴承天直扑，吴承天不慌不忙，将掌力一收即放，一层濛濛的劲力气罩迅速的往前突进。

这道劲力厚实的有如铜墙铁壁，吴承天上方近百公尺的云雾，一下子被卷台一空，整道掌力夹带着强劲的风云往陈信冲来，陈信毫不客气，刀芒直伸出数公尺的透光刀迅疾的一挥，摧枯拉朽的硬是将气劲裂成两半，虽然微微一顿，但仍气势不减的往吴承天劈来。

不过这时吴承天已将长剑拔在手申，眼见对方威势惊人，劲力直催长剑，脱手仿佛流光一般的迅疾的正面迎向陈信，陈信不愿与这把长剑纠缠，半空中一闪再闪，连换了七、八个方位，不但不让长剑接近自己，还是不断的向吴承天靠近。

吴承天冷哼一声，右手依然继续御剑，左手连连斜斜劈，一道道刀锋般的劲力往陈信直吐，只求能将陈信阻上一阻，长剑就能顺利的攻击陈信。

陈信何尝不知，这种劲力只要透光刀一挥，还不是转眼风流云散，消失无踪，但是接触的瞬间身形难免为此一顿，那把似聚似散的长剑八成就会赶了上来，只好一闪再闪，不过同时闪避两种攻击难免手忙脚乱，何况越接近对方，片状劲力越是迅疾，简直难以躲闪，陈信卡在吴承天前方三十公尺远处，再难前进。

这时几位圣殿长老已经赶到，眼看吴承天似乎占了上风，一个个远远的凝立在半空，望着两人的战斗，陈信越闪越火大，要是不敢施用天禽身法、阴阳回旋掌等等独门绝技，自己怎么会卡在这里，虽然腾龙掌、指特征不明显，还是依然可用，不过对于这种状况的帮助不大。

陈信眼见十几位长老慢慢的往四面散，似乎是打算合围，陈信心里冷笑一声，能对自己速度作出反应的最多不过十来个，这里天遥地阔的怎么围的住自己？

除非这些人接近到十余公尺内，不过这样一来陈信要对付他们简直有如探囊取物，谅他们也不敢送死。

这时薛乾尚等人、圣殿中的施良牧、赫中行等人也已经赶到，分别在四面散了开来，陈信望着薛乾尚焦急的面孔直想打打招呼，但毕竟不敢造次，依然与吴承天纠缠着。

薛乾尚等人心里发急，但是又不敢传音对陈信说明，要知道在这么近的距离，吴承天功力又运到顶端，虽然听不出众人传音的内容，但是说不定可以察觉众人正在传音，这样岂不是不打自招？连薛乾尚一时都拿不出主意。

陈信自然看的出来薛乾尚有话想说，但是又颇有顾忌，陈信心念电转，是众人的亲友已经聚集，还是吴安等人有了下落？陈信偷望了数眼……怎么没见到林颖雅，难道……她出事了？

陈信关心则乱，一时之间没法保持清明灯静，马上就被吴承天又逼退了十公尺，他不由得暗暗发急，连忙定下心神，不敢再多想。

忽然间，陈信感到一股心神迅速的冲来，似乎有一个功力极强的人正

远远观察着自己，陈信不由得一惊，这人的功夫有如吴承天，也到了自己无法捉摸的境界，莫非是柳清旋长老？但是看来又不像是由圣殿传出……此人到底是谁？

陈信自然不知柳清旋正在闭关、不萦外事，当年陈信的功力不只看透柳清旋的虚实，连十来位长老，施良牧、赫中行等人都无法观察，现在的陈信层次又再提升，对这些人的功力已经了若指掌，圣殿中能让陈信稍有忌惮的，也只有圣主吴承天和三百余岁的柳清旋。

这股心神冲来，黄吉还能感觉的到，薛乾尚等人就都毫无所觉，吴承天自然明白，而围在外侧的十余位长老脸上也都出现了不自然的神色，吴承天心中一紧，长剑猛然一撤，忽然大吼一声：“出手！”

陈信听见声音吓了一跳，还不知道吴承天在叫什么，却又听到另一个声音：“还不快闪！”

这下子更是莫名其妙，陈信还没想清楚，只见外围除了薛乾尚等人之外，近二十人忽然同时出手，数十道劲力由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狂涌过来，这些人单打独斗也许不是陈信的对手，不过这数十道拳掌指劲蜂涌而来，纵算是大罗金仙也难逃此劫。

陈信眼见糟糕，一急之下全力出手，透光刀捧成一大面光球，牢牢护住自己的上半身，这些人的劲力都是无比迅疾，要是贪心想护住全身，只怕反而没用。

薛乾尚等人只来的及惊叫一声，眼见数十道劲力往陈信身上集中，轰然一声，各种气流、劲力、能量迅速的往四面喷散，所有的人都被逼出了近百公尺，连吴承天也退了三十来公尺，薛乾尚定睛看去，只见陈信上身光华黯淡，下半身却已经荡然无存，整个人只剩下一半的身体，正迅速的往空中飞射。

吴承天还不放过，长剑御气直奔，往陈信受创的身躯急射，陈信自然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现在自己已经没有能力格挡，只好上下左右一阵乱闪，想先逃出地球再说，只要再给自己一个小时，当能恢复本来。

哪知这时遥远的上空忽然又是一剑飞来，陈信又是一惊，这种武器居然有两把？远远上方一位长老正迅速的落下，正是苏长老，他就是当初预计对付陈信的三位长老之一，看来王执事这十天已经制出了另一把长剑，苏长老拿着这剑，远远的绕到陈信的后路，准备将陈信一举击杀。

陈信这下可头大了，两只长剑两面包抄，自己无路可去，等一下大家再来个合力对付，岂不是全身崩散，虽然自己还来的及释放能量，日后再重新聚合，不过透光刀岂不是非失去不可。

还好这位苏长老毕竟不如吴承天，御剑的速度和劲力都弱上一筹，陈信勉强还能格挡，而吴承天御使的长剑陈信就完全不敢碰了。

就在这时，又有一个能量体迅速无比的冲来，陈信大叹完蛋，这明明是另一个元婴，原来圣殿早就搞清楚元婴的修炼方式，还有一个人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要以元婴对付自己，要是与这人缠上了，那就别想逃了，可是现在自己已经被两把剑缠住，该怎么溜？

元婴移动，迅捷若电，那股能量飞快的划过下方的海洋，往人群中急冲而至，薛乾尚等人自然也感受到此事，黄吉终于按耐不住，远远的往这个如电光般飞来的身影击出一记特大号的激光斩，只见一大片光片迅速的迎向那人，薛乾尚大吃一惊，陈信虽然落败想必性命无忧，但是黄吉这一出手所

有苦心岂不是全部白费？但是拦阻已经不及，薛乾尚只好捞得一个是一个，随着黄吉的掌力也跟着轰击一大团光球出去。

这时感受要比眼睛还快，大家知道连薛乾尚也出手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人要是也来对付陈信那可糟糕，一下子什么阴阳腾龙掌、激光斩、薛乾尚尚未命名的光球、舒红的数十道指端气针，同时往那道光影集中。

但是那道光影蓦然一闪，却比众人劲力速度还快的闪身让开，一下子越过众人，穿入了陈信与两道盘旋攻击长剑的战团。

薛乾尚等人正要转身追击，却见到圣殿人人发急，几乎又有十来道掌力往这道飘来闪去的光影攻去，眼看黄吉还想发掌，薛乾尚不禁叫了出来：“黄吉……等一下！”

众人才一愕收掌，这下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战团中的陈信正想放弃透光刀，却发现那道发光的人形元婴迅速的穿入战团，一掌击出居然目标是苏长老的长剑，掌力轰击过去，苏长老一时无法拿捏，劲力为之断绝，那人呵呵一笑的止住身形，手里捉着那把长剑，大声的笑着说：“圣殿什么时候这么不要脸了？”

这一下在一瞬之间，陈信突然脱出险境，吴承天眼见这人轻轻松松的夺去苏长老的长剑，也不由吃了一惊，将长剑一收退了开来。

苏长老也是面露惊容，往后飘退了数公尺，迟疑的说：“你……你是？”

那人大笑一声道：“两百年不见，圣殿忘了我舒战果？”

“舒……舒前辈……”苏长老又退了老远，一脸惊容。

舒战果当年以五十之龄，单人独剑打上圣殿，见过那场战役的现在没剩几人，这位苏长老恰好是其中之一，那时的他不过十余岁，只遥遥见到舒战果与当时的圣主对话，后来一战打的惊天动地，他根本看不清楚，只知道空中不断传来足令地动山摇的爆震，他当时躲回家中，不敢多看，没想到今日却见到这个圣殿的大敌，他不禁大吃一惊，又后退数公尺。

陈信一面凝聚着劲力，一面望着这个临危来援的人，只见这人与自己的状态相同，一样是光彩流转，全身晶莹，似乎是青壮年人的容貌，居然比自己父亲还年轻一些，这会是舒战果？

舒红吓了一跳，连忙躲到那雷可夫背后藏起，自己刚刚打的居然是曾叔祖？就算他老人家不计较，要是认出自己来，这下子可难收拾。

陈信见到舒战果望望自己，目光忽然转到舒红，也才想到这个问题，连忙想传音警告，却见舒战果微微一笑，竟仿佛没见到舒红一般，转头望向吴承天说：“这一代圣主比之前的进步不少……难怪野心也大了不少……”

吴承天面色微变，对方的名气太大，吴承天也不禁有点心惊，何况要是现在打起来，一时没拿下对方，舒家众高手来援，天降神王要是回过气来，圣殿可是要一败涂地，只好委屈求全的说：“舒前辈，圣殿与舒家井水不犯河水，今天阁下插手管事，阻挠圣殿护卫地球，这是为了什么？”

舒战果摇摇头，叹口气说：“我就是看不过去……你们圣殿无论作什么事都说是为了地球，这人作错了什么，伤了谁？害了谁？你倒是说给我舒老头听听。”

吴承天一时无话可对，这个天降神王甚至在凤凰星也都没伤人，更别说杀人了，本来也未必除之而后快，但就是担心此人与舒家联手，没想到陈信刚刚这么轰轰烈烈的冲下，引起了舒战果的注意，现在居然跑来插上一手，自己的理由又不能说出，吴承天咬牙怒声说：“舒前辈是决定要与圣殿作对

了？”

“又是一顶大帽子……”舒战果脸一沉，不理睬吴承天，对陈信笑笑说：“喂，你是谁？多大了？”

陈信躬身说：“晚辈刘东言，年近三十，受号天降神王自无祖所归之幻星来此，见圣殿倚仗势力强逼凤凰星，心生不愤，所以来此一问究竟。”

“不是吧？”舒战果眉开眼笑的说：“我出去闲逛都骗人家说我才五十，你居然敢说三十，太扯了吧？”

陈信又好气又好笑，这位舒前辈怎么没有长者的味道，只好摇摇头说：“晚辈说的是真的。”

“好、好。”舒战果说：“反正你要自认晚辈也没关系，我的岁数可是大家都知道，想骗也不成……哩，吴小子，你们要怎么解决？”

吴承天正满肚子气，没想到舒战果忽然又转回注意力，只好闷闷的说：“在下不愿让天降神王统领凤凰星，但是此人坚持不愿，此人功深莫测，居心难料，自然决不能让他到达地球。”

舒战果回过头来说：“你从梦幻星带了多少人来？”

“连晚辈在内一共六人，其中四位是婢女。”陈信大方的说。

“还有婢女？”舒战果偷笑两下说：“难怪你假装三十岁，一定是想骗小女孩。”

陈信又是一愣，这位前辈怎么扯到这里去了，但是舒战果忽然又面色一正说：“不过前些日子那个空间跳跃窗中又穿来了两个人，一个身体确实不大像一般人……是不是你的朋友？”

难道是林齐烈？另一人又是谁？陈信将心神连到遥远的空间跳跃窗，但是宇宙何其辽阔，哪能说找就找到？

陈信望望舒战果，舒战果一摊手说：“别问我，我只注意了一天，后来就懒的管了……以他们的速度来说……大概不到一个月就会到了。”

吴承天愤然大声说：“这还不是心怀不轨？后援都已经出发了！”

舒战果望望四面的人说：“我看你的后援远比较多一些……好了、好了，再拖下去，我那些晚辈就要来了，这样吧，圣殿不欢迎这位天降神王，我们舒家欢迎，我请他去玩可以吧？”

“舒前辈……”吴承天摇头说：“这可不只是个人的好恶，这有关地球的未来，恕圣殿不能同意，若是前辈坚持，吴承天只有冒犯了……”

“快溜！”舒战果忽然一拉陈信迅速的飘动起来，一面说：“你练出元婴多久？”

陈信一面随着舒战果迅速的闪动，一面回答：“没多久，不到一年。”

“真是搞不清楚状况……”舒战果说：“元婴不是用来打斗的，是用来修炼的……遇到敌人还是闪避为妙，你跟他们硬顶，这不是自找麻烦？”

两人一迅速的闪动，四面的众人根本看不清，只感到两人在四面不断的闪动，还传来轻松的话语，这还是因为两人身上都带了东西，要不然根本看不到转折的身影，吴承天见到状况演变成这样，焦急的说：“舒前辈，请将圣殿之物归还！”

那把长剑可不容易铸造，舒战果就这样带走可麻烦。

舒战果呵呵笑说：“要是还你，你还会不会来找舒家的麻烦？”

吴承天一楞，还没回话，舒战果接着说：“要是十年、八年的你们都不来闹事，我才还你们，要不然岂不是自找倒楣？我们走了……”随即拉着陈

信往西方一闪，两个光点迅速的变成一个光点，然后消失在地平线之后。

苏长老满脸惭愧的向吴承天躬身说：“圣主恕罪，属下无能……”

吴承天铁青着脸摇摇头，一转身飘落地面，临走时传出一句：“回到圣殿再说。”

二十来人垂头丧气的落下，薛乾尚等人虽然高兴，但是也不敢表露出来，最好的是那时误打误撞的出手，居然对付的刚好是圣殿的敌人，这下子没有穿梆，还能继续混下去，只不过陈信这一去，不知道还会不会出来，众人要怎么逃出圣殿，那可是煞费脑筋。

回到圣殿，吴承天久久说不出话来，其他人也不知如何出言安慰，现在在大对头天降神王与心腹之患舒姓一族结合，新武器又被对方抢走一把，圣殿优势尽去，讨伐吴安之事希望越来越是渺茫，等吴安喘过气来，藉着舒家和合成人之力重启战端，也许相传数百年的圣殿会就此覆于一旦。

施良牧见气氛低到极点，终于开口说：“圣主……这样……非请柳长老出关不可……”

吴承天没好气的望了施良牧一眼，依然沉默不语，赫中行忍不住说：“圣主，对方有两位功力登峰造极的人物，要是天降神王重新回到躯体内，苏长老他们也未必能对付……还是……”

吴承天终于开口说：“要是这位天降神王确实是由梦幻星而来，既然两边的窗口已经关闭，他应该不能重返躯壳，只不过……他怎能一直保持充盈的能量？薛武令，你确实知道通往凤凰星的空间跳跃窗已经封闭了吗？”

薛乾尚不慌不忙的回答：“在下离开之前，对方确实已经开始封闭，现在又过了三年多，那里已经过了三十余年，自然一定封住了。”

吴承天眉头深锁，摇摇头说：“我有一句话一直没说，薛武令，要是那个跳跃窗真的封闭，只留下一丝能量在身上的陈宗主，无论离体能量现在是以什么形式存在在梦幻星，都是没办法将元神再聚回这个身躯的。”

薛乾尚等人自然并不担心，事实上陈信的元神也在这个宇宙，不过大家还是装出一副惊讶的神情，其中最不会演戏的当属谢日言与科芙娜，两人只好板着脸，望着地面不敢说话。

吴承天望望众人，接着又说：“不过要是如此，陈信的残余能量应该已经散去，躯体进入死亡的状态，再也无法挽救，可是现在又还有能量，最好的解释就是……他的元神已经回来了……不过为什么他又为什么一直没醒，这还要请各位给我一个解释。”

薛乾尚知道吴承天终于怀疑到陈信的头上，脑袋急转却找不出好点的理由，这牵扯到极为高深的功夫，在这些大行家面前，薛乾尚可办不出来，李丽菁见薛乾尚说不出话，忍不住插嘴说：“陈信功夫练来练去，我们怎么知道他在作什么？”

吴承天见李丽菁冒出这句话，也是一愣，点点头和声说：“这话也没错，也许陈宗主的元神随你们归来，但是却处于还不能聚合的状态……陈宗主有与各位联络过吗？”

众人自然摇头，薛乾尚心情一紧一松，八成还是因为刚刚大家那莽撞的出手，吴承天的疑忌才渐渐消去，不过这件事毕竟过于巧合，想来吴承天应该还有怀疑，大家想溜恐怕是更难了。

其实吴承天本来对众人的怀疑一直都不小，所以这一次对付天降神王的计划并没有事先告知众人，也因此刚刚大家一起攻击，薛乾尚等人却愣在

那里不知如何是好。不过上次那雷可夫不小心说溜嘴，再加上众人今天以全力攻击舒战果，这却是吴承天亲眼所见，所以才会终于提出这个疑问。

现在吴承天见问薛乾尚等人也不得要领，心中暗暗思量，说不定那人正是陈信，可是却连薛乾尚等人也不知道，这也不是不可能，至于柳清旋长老……吴承天心情浮动起来，转头望向侍立在一旁的田执事说：“田执事，王执事呢？”

田执事回答：“回圣主，王执事仍在加紧制造武器，所以并未来此商议。”

这时殿内与上次议事比起来多了十来位长老，而制造武器的王执事、专职监视舒家的方执事，还有八大楼令、十二骁骑都不在殿中，看来对付天降神王之事，吴承天并没有吩咐他们出动，现在田执事提到武器，苏长老脸色变得阴晴不定，最新的武器送来才不到两天，就由自己的手中丢掉，圣主不知会如何责罚？

吴承天倒似乎并不在意，摇摇头继续说：“我们讨伐舒家之事已经刻不容缓，武器的制造确实要紧……田执事，你要王执事一面制造，一面找些人来帮手……对了，那雷可夫武令，既然你对武器这么在行，你也先去帮忙王执事，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那雷可夫吓了一跳，斜眼望着薛乾尚，不知道该说有问题还是没问题，薛乾尚点点头说：“圣主此议极佳，我们本想推荐，但又怕太过放肆，那雷可夫制造武器的技术我们深具信心，一定能帮助王执事顺利达成任务……”

那雷可夫和李丽菁听薛乾尚这么说，吓得脸都绿了，那雷可夫留在圣殿里面，大家溜的时候怎么办？

只见薛乾尚神态轻松的继续说：“不过最近那雷可夫正在研究晶盒，大概只要两天就能有所突破，据我们所知，天降神王持有的武器叫透光刀，至尊龙将持有的叫乾坤剑，这些武器与晶盒的制造方式有密切的关系，本来是想等有所突破之时再禀知圣主，但是现在圣主动问，我们不敢不说，希望圣主能稍待两天，那雷可夫若是研究出晶盒的制造方式，肯定比现有的合成硬金属还要坚硬，对于王执事制造的武器一定更有所增益。”

吴承天闻言大喜，点头说：“原来如此，难怪最近那雷可夫总是待在底舱，既然如此，就两日后再到圣殿报到，到时候与王执事好好的切磋。”

薛乾尚听了一惊，看来吴承天不时的亲自观察卓能，不然如何得知那雷可夫在底舱中？说不定还看出那雷可夫在制造武器，还好制造武器的功夫靠的是元素体察、组织研究，都是静态的能力，想来他也看不出端倪。

施良牧听见这两柄神兵利器的名称，忍不住叹息说：“这种武器足以以一当十，原来叫做透光刀和乾坤剑，果然名符其实……却不知现在那雷可夫武令研究到什么程度了？”

那雷可夫听见薛乾尚这样说，虽然松了一口气，不过两天后还是要重入虎口也不是好事，正忧愁难解的时候，听见施良牧发问，虽然有些心慌，不过还好这正是自己的本行，那雷可夫毫不困难的说：“回施左辅……我发现晶盒这么坚硬，主要是依赖特殊物质的复杂合成结晶，其间的比例并不规则，却在一个巧妙的配合之下能产生外力难当的效果……”

那雷可夫说的高兴，差点说溜嘴，连不该说的都说出来，还好总算悬崖勒马，警觉的一顿说：“……我已经了解了大概，只是对于组成的比例还不是这么清楚，只要再两天的时间，应该就能研究出来。”

“好。”吴承天说：“那雷可夫的功夫虽然不是顶尖，但是就如王执事一般，将是圣殿不可或缺的栋梁之材，我会要王执事将所有知识传授予你，日后接手王执事的工作，在圣殿研发武器。”

这话直说到那雷可夫的心坎里，那雷可夫追求的正是这种事情，连忙高兴的说：“多谢圣主，属下必定全力以赴……这个…不…谢谢……”原来回头一想，难不成自己当真留下来？兴奋的心情又冷却下来，最后几句才有些语焉不详。

“很好……”吴承天见那雷可夫这么欣喜，也颇觉满意，至于最后两句话虽然听不懂，不过王执事也常如此，看来他们果然是同一类人，想必能力不凡。这件事已经定案，吴承天于是回过头说：“许执事、赫右弼，林武令的事情怎么了，这么多天还没处理好？”

这话问到林颖雅的事情，薛乾尚不禁注意起来，只见许执事与赫右弼互望一眼，许执事说：“禀圣主，林闵图武士向属下禀告，他与妻子前些日子生出纠纷，妻子一怒之下回到故居南岛，林武令二十岁以前不识其父，与其母感情深厚，得知此事立即追去，想来应该在南岛苦劝其母归来，属下曾劝慰林闵图，要他去南岛找寻妻女，但是林闵图武士坚持此事他绝不可让步，其中详情他以家务事为由不愿透露，属下也爱莫能助……”

赫右弼按着说：“属下亦与林武令联络过，她说不放心母亲一人，所以暂时不能离开，但要是圣殿有命，她仍会回来，不过希望圣主能体谅她暂时不能就职的苦衷。”

吴承天点点头说：“好吧，赫右弼……攻打舒家之前记得找她回来……林武令可是一把好手……九武令合力，足可对付舒家的第三代，这件事非常重要。”

“是。”赫中行躬身说：“绝对没有问题。”

“各自休息去吧。”吴承天点点头，飘身离开了大殿，赫中行和施良牧见吴承天始终不同意请出柳清旋，自然知道原因，但是现在也无可奈何，只好摇摇头分头散去。

众人回到卓能，那雷可夫就哇哇叫了起来：“乾尚，你真要我在两天以后去圣殿啊？”

薛乾尚摇摇头说：“当然不是，我们两天之内走。”

“要走了？”黄吉问：“不等陈信来闹事了？”

薛乾尚摇摇头说：“陈信既然已经在地球，应该会常常注意我们的状态……我们逃出之时，应该能前来支援，还有……圣主这样要求，我们也没办法拒绝，拖两天已经是极限，总不能真的让那雷可夫留在圣殿里。”

李丽菁稍感轻松，望了望那雷可夫半开玩笑说：“说不定那雷可夫蛮想留在圣殿……”

这话恰好说到那雷可夫心里，那雷可夫有点气急的望了李丽菁一眼，不大高兴的说：“哪会有这种事情？你……算了……我去底舱了。”

李丽菁不过是开句玩笑，没想到那雷可夫一反常态的回了半句，李丽菁一时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反应，讶异的望着离去的那雷可夫，黄吉幸灾乐祸的说：“丽菁撞到铁板了……那雷可夫重振夫纲，可喜可贺……”

说完黄吉就要溜，一向以来李丽菁都会马上一掌挥来，没想到溜了两步，黄吉回头一望，李丽菁居然仍然呆在那里，目光直直的似乎在沉思着事情，黄吉一愣止步，还不知道该说什么，头缓缓低下的李丽菁，忽然闪身穿

入了连通管中，身形飘动之间，只见一滴晶莹的眼泪斜斜的甩落在地面。

黄吉搔搔脑袋说：“这对小夫妻在闹什么别扭……怎么两个人都不正常了？”

科芙娜见状站起，有些担心的说：“我去看看丽菁。”也跟着飘下连通管。

赵可馨与薛乾尚两人目光相对，都不禁有些担心，这对夫妻怎么在这种时候出状况？现在小毛莉又是由丽菁母亲照顾，也不至为了孩子冲突，李丽菁今天说的话也没有特别不客气，一向温顺的那雷可夫怎么忽然回起嘴来？

谢日言望望大家，忽然说：“丽菁和那雷可夫结婚也有两年了。”

“那又怎样？”黄吉完全听不懂。

谢日言皱眉摇摇头，似乎不知道该怎么说，薛乾尚眼看这样不是办法，站起身说：“我去看看那雷可夫。”随即往连通管飘，直直落往底舱。

第 61 章 旁观者清

薛乾尚落下底舱，穿过长长一排走道，到了一间那雷可夫特别腾出来的杂物间，里面都是各种各样的材料，红、黑、绿、黄各有不同，大大小小的排满一地，薛乾尚站在门口，望着盘坐在地上的那雷可夫，他正皱着眉出力扭曲一个钢管，吱吱格格的钢铁摩擦声尖锐的传了出来，薛乾尚敲敲房门，轻声说：“那雷可夫……”

那雷可夫吓了一跳，一望是薛乾尚，才松了一口气说：“乾尚啊，怎么了？”

薛乾尚微笑说：“可以聊聊吗？”

那雷可夫将手中扭曲变形的钢管一扔，笑着说：“干么这么客气？自己腾地方坐。”

薛乾尚清出一小块空地，坐在那雷可夫对面说：“一直都是你一个人在努力，我们一直都没下来看看，真不好意思。”

那雷可夫奇异的望着薛乾尚，睁大眼摇头笑说：“乾尚，你有什么阴谋？还是快点说出来。”

薛乾尚也不由得一笑，摇摇头又正了正脸色，开口说“那雷可夫，也许是我多事，这十来天，你有没有回房？”

那雷可夫还在笑着的脸忽然一僵，随即缓缓的收起笑容，又勉强牵动一下嘴角说：“你问这干什么？”

薛乾尚平静的说：“刚刚丽菁哭了。”

那雷可夫面色又是一变，再也装不出笑容，薛乾尚接着说：“你一向宽宏大量，丽菁一向是言者无心，你们一直相处的很好，有时候争吵，其中也有甜蜜的感觉，怎么会突然这样子？”

那雷可夫摇摇头苦笑说：“什么争吵？是她骂我吧，我什么时候回过嘴？才一次就受不了了？”

薛乾尚直视着那雷可夫说：“要不是出了问题，你刚刚不会回那句话，

丽菁也不至于为了这句话就流下泪来，不谈别的，大家都是好朋友，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听听你的心声。”

那雷可夫叹了口气说：“好啦，好啦，我等会儿去向她道歉就是了，大不了挨一顿揍就是了……没这么严重吧，乾尚？”

薛乾尚摇摇头说：“事情没发生还没关系，发生了，你们的心里就会有疙瘩，那雷可夫，夫妻吵架、闹意气是必然的，但是要是不说开，一样的事情还是会再发生；你已经开始忍不住，这次假装没发生，也许一个月之后，也许半年之后，还是会再度忍不住，一次、一次的只会越来越严重，要是弄得丽菁不敢责怪你、不敢骂你，你们之间会忽然间不知道怎样相处下去。”

那雷可夫直了眼，望着薛乾尚说：“你还没结婚吧……说的头头是道的？”

薛乾尚有点气了，盘起手瞪着那雷可夫，那雷可夫这才摇摇手说：“好啦，我说就是了……”

那雷可夫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乾尚，小毛莉也快两岁了，慢慢的也会懂事，我不希望她长大之后，眼中的父亲是一个没用的人……我和丽菁……过了这几年，她要打即打，要骂即骂，我也没有抱怨过……可是，这样下去，毕竟不行。”

薛乾尚说：“你有没有试着跟她说？”

“怎么说？”那雷可夫苦笑一下说：“我们相处的方式你又不是不知道，丽菁会让我说话吗？那一天……是我自己犯了错，我也很惭愧，但是她毕竟是我的老婆，没必要在大家面前数落我嘛……我下来以后越想越气，所以这十一天……我直没上去，反正她也不会来问问我，大家耗着嘛……”

薛乾尚知道那雷可夫说的是那天他不慎帮了圣殿一个大忙，使得圣殿捉住了制造新武器的诀窍，李丽菁回到卓能，将那雷可夫从房中捉出来数落的事情，于是说：“丽菁也许是想，自己夫妻说说你比较没关系，要是别人说你，你说不定更难过！”

那雷可夫摇头说：“也不只是这样……说起来没完没了的，我反正厌倦了挨骂受气，她要是不满意，大不了……大不了……”

薛乾尚止住那雷可夫，接口说：“你还爱着丽菁吗？”

那雷可夫一忙回答说：“这……这是当然的……只是……只是……”

“只是忽然受不了了？”薛乾尚摇摇头说：“那雷可夫，你当初为什么爱上丽菁？”

那雷可夫又是一顿，有些迟疑的说：“她……虽然很凶，有时也会不讲道理……可是正经事却不会胡闹……而且有话直说，虽然嘴快了一点，但是她的心肠很软……倔强起来，天不怕、地不怕，我也很羡慕……她与我全然不同，但是又吸引着我……”

薛乾尚缓缓的说：“她……变了吗？”

那雷可夫眉头紧紧皱了起来，摇头说：“她没变，是我变了，可是人总是会变的……我没有办法……”

“也许她也想变呢？”薛乾尚说：“也许她因为你而不敢变呢？”

那雷可夫不可置信的望着薛乾尚说：“你说什么……丽菁会变？别开玩笑。”

薛乾尚望着那雷可夫微微一笑，不再说话。两人间沉默了半晌，那雷可夫才徐徐的说：“她会因为我而不敢变？不会的，她根本看不起我……我

的功夫总是最差的……”

薛乾尚点点头说：“我觉得，丽菁一直很佩服你在元素控制方面的造诣，甚至因此十分得意，她决不会看不起你。”

那雷可夫有点意外，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有些不好意思的说：“真的吗？乾尚，你不是骗我？”

“骗你干什么？”薛乾尚说：“不过你也知道，丽菁就是嘴硬，她肯说出来吗？”

“当然不肯……”那雷可夫有些得意了，但是忽然间，那雷可夫的笑容又敛了起来，望着薛乾尚吞吞吐吐的不知道想说什么。

薛乾尚双目一凝，面色一整说：“其他的事情，就只有你自己才想的通，丽菁是你的良配，婚姻关系中难免会遇到艰险，每个难关还是要靠你自己去突破，站在朋友的立场，我只能说到这里，想不想的通就要看你了。”

那雷可夫怔怔的望着薛乾尚，黑黝黝的脸上阴晴不定，交杂着一点点惊讶、慌乱、羞愧，最后目光移到已经被扭曲的完全变形的钢管上，这个钢管，能不能丝毫无损的恢复原状？

而这时的科芙娜，正望着哭成泪人儿一般的李丽菁，手足无措，无论说什么，李丽菁都一句不发，科芙娜最后只有认输，陪着李丽菁枯坐，只不过一个在抽咽，一个在发呆，过了好一会儿，李丽菁才渐渐止住哭泣，抬起头说：“科芙娜，我是不是嫁错人了？”

李丽菁终于说话，科芙娜如逢大赦，连忙安慰说：“你怎么这样说？那雷可夫平常还不是都顺着你？不过是回你一句，何必气成这个样子？”

“不……”李丽菁委屈的说：“我们自己姊妹，我跟你说也没有关系……自从那次离开凤凰星，一直到回到太阳系，我为了练功一直没有让他……碰我，他就有时候会怪怪的，可是陈信说的也对，我们太亲热会阻碍了练功……”

科芙娜吃了一惊，不可置信的说：“陈信提醒你的？”

李丽菁羞红上脸，低着头呶声说：“谁知道他生了什么鬼眼……就是那次提醒大家修练功夫的诀窍……你不是后来告诉我，陈信也看出乾尚和可馨的事情？”

科芙娜恍然大悟，点头说：“原来那时候他是跟你说这件事情，难怪你一溜烟的跑下来。”

李丽菁摇摇头，还有些羞涩的说：“过去就算了……可是从那之后，那雷可夫大半的时间就都待在底层……我也不想这样，可是他要是不高兴，应该要跟我说啊……我们是夫妻呀，对不对？”

“对！”科芙娜大点其头说：“夫妻应该互相体谅的。”

“对嘛。”李丽菁委屈的说：“他要是不喜欢我骂他，他可以说呀，何必这样冲一句话回来？”

科芙娜可有意了，只见她皱眉说：“他敢说吗？今天他这样子，我们都觉得他胆大包天了……”

李丽菁为之一愣，讶然说：“我……我有这么凶吗？”

科芙娜直肚直肠的点头说：“你对我们不会，对那雷可夫特别凶……还有变本加厉的趋势。”

“科芙娜……”李丽菁听不下去了，摇着科芙娜说：“哪有……”

科芙娜摇摇头说：“我们也知道，你们这样子心里其实都蛮开心的，所

以我们都没说过什么，没想到那雷可夫忽然这样……唉，我也不知道你们出了什么问题……”

其实两人以前争吵打闹，众人都看的出来，其实两人都是甜滋滋的，也没人多管闲事，不过这一阵子，李丽菁一骂，那雷可夫确实是听命居多，很少再开玩笑，科芙娜也没想到原来两人已经产生了问题。

李丽菁急忙的说：“对呀……他以前跟我说过，他明白我不是真的生他气，他还说我生气的时候很可爱……科芙娜，我是不是变丑了？他讨厌我了？”一面说，泪珠又滴了下来。

“你别胡思乱想……”科芙娜实在不明白应该怎么劝，直叹为什么除了自己，没有更适合的人选。

这时门忽然打开来，那雷可夫与薛乾尚站在门外，李丽菁一惊，连忙别过身去，偷偷擦着自己的泪水，科芙娜大喜过望，薛乾尚真是救苦救难，连忙站起身，对着两人连施眼色。

那雷可夫站在门口，想进去又不敢进去，提了两次腿，又放回原位，薛乾尚微微一笑，轻轻一推那雷可夫，那雷可夫一个站不稳，跌跌撞撞的晃了进来，科芙娜连忙飘出门外，顺便对着那雷可夫点点头，算是精神上的支持。

薛乾尚等到科芙娜一出门，对着以求救眼光望着自己的那雷可夫点点头，轻轻的关上了房门。

那雷可夫站在门前，望着李丽菁的背影，傻傻的不知道该说什么，过了良久，李丽菁悲从中来，终于忍不住又抽咽起来，那雷可夫望着微微颤抖的娇妻，终于心中不忍的说：“丽菁，对不起……”

李丽菁背对着那雷可夫摇了摇头，抽咽声却又更大了，那雷可夫可不擅长处理这种事情，慢慢的走过去，轻轻抽着李丽菁的背说：“丽菁，是我错了，我心情不好才乱说话……”

李丽菁猛回头趴在那雷可夫的怀中，哭哭啼啼的说：“你……你要是不喜欢我说你……你就告诉人家嘛……你知不知道，人家受不了你这样冷冷的对我……这几个月……你都这样……”

那雷可夫心里涌上一阵怜惜，抚摸着李丽菁的秀发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心里不满应该先说的。丽菁，我们这次冒了好大的风险回来……我不但担心你，还担心小毛莉，更担心爸妈，所以才会这样……”

“你担心这些事情，该和……”李丽菁抬起头来，眼眶中都是泪水，扁着嘴说：“我商量啊，我是你老婆……不是吗？”

“对……”那雷可夫紧紧搂着李丽菁说：“我该说的……这样吧，你打我两下出出气吧？”

李丽菁含泪带笑的一瞪那雷可夫，微嗔说：“我哪还敢打你？”

那雷可夫嘻皮笑脸的说：“还是打两下好了……不然说不定以后想起来，打的更重。”

李丽菁气不过，捶了那雷可夫两下，恨恨的说：“你下次再这样，我……我……”

“不会了。”那雷可夫拍着胸脯说：“品质保证……”

李丽菁终于忍不住笑出来，这才抹干眼泪说：“你要是不喜欢人家说你，我以后少说点就是了……”

其实李丽菁终于也暗暗的明白，要是那雷可夫没做销事，自己怎么骂

他也不会生气，但是那雷可夫要是真的作错了什么事，自己一骂，与他心中的羞愧相激荡，那雷可夫可能就受不了——两人认识数年，李丽菁才学到了这件事情。

这时候言语都属多余，那雷可夫抱着娇妻，忍不住亲了下去，顺便挥出一股气劲关掉灯光，在黑暗中，只听李丽菁吃吃直笑，却不知那雷可夫作了些什么事情。

陈信随着大名鼎鼎的舒战果往东直飞，两人的速度都是极快，不久之后已经越过了大面的海洋，前方的地平线忽然出现了十来个人，携刀带剑的急急飞来，舒战果速度一缓，笑着说：“我的晚辈们来了。”

陈信跟着减慢了速度，只见那些人速度也是极快，当先的是四位中年人，在两人前方数百公尺就忽然一减速，转为缓飘过来，当前两个对着舒战果急急说：“爸，你没事吧？”另两个也躬身说：“二叔，怎么忽然跑出去了？”

陈信直了眼，这四人是第二辈？不是应该有百八十岁的吗，怎么这么年轻？眼看后面再跟上来的人、九个人该是第三代，也才不过是六十来岁的青年模样，光质化的占了七成，陈信来不及讶异，舒战果却高兴的笑说：“你们都来了……只留小孙们看家啊？”

一位国字脸庞，满脸正气的第二代开口说：“二叔，圣殿的主力都在那里，家里一时之间应该没有关系，不过您怎么忽然以元婴的状态跑去，很危险的。”

“年安大哥说的对。”另一位手宽脚粗，浑身充满霸气的壮汉皱眉说：“爸爸，你把我们吓一跳。”

满脸正气的舒年安摇摇头说：“二叔，圣主吴承天前些日子功夫突然增高，您还是要小心一些……不然矢杨三弟、才匡四弟会很担心的。”

舒战果摇摇头懒得理会，回过头对陈信说：“来、来……我跟你介绍……”指着那位国字脸的年安大哥说：“这是舒年安，我大哥的儿子，你看他一脸正气，蛮难说话的，现在舒家管事的就是他，老二叫舒平纪，不大说话，这些孙孙和小孙孙最怕的反而是他。”

陈信望向站在舒年安身后的舒平纪，果然衣冠整洁、神情严肃，看来是个惜言如金的人，舒战果接着说：“粗手粗脚的是我大儿子，舒矢杨，在舒家这一代中行三；瘦的跟竹竿一样的是老四，舒才匡，功夫都还过的去。”

陈信连忙见礼：“四位前辈，在下刘东言有礼……”

“你还装？”舒战果打断陈信的话说：“你明明是陈信陈宗主。”

不只陈信大吃一惊，连舒家二代四老都大为意外，还好以众人的功力来说，圣殿要是有人以心神窃听，绝对瞒不过众人，不过舒战果怎么会冒出这句话？无论如何舒战果这么一说，陈信可没有薛乾尚那么临危不乱，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舒家虽然一向不看天讯，但是第一代和第二代的长者却真是能凭藉功力而知天下事，自然知道陈信的事情。三、四代本来也不清楚，不过逃到舒家的吴安等人自然还会收看天讯，一些消息也辗转的流传了出来，所以陈信之名现在舒家大多数的人也有概念。

这时后面第三代的九人已经赶到，听到陈信之名也有些惊讶起来，魁梧的三爷舒矢杨首先大声的说：“你是陈宗主？”

“我……”陈信一下子愣住，“我”不出个所以然来。

大爷舒年安温和的脸上露出笑意，点点头说：“你若真是陈宗主，吴议事长他们总算是等到你了。”

陈信又吃一惊，忍不住说：“吴安议事长他们也在舒家？”

这下可是不打自招，舒战果呵呵笑说：“你看，你看，我就知道，白马星系飞来两个人，身边还跟着两只怪物，我一看就知道那是你的蝠虎，天降神王不是你还有谁？”

原来是这里出了纰漏，陈信也懒得装了，高兴的说：“小刚、小柔也找来了？”

那凤凰星那边岂不是也知道了？不过想来林齐烈经验老到，行事小心，应该没有败露，只不过跟来的是谁？

舒战果语不惊人死不休，懒洋洋的又加一句：“陈小子，你怎么把我家的小孙孙红儿骗走了？回到地球都不想回家？”

这下又是一阵大乱，大爷舒年安讶异说：“红儿是随陈宗主去了吗？”

后方一名面貌清雅的青年人忍不住飘过来，焦急的说：“叔祖……红儿怎么了。”

“问他啊？”舒战果说话不负责任，比了比陈信，一脸跟自己无关的模样。

陈信大大不好意思，难道此人便是舒红的父亲？这可麻烦了，舒红一去七年未归，这笔帐岂不是要算到自己头上？只好尴尬而结巴的说：“这位……一定是舒伯父，陈信有礼了，舒红，这个……舒红……”

“到底怎么了？”陈信说的越迟疑，那人越紧张。

“没什么……”陈信强笑着说：“他们现在在圣殿卧底……”

“卧底？”青年人脸色一变：“这么危险的事情……真是胡闹。”

陈信更尴尬，怔怔的说不出话，大爷舒年安沉声插口说：“延启，陈宗主远来是客，我们回到家里再说。”

舒延启似乎满肚子气，望着舒年安不服气的叫：“爸……”

大爷舒年安微微一笑说：“够了，陈宗主会给我们一个满意的解释的，陈宗主，请！”

“回家罗。”舒战果挤眉弄眼的对陈信笑了笑说：“陈小子，赶快想想怎么解释……”

陈信头又大了起来，解释当然不难，问题是对方满不满意这可难说，会不会忽然翻脸？

很快到了隐蔽在山谷中的舒家，舒家是一大户旧式的平房建筑物，占地数方公里，里面足可容纳近千人居住，一间间连绵的房舍排了出去，四四方方的排成三个大小不同的方形，最外围的四长条与中间那四排间隔了数公尺，最中间的房舍想来才是舒家自己居住的内宅，而内宅与外宅间有一大片广场，也许是平时练武，或集合众人之用。

整个舒家建立在一个山谷斜腹之下，顶端的山崖将下方的庄园恰好掩盖住，若是远远的从天空飞过，绝想不到山谷下有着一处占地不小的庄园。

房舍外是生长繁盛的丛林，连路都没有，飞禽走兽无穷无尽，严格的讲，这里算是在剑古山脉之内，所以也算是保护区，一般人不能随便接近。

众人在第二排与内排房舍间的广场落下，舒年安对陈信说：“陈宗主，请到内厅奉茶，延启，你也一起来。”

看来除了第一代的舒战果与第二代四位长者之外，其他人不奉传召还

不能随便跟进来，舒平纪见众人正要散去，忽然加了一句话说：“你们注意了，刚刚二叔说的话谁也不准传出去……能说的，我们会公布。”

第三代众人连忙低首应是，对面罩光纱的陈信又打量了两眼，这才缓缓的散去。

到了屋中，陈信连忙将脸上光纱去掉，开始细细的解释，为何众人必须在圣殿卧底，自己又为什么又以天降神王的装扮出现，最后陈信才说：“我们这样做，一方面是除了舒红之外，大家的亲人都在圣殿的手中，另一个原因，在下希望能以一个旁观者的身分，来了解圣殿与吴安议事长之间的谁是谁非……其实……要不是圣殿的手段有些不大乾净，我也懒得管这么多，但是圣殿对我们已经心怀戒意，要是祸及亲人，陈信就万死莫赎了。”

室中一共六人，舒战果首先鼓起掌来说：“好孩子，真有你们的，那些孩子有勇有谋更是不简单。”

舒战果这么一说，其他人就算心中有意见也不好说了，大爷舒午安有些尴尬的说：“二叔……”

舒战果摇摇手说：“好……不关我事，我归窍去了……舒老二，这把剑你研究研究。”只见那把发自圣殿的长剑条然飞射向舒平纪，舒平纪伸手一抄，不动声色的接下长剑，舒战果却已经消失了踪影。

舒红的父亲舒延启见叔祖一去，顾忌已失，急急的说：“陈宗主，要是吴承天也像叔祖一样，发现那两只蝠虎，红儿他们不是十分危险？”

陈信也没想到会在这上面露出破绽，摇头说：“在宇宙辽阔的星际中，要发现他们的机会实在太小……可是也不可不防……问题就是我不知道如何支援他们，我只要一靠近圣岛，那一堆一、二十人就全部冲上来……”

“这该怎么办？”舒延启着急的搓手。

一旁的大爷舒午安看不下去，摇头说：“延启，你这样怎么成大事？稳着点。”

二爷舒平纪忽然对陈信说：“陈宗主，你现在还是希望与天降神王的面目与吴安相见吗？”

陈信一愣，自己身分不是已经暴露了吗？

舒平纪面无表情的接着说：“刚刚我已经嘱咐了舒家第三代，这件事情不要传出去，所以……若是陈宗主仍希望以此方式查证，还是可行。”

果然不愧老谋深算，陈信点点头说：“在舒红等人还没能逃出之前，为了安全，我还是以此面目行事……不过地球上发生了这件大事，诸位前辈在旁侧观，应该也多少有些了解，陈信还要请教。”

舒平纪平平静静的说：“也没什么，吴承天想做皇帝，最大的困扰有两件事，首先的问题自然是议事团，再来是数十年来凤凰星人民不服统治。所以他先假装会给予援助，暗暗鼓动凤凰星上的联邦分驻政府副首长毕其多叛乱；果然毕其多藉着职务之利，组织了凤凰星的七大势力作乱，联邦逼不得已，自然必须派军队平乱，等杀戮惨重、战祸连结，圣殿大有理由可以取而代之，没想到这一战冒出了你这个人，不但维持凤凰星一线生机，还帮助联邦重整议事团，更打退了来犯的外星怪物，顺便促使了凤凰星、白鸟星独立，吴承天怎么能接受这种事情？但是你深得民心，功夫又高，他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刚好无祖留下遗言要人支援，他乐的做好人，安排妥当送走你，反正去的人没有一个回来的……你们一走，他就开始逐步的布置，四处散播动摇民心的言论，收买议事团里摇摆不定的议事，终于在四年前以新无皇之

孙的名义发难，后来再编导了一个让位的戏码，就此大事底定。吴安逃了三年，终于在一年前逃到我们这里，我们一方面看他可怜，一方面也是觉得吴承天未免欺人太甚，所以才收留他，言明了他和合成人研制出适当的新合成人，我们就不管了……你都明白了吗？”

陈信傻傻的点头，吴承天这么深谋远虑？实在看不出来，原来凤凰星之役也是他一手造成，他明知凤凰星人民不是当时特殊部队的敌手，战火蔓延起来，凤凰星虽能收复，但联邦政府自然摇摇欲坠，民心渐失。也难怪黄祥等人当初到达地球能逃窜这么久，吴承天根本就任圣殿武士自行追击，毫不帮忙，要不然以吴承天、施良牧等人的功力，岂会不知道黄祥等人往哪里躲藏？

这件事情陈信自功力进步到可以远查外事的时候，也会偶尔想过这个问题，当时只认为圣殿一心保持中立，所以也没多思，现在细细想来，吴承天根本就是为了打倒当时的议事长，所以对黄祥、吴安等反对的人士网开一面。

陈信迟疑的说：“这么说来，凤凰星死伤数百万人，等于也是吴承天所间接促成的？”

“正是。”大爷舒年安缓缓的接口说：“其实陈宗主这样回来十分聪明，阁下的功夫对吴承天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威胁，要是你莽莽撞撞的回到圣殿，吴承天暗暗布下阴谋，自然会找机会将你除去，至于其他的人功夫想来远不如你，反而暂时可保无虞。”

陈信点点头忧愁的说：“前辈所言极是，在下好友薛乾尚等人亦是对此担心，在下才想出这个方法，一方面可以不受拘束的行事，另一方面在下的朋友先到圣殿谋求解救众家亲友……只是数十日过去，在下一事无成，任他们与圣殿中人周旋，实是心急如焚……”

这是一一直在太阳系闲逛的陈信第一次有机会一吐心中的焦急，陈信从第一次出手失利后，对于薛乾尚等人的安危就长悬于心，只是无法解决，这时候舒年安和气的与陈信商谈，陈信终于忍不住表达了心申的焦虑。

“大哥。”三爷舒矢杨忽然大声说：“我们乾脆去圣殿大闹一场，顺便也将红儿救出来。”

大爷舒年安还没说话，二爷舒平纪沉声说：“三弟，我们为了置身事外，作了多少努力，两百余年前全族将近覆灭的教训，我们虽然没见到，但是也不能忘记。”

三爷看看陈信，欲言又止的顿住了口，似乎是不好在外人面前争执，大爷和声说：“陈宗主，据我知道，阁下不满三十，能练成元婴，实在极不简单……只是元婴虽然速度极快，但是对于已经通顶之人，只要心里有所准备，就算来不及出手抵御，只在心念一动之间，自然能迅速的施出气劲抵御，反而有功力不足之憾，至于元婴离体太久的难关，陈宗主似乎已经突破，功力较我等兄弟又高数筹，实在令人佩服。”

这一席话说的陈信迷迷糊糊，前半部分陈信还听得懂，陈信知道当时对付施良牧这么轻轻松松，一方面是因为施良牧对元婴不熟悉，另一方面是施良牧临时激发出的气劲被自己以透光刀势如破竹的破开，才会无法还手，要不是透光刀，以陈倍元婴内息较为不足的状态来看，胜是会胜，只不过恐怕没有这么容易。

但是后半段陈信就有听没有懂，元婴离体有什么难关？陈信想了半天

也不明所以，只好硬着头皮说：“舒前辈，在下不明白……”

大爷舒午安点头说：“陈宗主年纪年轻，想必是一次迈过两个难关，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初练元婴，一开始不能离体超过七日，不然元婴聚集的能量会逐渐消散，之后随着内息的逐渐增强而延长时间……陈宗主数十日未能归窍，依然精完神足，在受击之后亦能迅速回气，已经可以开始体证所谓的‘能质通玄妙、身外有化身’，本人十介钦羨。”

陈信这时已经恢复原有的状态，不过陈信挨揍之时，舒家四老自然已经注意到陈信受创的模样。

“能质通玄妙、身外有化身？”陈信愕然重复了一次，这句话与无祖所言——“观体有成，化身万亿”是不是有点关系？

大爷舒午安摇摇头叹息说：“这种功夫陈宗主若是有兴趣，可以请教二叔，他老人家数十年前已经着手研究，我们功力不及，无法揣度，有生之年是否能达到，也十分难说……”

数十年前？陈信呆了起来，舒战果的功夫到底到了什么程度？难道已经到达所谓“无存无减，同寿天地”了吗？

舒家二爷舒平纪，似乎不大高兴的轻咳一声，对大爷舒午安说：“大哥，既然陈宗主要以神王之貌与吴议董事长会面，我们是不是去请吴议董事长来此一会，还是请陈宗主移玉？”

大爷舒午安点点头说：“既然要以神王面貌见面，我们在一旁反而增添宗主顾忌，还是请宗主亲访吧……延启，你领陈宗主往见吴安议事，记得不可泄漏宗主的本来身分。”

“是的，我明白……”舒延启顿了顿又说：“爸，陈宗主暂时就由我们负责招待……”

三爷舒矢杨挥挥手，粗声粗气的说：“元婴状态有什么好招待的？有话要问就直接了当的说……陈宗主年纪轻轻，功夫练到这种程度，想必不是坏人，你别太担心了。”

舒延启的心事被三爷舒矢杨一语道破，不禁有些尴尬的说：“三叔取笑了……”急急的对陈信说：“陈宗主，请随我来。”领先出外去了。

陈信一面向外走，一面也觉得莞尔，这位粗手大脚，威势逼人的三爷舒矢杨，看事情的逻辑颇为独特，为什么自己功夫高就不会是坏人？要真是如此，岂不是天下太平。

舒红的父亲舒延启面貌清雅，只不过这时满怀心事，潇洒之气难免减了数分，陈信心想舒延启必定是为了舒红担心，舒红这一去无声无息的过了七年，回来岂不是被骂惨了？

舒延启飘到一重房舍之前，忽然回头对陈信传音：“陈宗主，等阁下与吴议董事长谈妥，在下还有关于红儿的事情请教。”

陈信知道吴安八成就住在屋内，舒延启这才会以传音的方式说话，于是躬身说：“伯父放心，在下会尽己所知，全盘托出。”

舒延启连忙摇摇头传音说：“陈宗主快起身，现在您的身分是天降神王，如此恭谨只会惹人疑窦。”

陈信连忙直起腰，点头传音说：“伯父说的是，陈信受教。”

舒延启满意的点点头，开口说：“神王，这里就是吴安议事长的居住处，吴安先生现在是地球上反对圣殿的领袖，阁下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向吴安议事长请教。”

“多谢。”陈信有模有样的拱手道谢。

舒延启微笑转身，轻敲了敲房门，不久之后门呀然打开，一位年轻人对舒延启躬身说：“舒延启先生过访，无任欢迎，请问有何要事？”

陈信马上一愣，虽然过了好几年，陈信仍然一眼望出，这人居然正是久违了的王仕学。

对王仕学来说，已经过了七、八年，所以因为岁月的变迁，王仕学似乎成熟许多，而且似乎修习了陈信传授的阴阳同修之法，功力现在大幅提升，虽然与其他的好友比起来自然远远不如，不过已经大约有圣殿中阶武士的程度，以自行修练的人来说，这算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了，看来王仕学当初虽然说要从政，但是经过了这些变乱，毕竟还是开始修练起武技。

舒延启正点头说：“王贤侄，这位是远从梦幻星来的天降神王，神王乃无祖等前辈之后裔，这次特地传讯地球，我们想让神王与吴安议事长见一见面。”

舒延启刚刚也在屋内，对于陈信编的身分，知道的极为清楚。

“梦幻星？”王仕学十分意外，这不是天讯上所说，陈信等人去的那个地方吗？但是他自然不好多问，看了造型怪异的陈信两眼，一面点点头说：“舒前辈、神王前辈两位请进，小侄这就去请吴议事长。”

陈信一面走进去，一面心中暗暗偷笑，王仕学要是知道这句“前辈”叫的是老朋友，一定会破口大骂，还好脸上的光纱能够遮住陈信的笑容，不然实在是憋的难过。

不久之后，由屋内走出了数人，领先的自然是吴安，身后随着开始进入中年的诺丽雅议事，她也就是王仕学的母亲，之后还跟着两人，一位是铁新，一位是陈信以前的老师程似成，这些都是老朋友了。

吴安议事长问候舒延启之后，开口说：“对了，听仕学说有位梦幻星来客，这位一定就是天降神王了？”

陈信不慌不忙的回答：“在下刘东言，在梦幻星生长，并获赐天降神王之号，这次万里远来，本是被派遣重回地球放上传讯，在凤凰星因路见不平，与圣殿产生冲突，我发现地球现在虽是由圣殿统治，但是似乎有不少的问题，所以特来地球，想一明真相。

数小时前，我被圣殿数十人围攻，多亏舒家义助，不然在下只怕难逃厄运……听闻舒家前辈告知，吴议事长身为之前地球的领袖，深为圣殿所迫害，在下希望能了解详情，并且尽一己之力，谋万民之福。”

吴安听到陈信提到圣殿，脸上的神色不由得微露黯然，但是听清之后，似乎莫名其妙多了一个强助，一时不知该不该信，当喜还是当忧。

铁新忽然颇不友善的沉声发话说：“神王阁下，我已经数百年没见过以这种躯体出现的人了……您的躯体是留在梦幻星吗？”

陈信倒没想到铁新居然见过元婴，还似乎颇明白其中来龙去脉，心中不由得有些惶恐，但仍强做镇定的说：“这位猜的没错……还不知如何称呼？”

舒延启见气氛似乎不大对，连忙说：“这位是铁新先生，那位是程似成先生，这位女士是王贤侄之母，诺丽雅议事。”

“诸位好。”陈信点头为礼，自己可是神王的身分，太客气就不像样了。

诺丽雅自然立即回礼，程似成与铁新却似乎心中颇有疑忌，只淡淡点了个头。

程似成随即开口说：“神王，请恕我们多疑，不知能不能请阁下以真面目相见？”

陈信依着以前编的谎话说：“在下故乡的惯例，未满三十之前不得除去面罩，还请诸位见谅。”

这下众人无不睁大眼睛，王仕学自然睁的最大，自己刚刚那声“前辈”敢惜是叫错了？

程似成目光一转，开口说：“阁下刚刚受数十人围攻，以神王的功力来说，围攻的想必不是泛泛之辈，不知道能不能略微描述一下围攻诸人？”

陈信点点头说：“除了圣主吴承天之外，我还认识的就是左辅施良牧，三位长老，不认识的倒是很多，一个秃头的，功夫不下施左辅……还有许多年长者……”

陈信一面整理自己该说不该说的，难免慢了一些。

舒延启见状插口说：“亲自赴援的是叔祖邹果公，他老人家刚刚说了，除了圣主、左辅、右弼之外，还有十几位长老，八位年轻高手……看来就是当年远赴外空的一群人了。”

陈信等人回地球的事情被媒体大幅报导，这里的众人自然会接到消息。

吴安黯然叹息说：“这些人功力果然高强，居然需要由战果公亲身赴援……陈宗主他们果然帮助圣殿，我们的大事多艰啊！”

“不过还是没见到陈宗主。”舒延启说：“那八人的功力虽然也是极高，几乎已经能与部分的长老相比，不过似乎还不及陈宗主离开时的功夫。”

吴安希望重新燃起，点头说：“陈宗主要是出关，一定会尝试与我们联络的……”

吴安不谙高深武技，听到刚刚围攻的圣殿众人还没有多讶异，但是程似成与铁新可清楚这些人的实力，不禁有些讶异的望着陈信，这人居然能从这些人的围攻中脱身而出？

王仕学却又是另外一种心情，当年的朋友居然功夫都已经进步到能与圣殿长老比肩，若是现在与他们相见，自己可是越差越远。

四年前开始逃窜，自己拜师受教于林田昊总队长，并且在他护持之下，尝试陈信当年提过的捷径，失败了一次之后，终于成功的突破经脉，但是一直奔波流离，他难有好好练功的机会，这一年间好不容易静下心来，提升了不少的功力，但还是远远不如追随着陈信的大家，一种失落的心情，忽然间由王仕学的心底深处涌了出来。

程似成与铁新对望一眼，拿不准当不当信任此人，要是此人是圣殿中人带上面罩，以苦肉计混入此处，到时候来个里应外合，不只大家受罪，连舒家都会殃及池鱼，不过看来又不像是假，这人说的若是实话，可真是天上飞下来的强助。

程似成沉吟片刻，缓缓说：“在下护卫吴议事长四载，也是亏得了小心两字才得保平安，阁下突如其来，我们难免心中生疑，为了能够彼此互信，我们再让一步，神王若是能证明阁下来自梦幻星，或是阁下不满三十，我们当对神王推心置腹，据实以告。”

想来圣殿中也没有未满三十即练出元婴的人，程似成算是做了极大的让步。

但陈信却是微微一愕，这两件事如何证明？

第 62 章 相见恨晚

众人一起望着陈信，陈信迟疑良久，想起当年在梦幻星证明众人来自地球的事情，无奈之下举起透光刀说：“这是我们梦幻星独有的武器，不知道能不能作证明？”

程似成等人也不接过，眼睛盯着透光刀奇异的刀身，经过了数秒，铁新点点头讶然说：“这确实是从没见过的东西……怎么做到的？”

程似成也面色凝重的接着说：“看来是极为奇异的物质结晶，我居然测不出质量……”

合成人能够透视物质，直接以折射、反射，波频震荡来观察物质，所以只观察片刻，已经清楚了七、八成，透光刀要是放手，被空气的浮力一纵，马上就飘飞了上去，轻微的程度已经不是程似成等人的精密度所能计算。

陈信见似乎有效，高兴的说：“这是宇宙中另一种生物制造的，他们本身就是一种奇异矿物进化的生物，对于物质的了解比我们多的多。”

铁新摇摇头惊叹的说：“就算是知道了制造方式，居然在结晶化的过程中同时掌握了内部结构、晶体比率、表面光滑，所有重点一次完成，这……确实不是地球人能作的出来。”

程似成思索片刻，有些迟疑的说：“神王阁下别怪我强词夺理……虽然这确实不是地球之物，但也未必是所谓梦幻星的产物，不知是否还有其他的证明？”

吴安等人不知道透光刀有何玄妙，站在一旁听两位合成人轮流啧啧称奇，本来以为这位天降神王确实没有问题，没想到程似成说到最后居然又冒出这句话，吴安忍不住迟疑的说：“程先生，这样会不会太强人所难？”

程似成转回头说：“议事长，在下实在不得不如此，神王以元婴状态出现，身体状态全然无法观察，在下以数据估计，神王的可信度虽高达百分之七十五，但现在是非常状态，可信度没达到九十以上，我不敢贸然相信……”

舒延启忍不住说：“这样吧，虽然我们不能解释舒家为什么相信神王，但是我可以以舒家之名替神王保证，神王绝非圣殿派来的卧底，还希望程先生能坦然相对。”

吴安见舒延启这么说，也点头说：“既然延启兄这么说，我也愿意冒一冒险，程先生，请克鲁堤出来见见延启兄。”

程似成脑海里的数据估计，就算是舒延启保证，可信度不过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九，距离九十还差之甚远，不过既然吴安这么说，程似成也只能摇摇头叹口气，向后扬声说：“克鲁堤，出来吧。”

只见通往后屋的门内这时有一人缓缓应声走出，此人一脸和气，斯斯文文，身高约一百八十余公分，算是极为标准的体型，肤白蓝目，短短的金色卷发，皮肤白净，看来是自四九战争之后很少见的纯粹人种。

陈信不认识不奇，没想到连舒延启也是一愣，迟疑的说：“吴议事长，这位是……”

吴安议事长微微一笑，点头说：“延启兄今日来的正好，我们正要向诸位好好感谢，这一年来多亏舒家收容，我们才能顺利的制出特级合成战士……”

“成功了？”舒延启意外的说：“不是还要半年吗？”

吴安点点头得意的说：“一切成熟至少还要半年的时间，现在机型已经完成，他正处于迅速吸收学习的状态中，要是遇到突发状况，勉强还能运用。”

程似成在一旁开口解释说：“要是可以的话，我们希望再过半年才派这一批制造出来的战士离开，在半年内，他们的人格尚未定型，现在就让他们出去打打杀杀，却不知，这一批成功也许反而会成为日后之患。”

舒延启才知道有这么大学问，点点头说：“原来如此，那共制造出几位？”

吴安说：“第一批一共是十位，这是第一位战士，我命名为克鲁堤。克鲁堤，同这两位先生问好。”

克鲁堤英俊的脸上含着笑容，对舒延启躬身说：“舒先生您好，我是克鲁堤，今后还请多多指教。”

克鲁堤随即转头望向陈信，有些迟疑的说：“这位……您也好……”跟着惑然的转头望向程似成，似乎不知道该说什么。

原来合成人观察事物，与自然人并不相同，在克鲁堤的眼中，前方的陈信不过是一团凝聚成形的能量，虽然外观与人类相同，不过却没有一般的血肉细胞，说起来与天讯所显现的人物也不过是大同小异，克鲁堤完全没有经验，一时不知应该怎么应付。

程似成知道克鲁堤的疑惑，解释说：“克鲁堤，这是自然人武技练到顶端的一种能量表现方式，并不是真正的肉体，不过这个形体与原来的身体还有着无法察觉的联系，算是一种远端遥控能量，这位是天降神王，虽然并非本人，你依然以对人类应有的礼节对应即可。”

克鲁堤这才释然，也向陈信躬身说：“天降神王，您好，我是克鲁堤，谓多多指教。”

陈信回了一礼，跟着说：“彼此彼此。”

吴安在一旁高兴的说：“不错吧？我们制成不过五天，他已经能极为正常的应对，其实要是需要办事情他们也能对付了，不过程似成先生坚持要等半年，所以还得再多叨扰一阵子，还请延启兄转告舒大爷。”

“当然。”舒延平望着眼前活生生的克鲁堤，实在不敢相信他不过才制出五天，忍不住又多打量了一阵子。

“克鲁堤，你可以先进去了……”程似成见吴安似乎有些迫不及待，于是先叫克鲁堤回屋，才皱皱眉说：“合成人的记忆、学习、吸收能力虽然迅速，不过为能快速的成长，我们将前半年调整为吸收期，比起自然人的廿来年要短的多了，这段时间他们学到事物之时，智能系统会将绝大多数的资源运用到吸收、记忆、体用，至于分析、思索、判断的比率就较少，要是这段时间让他们接触到人性的黑暗面，对他们日后的价值判断大有坏处……要是一不小心，就像几百年前……唉……”

程似成似乎想到了四九战争的往事，心情变得低落起来。

吴安有些索然的笑笑说：“听你的就是了……啊！一直没请两位坐，大家坐着说吧……神王此来，不知道想知道什么事情，吴安一定尽力说明。”一面招呼着众人落坐，王仕学也才想起还没招待茶水，连忙退了下去。

陈信见终于进入主题，点头说：“多谢吴议事长，在下此来，主要是想知道，当年圣殿夺得地球政权，是否有不当的举动。而且夺得之后，对于三个星球的人类，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坏处？”

陈信心里其实认为，要是圣殿执政并没有坏处，只要亲人无恙，大家就轻松点别打了，何必争执个不休？

吴安一听到陈信这么说，连忙正色的大声说：“吴承天那个阴险的家伙，他为了执政，居然以各种栽赃的手段嫁祸于我，五年前，他先安排了舆论对于凤凰星独立的不满，又以一年的时间大力的推介所谓的新无皇二世，让人民回忆起数百年前的历史，最后再诬陷我贪赃枉法，并伪造了足以乱真的事证，企图鼓动议事团对我通过弹劾、罢免、以及恢复帝制，更事先派遣了高手分别到白鸟星与凤凰星。我当时知道大势已去，为了避免无辜受辱，与这批好朋友事先逃离，想等到大家发现他的真面目，再出来指证……没想到他居然不放过我，连各地的民众也当我们是过街老鼠，新大陆上我们根本无处藏身，只好逃到人口较为稀少的旧大陆……”

吴安顿了一顿，忽然又得意的说：“不过现在可好了……他的计划已经曝光，现在地球上各地大乱，全球只有圣岛还算安静……”

陈信可不知道什么计划曝光，连忙说：“吴议事长，发生什么事了？”

吴安得意的说：“前些日子，陈宗主等人回归，闹了好一阵子，那时许多的记者都聚集在圣岛，过了两天，圣殿有个人忽然对记者说，圣殿有大移民计划，将会由地球强迫移民数十亿人到凤凰星、白鸟星，吴承天大概以为大事底定，所以后来记者追问居然也不否认，还说这是该做的事情，这还不乱？”说到后来，吴安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陈信愣住了，这句话陈信确实听施良牧等人在凤凰星提过，没想到居然泄漏出来，圣殿内知道的人应该也不多，怎么会这么不小心？不过这样一来，地球确实不乱也难。

其实这句话并不是圣殿中人传出，而是随着施良牧撤退回地球的凤凰星叛徒所说，此人十余日前不小心对记者说出此事，记者自然急着求证，而吴承天当时正计划大军攻向舒家，成功之后一切底定，本来就要执行这件移民的事情，所以不承认也不否认，也算让人民有个心理准备。

没想到正要出发之前，陈信扮演的天降神王忽然来到地球，这一下吴承天进退维谷，攻打舒家的事情才忽然缓了下来。

这件事情只有吴承天等圣殿中高层人十清楚，泄漏机密的人也被关了起来，陈信、吴安、薛乾尚等人都不明白，不过吴承天等人自然也不知道，就是这十天的差异，吴安等人已经顺利的突破瓶颈，制出所谓的特级合成战士，舒家也与陈信结交，薛乾尚等人更是将亲人完全集中，只差还没逃出来而已。

吴安笑了片刻，才将笑容一收，冷哼说：“吴承天算什么？他们除了功夫高强之外，连个政客他不如。这种事情岂能在还没布置妥当之前就先说！这些人只知道藉着功夫高明胡来，要是好好的选举，我一定能把他们打得一败涂地。”

陈信沉默着没说话，吴安这一得意，让陈信不禁心里暗暗不满，似乎这件事情的发生，吴安并不担心地球人的未来，反而高兴对手作错事，当年黄祥就曾说过，吴安未必是个好人，只是时势所趋不得不与众人合作，既然如此，现在自己是否要帮助吴安？

陈信转念又想，要是不帮，就此让圣殿执政也未必有好处，在八十几亿人的地球，想移民二十亿人，岂不是每四个人就必须一人离开，明明白白必须藉着武力违逆民意，这件事要是让圣殿胡搞，地球还真的会一团糟。

陈信还在迟疑，吴安就点头说：“只要再撑过半年，我们的战士就会增加到五十人，到时候只要趁乱登高一呼，圣殿民心？”

程似成忽然插口说：“以现在的局势，要是陈宗主出关后肯帮忙我们的话，也能聚集民心，只是实力未免不足……舒家要是肯帮忙，我们其实不用制造这么多战士。”

吴安摇摇头坚决的说：“舒家二爷当初已经说明，他们不参与这件事情，何况陈宗主父母都在圣殿的掌握之下，他未必愿意帮忙，这样计划太不可靠……程先生，战士的计划还是不能停。”

程似成欲言又止的叹了一口气，终于还是没再说话，舒延启见到两人当着自己谈论舒家帮忙与否的事情，不禁有些尴尬，强笑了笑说：“舒家为求自保，难免故步自封，还望诸位见谅。”

陈信终于决定非帮不可，一方面是看程似成的口气，战士似乎还是作少一点好，另外只靠着自己的力量，也未必能顺利的救出薛乾尚等人，再来就是万一获胜，陈信可不打算治理地球，到时候还不是要请吴安出来，既然如此，还不如先合作，日后要是吴安乱来，至少还可以借着民众的投票来汰换。

陈信心意一定，点头说：“既然如此，圣殿行事果然稍嫌暴虐，我愿意尽一己之力帮助吴议事长，希望让人类起源的地球能早日恢复和平。”

陈信这么一说，吴安自然大是高兴，当下与陈信商谈起日后的好处，这部分陈信自然兴趣缺缺，连连谦辞。

不过陈信飞跃半个地球到达舒家，这里的时间其实已经不早，聊了好一阵子，陈信等人无妨，吴安却不由得露出微微的倦容，陈信与舒延启终于在一个适当的时候，先行告辞。

两人踏出房门，舒延启领着陈信走到一间独立房舍，一面说：“神王不知是否疲倦？”

陈信自然知道对方有事要问自己，这时候就算真的疲倦也不好说，何况自己根本不会疲累，这只不过是客气话而已，连忙说：“一点也不会，舒伯父不是还有事情要问吗？”

舒延启见离开吴安等人居住处已远，也不再以神王称呼，点头说：“既然如此，我想与陈宗主聊一聊，请进。”

两人踏入房舍，分别落座，舒延启问起了舒红的一切，陈信自然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舒延启知道舒红功力大进，几乎已经不弱于自己，不禁十分高兴，对于这些年来陈信的照顾，自然万分感激，陈信谦逊数句，顺便提到舒红所说偷溜出去的事情，也对于舒家闭关自守表达了疑问。

舒延启叹口气说：“陈宗主所言极是……我们晚辈对于这个规矩确实已经颇不适应，不过舒家自从两百余年前遭逢大变，所以定下戒令，从此舒家人闭关自守，不再与外界互通讯息……虽然这数十年来，因为不断有人逃来舒家，难免有些消息传到我们耳里，这个戒令也渐渐的松弛，不过一些表面上的规矩还是要注意，总不能明说我们愿意出手帮忙……而且家父与三位叔叔，对此事依然看重……尤其是二叔，所以我们也不敢贸然提出意见。”

至于两百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大变，陈信也不好问，反正与今日之事应不相关，所以陈信点点头说：“二爷确实是十分固执的样子，不过说到他们都全然反对也不见得，舒红偷溜出去，我想几位长辈应该都会察觉，尤其是战果公。”

舒延启似乎也颇为不解，摇摇头说：“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只是长辈不说，我们做晚辈的总不好探问。”

“今天不是全跑出来了？”陈信见舒延启没什么长辈的架子，说话也较不客套，半开玩笑的说：“这样不算破戒？”

“这个规矩是我过世的爷爷定的。”舒延启尴尬一笑说：“对叔祖没什么约束力，我们怕有不测，也只好赴援。”

“您的爷爷？”陈信点头说：“战果公的哥哥？”

“正是。”舒延启说：“两百余年前舒家遭逢大难，全族只剩下我爷爷和叔祖，那时爷爷刚刚三十岁，叔祖还不满二十，两人逃到剑古山中修练武技，后来才分别娶妻生子，建立了舒家。”

“喔……”陈信点点头，还真是创业维艰呢。

舒延启感怀一阵子之后，拾回话头说：“陈宗主，这样说来，小女红儿除了功夫高强许多，其他都没出什么状况？”

“是的。”陈信含笑说：“舒伯父，您可以放心了。”

舒延启忽然有些尴尬的问：“有没有什么较知心的……男性朋友？”

陈信微感意外，摇摇头说：“我倒没注意到……没有吧。”

舒延启迟疑片刻，这才说：“陈宗主照顾小女也不是一天两天，我也不瞒您，其实小女是舒家第四代中的长女，当年我们曾替她许了一个亲事，红儿总是跟我闹别扭，说要见一见外面世界的英雄好汉……没想到八年前，她就这样一去不返。”

陈信越听越惊，好像问题越来越多，没想到舒家现在反璞归真，居然以父母之命成婚？这事倒没听舒红提过，陈信只好问：“却不知那位……那位对象现在……”

舒延启愁眉不展的说：“那是我堂妹之子，算起来是她远房表哥，以前总是一起玩闹，大人们早有默契，只等他们长大，过了二十之后，红儿却一拖再拖，终于在八年前不告而别，不过这位侄儿也是死心眼，居然一直不肯另觅伴侣，弄得我和红儿她妈一直十分歉疚。”

“居然有这样的事情？”陈信摇摇头说：“舒红从没跟我们提过，只说了她有两个哥哥。”

“她其实只有一个哥哥舒白。”舒延启摇头苦笑说：“另一位舒同就是我说的那位远房表哥，他们三人体质适合修练四叔的武技，从小就在一起练功夫，虽然长大之后渐渐各自修练，但感情还是特别好……”

“舒同……他也姓舒？”陈信又弄不清楚了，怎么会是同姓的？

舒延启明白陈信的疑惑，解释说：“我堂妹的夫婿是招赘的，所以子女仍从舒姓，要是嫁出去的话，自然不能送子女回来习武，红儿体质不错，长辈们也不希望她嫁到外姓，这样也只是糟塌了这副练武的筋骨。”

“这……”陈信总算懂了，但是却不知该说什么，舒家许多的想法观念都与现在的外界大不相同，反而有数百年前全球割据分裂、战乱不断时的古风，还真不愧为闭关两百余年的世家。

舒延启继续说：“今日我自曝家丑，我是心想红儿既然愿意追随陈宗主，想必陈宗主有让红儿心服之处，希望陈宗主能帮我们这个忙，劝劝红儿。”

原来是这种事，陈信连连摇手说：“伯父，这个忙我可帮不上，现在的婚姻，连父母都几乎不插手，舒红已经待在外面这么久自然明白，就算我肯说，一定也没有说服力，而且舒红也不是追随我，我们大家只是像朋友一样

相处，没有所谓主从之别的。”

舒延启听陈信这么说，似乎极为失望，只好起身说：“反正且儿还没回家，等回家了之后再再说吧……今天打扰陈宗主了，这间房间颇为简陋，还望陈宗主见谅。”

“哪里话。”陈信连忙跟着站起说：“陈信只要有一处地方略微歇息即可。”

“陈宗主不用送了。”舒延启说：“明日清晨，可能会以神王的身分，将您介绍给第四代认识，我们日后还是先称呼您神王。”

陈信知道为了舒红等众人的安全，自然必须这样做，于是点点头说：“陈信明白了，只不过以神王为号颇为失礼，还望伯父替我向诸位前辈致歉。”

舒延启点点头微笑说：“陈宗主名震寰宇，以宗主称呼，在下反而略感不敬，怎么会见怪？”随即缓缓飘离陈信的房门，隐没在黑暗之中。

陈信微觉意外、又微感惭愧的关上房门，想到薛乾尚等人逃出来之后，不但要面对圣殿的追击，还有舒家内部的问题，自己功夫固然不错，不过第一件事牵扯到政治，另一件却是别人的家务事，真有无能为力可施的感觉。摇摇头，他将知觉注意到圣岛附近，马上就感到圣殿中一直有数股心神在外巡弋，与陈信的心神一接触，自然而然的泛起警觉心，数股能量同时聚集而来，似乎打算将陈信的心神驱出。

陈信不为己甚的撒散心神，枯坐床上，想到圣殿这般严密的防守，薛乾尚等人要如何逃出？

陈信不禁又烦恼起来。

无元七四二年八月四日

清晨，蒙着面罩的陈信与所谓的舒家第四代见面，陈信见到的第四代一共十三个人，有三个是小娃娃，一个还抱在妈妈怀里，想来是舒红离开之后才出生的，自然也见到了所谓的舒同，那人年约三十出头，功夫也不错，生的浓眉大眼，虽不算俊俏，但也颇有男子气概，实在不知道舒红为什么居然为此离家出走。

舒红的哥哥舒白反而甚为俊朗，颇有父风，早已成婚，但据说妻子是外姓人士，功夫平平，所以并没有出来见客。舒白是第四代中的长子，言语行事中规中矩，反而有些像二爷舒平纪，与父、祖都不大相同。

众人知道陈信年纪不到三十，都饶有兴趣的凑过来问东问西，陈信正难于应付之际，老祖宗舒战果不知道从哪里出现，忽然闪入人群中嚷嚷叫：“小孙孙们别抢，这人是曾爷爷先发现的。”一面拉着陈信的手臂就往外飞，陈信一愕之下，不由自主的随着舒战果施展起身法，只一闪之间已经飘飞出众人的视线。

飞出不远，舒战果就放开陈信的手臂，一面笑着传音说：“我现在可不是元婴，速度没有你快。”

陈信却是深感讶然，舒战果放开自己之后，速度虽然比自己稍慢，但是却慢不了多少，这又是什么功夫？

还没来的及问，两人眨眼来到了上空万余公尺处，舒战果才将速度一缓，笑着说：“这种方式要是用来打斗，因为需要转变方向，所以蛮耗精力，不过挺有效的。”

陈信惊讶的望了舒战果几眼，这才恭声说：“前辈功深莫测，晚辈敬服。”

舒战果高兴的呵呵笑说：“这是我昨晚才想出来的功夫，让你猜猜是怎么回事。”

陈信愕了一下，才仔细思索起来，过了片刻，舒战果忍不住了，快速的又在陈信身旁绕动起来，这种速度极快的绕圈，因为与逐渐加速不同，必须极大的向心力，这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舒战果的能量大到无法理解，另一个可能就是舒战果的质量变轻了，但是这两个可能又都不合理，陈信不禁糊涂起来。

就在这时，陈信忽然想到，这岂不是与圣殿武器一般的超出常理了吗？陈信感受着四面舒战果的肉体状态，忽然高兴的叫：“我知道了！”

一瞬间舒战果已经静止在陈信身前，兴冲冲的说：“怎么样了怎么样？”

陈信高兴的说：“这……这是身体极小单位的极大扩充，所以能以拥有的能量平均分配在每一点上，自然能加快速度……您的身体已经具有极大的强韧度，所以可以……圣殿的武器也是这样，我就是想不通他们用什么材料。”

一般人听到陈信所说可能不知所云，不遇舒战果自然明白陈信全盘了解，点头大笑说：“我就知道只有你看的懂，圣殿的武器材料我也搞不懂，不过……我们的身体岂不是全世界最坚韧的东西？”

有些功夫不易言传，需要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理解，舒战果遇到陈信就像遇到知音一样，自然高兴异常。

陈信也十分高兴，点头说：“前辈居然还能护卫着衣物，这更不简单。”

基本上衣服也具有质量，一样会造成妨碍，舒战果居然将衣物也散而后聚，这更是不容易。

舒战果点点头笑说：“撑不了一分钟的，要是遇到敌人打久一点，少不得赤身裸体。”

陈信皱眉说：“啊？那不是糟糕……”

“反正又没人看的到。”舒战果摇摇头不在乎的说：“事先在一旁准备一件衣服，打完了快快披起来就是了。”

陈信想想也对，到了这种层次，彼此的对战不是依赖视力，而是心神的感知，事实上，目光根本没办法追上这种速度，倒也是不怕他人见到，不过光溜溜的似乎有些奇怪，陈信还是觉得有些怪怪的。

舒战果看陈信的没答话，加上又看不到陈信脸色，叉着腰说：“喂！陈小子，面罩拿掉好不好？”

陈信这才醒起，一面将面罩光华散去，一面说：“要是能研究出那把剑的材质，这种衣服说不定也作的出来。”

舒战果点头说：“你说的也对，不过也只有那种武器，或是你的怪武器，才能配的上这种速度，不然只好空手对付……嗯，我要回去跟平纪老二说，叫他别弄坏了那把剑。”

舒战果一转话风开起陈信玩笑说：“果然还是小夥子，光着身子就不会打架了了，当年我洗澡洗到一半还不是要逃命，哪还管穿不穿衣服？”

陈信饶有兴趣的说：“什么洗到一半逃命？”

舒战果面色微沉，叹口气说：“那一次……别提了，都过去了几百年，还说什么了？”舒战果用力的摇摇头，似乎想甩掉这些不快的往事，跟着说：“小子，我前几年还研究出几种小功夫，有没有兴趣啊？”

陈信脸上充满惊奇，这位两百余岁的老前辈是想干什么？这时没空多说，陈信只好连连点头，舒战果却也十分开心，连演带比的将各种技巧一连串的说出来，许多是陈信想都没想过的功夫，直让陈信又惊又叹，赞不绝口。

而舒战果却也是十分高兴，他两百余年的经验，早就创出了一大堆的功夫，其中许多是现在舒家全员都没法理解、或者无法学习的技巧，陈信功力足够，加上对于内息感应具有独特的修养，理解的特别快，提出的问题有时连舒战果都没想到，正符合教学相长，让舒战果越教越是起劲，还担心拿出来的功夫陈信看不上眼，所以全都是压箱底的技巧。

两人一教一学，还边试演，整天空中不断的传来爆震声，庞大的能量不断四散，下面的舒家自然知道这一老一少在切磋功夫，这不打紧，还闹得大殿中功力足够感知的高手人心惶惶，一整天都严阵以待。

到了连明月也将西沉，整整过了将近二十个小时，舒战果与陈信又试了一招延迟气爆，两股凝结于外的气团在两人出掌之后数秒才忽然爆散，在这一声打然巨响之后，舒战果才摇着头苦笑说：“够了，够了，我想了百余年的东西被你一天里学完了，天又快亮了，没戏唱了，回家吧！”

陈信脑海中回忆着今天所学，不禁十分感激，见舒战果转身要往下落，陈信忽然说：“前辈，等一下。”

“怎么？”舒战果懒洋洋的回过身来。

“我也有一个小技巧想请前辈指教。”陈信一面说，一面将能量源源散出，转眼间吸聚了数倍的能量，一下子在两人下方聚集了一大片宽达数十公里的厚直云层，这是陈信离开梦幻星之后第一次较为正式的施用御能神术，现在没有噬能飞雾作怪，陈信施用起来得心应手，只见云层迅速的越积越厚，水气越来越重，跟着传出了隐隐的雷声。

舒战果本来还懒洋洋的，一见之下面色大变，两跟瞪的老大，迟疑的说：“你小子……你小子……这是什么功夫？”

陈信微笑说：“能量散出去感应，自然能吸聚与我同频的能量，能做的事情就多了。”陈信转眼之间忽然提升温度，一下子整片云又忽然消散不见，跟着数千片的强烈能量光片凝结在陈信与舒战果周围，蓦的飞闪来去，又让舒战果吓了一跳。

陈信随即一散劲力，这数千片光片蓦尔消散无踪，陈信也不说话，含笑的看着舒战果。

而下方舒家的人才觉得莫名其妙，刚刚不断的爆响还好理解，这时候月已沉日未出，本就已经是最暗的时候，怎么一下子黑的伸手不见五指，抬头一望，却见天空中蓦然出现一大片厚厚的云层，眼看就要落雨，一些妇女连忙急急的将屋外的衣物收回屋中。

哪知才刚收回，整片云又已经散尽，空中又变成一片晴朗，这岂不是老天爷在开玩笑？舒家第二代的四老，终于忍不住穿出屋外望上飞，想搞清楚这一老一少在玩什么把戏。

这时半空中的舒战果思索半天，终于恍然大悟，惊讶的说：“这怎么叫小技巧？已经卓然成家了……你这糊涂小子，当时被围攻怎么不用这一招？”

这话一说轮到陈信一愣，自己倒是真的忘了，不禁搔头尴尬的说：“这是在梦幻星内息受限之下创的，离开就忘了用了……”

舒战果摇头说：“这个道理我是懂了，不过……你怎么会练的这么快？”

刚刚我的功夫也不该学的这么快？小子，你是不是天赋异禀啊？”

陈信自从开始修炼武技，因为与一般人修炼方式大不相同，所以对所谓观息之术格外有体会，才能迅速的捉到感应外在能量的诀窍，还能迅速的了解舒战果的功夫，舒战果可没这个能力，虽然大概弄懂了窍门，不过要练成还需要好一段时间，反过来说，舒战果修炼时间较长，练成之后大有可能比陈信还要多创出许多变化，这又是一路跳着练的陈信难以企及的。也所以吴承天御剑的技巧才会让陈信叹为观止。

不过这件事情，陈信自己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如何能回答？舒战果见陈信苦思的模样，只好摇头说：“算啦，啧啧……你这个功夫我就可以练上十年了……喂，有没有名字啊？”

“御能神术。”陈信得意的说。

“好名字……呵呵……”舒战果明白这个功夫的根本道理，自然更知道这个名称的贴切，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陈信对于舒战果觉得有用也是十分高兴，终于知道为什么刚刚舒战果会一下子教自己一大堆功夫，所谓曲高和寡，现在得获知音，三言两语之间就能表达心意，哪还不值得高兴？自然也开心的大笑起来。

这时舒家第二代四老刚刚赶到，见到这一老一少站在高空中相对而笑，不禁面面相觑，一时不知道该从何问起。

两人笑了好片刻，这才缓下气来，舒战果对着四老笑着说：“你们也来凑热闹啊？可惜我们说的你们听不懂……”

陈信倒是有些不好意思笑，正想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忽然面色一变说：“乾尚他们冲出来了，我要去支援！”一转眼人化流光，划过了一大片陆地与海洋，直往圣岛冲。

舒战果同时感受到圣殿那里传来战斗的能量，果然是连舒红在内那八人与圣殿人起了冲突，跟着叫嚷一声：“小夥子，等等我老人家。”

转眼又是一道流光划过，留着四老傻在那里，舒矢杨与舒才匡心里同时想到，父亲又不是元婴状态，怎么速度会这么快？舒安年与舒平纪想的也大同小异，四人呆了片刻才想到要支援，但是不由得心中发急，这两人速度如此之快，待众人赶到岂不是如上次一般，又已结束了？

第 63 章 横生枝节

圣殿自从陈信与舒家结识之后，一直处于戒备森严的状态，薛乾尚等人完全没有逃出的机会，耗到深夜，远远地球背面的旧大陆上空，忽然一阵阵强烈的气爆不断的传来，不只圣殿中一团混乱，连薛乾尚等人都聚集到控制室中，薛乾尚等人与陈信分离不久，自然知道那是陈信的能量，但另一人又是谁？

因为昨日与舒战果会面只是短短的一刹那，众人都没能认熟舒战果的能量，只知道现在这人足以与陈信相抗衡，这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了，此人想必是圣殿派去找碴的，又不像是圣主吴承天，也不像是久未见面的柳清旋，圣殿什么时候又出现一个高手了？

薛乾尚等人一面担心，一面又不知道该不该假装支援，这时圣主吴承

天的心神忽然接近，缓缓的说：“诸位武令，敌人可能正在内闹，别管他们。”

原来吴承天也没能将心神接近在这两人的能量范围之内，只能远远的观察，感受到不断的有强烈的能量散出，吴承天虽然觉得不大像打斗，但是一时也没想到舒战果正将百年经验传授给陈信，只好先要圣岛上足以察觉的众人稍安勿躁。

不过薛乾尚等人一听可急了，陈信跑去舒家开打起来，那不是舒战果会是谁？

两百余岁的老前辈功夫高到什么程度众人根本无法想像，白天他老人家有如神龙般一闪即逝，圣殿数十人也拿他没有办法，陈信可是对手？要是两败俱伤岂不是顺了圣殿的意？聚集在控制室中的众人一下子宛如热锅上的蚂蚁，一个个坐立难安，连黄吉与那雷可夫都不敢开玩笑。

最急的自然还是舒红，陈信和舒家打了起来，自己还要不要回去？不论谁有了什么闪失，都不是舒红愿意见到的。

过了好一阵子，薛乾尚才忽然皱起眉头说：“不对劲……他们功夫这么高，怎么会这么久才打一下？”

薛乾尚这一说，众人才觉得大有蹊跷，黄吉急急的说：“对……他们速度这么快，应该是乒乒乓乓的一连串气爆，现在这样……”

“每一阵子的能量爆发模式都有一点不同……”赵可馨沉吟说：“说不定是在试招。”

舒红终于安下心来，松了一口气点头说：“一定是这样的。”

黄吉开心起来，笑嘻嘻的说：“哇，两个天下第一高手合作起来，圣殿哪里是对手？”他可不知道，在他口中的两个第一高手不但合作，还正在互通有无、截长补短。

那雷可夫大大摇头：“既然是天下第一高手，哪会有两个？”

黄吉一瞪眼，想想毕竟是自己理亏，但还是不大甘愿的说：“一个是百年前的第一高手，一个是现在的第一高手，那不是两个第一高手？”

那雷可夫趁黄吉不注意占到上风，得意的裂开嘴笑说：“反正你说错了，现在只有一个第一高手。”

“那也未必是陈信。”薛乾尚插入两人的对话中，面色凝重的说：“陈信自己跟我说过，他最大的毛病就是糊里糊涂的练得太快，难免有些不扎实……看来这是真的，圣主吴承天的功夫未必比陈信高，但是两次对上，陈信都有些缚手缚脚的施展不开，我们除了不断的提升武技之外，还要注意使用技巧……”

黄吉点点头，忽然正经的说：“所谓体用双修，既然如此，我们也不用管了，还是好好练功吧……那雷可夫，你的武器到底做出来了没？”

那雷可夫一愣，昨天早上才和李丽菁言归于好，根本没下去制造武器，不禁结结巴巴的说：“我……我不是做出一只了吗？”

“那是两天前的事了。”黄吉哼哼的说：“看来是醉在温柔乡里了……”

李丽菁脸上一红，发火叫：“关你什么事？老光棍！”

黄吉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称呼，不禁楞了下，报应临头，一时吞吞吐吐起来：“我……我是老光棍？”

“你还不是老光棍？”李丽菁得理不饶人，嚷嚷说：“知不知道传宗接代啊？”

黄吉歪着脑袋，脸上满是惑然，似乎首度沉思起来，反而让李丽菁颇

为意外，有些担心的说：“黄吉，你怎么了？”

“真的一定要娶老婆吗？”黄吉喃喃的念着，似乎没在听李丽菁说话。

“黄吉。”薛乾尚出来主持正义，微笑的说：“这种事情没有一定的，要看缘分。”

黄吉抬起头来，对薛乾尚说：“乾尚，我是不是要个老婆，老爸会比较放心？”

黄吉这次回到地球，见到父亲的身体开始逐渐衰弱，一直极为担心，这时候忽然想到这方面来，众人虽然这才明白，也不算十分意外。

李丽菁嘴快的说：“当然啦，最好早点让黄宗主抱孙子。”

黄吉望望众人，又摇了摇头，迳自下去了。

李丽菁忍不住笑了起来，摇头说：“黄吉是怎么了？”

薛乾尚说：“黄吉从年轻就一个人关在雾灵谷，心中似乎没有情爱之念，今天他忽然这么说，可能只是为了担心黄宗主。”

“黄吉真要这样一个人过啊？”李丽菁转头望了望众人，忽然说：“舒红，你看黄吉怎么样？”

舒红吃了一惊，诧异的说：“什么怎么样？”

李丽菁笑嘻嘻的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有没有意中人啊？”

舒红脸微红，顿了一顿才微微生气的说：“丽菁，你扯到哪里去了……黄吉大哥都快跟我爸一样大了。”事实上从外貌说来，黄吉比舒红的父亲看起来还年长。

“对喔。”李丽菁摇摇头说：“好像是不大合适……”

“少说两句吧。”那雷可夫摇头说：“这种事哪里帮的上忙？……陈信不知道要打多久？乾尚，我们不是今晚非走不可吗？”

薛乾尚点头说：“看看陈信他们能不能打到晚上……这样机会大一些。”

“那就只有等了……”那雷可夫摇摇头说：“我还是去底舱制造武器吧。”

李丽菁心情正好，拉着那雷可夫说：“我陪你去。”

那雷可夫吓了一跳，受宠若惊的说：“不用了，你又不懂这些……还是回去房中休息吧，说不定又怀孕了。”

李丽菁脸一红，挥过去一掌骂：“你要死了，乖不了两天。”

那雷可夫呵呵一笑，闪身飘下连通管，众人眼见无事，也只有各自归房，等待夜晚的到来。

无元七四二年八月五日

陈信果然和舒战果练了将近二十个小时，旧大陆那里刚刚日出，圣岛却已入深夜，众人知道无论如何这都是最后的时机，今晚是非走不可，于是时间一到，众人又聚集起来，薛乾尚直等到陈信两人已经住手，估计圣殿中的高手应该会聚集起来讨论，说不定一时不会发现众人溜走，于是除了李丽菁之外，余下的七人全部飘到卓能外侧，随着薛乾尚一声令下，控制室中的李丽菁操纵着卓能迅速的起飞，往东方直冲。

七人同时随着卓能飞起，护卫在卓能身后，薛乾尚已经说明了，只要有任何一个人追来，七人同时出手攻击，其实众人的能力已经不凡，前日舒战果要不是以元婴到达，未必能这么简单的闪过众人的攻击。

这时候卓能迅速的爬升，果然就在这一刹那，圣殿并没有人在外围以心神巡弋，但是飞升不到一千公尺高，离开还不到两公里的时候，吴承天的

声音突然传来：“薛武令！”

“你们在做什么？”

虽然其他人不以心神外送，便无法感知，但是吴承天却随时能察觉到较大的波动和震荡，何况距离不远，众人同时御使能量上冲，加上卓能移动也需要极大的能量，吴承天很快的就发现不对。

薛乾尚不慌不忙的回答：“禀告圣主，属下等人发现卓能号有些故障，刚刚才修好，现在想试一试。”众人一面继续前进，每个人的脸上都装成没事的模样。

“原来如此……”吴承天顿了顿，忽然说：“你们要飞到哪里？”

“没有目的地，只是随便飞一飞……”薛乾尚说：“……大概几个小时就会回来了。”

载着一、二十位家人的卓能号不像众人这么好加速，想飞越过半个地球至少也要五、六个小时，在庞大空气阻力的作用下，这种速度已经不慢，平均速度也已经接近音速的七、八倍，不过若要是圣殿要追，随随便便就可以追来三、四十人。

吴承天数秒没说话，那雷可夫等人以为骗过了，正在暗暗高兴的时候，吴承天忽然大声说：“薛武令，立即停止移动！”

薛乾尚一面飞，一面口中还在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圣主，我们现在正在测试加速的效应，一停下来全功尽弃，而且为了秉持科学的精神，加速的过程中还要尽量除去一些干扰结果的影响，所以千万不能停下，还希望圣主能多多谅解。”

薛乾尚知道圣主已经起了疑心，但是飞的时间每多一秒，就多飞出数百公尺，只好说的长长一大串，果然一下又飞出了好几公里。

这时候薛乾尚等人也察觉到身侧多了数十人观察的能量，知道圣殿的人只怕就要冲出来了，果然薛乾尚一说完，管理武令的赫中行就急急的接口：“八位武令立刻停下，不然是叛逆之罪！”

薛乾尚抢着说：“赫右弼千万不能冤枉好人，我们万里奔回，二话不说的投效圣殿，圣殿居然要给我们安上一个叛逆的头衔，我们是万万不服，好吧，若是我们五个小时之后没有回来，自然俯首认罪，否则……”

赫中行听薛乾尚又说个没完，忍不住大吼一声：“住口！”

薛乾尚不管身旁偷笑的难过的朋友，继续说：“住口未尝不行，不过所谓真理越辩越明，赫右弼不分青红皂白，对我们这样怒骂，我们心中自然会深感愤慨，我们以前追随陈信，陈信也是以礼相待，何尝出言责骂。莫非是诸位认为我们功力不足？这样吧，我们小试一下，且看能不能换得圣殿对我们较为尊重，大家一起来。一、二、三，出手！”

众人同时抵住飞行中的卓能，同时运出一股推力，掌力猛然推出，一下子将卓能的速度又提高不少，迅疾的往前猛冲，受反作用力同时一顿的众人连忙一个加速，又追上卓能。

七人的能量汇集而出，这一下果然惊动了远在地球背面的陈信，陈信自然知道大夥儿发难了，连忙交代了两句话，就急急的赶来。

可是毕竟距离圣殿还是太近，吴承天、赫中行等十来位圣殿的高手已经飞射而出，吴承天来的最是劲急，数公里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仿佛转眼就要追上来。

众人无须吩咐，又是所有招式全部出笼，光柱、光球、光片、光针同

时往吴承天的前方集中，吴承天终于确定这些家伙想逃，猛然运出一掌急攻，庞大的能量与众人的能量一碰，在轰然爆响、流光四散的瞬间，散溢的能量，让卓能又加快了不少，吴承天的冲势也难免顿上一顿。

七人心中栗栗，吴承天居然若无其事的承受七人一击，还颇占上风？让这家伙追上还得了？七人连连发掌，轰的吴承天一时无法靠近。

可是好景不常，那三位功夫极高的长老已经赶到，他们三人还在吴承天之后数百公尺，便即发出六道掌风，往众人追击，吴承天也毫不客气，顺着这六道掌力同时击出两掌，八道掌力夹着极大的威势，往聚在卓能身后倒退着飞的七人攻来。这八道掌力每一道，七人中任何一人都不足以应付，七人的功力一抵之下消散无踪，大家连叫苦都来不及，眼看都要重伤遭擒。

忽然一道光华从东面穿到众人之前，众人眼一花，八道催命的掌力忽然消散无踪，只见蒙着光纱的陈信拿着透光刀站在众人之前，正得意的说：“吴承天，你又想干坏事，被我捉到了吧？”

吴承天眉头紧紧皱成一线，陈信飞来他不是不知，只是未免太快，也没想到他居然是来阻拦自己，吴承天怒骂说：“天降神王，你到底想做什么？这是圣殿的家务事！”

陈信及时赶到已经十分高兴，看吴承天生气更高兴，愉快的说：“我这人崇尚自由，一向不愿意见到有人被迫害，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吴承天听得满肚子火，刚赶到的施良牧却突然开口说：“梦幻星既然帝制两千年，哪来的什么自由？你到底是谁？”

陈信一愣，没想到一逞口舌之快就出纰漏，还不知道怎么答话，舒战果已经前脚后脚的赶到，一面哇哇叫：“打完了没？还没打完吧？”

吴承天被舒战果迅速的身法吓了一跳，忘掉施良牧刚刚问的问题，望着舒战果说：“舒前辈，舒家真的要与圣殿为敌？”

舒战果轻轻松松的说：“舒家现在又不是我管事，我只代表自己。”

吴承天冷笑一声说：“舒家四位大爷正往这里赶来，这您怎么解释？”

舒战果望望四面，这时四面已经围上了五十余人，除了左辅、右弼，三十几位长老，还有八大楼令、十二骁骑以及数位执事。

卓能中的李丽菁见状不得不减慢了卓能的速度，不然只怕对方同时发掌，卓能虽然具有能量护罩，八成也抵不过这些人的攻击。

吴承天见大局已定，就算对方第二代赶来，圣殿也足以对付，而第三代应该没有这么快，于是开口说：“李武令，立即将卓能控制舱打开，交出飞航区的控制权。”

舒战果忽然传音给陈信、薛乾尚等人、以及舱中的李丽菁说：“里面的小妞妞还不快开这个大东西，你们其他的人跟我到前面开路，陈小子一个人看着后面可以了……”

众人一愣，陈信怎么挡得住整个后方？舒战果急了起来，也不传音了，嚷嚷叫：“你小子又忘了自己的功夫了。”

陈信这才领悟，叫了一声：“大家听舒前辈的！”随即将内息迅速地往外散出，把最不会误伤自己人的风刃施开，数千道凝结了强劲劲力的光片迅速的在四面凝结，薛乾尚等人听陈信一叫，自然而然的往前方冲去，舒战果更是首先冲到前方迅疾的划出一道弯弯曲曲的劲力，在同一个时间轰击到前方的十余人。

这些人只觉舒战果忽然施出劲力，居然像是针对着自己攻来，不禁吓

了一跳，所谓人的名树的影，舒战果的威名两百年前已经震动天下，这些后生晚辈难免心生怯念，同时往外一让，薛乾尚等人跟着往正前方的数人施出掌力轰击出去，这些人一时无法聚力合攻，难免又多退了一些，李丽菁立即觑准缝隙，驶动了卓能破出重围。

陈信更不迟疑，数千片亮晃晃的盘大圆形光片，也立即没头没脑的四面飞旋了起来，平均每个人也分到了近百片，一下子让圣殿众人手忙脚乱，功力较为不如的连忙迅速的望外退开，有不少人挂了彩。

吴承天等十余位功力较高的自然应付裕如，不过一时也没能再对付这个天降神王，而随着退开的人渐渐增加，吴承天等人的压力越来越大，持着透光刀的陈信更是有如鬼魅般的东劈一竖、西划一刀，这些人只能凭着强大的能量紧急择向释出，在强大的气劲爆裂声中，勉强阻住了对方的攻击，更别谈什么见招破招了。

过不多久，吴承天在四面光片飞舞之中，只觉得自己的人手越来越少，而天降神王攻击自己的频率确是越来越高，现在手中的武器又不能用来对付这些没长眼睛的光片，也不敢御剑攻击，吴承天不禁心生怯意，猛然往后拔出近千公尺，脱出了陈信的攻击范围。

陈信见到没人敢追击，留了一句话说：“不用送了，我们还会来的。”

吴承天怒气填膺，回头一望，这才见到四面的下属，一个个衣袍破裂的狼狈模样，再望向已经逐渐去远的天降神王，正在身后数百公尺方圆中遍布了数千片的光片，这也才知道当初施良牧回来报告的御能神术是什么功夫。

施良牧还好没受伤，衣衫也还完好，虽然飘扬的长发被削去了一片，暂时也没人看得出来，他飘向吴承天，拱手低头说：“圣主，属下怀疑，那人就是陈信。”

吴承天心里一惊，虽然早有疑惑，但难道真是如此？施良牧望着脸色难看的吴承天，迟疑的按着说：“天降神王一声呼唤，薛乾尚等人立即听命，要说他们没见过、没有默契，这……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吴承天越想越对，密闭在晶盒中的陈信，身体与元婴出窍的状态岂不是十分类似？自己当初先入为主，一心认为陈信在修炼别种功夫，这还不是施良牧的错误资讯所致？于是恨恨的瞪了一眼施良牧，没有说话。

施良牧自然明白吴承天的想法，只好尴尬的说：“可是当初随他来到凤凰星的五人，确实与地球人的身体不同……属下……属下……”

“够了！”吴承天大声一吼，强大的能量随着声音传出，直震得四面的数十人不得不运功以抗，而数十公里外，已经被打斗声惊醒的数十万圣岛人民，听到这句话如雷声般远远的轰传过来，更是吓了一跳。

吴承天心中的怒气随着这一声大吼略散，心情微微宁定下来，语气沉重的说：“现在不是计较这些事的时候。”

施良牧饶是聪明机智，也经吴承天一言提醒，这才恍然而惊，无论是不是陈信，这人有这种功夫，下次再来，圣殿应该如何是好？就算能够安全度过危机，那岂不正是计较此事的时候？这个黑锅自己都是背定了，百余岁的施良牧想到这里，心中如有十五个吊桶一般，七上八下。

飞出近千公里，陈信料想圣殿不敢再追，飞到前方与好友们欢聚起来，众人同时大骂陈信，居然还要别人提醒才知道该用什么功夫，一群人在空中热热闹闹的，只有舒红一个人飞到舒战果身旁，对着舒战果躬身说：“曾叔

祖……”

舒战果眨眨眼，装傻的说：“你这个小妞妞是谁？没事别乱认祖宗。”

舒红嘟着嘴撒娇说：“曾叔祖！人家是红儿嘛……”

“红儿？”舒战果摇摇头装模作样的说：“红儿怎么会这么狠，前天数十只气针攻过来的时候，可一点也没留手。”

“曾叔祖！”舒红急了，嚷嚷的说：“人家那时候不知道是您嘛。”一面扯着舒战果的衣服不放。

“好……好……”舒战果这才认输，摸摸舒红的脑袋说：“原来真是红儿，让曾叔祖看看，有没有变漂亮一些啊？”

舒红在空中飘逸的转了个身，轻碎一口说：“什么漂不漂亮？要看看人家的功夫是不是变高了。”

舒战果一面打量一面啧啧称道的说：“真不简单，是陈小子教的吧？”见舒红喜滋滋的点了点头，舒战果不由叹气说：“这小子不但功夫高，连教人也有两把刷子……腓……”

舒红见舒战果面色忽然微变，疑惑的说：“曾叔祖……怎么……我练错功夫了？”

“不关功夫的事。”舒战果笑容尽失，忽然扬声叫：“陈小子！”

陈信知道自己父母也在卓能内，自然十分高兴，正想入内拜见，却听到舒战果的呼唤，陈信微笑的飘过去说：“今天多亏前辈大力襄助，陈信万分感激。”

“不谈这个。”舒战果忽然传音说：“陈小子，你前天晚上跟延启小子说的话还记不记得？”

听见舒战果这么说，陈信心里明白，舒红父亲舒延启与自己谈完之后，自然把两人的对话禀告上去，这也不足为奇，可是自己也没说什么会让舒战果烦恼的事情，现在见舒战果忽然失去笑容，陈信心里微觉讶异，这位前辈从见面到现在一直满脸微笑，现在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舒战果见陈信不明白，用嘴努努舒红，传音说：“你自己看看，等会儿老大、老二过来，你麻烦大了！”

陈信眼睛望向舒红，没片刻果然一惊，回头望向舒战果说：“前辈，我真不知道……”

舒战果摇摇头说：“我没怪你……儿孙自有儿孙事，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你还是先回身体吧。”

陈信回头望向众人，一时想不明白怎会如此，皱眉摇摇头飘回卓能，还是先将元婴归窍，再想办法。

而陈信与舒战果最后说的两句话并没有传音，舒红见陈信打量自己片刻之后，忽然面色一变，她自家事自然明白，在这一瞬间，脸上马上变得忽红忽白，随即低下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时薛乾尚正好过来，对着舒战果说：“舒前辈，上次多有不敬，晚辈在此谢过，还请前辈入内歇息。”

舒战果望望薛乾尚，微笑摇头说：“圣殿暂时应该不敢追来，你跟陈小子说，我先回去了，你们慢慢来。”

薛乾尚还来不及回话，只见舒战果忽然身化流光，划向遥遥的东方，居然是转眼不知踪影，薛乾尚疑惑的望向舒红，却见到舒红目中含泪，正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心事，薛乾尚正想发问，舒红却蓦的一个腾身，翻回了

卓能，留下薛乾尚一个人愣在空中，忽然想到了什么，脸色也渐渐变了。

见过父母之后正在归窍的陈信，自然知道舒战果迎上了舒家四老，将他们先打发回去，心中不由暗暗感激，知道舒战果是在替自己争取一点时间。

等候陈信的时间，众人也对自己的家人略微解释，虽然难免有部分家长大惊小怪起来，总算也是勉强说个明白。

过了两个小时，陈信打开晶盒，飘身而出，那雷可夫、李丽菁、黄吉首先涌过来抽抽打打，用拳头来欢庆陈信无恙归来。

过了好一阵子三人才甘愿的让开，面纱早就被李丽菁一把撕去，陈信望见谢日站在自己身前，正向着自己递过透光刀，陈信将透光刀接过别在腿上，心里想到这些好友这次冒了天大的风险，本来自己再道谢也是多余，但是又不得不为之感动，忍不住说：“日言……多谢你们了。”

谢日言摇摇头，退了回去，他与科芙娜话都不多，但是有需要时便会挺身而出，与黄吉等人的热情洋溢又大不相同，陈信望了谢日言夫妻片刻，转头再望向站在一起的薛乾尚与赵可馨，只见两人同时含笑而体谅的望着自己，要不是薛乾尚聪明机智、见事明快，自己当然是更不放心扔大家在圣殿，而自己心里的话，更是不用说出口他们就已经知道了。

最后望向躲在角落的舒红，陈信的心情又微感低落，舒红也为大家作了很大的牺牲，虽然最后终于平安，但是……但是……怎么会……？

薛乾尚见状，忽然开口说：“陈信，你既然与舒前辈结交，应该知道吴安议事长的事情吧？”

陈信点点头，将自己与吴安会面的过程简略说出，众人知道合成人终于制造出所谓的特级战士，问题不禁源源不绝、纷纷出笼，问题是陈信知道的也不多，却也不知如何回答。

薛乾尚见陈信说了一个段落，接着说：“还有一件事情必须告诉你陈信！”

一愕扬头，薛乾尚继续说：“颖雅功夫极高，你已经见过了……”

陈信心里一惊，后来一直没见到林颖雅，莫非出事了？薛乾尚见陈信面色大变，摇摇头说：“你别担心，她没事……这次我们终于还是没有等她上卓能。”

陈信心中一安，但是又有些惋惜，虽然自己口中说不用找她，但陈信也知道，除非薛乾尚确知林颖雅对自己已经无情，才有可能不等林颖雅就采取行动，忍了片刻，陈信终于轻声的说：“她……终于还是找到幸福了？”

“我们没见到。”薛乾尚点点头说：“不过那人似乎叫逸夫，不知道姓什么。”

“逸夫？”陈信强笑了笑，点头说：“她过的开心就好了。”

“似乎真的蛮开心的。”李丽菁撇着嘴说：“看她提到那人一脸甜蜜的模样……”

陈信听了心中不由得一痛，毕竟是自我安慰，林颖雅怎么可能一等七年？那雷可夫见状拉拉李丽菁，示意李丽菁别再说，李丽菁丝毫不理会，接着说：“陈信，她嫁了别人，可馨有了乾尚，也将会有幸福的生活，丽芙……丽芙又已经死了，你不需要这样封闭着自己，人生还长的很呢。”

看来李丽菁是故意说的，那雷可夫明白了之后也不再阻止，一样担心的望着陈信。

陈信听到李丽菁提起许丽芙，心里又是一痛，别人也许为了追求挑战、

或是追寻武技的至理，或有别的原因而跟着自己，许丽芙却清清楚楚的是为了自己而死，想到许丽芙，陈信不禁摇头，要是林颖雅对自己还有情，自己说不定还有可能愿意再谈感情，毕竟许丽芙知道，甚至认可这件事情，但是再与他人交往，自己会深深的觉得对不起许丽芙，陈信自己知道这件事说起来没什么道理，但是感情这种事情，哪有道理可言？

陈信低着头想心事，众人一口大气也不敢出，过了好一阵子，陈信才深深吸了一口气，对着众人笑说：“这件事情我自有主张，丽菁，谢谢你。”

李丽菁摇摇头，看陈信似乎并没有听在耳中，心急又使不上劲，而陈信这时想到一件事，忽然冒出笑容说：“对了，我在吴安的身边见到了一个人，刚刚忘了说。”

众人一愣，什么人需要特别现在提出来？只见陈信神秘兮兮的含笑望着众人，这才开口说：“我看到仕学了！”

“王仕学？”李丽菁首先叫了起来：“他也在舒家？”

谢日言与科芙娜也高兴的互视一眼，毕竟在经过了万般艰苦之后，能见到老朋友是一件极为值得欣喜的事情。

那雷可夫高兴的叫：“那我们还不快去舒家？”

科芙娜这时正在飞航区，点点头说：“再两个小时就到了，别急。”

想到快到舒家，陈信的脸色不由得沉重下来，终于望着一直不敢出声的舒红说：“舒红，我见过了你的父亲，舒延启伯父……伯父看起来十分年轻，还颇为斯文潇洒。”

舒红微微挤出笑脸，点点头，有些迟疑的说：“我爸……他有没有说什么？”

陈信思索片刻，开口说：“伯父有提到你的远房表哥舒同，昨天我也见到了。”

舒红面色一变，明白陈信已经知道始末，迟疑的问：“同哥……他怎么样？”

“他还在等你。”拐着弯子绕来绕去绕不到重点，陈信反而急了，干脆直说：“舒家的一些习惯我未必赞成，不过这一次回去，你还是难免要面对。”

陈信凝重的神色配上舒红焦急的表情，还在欢喜的众人也知道有事情不对劲，李丽菁听出一点眉目出来，皱着眉头说：“舒红，谁在等你啊……什么表哥。”

舒红眉头皱成一线，望望大家说：“同哥……是我大表姑的儿子，大表姑丈入赘到舒家，所以同哥也姓舒……我们自小一起生长，就像兄妹一样……”

“我明白了。”黄吉点头大刺刺的说：“这就叫做青梅竹马！可是长大之后郎有情女无意，这又有什么关系？”

舒红却又闭上了嘴，不肯说话，陈信只好开口：“这本来好好分说也是无妨，不过……舒红，你这十几天，什么时候……这个……认识了对象，怎么没让我们知道？”

陈信说的支支吾吾，大家可都听得明明白白，李丽菁与赵可馨更是尝试过陈信目光的厉害，想来就在这几天陈信离开的日子里，舒红不知何时已经偷尝禁果，一时之间不禁都直了眼。

刚刚舒战果自然也是看出此事，马上知道陈信前晚说的话都变成谎话，他老人家倒是信任陈信，不过舒红是大爷舒年安的孙女，更是第四代的长女，

舒同则是二爷舒平纪的外孙，舒家的风气又较为保守，这件事情可大可小，舒战果除了帮忙推缓几个小时之外，也是爱莫能助。

整个控制室中只有黄吉一人迷迷糊糊，他只听懂“认识对象”的表面意思，看见舒红的脸忽然涨得通红，黄吉稀奇的说：“交个男朋友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们干嘛这么紧张。奇了，陈信又是怎么知道的？”

陈信还没回答，李丽菁目光斜了过去，斜望着黄吉说：“黄吉……不会是你吧？”

“什么？”黄吉又吃一惊，连连挥手说：“别栽到我头上来……噢！舒红不是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什么时候……怪了……”

黄吉这才知道事情不对劲，在圣殿这些天，舒红也没机会结识外人，而卓能中除了自己和陈信之外，每个人都已心有所属，陈信这些日子又不在，这样算起来自己的嫌疑岂不是最大？想到这里，黄吉忍不住叫了起来：“舒红，你自己说啊。”

“没什么好说的。”舒红银牙一咬，摇摇头说：“我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负责。”

陈信和声说：“不是谁负责的问题，舒红，你也是与大家一同出生入死，我们只是希望能帮上你的忙……”

舒红蓦地滚下了泪珠，对着陈信一个躬身说：“谢谢你们……”随即飘身落下连通管，看来是回房去了。

黄吉眼见如此，连忙开口又加了一句：“真……真的不是我……”

陈信皱眉点头说：“我知道不是你……”说到这里，陈信的声音转低：“就因为不是你才麻烦。”

要真是黄吉，大不了要他负责任，可是陈信自然看的出来黄吉体内精源锁固，也没有元阴入体后的反应，但若是其他人，岂不是代表还有一对情侣有问题？这还只是自己人内部的问题，在外人舒家的眼中，岂不是自己的嫌疑最大？

陈信这么说，大家自然信的过，而黄吉见陈信这么说也不由得放心，这才转念想起之后的问题，心里也是一惊，迟疑的说：“有……有人始乱终弃……舒家怎么肯罢休？”

没人回答黄吉的话，控制室出奇的宁静，大家担心的还不是舒家的问题，最主要的是这件事情要是真相大白，一定还会有人受到打击，也所以舒红不愿说明，看来是为了避免牵连到那人。

过了好一会儿，科芙娜才缓缓的开口说：“剑古山快到了……我要减速了，陈信。”

陈信抬起头，在萤幕上标出舒家的位置，一面说：“舒家从天空中不容易发觉，算是一个极为隐蔽的洞天福地，因为从不与外界往来，行事作风都较为保守，颇有古风，不过待人谦和有礼，大家说话注意一点，别得罪了人……家人还是先别下去了，我们出去与舒家见面就是了，也不需要太叨扰人家。”

“这里还是要留人。”谢日言开口说：“我和科芙娜留下吧，反正我们不擅长交际。”

“好。”陈信点点头，望见下方广场中也有吴安、王仕学等人，知道舒家必然已经将自己就是陈信的事情告诉吴安，王仕学现在八成正在偷骂自己，陈信心情虽然不佳，但嘴角不由得至起了微笑。

舒红这时也回到了控制室，脸上已经恢复了平静，众人偷望她两眼，

又不敢多看，也不知道舒红心中打的是什么主意。

过了片刻，卓能终于降落在舒家的广场，广场中除了舒家的人、吴安众人，还有近千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看来是这数十年来逃入舒家的功夫高手，这次圣殿大败的消息传了回来，众人忍不住想来看看这位英雄人物。

卓能停妥，陈信等人飘出舱口，吴安等人首先迎了上来，对着陈信苦笑说：“陈宗主，您骗苦我了。”

陈信连忙致歉说：“吴议事长，我实在是担心家人和朋友的安危才不敢泄漏，还请原谅。”转头看着王仕学正在瞪着自己，陈信微笑摇摇头说：“仕学，好久不见……”

王仕学忽然摇摇头叹口气说：“算了……你功夫越来越高了。”

“丽菁他们也很想见你。”陈信望着后方脸上微笑都不大正常的众人说：“不过刚刚发生了一点事情，大家心情都不大好……”

王仕学这才知道原来是出事了，难怪李丽菁、那雷可夫等人没有立即冲过来叙旧，刚刚还以为大家看不起自己，王仕学想找陈信算帐的心情一时也低落起来，现在听陈信一说，他才较为释然，点点头说：“我去和大家聊一聊，你和吴议事长谈谈。”

陈信再度与程似成和铁新等人见面，自然又另外有聊不完的话题，而这时舒红已经扑到一个青年女子的怀中，呜咽的哭了起来。

这位想必是舒红的母亲，正眼眶红红的抚摸着舒红的头，连声的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有没有吃苦啊？”

舒红在母亲怀中摇摇头，呜咽的说：“妈……对不起……”

“跟妈妈说什么对不起……”舒红母亲慈爱的说：“吸哟，瘦了不少呢……”

舒延启在一旁说：“红儿，下次千万不可以了。”

“我知道了……爸爸。”舒红点点头，拭乾了泪，四面一望，浓眉大眼的舒同正深情的望着自己，舒红心中一颤，连忙别过头去，却望见二叔祖舒平纪锐利的目光正盯着自己，舒红的心整个沉了下去，这件事情要瞒过父母容易，但是绝对瞒不过二叔祖这一辈的人，果然二爷舒平纪忽然出声：“延启、眉玲、红儿！过来。”首先踏步往内宅走去。

舒红与舒延启夫妻都是一惊，看来眉玲是舒红母亲的名字，三人不敢违抗的跟着二爷舒平纪往内宅走。

三爷舒矢杨见舒平纪面色不对，开口相劝说：“二哥，孩子总算没做什么错事……咦？”却是他也发现了不对。

大爷舒年安、四爷舒才匡也都不说话了，跟着也飘向主宅，众人都察觉不对劲，四面闹哄哄的声音也渐渐静了下来，吴安诧异的对着陈信说：“陈宗主，发生什么事了。”

陈信苦笑摇摇头，一时不知该如何解释，这一下会不会跟舒家闹个反目成仇？

第 64 章 分道扬镳

薛乾尚这时走到陈信身侧，先向吴安问了声好，才对陈信说：“陈信，

看刚刚那位的神色，这件事只怕不容易善了。”

“那是舒家的二爷平纪公。”陈信叹口气回答：“你说该怎么办？”

薛乾尚沉迎一下说：“无论舒红说不说，他们要是想追究……人我们是交不出来的，可能没法和舒家保持良好关系了。”

吴安越听越惊，舒家与陈信结合，再加上特级战士已经研制成功，现在正是前景看好，薛乾尚怎么忽然冒出这句话来，吴安忍不住略微紧张的说：“发生什么事了？”

薛乾尚见陈信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开口说：“原本应该是一件平凡的感情纠纷，不过因为牵扯到舒家的第四代，所以复杂起来。”

吴安也是聪明人，一听就懂，着急的搓手说：“怎么会这样了？”

陈信望望薛乾尚，忽然传音说：“乾尚，这件事跟你无关吧？”

薛乾尚瞪了陈信一眼，摇摇头没接口。

陈信有点不好意思的微笑一下，点点头说：“我想你也没这么糊涂……那你应该知道是谁吧？”

薛乾尚心中其实也感愧疚，在陈信离开的时间中，薛乾尚等于是实际的领导者，发生这种事情，不能说他都没有责任，薛乾尚只好叹了一口气说：“没证据不能冤枉人，而且要是能好好处理，未必需要把这件事情掀出来……那人也是一时糊涂……”

听到一时糊涂，陈信忍不住在心中研究起来，黄吉身体状况没有改变，薛乾尚一向三思而后行，谢日言行事稳重踏贾，“糊涂”两个字几乎与他扯不上关系，陈信目光转向那雷可夫

这时王仕学已经飞上卓能找谢日言夫妻攀谈，那雷可夫和李丽菁两人孤伶伶的站着，脸上的表情都不大对劲，偶尔若有所思的望着自己，但是自己目光一扫过去，他们俩人又都若无其事的闪开了目光，反而是黄吉兴奋的四面与人攀谈。

陈信心中已经有数，只是没想到居然会发生这种事情，难怪刚刚一向最爱插嘴的那雷可夫一句话也不敢说，真是太糊涂了……

想到这里，陈信开口问薛乾尚：“什么时候发生的？”

“就在这半个月吧。”薛乾尚叹口气说：“其实还是我的错，当初要是不这样安排职务，也许不会……”

陈信知道薛乾尚说的是当初派舒红接替许丽芙的工作，成为那雷可夫维护区副手的事情，想来两人朝夕相处，日久生情，陈信摇摇头说：“这不能怪你……来了。”

原来两人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面色极为难看的舒延启忽然由内宅飘出，远远的对陈信说：“陈宗主，家父有请。”

陈信望了薛乾尚一眼，一面腾身一面传音说：“你们还是回卓能吧，说不定等一下又要溜了。”

要是翻脸，八成也不是舒家的对手，何况舒战果对陈信的御能神术已经十分了解，以他两百多年的经验，说不定已经找出破解的办法，那大家更是必败无疑。

薛乾尚哭笑不得，向吴安告个罪，传音要那雷可夫、李丽菁、黄吉、赵可馨随自己先去卓能中稍候，四人中只有黄吉还在莫名其妙，一面飞回，一面埋怨薛乾尚，原来黄吉与那些早年逃来的众人聊起，发现不少人知道黄祥的名头，还听到了一些父亲当年的威风事迹，聊的正开心，这时却被薛乾

尚以焦急的语气叫回，难免有些意犹未尽。

陈信随着舒延启飘入内宅，一路上，陈信望着舒延启铁青的面容，想解释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不久到了一间不大不小的房外，舒延启一面落地，一面不失礼数的沉声说：“陈宗主请进。”

房门随着呀然而开，陈信望见里面坐着舒家四老，舒红母亲面带愁容的坐在一旁，舒红眼睛虽然泛红，但却紧闭着嘴，露出一脸坚毅的表情。陈信虽然知道会无好会，但也只有硬着头皮迈步而入，一面拱手说：“诸位前辈好……”

“陈宗主。”二爷舒平纪首先沉着脸开口：“我们尊重陈宗主，所以日前对宗主所言深信不疑，没想到事情居然与宗主所言全然不同，还望宗主有以教我！”

陈信心想，要是舒红详细的说出发生的事情、对象、时间，舒家人就不会怪自己说谎，于是望望舒红，疑惑的说：“舒红……”

舒红摇摇头说：“陈信，对不起……”随即转头说：“红儿刚刚已经说了，红儿认打认罚，但是陈信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不关他们的事……那时陈信也不在。”

大爷舒年安忽然摇摇头说：“陈宗主，红儿这样对你，你要不是心存玩弄，我们舒家的女儿想必也不至辱没了你，但若你是存心玩弄……舒家也不会善罢甘休。”

怎么扯到自己头上了？陈信一愕，舒红已经又羞又气的说：“爷爷，我都说了不是陈信……你们怎么硬是这样说？”

“要不然是谁？”舒延启怨声说，见舒红又闭上了嘴，舒延启继续说：“你们一行人中有三对情侣，剩下的只有黄吉与陈宗主，黄吉已经七十余岁，总不会是他……陈宗主，莫非你真想对小女始乱终弃？”

事实上舒家四老自然看得出来黄吉童身未破，那当然就是陈信了。

陈信这下有口难言，自己看来确实是嫌疑最大，不过要是给舒家知道对象是个有妇之夫，这个玩弄的罪名更是逃不了，自己应该如何回答？

大爷舒年安见陈信默不作声，缓缓站起说：“陈宗主功夫高强，但是舒家也不能任人欺侮……还请陈宗主到空中一战，免得毁坏了这个净土。”

舒年安一向雍容，现在非得与陈信一决生死，话还是说的客客气气的。

陈信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舒郑果的声音忽然传来：“四个糊涂蛋！”

四老面色一变，三爷舒矢杨皱着眉说：“爸，这事你别管。”

“不管？”舒战果忽然闪入屋中，瞪着眼说：“就任你们毁了舒家？”

二爷舒平纪面色微变，大声说：“陈宗主功参造化、技绝天人，但是舒家宁死不屈，若是二叔不愿意动手，我们四人奋力一搏，就算肝脑涂地也甘愿。”

“说你们糊涂还不承认？”舒战果斜眼望天，轻哼一声说：“你们不看看红丫头什么时候出的事情？陈小子那时候又在做什么？……我没听说过元婴还会想行房的。”

四老一愕，转头望过舒红，才注意到舒红元阳入体确实不久，他们虽然不能断出精确的时间，不过也知道必定是一个月之内的事情，那时陈信确实已经以元婴状态在外，所以陈信自然不知此事，也与陈信没有关系。

想通此点，大爷舒年安首先向陈信一拱手说：“陈宗主见谅，我等鲁莽，差点铸成大错……还好二叔来的及时。”

舒延启看是看不出来，但是听到父亲这么说也不由一愣，讷讷的说：“陈宗主真的不知道？”

陈信摇头苦笑说：“在下确实是刚刚才知道的……可是诸位前辈无须道歉，诸位可知陈信刚刚为何毫不辩解？”

这话一说众人不由都是一愣，舒战果也是一惊，望着陈信说：“我还以为你也糊涂……你还另有打算啊了？”

“也不是另有打算。”陈信说：“有嫌疑的，算来算去就是那几人……舒红和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要是舒红要追究，我无话可说……我会让有关系的人集合起来，好好三头六面说清楚，可不是打打杀杀，要是舒红不愿说……陈信不得不护短……”

陈信其实不觉得这是十恶不赦的事情，至少罪不及死，可是舒家一副要吃人的模样，陈信怎么可能交出那雷可夫？

二爷舒平纪怒气不消，沉声说：“你不惜与舒家成仇也打算护着那人了，那人已有爱侣还敢妄为……这种人你还包庇了？”

舒红忽然尖着声音嚷起来：“不是他的错，是我的错，不关他的事，不关陈信的事，也不关你们的事……”

二爷舒平纪身形一晃，啦的一声脆响，一个巴掌声清清楚楚的传了出来，将舒红的话打断，舒红脸上立刻浮现了一个红红的掌印，舒红怔了片刻，才哇然一声哭了出来，扑到身后母亲的怀中。

舒延启看到女儿这样也不禁心痛，眼红红的说：“眉玲，让红儿去休息。”

舒红母亲见四位长辈都没说话，于是快快的将舒红扶了下去，省的还要挨打挨骂。

四爷舒才匡忽然说：“陈宗主，看来你已经知道是谁了？”

这位舒四爷一直没说过话，哪知一说话陈信就难以回答，陈信不愿当面撒谎，又不能说出是那雷可夫，只能讷讷的说：“这……还没有证据……”

四爷舒才匡不放过的说：“要是确定了，不知陈宗主准备如何处置？”

陈信最头痛就是这件事情，陈信其实一直没有以领导者自居，这些朋友也不是自己的下属，怎么处置？

这下连舒战果也不大满意了，对着陈信说：“陈小子，你不说话又是什么意思？”

大爷舒年安跟着说：“要是陈宗主处理的让我们心服，舒家依然认为陈宗主是我们的嘉宾，要不然……”

这话说的已经十分明白，连舒战果也望着陈信，看来要是自己一个答覆不当，两方不起冲突也难，但是交出那雷可夫又万万不能……陈信思索片刻，终于摇摇头说：“晚辈还是那句话，要看舒红的意思……舒红的要求只要不过分，晚辈都会要那人接受……”

说到后来，陈信也知道没什么说服力，只好住嘴，却见舒家四老脸色越来越难看，二爷正想说话，舒战果忽然开口说：“够了！这件事情我做主。”

四老不由得一惊，大爷、二爷同时开口叫二叔，三爷、四爷也同时叫爸爸，舒战果脸色沉了下来，瞪着眼说：“我百余年不管事，听我这一次成不成？”

四老见舒战果说成这样，哪里还敢说话，四人都闭上了嘴巴，舒战果望着陈信正色说：“陈小子，这件事情你算是揽到自己身上了，舒家现在打

你不过，日后再算，而且一定会算……所以舒家是不能招待你了，要是吴安那群人想跟你走，我们恰好一起送客！”

陈信一愣，舒战果这句话的意思，是日后也不管舒红的事了，除非陈信将那雷可夫交出，这件事直接演变成舒家与陈信的仇恨，总有一天要结清，虽然不是立刻，但是谁知道舒家什么时候找上门来？陈信迟疑的说：“舒前辈……”

“别说了。”舒战果难得出现枉然的神色说：“很多事是不由自主的……我很欣赏你，我也不认为这件事有什么大不了，不过就像你必须承担这件事情一样，我也不能不闻不问，我们没机会作朋友，很是可惜……延启，送陈宗主离开，顺便告知吴议事长我们的决定，看他要不要一起离开。”

舒延启恭谨的应是，随即对陈信说：“陈宗主，请！”

陈信见无可挽回，心情沉重的随着舒延启飘身而出，到卓能之前，舒延启也心情复杂的说：“陈宗主，你到卓能中稍待片刻，我会请吴议事长通知你结果。”

陈信点点头说：“多谢……舒伯父。”

“不敢当。”舒延启只留下了这句话，随即转身飘向吴安的住处，似乎意味着既然从此成了敌人，彼此也无须多客气。

陈信无可奈何的飘入控制室，众人都忧心忡忡的望着飘入的陈信，陈信目光扫过去，只见到那雷可夫低下头来不敢望着自己，陈信也不想揭穿，不然李丽菁与那雷可夫岂不是又要大闹一场，只平静的说：“这件事已经变成我和舒家的事情，舒家日后会找我……现在我们等吴安议事长，看他决定如何。”

“然后呢？”黄吉愕然说，怎么会演变成这样。

薛乾尚早知道会有这种结局，所以并不意外的点点头说：“要是吴议事长要我们帮忙，我们一起离开舒家，现在是向圣殿挑战的最好时刻，不然圣殿说不定又想出破解陈信御能神术之道，要是吴议事长不愿意现在离开……陈信……”薛乾尚送过一个疑问的神色。

陈信接口说：“我们已经得罪了地球的现在政府，另一个敌对的势力如果也没有诚意，我对不起大家……只能邀请大家带着亲友一起去凤凰星，我们重新开辟一个世外桃源……若是想回地球，只好等地球不再是圣殿统治之后……”

众人知道舒家不愿容纳，除非立即与圣殿翻脸，不然地球上已经没有容身之处，众人都沉默下来，不知道该说什么。

过了好一会儿，控制室外出现一个身影，陈信将舱门打开，这人飘身进来，对陈信说：“陈信……真没想到……”

“程老师……”此人正是程似成，陈信见到他格外感慨，想起以前无忧无虑的往事，心中不由得感慨，至于薛乾尚也是程似成的学生，这时自然也上前来打招呼。

程似成面色沉重的摇摇头说：“陈信……我不得不说……吴议事长不愿离开。”

陈信其实没有多大意外，刚刚毕竟因为舒战果有去帮忙，吴安对于陈信的能力并没有十分的信任，于是陈信笑笑说：“我有心理准备了……既然如此，我们只好离开地球……”

程似成有些意外，随即叹口气说：“吴议事长迷信特级合成战士的威

力……我实在十分担心……你们离开，不管这件事情也好。”

看来吴安认为特级合成战士一出，圣殿反正没法抵挡，乐得陈信离开。

陈信忍不住说：“程老师，你们为什么追随着吴安呢？他……”

“他未必是个好人。”程似成点点头说：“我知道，可是他相信民主制度，为了选票，他还不至于乱来，现在也只有他能名正言顺的恢复这种制度。”

“我明白了。”陈信笑笑说：“程老师，我们应该暂时会在凤凰星，要是没事的话，也可以来看看我们。”

“好……保重。”程似成点点头，转身飘出舱门。

科芙娜也不再问了，缓缓的操纵着卓能，往上力拔起，斜斜的冲向天空。

这时谁也不想追究刚刚发生的事情，黄吉反倒是颇为高兴，首先穿下连通管，要去告知黄祥这个消息，那雷可夫望望众人，一句话也没说，默默的跟着下去。

陈信只担心圣殿会不会又发现追来，于是将心神往卓能的预计路径仔细的观察，想看看有没有圣殿的人在注意，卓能中一时气氛又沉重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李丽菁终于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奔下连通管。众人也不知道如何安慰，李丽菁虽然性子直了一些，但也不是傻瓜，自然想到那雷可夫的身上，刚刚在舒家一直没发作，其实是担心发作了舒家不会放过那雷可夫，但这时想到大家这些日子的辛苦都成白费，一方面觉得对不起陈信等人，另一方面又颇不甘心，想回房又不愿见到那雷可夫，憋了好久，终于哭了出来，倒要看看那雷可夫有没有脸见自己。

陈信望望，见科芙娜正在操作卓能，只好对赵可馨说：“可馨，你去看看，别闹出事了。”

赵可馨点点头，轻叹了一口气，跟着飘身下连通管。

没多久，赵可馨忽然传音上来叫：“陈信你快来，那雷可夫走了。”

什么？陈信一惊，连忙穿下连通管，往那雷可夫与李丽菁的房间穿去，而这时赵可馨正由底舱飞上来，看来他是已经下去看过才传音到控制室，陈信停下身形等着赵可馨，只见赵可馨迅疾的飘来，手上还拿着一张纸条，对着陈信说：“那雷可夫说没脸见人，要丽菁帮他照顾爸妈。”

李丽菁蓦然打开房门，面色惨白的望着赵可馨说：“可馨，你说什么……他不在下面？”

赵可馨摇摇头，将摊开的纸条交给李丽菁，李丽菁急忙阅读，陈信在一旁自然看的清清楚楚，只见上面写着：“大家对不起，我又糊涂又笨，所以铸成大错，害大家要离开地球，我从此没脸见人……丽菁，虽然只有那一次，但是我还是对不起你……希望你念在夫妻情分上，替我照顾爸妈和小毛莉 那雷可夫古度亚”

李丽菁看完信，浑身一震，直挺挺的往后一倒，赵可馨手急眼快，一下子牢牢抱住，一面叫：“丽菁！”

陈信见丽菁手一松，那张纸随飞飘落，陈信一面顺手一捡，一面望了望李丽菁说：“丽菁是脑神经一时无法承受……身体还好……可馨，你照顾她一下……我去找那雷可夫。”

“好。”赵可馨点点头，轻轻的将李丽菁扶回房中，这时除了科芙娜仍在操作卓能，其他的人也都已经飘来，陈信也不说话，将纸条递给薛乾尚，一面立即迅速的将能量往四面散开，探寻那雷可夫的踪迹。

可是那雷可夫不知道已经走了多久，陈信探寻片刻，一无所获，不由发急的说：“乾尚，我们快去查查底舱门什么时候开过。”

薛乾尚点点头，随着陈信飞到控制室，一面操作，一面说：“陈信，那雷可夫……说不定……”

科芙娜讶然接口：“他不会寻短吧？”

薛乾尚皱皱眉，不敢答话，要知道越是平时言笑无忌、嘻嘻哈哈的人，心中说不定越不懂得如何排解，那雷可夫平常大都只是在开玩笑，也不是真笨，不像黄吉还真有几分憨直，这种人不容易钻牛角尖，但万一钻进去就很难开解，而且信上的口气一副诀别的模样，要薛乾尚不担心也难。

陈信也在着急，那雷可夫想跑只需要任选一个方向，自己要找他可就必须一圈一圈的慢慢扩大范围，怎么追得上那雷可夫离去的速度，但是那雷可夫也可恶，说他跑的快，又没有快到足以让陈信发现的程度，加上陈信刚刚又在观察卓能的上方、前方，那雷可夫不知道是算准了还是误打误撞，居然选到了陈信没注意全卓能状态的时候离开。

过了不久，薛乾尚摇摇头叹息说：“离开已经二十二分钟，陈信，来不及了。”

二十二分钟？那雷可夫已经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陈信气愤的说：“这个家伙……怎么尽出状况……要是被圣殿或舒家捉住怎么办？科芙娜，先停在空中，我再找一找……”

话虽然这么说，陈信心中一点把握也没有，那雷可夫要是刻意隐藏起内息，陈信除非恰好在某个定点发现，不然几乎不可能找到。

科芙娜心中虽然认为没有希望，但也只是摇摇头停下了卓能。

陈信寻找了片刻，大家也尽一己之力四面寻找，连黄吉也得到消息，上来跟着帮忙，忽然，大家的神色同时一变，一个声音随着由外而传入：“陈宗主，果然是你……”由外而传入的必然是以内息送入，一般的音波是不容易传到卓能内的。

陈信面色变了两变，随即恢复正常，泰然自若的说：“圣主，前些日子多有得罪，还请见谅。”

“你终于承认了……”吴承天冷哼一声接着说：“陈宗主真会演戏。”

“不敢当。”陈信心情正差，也不大客气的说：“圣主有何贵干？”

“没什么……”吴承天说：“不知道陈宗主急急离开，是为了什么？”

一句话恰好提到陈信不爽之处，陈信冷冷的说：“不关你的事，反正我不管你和吴安的事了，我要回凤凰星。”

吴承天似乎一愣，过了一阵子才和声说：“陈宗主此言当真？”

“当然。”陈信说：“我只不过是在等人，不久就要离开了。”

“等人……”吴承天自作聪明的说：“等那位至尊龙将是吧？”

陈信这才想到林齐烈与蝠虎已经往地球飞来，要是卓能往凤凰星去，星际如此辽阔，加上两方到时候速度一定都会太快，只怕没法拦住林齐烈，于是顺水推舟的说：“圣主果然聪明，在下正是在等那位梦幻星的朋友，免得彼此失散了。”

吴承天这才知道原来林齐烈果然是梦幻星来的人，难怪施良牧坚持说此人体与地球人不同，于是缓缓的说：“陈宗主若是能谨守诺言，圣殿仍遵守原议，一年内决不侵扰凤凰星，不过要是陈宗主与吴安等人联手，陈宗主必定会后悔的，在下很高兴陈宗主的决定……后会有期。”

陈信见吴承天的能量移去，摇摇头对薛乾尚说：“算他运气，不过他一定也不会放过凤凰星，要是给他们赢了，凤凰星还要小心。”

薛乾尚摇摇头，有些担心的说：“陈信……我觉得不对劲，吴承天刚刚说的似乎很有把握……”

薛乾尚指吴承天说陈信一定会后悔的事情。

陈信点点头说：“我想也是……刚刚清旋公的能量也出现了，看来吴承天终于将清旋公请出来了。”

“我师傅？”薛乾尚一愣，吁了一口气说：“那我真要高兴我们离开了……”

“对呀。”陈信说：“清旋公对我们不错，能不和他打也蛮好的。”

薛乾尚摇摇头说：“可是……以你刚刚表现出来的能力，就算是清旋公……应该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吴承天还是不应该这么有信心啊？”

“反正不打了，还想这么多做什么？”黄吉皱着眉说：“我们还要不要找那雷可夫？还是真的只要等林大哥？”他想到那雷可夫不见了，从此没有人和他一唱一和，心情就低落起来。

“都要。”陈信说：“再找找看，找不到，我们就飞到距离地面百公里远的增温层，一面等林大哥，一面找那雷可夫。”

八十公里内是中气层，林齐烈接近地球时，一定会在中气层前减速，这段时间还有将近二十天，可以一面继续找那雷可夫，至于找不到该怎么办，一时也没人愿意提出来讨论。

这时的圣殿，吴承天正对着柳清旋说：“清旋公，您总该相信陈信曾与圣殿作对了把？”

闭关许久的柳清旋，正平静的说：“圣主所言，老夫不敢怀疑……不过陈宗主既然说要回凤凰星，吴安等人自然不是敌手，而老夫年事已高，希望能退休养老，还请圣主恩准。”柳清旋看来还不知道吴安躲在舒家。

吴承天目光微微一凝，面色颇现不快，但又随即面露微笑的说：“清旋公，我虽身为圣主，依然极为敬重您，现在只求您再帮一个忙，从此不敢打扰清旋公的静休……这件事，清旋公一定愿意。”

柳清旋微微叹了一口气，和声说：“不知圣主要老夫办什么事？”

吴承天面色一正，嘴角带着微笑说：“清旋公，您还记得当年为什么要辞掉左辅之责，退隐入承恩塔吗？”

柳清旋目光蓦然扫过吴承天，随即又垂下眼来说：“两百年前的往事，老夫早已忘记……”

“您忘了舒战果吗？”吴承天微笑着说：“他不但还活着，功夫也大有精进，要是记载没错……当年舒战果大闹圣殿，你是因为输给此人，才愤而辞去职务的。”

柳清旋面色终于微微激动，迟疑了片刻，才出声说：“都过了这么久，既然他也一直没有再来闹事……就算了吧。”

“问题是他不但有来，还来了好几次。”吴承天正色说：“吴安等人现在就藏在舒家，我们即将大举进攻，希望清旋公帮忙对付舒战果，便圣殿能减少伤亡……”

“舒家？”柳清旋根本不知道两百年来，舒家的发展。

吴承天点点头说：“舒家现在已经有四代数十位子孙，还聚集了数百位数十年前的各地高手，若清旋公不帮忙，恐怕将战祸连结，终于不可收拾。”

柳清旋望着吴承天，沉默良久，终于缓缓的说：“老夫自当尽力……”

吴承天脸上终于露出微笑，高兴的说：“清旋公还要小心，舒战果忽然练出了一种速度极快的功夫，几乎与元婴不相上下……”

柳清旋听了微微一笑说：“这只是微末小技，以圣主的能力早能施展，等老夫告诉圣主原理，修练两日自能施为……反而是刚刚您说陈宗主的御能神术，这功夫老夫只怕也不是敌手……”

柳清旋关在承恩塔中两百年，什么奇怪的功夫没想过？自然明白舒战果创的加速之法，不过陈信的功夫建立在独特的观息能力，柳清旋反而一时想不透原理。

“陈信的事情您放心。”吴承天得意的说：“他要是敢来，准叫他投降。”

柳清旋微感意外的望了吴承天一眼，摇摇头说：“既然如此，圣主要出发之前通知老夫一声，最好还是等老夫想清楚陈宗主的功夫再说。”

“这样吧。”吴承天说：“虽然已经万无一失，不过清旋公愿意研究也无不当，那就再等一个月，我们到时候大军出发，剿灭舒家！”

到时候又制出三把武器，而至尊龙将那时也该到达地球，陈信等人接到人离开，那就更不会横生枝节。柳清旋微微摇了摇头叹口气，躬身说：“圣主，老夫告退。”也不等吴承天首肯，随即飘然而去，速度果然不下于舒战果。

吴承天又喜又怒，喜的是这个功夫柳清旋已经答应传授自己，怒的是柳清旋自从知道自己打算取代议事团，就一副不合作的态度躲起来闭关，这次要不是敌势过强，九大武令又叛了八个，吴承天才不愿意请出柳清旋。

这时吴承天的身旁还有数人，左辅施良牧正是其中之一，只见他对着一位大汉说：“练武士长，现在圣殿需要人手，所以才给你将功折罪的机会，希望你珍惜……你的儿子长风未能回来，一定是陈信害的，对这些人，你何须念念不忘？”

此人正是众人一直没见到的练兆诚练武士长，练长风受圣殿密令要留下陈信的事情他根本不知道，施良牧藉此作说辞，毕竟练兆诚的功夫还在十二骁骑之上，也是一大助手。

练兆诚一直低着头，这时才抬起头说：“属下不相信陈宗主会害长风。”

施良牧面色不豫的说：“你不信就算了，既然你自己儿子的事情都不追究，反正陈宗主只要不与圣殿为敌，我们也没话说。”

练兆诚迟疑片刻，忽然说：“属下对圣殿一直忠心耿耿，不过林田昊与属下是过命的交情，希望圣主能网开一面。”

吴承天听见此言面色一沉，施良牧见状发怒的说：“练武士长，你就是因为这句话被关了一年，圣主大量放你出来，你居然仍执迷不悟？”

自当年北极一役，特殊部队队长林田昊与练兆诚就不打不相识的彼此欣赏，后来与陈信在水域星大战尤嘎，两人更是惺惺相惜，一年前林田昊为了掩护吴安，终于被圣殿所擒，练兆诚当即向林田昊求情，终于惹得吴承天发怒，将练兆诚下狱关到现在。

“还请圣主开恩。”练兆诚依然执著的说。

施良牧怒火上升，正要开骂，吴承天忽然挥手止住施良牧，施良牧立即住口，吴承天和声说：“练武士长，你为友尽义，我十分佩服……这样吧，这次剿灭舒家，若是你能立功，大事底定之后，我准你探望林田昊，要是他愿意效忠圣殿，我放他出来又有何不可？”

吴承天心想，要是大事底定，必定已经剿灭吴安等人，放个愿意归顺的林田昊有什么关系？

练兆诚大喜过望，深深的躬身说：“多谢圣主恩典……属下必定全力以赴……”

吴承天微笑说：“记住了，他要愿意归降，我才放人。”

“是、是。”练兆诚仍旧感激涕零。

“去罢。”吴承天点点头，飘身去找柳清旋，那功夫不早一日学会，实在不放心

无元七四二年九月二日

转眼过了二十多天，陈信等人怎么样也找不到那雷可夫的踪迹，李丽菁完全失去生气，郁郁寡欢的整天抱着小毛莉待在房中，而李丽菁的父母和那雷可夫的父母都不知道事情的始末，还为此吵了几次架，只差没打起来，李丽菁也不理会这件事情，还多亏陈信等人拉住，不然家俱八成损失惨重。

最麻烦的是舒红与那雷可夫不在，一下子没有人负责食物，卓能上现有二、三十人，这可不是件小事，还好叶宇开出面解决，不然陈信等人弄出来的食物恐怕只能糊口，色香味全失。

最幸运的是众人亲友对数年前即闻名全球的陈信都十分佩服，所以对于去凤凰星并没有太多意见，尤其是陈信父亲陈天豪最为开心，到了凤凰星有大片荒地，想来总会有事可做。

一个人待在控制室的陈信正思忖着林齐烈也应该快到了，陈信一面焦急的等待着，一面不断思索着那雷可夫的问题，林齐烈到达之后，到底要不要离开？

对于帮助吴安的事情，陈信的心已经冷了下来，虽然还有地球人民的幸福问题，但是陈信这时可顾不得这么多了，要是非选择不可，陈信自然会选择对地球好的方式，但是吴安既然不领情，陈信可不想多事。

至于林齐烈，陈信虽然急着想见面，但是却不担心会错过，自己好好的待在这里，以蝠虎无比灵敏的感觉，自然会找到自己，只是不知道另外一人是谁，梦幻星应该没有人能飞出星际，最有可能的……除了小秋之外，就是徐丽心了……心心……

陈信想到她要是知道天降神王就是自己，一定会扯着自己大叫起来……大哥孟火明与大嫂应该见面了吧？心心一定会拉着自己赶快回凤凰星……想到回凤凰星，陈信面上的笑容又失去了，这些天不只李丽菁失魂落魄的令人担心，连小毛莉虽然还不大懂得失去父亲的悲哀，不过却常常哭泣，大概是感受到母亲的心情了吧？这么小的孩子，难道就这样让她失去父亲吗？

身后忽然传来声音；“陈信，一个人在想什么了。”

这是薛乾尚的声音，陈信回过头，想到薛乾尚与赵可馨决定回到凤凰星就成婚，心里又多了一股压力，在地球一直找下去，岂不是误了薛乾尚与赵可馨？

薛乾尚见陈信没答话，皱皱眉说：“你又在想那雷可夫的事了？”

陈信点点头，叹口气说：“我觉得小毛莉很可怜。”

薛乾尚无奈的说：“其实，找到那雷可夫的机率趋近于零，这么广大的土地，地球大多数人的功夫又不甚高，那雷可夫只要想藏，哪里都可以藏……我本来较担心的反倒是……”

陈信一惊，疑惑的说：“乾尚，你担心什么？”

薛乾尚迟疑了一下才说：“我那时一慌没想到，过了几天想到却不敢说了……说了也来不及。”

“你倒是说啊！”陈信急了。

薛乾尚望望陈信，这才缓缓的说：“我担心……那雷可夫跑到舒家去了。”

第 65 章 大破圣殿

陈信听薛乾尚这样说，猛然站了起来，焦急的说：“对……你怎么现在才说？我们快去舒家……我叫大家……”

“陈信！”薛乾尚见陈信急了起来，连忙说：“别急，现在不用担心了。”

陈信一愣转身，薛乾尚缓缓的说：“要是这件事情解决了，吴安议事长绝对会与我们联络的，我们对他的帮助可不小。”

陈信又高兴又失望的缓缓坐下，迟疑的说：“那……他会跑到哪里去？要是没有目标，我实在难找……”

“我只想到两个可能。”薛乾尚说：“一个是他去舒家，另一个是他隐姓埋名的躲了起来，要是后者……我们是一定找不到的……”

陈信想想又说：“会不会过了几天……他又跑去舒家？”

薛乾尚摇摇头说：“我们前几天一直在舒家的正上方，这些天才换了位置，而我自从想起之后，就与可馨轮流观察着舒家的外围，看来他是没去……过了这么多天，他应该也不会去了。”

陈信心中感激，刚刚自己还错怪薛乾尚，于是点点头歉意的说：“对不起，我还以为你不肯说，原来……辛苦你们了。”

薛乾尚摇摇手说：“大家都在找这家伙嘛，我们只是换个方向而已。”

两人相对一笑，心中再无芥蒂，这时仪器忽然传出了“哔……哔……”的叫声，陈信与薛乾尚一愣，薛乾尚马上飘到萤幕前，随即叫了出来：“到了，是林大哥他们。”随即一开收发机说：“大家注意，林大哥快到了。”

陈信望见仪器上显现的地点，迫不及待的对薛乾尚说：“我去接他们，这里你照顾……”随即穿下连通管，由底舱的出口离开。

两方的距离还有数万公里，就算林齐烈等人已经练到快慢由心，也要好一阵子才能到，但是已经了解加速道理的陈信只一个晃身，不到数秒钟已经出现在两人两虎的面前，猛然停了下来。

林齐烈果然是与徐丽心一起过来，忽然发现地球上远远射来一道强光，似乎蕴含着极大的能量，两人急急减速，还想闪开，心想莫不是传说中的光炮？两人还不知道闪不闪的过，怎么眼一花，已经恢复正常穿着的陈信忽然出现在眼前？两人一下子不知道是真是幻，一时都叫不出口。

两只蝠虎可不会客气，欢然一个腾身，往陈信直扑过去，陈信伸开双手，结结实实的抱着两虎，高兴的说：“小刚、小柔，生完宝宝了？”

小刚、小柔高兴的猛点大头，拼命的磨着陈信，陈信由两个虎头中间望过去，见到林齐烈与徐丽心怔在那里，于是开心的传音说：“林大哥、心心，你们都来了？”

林齐烈好不容易回过神来，这才摇头笑说：“公子，您这两只蝠虎找来

逆伏城，我被这个小丫头逼的快疯了，能不来吗？”果然是蝠虎让徐丽心生疑，想来林齐烈这段日子一定不好受。

陈信转头望向徐丽心，徐丽心一扁嘴，似乎有些生气的低下头，陈信意外的望望林齐烈，林齐烈却也一脸迷糊，发话说：“心心，你逼着我找公子，怎么见了面又不说话啦？”

徐丽心手绞着衣角，微微扭了扭腰，还是不肯说话，陈信望望徐丽心，飘过去摇摇头笑着说：“心心瘦了……你还在发育，不应该做星际旅行的。”

一在宇宙中飞行，几乎就会停止进食，心心虽然已经成功的通顶，但是毕竟还是需要养分，所以这些日子难免瘦上一些。

徐丽心听到陈信这么温柔的说话，转过身见到陈信近在眼前，又想看又不愿看的心情一涌，徐丽心忍不住生气的说：“陈信……陈信骗人家……”

果然翻起旧帐了，陈信连忙解释：“林大哥没跟你说吗？我是为了家人的安全，要是我的爸妈出事了，你也不开心吧？”

徐丽心似乎比较不气了，但仍然嘟着小嘴，委屈的说：“至少……至少应该偷偷跟人家说。”徐丽心言下之意是，难道我们的关系没有比较特别吗？

陈信打躬作揖的说：“是我的错，我没想到心心的功夫变这么高，一时不敢相认，后来就不好意思说了。”

徐丽心脸一红，有些开心又有些害羞的说：“哪有……还差的远呢……”忍不住偷偷的望着陈信，看着陈信与数年前一模一样的面容，徐丽心的心，不知为什么扑通扑通的猛跳了起来。

陈信见雨过天晴，心里暗暗叹口气说：“林大哥、心心我们去卓能吧，大家都在等你们呢……心心，最疼你的黄吉他在喔。”

“真的？”徐丽心毕竟还是个小女孩，刚刚硬是装出来的生气模样一下子消失无踪，首先往地球飞去，陈信与林齐烈相对一笑，同时顺着刚刚陈信射来的方向加速飞去。

很快的到了卓能，大家自然热烈的欢迎，尤其是黄吉与徐丽心一老一少喜相逢，卓能中马上热闹起来，卓能中沉闷许久，这时的气氛让陈信格外感慨。

薛乾尚逮着机会，开始对林齐烈传音，略微叙述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林齐烈听了一惊，也传音说：“难怪我没见到那雷可夫两夫妻，我正觉得奇怪。”

薛乾尚点点头说：“这件事情让陈信有点心灰意冷……不过也好，他做正义使者也做了太多次了，就让他偷个懒吧。”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薛乾尚却不好说，那就是林颖雅的移情别恋，薛乾尚知道，陈信虽然嘴中不说，心里还是十分在意，这件事说不定才是陈信决定离开地球的主因。

“那……”林齐烈说：“什么时候回凤凰星？”

薛乾尚望了一眼陈信，见陈信正开心的与徐丽心说话，原来孟火明果然无恙，在半个月后就找来逆伏城了，还是因为听到陈信通达全球的千里传音，这才知道圣殿来人已经逃走，陈信听到此事自然开心。

薛乾尚见陈信没有注意，继续说：“我正为了这件事情伤脑筋，没找到那雷可夫又不放心，离开了又不对……丽菁心情极差，可是大家的家人都在卓能上，一直耗在这里也不是办法……”

“还是该走的……”林齐烈摇摇头惋惜的说：“生离死别本就难免，你们

都还太年轻，难免放不下，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薛乾尚感激的说：“谢谢你，林大哥……”

林齐烈摇摇头，往陈信走去，轻松的说：“公子，我刚听乾尚说了这些日子的事情。”

陈信的笑容微微一僵，转成苦笑说：“你知道了？都是我不好……”

“别说是谁的错。”林齐烈说：“公子，恕我托大讲一句话……现在该是想，我们应该做什么。”

陈信何尝不知应该去凤凰星，但是……陈信望望四周，却发觉连黄吉与徐丽心都静了下来，原来不知何时李丽菁抱着小毛莉出现在连通管口，正面色平静的望着众人，赵可馨连忙走过去说：“丽菁，你上来了？”

李丽菁微微一笑，却让众人心里都是一痛，李丽菁的笑容原本多么明快，现在却充满了凄苦，只见李丽菁向着陈信走去，轻声的说：“陈信，林大哥来了？”

“对。”陈信望望身旁的林齐烈，不知道李丽菁为什么明知故问。

李丽菁平静的接着说：“林大哥来了，我们就该走了，不是吗？”

“这……”陈信没想到居然是李丽菁来说这句话，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李丽菁接着戚然说：“那雷可夫一定是已经死了，不要再找他了。”

陈信心里一跳，迟疑的说：“丽菁……”

“他很勇敢，做错了神情愿意负责，我不怪他……”李丽菁幽幽的说：“陈信，你教小毛莉功夫好不好？”

“当然好……”陈信心里又是一惊，莫非李丽菁不想活了？连忙紧张的说：“丽菁，你可别胡思乱想……”

“你放心。”李丽菁摇摇头笑说：“我要看着小毛莉毁了舒家，我才愿意死……”

众人心中不由得同时一寒，李丽菁望望愣住的众人，微微一笑，平静的说：“我开玩笑的……你们紧张成这样……小毛莉，你看这些叔叔、阿姨好不好玩？”

李丽菁跟着逗弄起小毛莉，似乎忘了四面还有一群人。

众人面面相觑，李丽菁可不像在开玩笑。

陈信终于决定要走，在这里继续呆下去，拿不准李丽菁会不会疯了，于是陈信说：“好，我们回凤凰星！”

徐丽心高兴的说：“回凤凰星？好耶……”看看李丽菁的模样，她又有些担心的降低了音量：“什么时候回去？”

科芙娜也正要问是不是现在就走，但就在这时，收发机忽然穿出声音：“咦，接通了？你们还在？陈信，你千万别走……逸夫是你儿子，叫陈逸夫，才八岁，被关在圣殿，啊……我没时间说了……”

众人全部呆住，薛乾尚最先回过神来往仪器冲，但是也来不及接通，黄吉跟着叫了起来：“那雷可夫！他没死！”

陈信一惊之后还有一惊，脑海中不断转着刚刚那雷可夫说的话：“……逸夫是你儿子，叫陈逸夫，才八岁……逸夫是你儿子，叫陈逸夫，才八岁……逸夫是你儿子，叫陈逸夫，才八岁……”

李丽菁浑身一软，似乎无法承受这种打击，缓缓的跌坐到地面，林齐烈伸手一扶，却看到陈信也摇摇晃晃起来，连忙叫：“公子，稳着点！”

徐丽心听到陈信居然有了儿子，一下子张开小嘴，完全愣住了。

众人才反应过来，赵可馨惊讶的说：“逸夫是你儿子？我们都想错了！”

谢日言与科芙娜话虽然不多，也不禁议论起来，黄吉更是大发议论，小毛莉一惊，哇哇的哭泣，李丽菁心乱如麻，也没哄她，任她哭个不停，一时之间，控制室中一片混乱。

这时薛乾尚忽然大声说：“静下来！大家听我说，圣殿数千人，包围住舒家了……那雷可夫是其中之一。”

李丽菁忽地跃了起来，抱着小毛莉一面冲一面说：“乾尚，我要和他说话，我要和他说话……”

“丽菁，你镇静一点！”薛乾尚急急的叫：“现在那雷可夫混进圣殿里，你和他联络会害了他，我们要等他主动联络。”

李丽菁浑身一僵，终于哭了出来，呜咽的说：“他没死……他没死，小毛莉，爸还没死……”

小毛莉哭到一半，听到爸爸就高兴起来，止住哭泣笑着摇手说：“拔拔……没死……”

听到小毛莉居然学会“死”这个字，意味着这段时间李丽菁经常在小毛莉面前念这句话，薛乾尚对于那雷可夫终于没事不由庆幸起来，不然不知道李丽菁会变成怎样，薛乾尚回过头对陈信说：“陈信，我们一定要救那雷可夫。”

“当然……当然……”陈信迷迷糊糊的回答，他还没从震撼性这么大的事情中清醒。

赵可馨忽然紧张的说：“难怪圣主吴承天不怕陈信，陈信的儿子一定在他手中。”

陈信清醒一大半，目光直望着赵可馨，明知道八成是真的，又不敢相信。

“我有点概念了。”薛乾尚已经整理出大纲，镇定的说：“大家都静下来，各就各位坐好。”

陈信已经无所适从，怔怔的坐下，薛乾尚迅速的说：“算算时间，当年陈信进入承恩塔之前，林颖雅已经有孕，这个孩子应该是在陈信闭关那一年出生的，取名逸夫……当有思忆陈信的意义，至于那雷可夫应该还没有胆大到跑去卧底……他离开卓能八成是前往舒家，但是又不敢明目张胆的飞去，所以从剑占山偷偷摸摸的前进，却被圣殿派在舒家外的方执事等人捉住……圣殿知道那雷可夫有制造武器的能力，自然逼迫他卖命，却被他探出这事来……不过现在那雷可夫既然到了这里，下面又有圣殿的大队人马，想来圣殿在近日必定打算攻击舒家，说不定正在等我们离开。”

陈信思忖起来，难怪自己入定一年的时间林颖雅功夫没进步多少，原来……原来是生孩子，她既然愿意留下自己的孩子，还取名逸夫，那她是对自己有情了？想到自己差点弃她而去，陈信不由得有些虚脱。

不久前自己还在想小毛莉没有父亲极为可怜，自己的儿子岂不是这样过了七、八年？陈信整个人惭愧起来，心想难怪林颖雅当时不跟自己走，孩子刚刚出生不到三个月，怎么走得了……

儿子？儿子？陈信脑袋糊涂起来，都还没觉得自己已经够成熟，怎么忽然冒出一个儿子来？

黄吉后知后觉的嚷：“难怪那时她来看陈信的棺材，一脸深情的样子，我就说她怎么可能移情别恋？”他现在还在“棺材”地嚷嚷，要不是李丽菁

心情不好，一定反唇相讥。

赵可馨白了黄吉一眼，现在知道实情以后，谁看不出来？问题是当时大家见到林颖雅神情甜蜜念着“逸夫”这两个字，难免先入为主，自然不会细思林颖雅面对晶盒的奇异神态。

林齐烈见状况演变成这样，点头说：“公子，既然这样，那位林小姐还有您的骨肉，自然要救上来。”

“还有那雷可夫。”黄吉连忙补一句。

“对。”林齐烈从善如流的说：“还有那雷可夫，只不过应该如何进行，还要详加计划。”

赵可馨对李丽菁说：“丽菁，你别烦恼，既然知道那雷可夫在哪里，我们一定会救他出来。”

李丽菁已经逐渐恢复正常，忽然一咬牙，恨恨的说：“这个浑蛋……死了最好……”

陈信不禁猛皱眉头，当真是女人心海底针，刚刚才说不恨他，现在又要他死？

赵可馨明白李丽菁的心底话，哄着说：“我们救他回来以后会教训教训他的，死罪可免，活罪难饶，丽菁那时不要心软才好。”

李丽菁这才瞪了一眼赵可馨说：“我才不会心软，看我不狠狠的揍他……”随即担心的望着萤幕，也不开口了。

这几句话才有点像李丽菁平时说的话，大家不由都安了一半的心，现在就是要烦恼下面的事情。

无元七四二年九月四日

众人商议良久，终于决定了策略，于是将卓能号往外太空飞出，直飞到数万公里外，确定已经甩开圣殿中人的追踪，这才折返地球，不过仍然停在地球外数百公里远的圣岛之上，免得太靠近大气层，又被发觉，众人现在已经没有后顾之忧，于是让李丽菁留下控制着卓能，连徐丽心在内，众人纷纷出舱。

至于蝠虎自然想跟，陈信又是千劝万劝才说服了它们，陈信随时可能以极高的速度移动，它们出来也没法跟，还不如乖乖待在卓能内，何况它们生子护卫了七十日，身上本就受了不少的伤，尤其是不能飞行腾闪攻击的小柔最为辛苦，后来还没恢复就急急的追来找陈信，现在其实也真有点疲累，所以总算是勉强答应了。

陈信也想到当年无祖一定没跟虎王、虎后说自己要去哪里，更说不定无祖发现空间跳跃窗的时候，虎王、虎后正在育子，自然没法跟，因此虎王、虎后才会一直没飞出过凤凰星，所以能力也比小刚、小柔还要不如。

这两天圣殿还在不断的增援，吴承天与柳清旋等人是最后一批到的，陈信发现之后将观察的心神拉的更远，与众人商议一番，相信攻击之日应该在不久之后了。

圣殿既然敢主动出击，想必有几分把握，林颖雅与那雷可夫应该还没有立即的危险，所以众人准备在舒家与圣殿打起来的时候，先冲入圣殿救出陈信的儿子陈逸夫，然后再赶来想办法救出林颖雅与那雷可夫。

一行人缓缓的收敛气劲往圣岛缓缓的飘，慢慢来还不打紧，就怕被发现了，所以是是飘了一天，到了中午才慢慢的飘到圣殿上方的数千公尺处，陈信虽然收束劲力，仍然将能量隐隐的牵系着，一心注意舒家那边的动态，

等到圣殿开始动手，那时吴承天无暇他顾，陈信等人才能动手。

数个小时过去，圣殿依然没动手，众人等得心中发急，黄吉不禁传音骂道：“乾尚，有没有办法让圣殿快点出手？”

薛乾尚一下子啼笑皆非，连忙摇头说：“哪有办法？”

“真是烦死了……”黄吉生气的说：“明快的打上一场岂不甚好？这样等真闷死人。”

“最少还要等两个小时。”薛乾尚说：“要是他们高兴，等上几天也不一定。”

林齐烈疑惑的说：“等几天我懂，但是为什么最少还要两个小时？”

“圣殿可能会等白天才动手。”薛乾尚解释说：“舒家一定已经发现圣殿的包围，圣殿不可能奇袭，为了避免有人溜走，圣殿应该会选白天进攻……这里现在快要入夜，那里还有两个小时才天亮。”

黄吉在空中盘起膝来，交叉着双手说：“那不是还要无聊好一阵子？”

“没办法了。”薛乾尚说：“为了不露行迹，我们只好慢慢飘来，时间反不好拿捏。”

黄吉想了想又笑嘻嘻的说：“不知道陈信的孩子小逸夫像不像陈信？”

徐丽心在旁微嘟着嘴说：“不像爸爸像谁……像你啊？”

“说不定像妈妈啊。”黄吉开心的说：“八岁……筑基虽然晚了一点，也还可以啦。”

薛乾尚摇头说：“圣殿应该也是这几天才把逸夫关起来的，颖雅与陈信一般兼修阴阳，应该早就帮逸夫筑基了，不用担心。”

黄吉点头说：“嗯、嗯，以后在陈信的指导下，功夫一定突飞猛进，心心，说不定进步的比你快喔。”

“有什么了不起？”徐丽心望望陈信，低下头转口说：“才八岁，好小喔。”

陈信想起心心八岁的模样，微笑说：“当时帮你提升功力，也是在你八岁的时候……没想到一晃眼，你忽然长大了，心心，以后要帮我照顾逸夫喔。”

徐丽心第一次听到陈信说自己长大了，随然心中微微一热，但仔细的想这句话的涵义，不禁又有些黯然，徐丽心挣扎片刻，才带着微笑缓缓的说：“我会的，陈信大哥。”

陈信微笑的点点头，却不知道徐丽心的心情才刚经历了一个大转折，以前对于陈信，她只觉得是个很好的大哥哥，虽然非常想念，但也没有其他的念头，不过陈信当时以天降神王的姿态突然出现，有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地赶走圣殿的人，徐丽心口中倔强，其实心里已经十分崇拜，加上陈信一直蒙着面罩，这几许的神秘感，使得情窦初开的徐丽心忍不住胡思乱想，心中编织了一大堆梦想，后来忽然知道是此人其实就是陈信，小妮子哪里耐得住？忍不住急急的拖着林齐烈来地球找陈信。

没想到才刚见到陈信，还没聊上几句，就忽然听到陈信已经有八岁大的儿子，这一下有如晴天霹雳，徐丽心的美梦刹那间破碎，但是心中毕竟还有着一点点的期望，直到刚刚，才忽然察觉到陈信虽然说自己长大了，其实意思就是还把自己当小孩子，徐丽心在黯然间忽然仿佛懂了什么，终于对陈信恢复单纯的兄妹之情。

陈信自然不知徐丽心的心中有这分转折，只见她忽然不喜不怒，只是和缓的回答，陈信讶然的望了徐丽心一眼，见她面色平静、面带微笑，陈信浑然不知原因，只觉得心心怎么忽然真的长大许多。

十五岁的徐丽心数年后才知道，她这段心路历程，原来有个美丽的名字——初恋。

终于熬过了两个小时，但是仍然一点消息也没有，黄吉闷的难过，横躺在空中的他，已经一晃一晃的随风飘出了数百公尺，陈信也懒得理他，依然将心神灌注在舒家附近，至于其他的人还没有这个能力，除非大战开始，不然也不会有感觉。

又过了一个小时，黄吉晃呀晃的飘回来，一面懒洋洋的说：“还是没打啊？我这次飘远一点……”

陈信脸色忽然一变，摇摇头说：“等一下……”

黄吉马上在半空中翻了个身，睁大双眼说：“怎么样？打起来了么？”

薛乾尚急急叫：“黄吉，别运功。”

黄吉一吐舌头，连忙急急收束功力，原来刚刚他一时兴奋，习惯性的提起了劲。

陈信迟疑的说：“还没……不过气氛怪怪的。”

黄吉脸皱成一团，不知道该不该埋怨，忽然间陈信一皱眉，一股强大的能量余波，刹那间每个人都感受到了。

陈信这才来的及说：“攻击了。”

黄吉焦急的说：“怎么攻的？怎么攻的？”

原来众人虽然知道那里有什么能量，不过毕竟没有陈信看的清楚。

陈信紧接着说：“所有圣殿武士以上等级的人，由四面八一起攻击舒家，舒家已经被夷为平地了！”

什么？众人一惊，那些人合力虽然可怖，但舒家也不该全无防范之力，怎么会一下子就被扫平了！

黄吉愕然说：“那我们还下不下去？”

舒家一击便倒那还有什么机会下去救人？

“等一下……”陈信忽然说：“中间的土宅没事……刚刚灰尘太大了……啊……”

猛然又是一阵爆震余波传来，众人大皱眉头，陈信说的总是来丁及，看来是舒家反扑了，薛乾尚不再迟疑，迅速的说：“我们开始慢慢飘下去，一被发现立刻往圣殿的入口冲。”

众人知道舒家果然有备，现在已经与圣殿打起来，大家还有什么顾忌，立刻缓缓飘落。

这里虽然太阳已经落下，但是天色还不甚暗，众人所谓的缓缓下落，也就是以不激起破空声的速度摔下，说慢其实也没多慢，很快的就往圣殿直直穿下，众人还没落地，下方已经有人发现，几声惊讶的叫声响起，陈信叫了声：“别用太大的劲力……走！”

众人掌力不发，全部取出兵刀，向往上迎来的守卫直扑，守卫自然认得这群人，警哨声连连响起，圣岛马上乱了起来，这时圣殿几乎已经没有留下较为高明的人，众人一下子势如破竹的打到地底圣殿的入口。

陈信与林齐烈两人冲在最前面，身后的黄吉正得意的说：“圣殿不难对付嘛，这些人不比联邦一般官兵强多少。”

陈信回头一笑，这次连精锐的侍卫都带去了，留下的自然不强，于是说：“黄吉，别太大意了……”

就在这时，忽然由入口处轰出数道强劲的掌力，陈信与林齐烈一惊，

一刀一剑迅速的挥动，瞬间破开这些掌风，虽然知道对方不是敌手，不过没想到圣殿居然还有留下长老级的人物。

陈信定睛一看，心中微微一惊，却看林齐烈已经挥动着乾坤剑往前猛冲，忍不住叫了声：“林大哥，手下留情。”

林齐烈一怔，缓了缓望向前方，见到是三位穿着长老服饰的长者，疑惑的回头望，只见陈信微微躬身说：“张长老、董长老、连长老，好久不见，陈信向三位问安。”

原来正是当初帮助陈信通顶的三位长老，当初要不是这三位，陈信不但无法通顶，说不定还会在数年内气散功消，内腑崩裂而亡，他们等于是陈信的大恩人，陈信一见到他们，整个人都傻了起来。

这时薛乾尚等人已经赶到，薛乾尚听陈信的称呼，马上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立刻说：“陈信，不能迟疑！现在不是感恩的时候。”

陈信摇摇头没有答话，心中天人交战，本来一直沉着脸的董长老脸色忽舒，点头说：“陈宗主果然不愧是陈宗主，你无须顾忌……尽管出手。”

陈信痛苦的说：“三位长老，陈信……”

张长老叹了一口气说：“你不出手，我们也是要出手的……”三人心意相通，又是同时出手，威力强大的劲流向众人滚滚而来。

林齐烈首当其冲，乾坤剑又是一挥，猛然将三位长老的内息击散，但一时却进退两难，要知道这个地道的入口处并不大，三位长老在此防守，除非将他们三人打倒，不然无法通过，可是陈信这个样子，看来这三人对他有恩，林齐烈一时也不敢妄动。

薛乾尚心中焦急，这两下攻击，在攻击舒家的吴承天等人一定已经察觉，要是哪个强手忽然回来，又或是以陈逸夫的生命相胁，众人不是大大麻烦？人急智生，薛乾尚急急的说：“陈信，七针破穴！”

那是梦幻星古传的功夫，虽然也该是地球传过去的，不过不管对方懂不懂，只要用上了，想来也是无法自解。

七针破穴陈信本来未曾习得，但是当陈信与大家会合之后，自然有好事之徒如黄吉、那雷可夫等人急急的说给陈信听，所以陈信也已学会，这时薛乾尚这么一说，陈信大喜过望，这确实能不伤对方，正好应付这种局面。

只见三位长老面色同时一变，诧异的说：“邪道？”一面不断的轰击掌力，往塞在入口的众人轰来，还好林齐烈的乾坤剑足以对付，稳稳的见招破招，怡然无惧，而后方的谢日言与科芙娜两剑配合的煞是紧密，由外面涌来的许多普通侍卫被两人杀的东倒西歪，一排排的倒了下去。

只见薛乾尚急急的将自己的剑尖折去一段，内息急急涌出，迅速的将这段断剑化成二十余支刚针，转手交给陈信，陈信接过一叫：“三位长老，陈信得罪！”

随即施出舒战果所授的加速心法，配合上天禽身法，一瞬间形影已失，由三人的掌风缝钻了过去。

三位长老看不清楚，但是却能察觉陈信以极高的速度冲来，心神一转，内息源源的向陈信攻过去，陈信这时不能多拖延，一面以透光刀破开二股劲力，一面迅疾的以御能神术中从未施用过的聚冰一款，瞬间将二十一支刚针凝成细细的冰柱，分头往三位长老的七大要穴射去，三位长老一惊，全身劲力鼓动，往外齐冲，准备以修炼近百年的功力对付这些东西。

哪知陈信的聚冰一诀就是为了这种情形而设的，对方在迅疾的攻击下，

一定会以内息攻击，这时冰性顺对方内息而溶解，总会还留下一丝破开对方的劲力，定能达到攻击的效果，只是当时没想到会是用来施用七针破穴。

果然刚针外的冰性迅速消融，但是刚针却蕴含着强烈劲力冲破三位长老的护体气劲，在同一瞬间插入七处重穴，三位长老浑身一软，向下倒了下去，薛乾尚急急叫：“林大哥守住出口，我们进去！”

林齐烈应声后撤，接过谢日言与科芙娜，乾坤剑红蓝剑气一挥，外面又倒下了一大排，众人不再迟疑，迅速的往内直冲，这里有林齐烈仗着乾坤剑防守，加上又是不宽的通道，就算是吴承天亲至，一时也攻不进来。

陈信对着三位长老一个躬身，尴尬的说：“我是为了救……我儿子，请三位见谅，陈信日后再来陪罪。”

三位长老这时话都没办法说了，无奈的望望陈信，脸上却也没有生气的神色，陈信安了一半的心，回头叫：“林大哥，别杀太多人。”随着众人急急的往内直冲。

林齐烈百忙中回头叫了一句：“公子放心！”

陈信不知三位长老因为有帮助陈信的前科，虽然那时圣殿与陈信还是交好的阶段，不过圣主也不太放心三人，所以一直没让三人离开承恩塔，直到这次大军离开，才要三人出来顾着圣殿。

而三人自从知道陈信与圣殿决裂，一方面对替圣殿培育一个对手感到惭愧，另一方面又觉得圣殿似乎难免于理有亏，所以这一场仗也是打的不甘不愿的，但是职责所在，不尽力也不行，现在三人仰天望着石壁，心中也同时闪过一个念头：“陈信能进步到这种程度，他不枉当年的一番苦心。”不过这个念头三人从此暗藏心中，终生提也不敢再提。

众人迅速的穿入地底大殿，陈信这时已经不用担心被发现，所有的能量迅速的向外散发，寻找所谓的囚人之处，忽然间，陈信发现殿后上方藏着数十人，其中还有一位老相识，于是陈信立即大声的叫：“田执事，好久不见，出来聊聊吧。”

虽然以前与田执事相处也不错，不过毕竟只是泛泛之交，陈信可不会客气。

田执事早已藏在殿顶横梁之间，他在五位执事中功力最低，不过因为手腕玲珑、长袖善舞，所以负责对外的事务，算是以前圣殿的最高代表，他刚刚正率领了一群人准备出来看看是谁么大胆敢来圣殿胡闹，没想到居然是陈信，这群人他可没有把握对付，连忙后退，准备找个地方躲起来，圣殿这么大，想来陈信一时也未必找的到自己，没想到躲不了许久，陈信忽然心神延伸过来，这下无处可藏，田执事一阵尴尬，不知道该不该出来。

这时大殿忽然闯进一人，一进来就开口骂：“干什么吵的要死？”

这人好大的口气？众人一愣转头望过去，却看到那人目光专注于手中的长剑，头也不抬的说：“圣主不在大家就胡闹起来？我活了百多年还没见过这么吵的圣殿，还不快散去……田执事呢？怎么不管一管？”

陈信不禁好笑……这人是个愣子？转头望向薛乾尚，薛乾尚也微微一笑说：“王执事，你还在制造武器啊？”

果然来的是武器迷王执事，他点点头说：“当然啦，这把剑就快做好了……要不是圣主急着把那雷可夫派去，现在说不定用的上……打起来了没啊？”看来他专心的连舒家发生打斗都不知道。

薛乾尚见王执事一直没抬头，只是自顾自的说话，不禁好笑的说：“王

执事，你看看我们是谁？”

王执事终于抬头，望见众人一愣说：“你们……你们不是叛乱了吗？”

薛乾尚点点头正经的说：“不过我们又投降了，圣主派我们回来取这把剑，还请王执事交给我们。”

王执事毕竟不笨，一怔摇头说：“你们想骗我……你们是打进来的……接剑！”

只见王执事忽然劲力一出、以气御剑，将那把长剑化成一道光华向薛乾尚冲来。

薛乾尚一惊，这剑的速度快到薛乾尚难有反应，眉心光球倏然而出，迅疾的撞向这把长剑，只听轰然一声，光球四面爆散，长剑在空中一顿，随即又往薛乾尚冲来。

陈信心中微惊，这种武器薛乾尚等人不易应付，虽然大家合力也能应对，不过现在不能练功夫，陈信迅速的一展身法，冲到剑与王执事之间，两股劲力同时向着两边冲出，一刚一柔，王执事猝不及防，被陈信一掌轰到胸前，全身巨震，气息一散摔落地面，那把剑被陈信柔劲一引，轻轻巧巧的缓缓往黄吉飘过去，陈信一面说：“黄吉，这把剑你足可使用！”

黄吉裂嘴一笑，收刀接过，一面御剑在空中绕了两圈……黄吉一愣，怎么没王执事用的快？

陈信见状微笑说：“不能用普通的御剑方式，内息至少要灌注进去十倍以上，这种剑容纳得了。”

黄吉立即试验，果然迅速的化成一道光华，迅疾无比的飞腾来去，黄吉这才知道，难怪众人中陈信独独选择自己，确实薛乾尚、谢日言都还差上一些。

薛乾尚恍然大悟的说：“原来那雷可夫已经制造完成了……是我的功力不够。”

赵可馨趋前制住正哀哀乱叫的王执事，一面不客气的将内息往王执事体内一探，封住了王执事吸收内息的经脉，这与七针破穴相比，不同之处在于不能离手，可是对方却能说话。

陈信不管这么多，对着后方的石柱说：“田执事，你还不出来，等我请吗？”

田执事终于尴尬的飘了出来，对陈信躬身说：“陈宗主功力更胜从前，真乃英雄出少年……”

“别废话了。”黄吉一面将长剑御使到田执事身旁绕圈子，一面说：“陈逸夫呢？”

田执事面带微笑的说：“黄武令说的是谁……我怎么没听过？”看来田执事打算拖得一时是一时，准备打马虎眼。

没想到躺着的王执事个性十分憨直，疑惑的说：“你们说的是那个小孩……”

“王执事！”田执事焦急的大声说。

王执事发现不对，连忙住口，黄吉一怒长剑直冲田执事，田执事哪里闪的过去，这一下只能迅疾的鼓出劲力，勉强一阻长剑，随即迅速的移位，希望黄吉一时不清楚自己在哪里。

陈信火大的雳然一闪，轰然一掌将田执事击翻，碎的一声撞到一根柱子上，田执事缓缓的滑落，陈信逼到田执事面前，焦急的说：“陈逸夫呢？”

田执事还在撑，没想到那边的王执事忽然杀猪也似的尖嚎起来，一面叫一面说：“我说、我说……那个小孩子被圣主一起带走了……停、停……”

原来赵可馨见王执事说到一半不说，想来知道内情，于是将送到王执事体内的内息忽阴忽阳，忽寒忽燥的逼问起来，王执事哪里受过这种苦，连忙招出结果。

陈信一听大惊，居然被带去攻打舒家？

薛乾尚一顿后说：“大有可能吴承天还是怕你对付他……陈信，你立即赶去，这里交给我们。”

陈信心急如焚，点点头说：“你们慢慢过来……我先去了。”

内息急运，一下子冲到入口处的林齐烈身旁一而过，同时挥掌将一大群被林齐烈杀得心惊胆战、要上不上的侍卫推的东倒西歪，一面传音说：“林大哥，我先去一趟舒家，你等乾尚他们……”

林齐烈还没来的及说话，只见空中划过一道光影，陈信已经失去了踪迹。

第 66 章 特级战士

舒家两百年前重建在旧大陆剑占山脉余脉东北不远处这个小小的山谷，一直以来，舒家人不许向外发展，隐居在这座谷中，慢慢的发展到现在的状态，不过毕竟是以修炼武术为宗旨的家族，所以虽然经过了两百年，一代代慢慢的发展，现在也不过数十人而已。

早在三、四天之前，舒家中的长者已经发现了谷外圣殿的人员正逐渐聚集，舒家对于圣殿一直没有好印象，也不敢轻敌，与吴安等人商议之后，将大多数不适合与圣殿对抗的老弱妇孺送到深藏在主宅地下的洞窟，其他约三百余人，集合在主宅中休息，等待最后的对抗。

按理来说，圣主吴承天本该要舒家交出吴安即可，但是自从舒战果数次坏事以来，两方已经势如水火，吴承天倚仗着有柳清旋对付舒战果，也不再打招呼，准备这次将祸患全部清除，所以大举前来，秘密的将舒家包围起来。

天色已经渐渐明亮，现在时节已经入秋，萧瑟的秋风吹着外围已经苦候了数日的圣殿侍卫，他们并不是攻击的主力，主要是为了防止有人逃出，随着圣主、左辅、右弼等人的到来，有些心思较为灵动的人知道，大战的时间已经不远了。

数分钟前，正处于外弛内张，所有人神经都绷紧的状态，吴承天眼见时机已至，下令所有称的上高手的数十人团团围住舒家，在同一个时候发掌攻击，要是能在舒家猝不及防之下重伤多人，这一战将会更为轻松。

没想到舒家早已有备，数百人齐集主宅，合力护住宅院，外墙以及两排房舍在这轰然一击中毁坏殆尽，但是舒家终于护住了最内侧的宅院。吴承天眼见无效，正要下令再度攻击的时候，舒家已经不再沉默，数百人一涌而出，在主宅外布起阵来。

因为舒家一直有人以功力干扰吴承天细查，所以吴承天除了舒家四代

之外，一直不知道舒家还有什么人物，但是这时终于发现，舒家虽然人数较少，但是由各地前来依附的好手中功夫高强的也是不少，就算大多数不及楼令、或是骁骑，不过也大都在圣殿武士和侍卫之间，算了算圣殿还是占了八成赢面，可是并不是这么好对付。

吴承天看清楚状况，扬声说：“舒家众人注意，若是不愿玉石俱焚，立即交出吴安！”

大爷舒年安飘高数公尺，平静的说：“圣殿凶横霸道、上门欺人，舒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舒年安看来平静，其实心中已经十分生气，舒家百年前只有主宅，外围的两道房舍等于是二代四老逐渐建立起来的，今日居然毁于一旦，圣殿未免过分。

吴承天还是第一次见到舒年安，微笑的说：“这位是应该是舒家大爷吧？”

“别罗唆了！”舒战果忽然冲出说：“谁来跟我打？吴承天……是你吗？”

“二叔！”大爷舒年安没想到舒战果这么快就冲出来，忍不住叫了一声。

舒战果一掌向吴承天轰去，一面笑着说：“舒家两百年前只剩下两个人，两百年后一个不剩，又有什么关系？”

吴承天心中一惊，这一掌虽然直直冲来，但是内含气劲又似乎不是直冲，反而有些波动的感觉，心中忽然涌起一种自己出掌之后，掌力会被对方消融无踪的感觉，在弄不清楚状况之下，吴承天自然应该闪躲，但是身后都是自己下属，这一掌又不能不接，这些念头在吴承天脑海中一闪而过，还没出手的时候，一个人影闪在吴承天之前，一挥手之间在前方布下了大片坚韧的气罩，与这股劲力猛然相会，只听噗的一声闷响，虽然没有很大的声响，但是四面功力较低的众人不由得耳朵都是一疼，想来发出的爆震声已经超过人耳所能接收的频率。

舒战果一愣，圣殿中还有其他人能与自己相抗？仔细一看，见是个须发俱白、发长及地、老的不能再老的一个老人，舒战果打量片刻，印象中前两次似乎没见到此人，只见这人缓缓的说：“两百年不见，故友依然无恙……柳清旋万分欣慰。”

舒战果一惊，久远的回忆回到脑海中，一时不知该不该笑上一笑，迟疑了一下才说：“你……你是柳左辅？”

“现在只是圣殿中一名苟延残喘的老者。”柳清旋平静的说：“还请舒家请出吴议事，俾能平戈止纷。”

“你说的倒轻松……”舒战果呵呵一笑说：“听说当年你有些不好意思，后来就躲起来了……现在怎么出来了？”

“当年之事无须再提……”柳清旋说：“还请体念这里数千生灵，无须再生冲突。”

舒战果望着吴承天说：“你怎么不劝你们圣主回去？当年你知道实情之后自己认输，我可没赢了你……事隔两百年，我们再好好的打一场吧！”

舒战果不再多说，猛然闪身往柳清旋冲去，光影一亮，舒战果的身影立即在众人眼前消失。

柳清旋闭目端立于地，全身静立不动，相应着舒战果攻来的方向，一股能量迅速地往那方穿射，舒战果一掌无功，换了个方向又攻，但柳清旋全身上下无处不能施劲，无须举手投足，便能一一挡住舒战果的攻势。

四面众人只见柳清旋凝立如神，身周数十公尺内不断的爆出亮丽的光华，近五十公尺内完全无法站人，一下子不知道舒战果已经出了多少招，吴承天见柳清旋似乎没有出手的意愿，连忙运劲大声叫：“攻击！”他要是不运劲，在轰然声中，根本没有人听得清楚他的话。

四面数千人一声呐喊，迅疾的往舒家主宅飞扑，舒家不甘示弱、四老分守四面，以阵势阻挡着四面有如狂风巨浪的攻击，不久之后舒家就颇感不支，要知道这些人的功夫虽然大多比这些侍卫强上一些，但是侍卫整齐划一的合力攻击、以多攻少，却令这些投奔前来的好汉难以支撑，舒家大爷一看，当机立断，运声大吼说：“延启，你们冲出去外面混战！”

第三代，也就是舒红的长一辈，这一代共九人，这时间令立即飞扑而出，迅速无比的闯入圣殿侍卫中，一下子摧枯拉朽的击倒了数十名侍卫，在阵中的十二骁骑、八大楼令立即飞掠了过去，分头围住这九人砍杀起来，当然也有三十位左右的圣殿武士夹杂其间，舒家第二代中功夫也有高低，舒红的父亲舒延启正是具中佼佼者，只见他与妻子谢眉玲两人接下四位楼令，在阵中迅疾无比的交锋起来，这些人的功夫比诸侍卫又高出许多，侍卫完全插不了手，只好绕过这九大战团，继续向主宅外布阵的百余人攻击。

还好因为如此，外围的攻击移动不再这么顺畅，其中还有第四代十余人分散在防守的阵容当中，布阵的数百人才能继续坚抗。

这吴承天见状有些不耐烦，正要叫长老们出手的时候，忽然听到舒战果一吼说：“柳老头！我要用兵刃了。”看来两百年前他就这这样叫柳清旋的，现在自然而然又叫了出来。

吴承天一惊回头，却见到柳清旋的身形已经消失，只能感受到他与舒战果已经迅疾无比的在空中地面互相交错起来，两人的武器都是圣殿新研发的那种能迅速移动的长剑，只差并没有离手，不过灵动处比以气御剑还要高出一筹，简直是已经失传的御剑飞行。

要不是当时失落一把剑到舒家手上，现在舒战果必然打不过柳清旋，不过这时候没时间惋惜，吴承天眼见情形如此，只好咬牙说：“苏长老、谢长老、殷长老，还请对付舒平纪、舒矢杨、舒才匡三人。施左辅、褚右粥，你们两位对付舒年安！”

长老们不屑群攻，一直都还没出手，吴承天心想要是舒家四老落败，对方必定心惊胆战，于是派出长老中功夫最高的三人出手，而左辅、右粥合力对付大爷舒年安，应该也有胜无败，就算一时无法将对方拾夺下来，想必对方群龙无首，也会陷入混乱中。

三位长老与左辅、右粥五人闻令，同时破空飞起，望着目标飞冲过去，舒家四老一惊，同时飞起迎着飞来的五人，在空中火杂杂的交战起来，这里正是斜崖与舒家之间，九人之间的战斗，让斜崖不断的滚落大石，还好没有人在乎这些，大石接近不到数公尺，马上被众人激起的内劲化为尘埃，反倒是下方数千人难免身上沾了些石粉。

三位长老不久之后便使出御剑术，正是那种速度极快的新武器，不过舒家四老早有预备，立刻结阵对付，一人固守一面，一时之间这三把长剑也冲不进去，而剑气缭绕之间，反倒使得施良牧与赫中行不易攻击，过了片刻，三位长老只好收剑，回到刚刚的混战局面，不过四老却还是逐渐落入下风。

吴承天回头得意的对身旁一人说：“那雷可夫，我只要再派出其他的长老，舒家还不是马上败亡？”

那雷可夫尴尬的笑了声说：“圣主算无遗策……舒家自然无法抵抗……”

“是吗？”吴承天微笑说：“我一直不知道你为什么忽然想去舒家，不过看在你制造武器别有一手的份上，之前的事情我也不计较了，只要你好好的帮助圣殿，日后必能随心所欲。”

原来那雷可夫果然是在前往舒家的途中被擒，消息传到圣殿，吴承天想到那雷可夫具有的技能，自然半迫半逼的要那雷可夫帮忙制造武器。

“是、是……多谢。”那雷可夫目光瞟向身后的丛林，心中不知想着什么，不是很专心的回答。

吴承天志得意满，对着余下的近三十位长老说：“诸位长老，舒家众贼冥顽不灵，还望长老能略微教训教训他们，以免圣殿子弟兵损伤过重。”

说完吴承天面色同时微变，这时吴承天已经察觉到圣殿出事了，不过他只是感受到留在圣殿中三位长老的能量，并未发现刻意收束内息的陈信等人，现在又不适合远远的以心神观察，吴承天只好先将这件事情放到一边。

几位长老虽然不大愿意在这么一团混乱中出手，不过吴承天既然讲的这么有道理，这些长老微微迟疑了一下，一群人还是听话的往前方不远的舒家飘去。

眼看快要接近，只要这群人一出手，舒家无人能抗，下方的阵势必定立即大乱，正紧急的时候，忽然由舒家主宅的一间房中，蓦然哗啦一响，屋顶飞瓦碎裂，居然是破屋冲出了十位面貌俊秀、身材匀称的青年男女，这些人正是迎向这群长老，长老们大吃一惊，那里怎么会有人了，这时无瑕细思，前方的数位长老不约而同的打出一掌，往这些人攻去。

这些人极为迅速的飞散开来，闪开这一击，随即十指对着这群长老，忽然间这一百根手指同时发亮，百道光华对着三十位长老同时射出，长老们同时一惊，全身的护体气劲力急急冲出，堪堪抵挡这一击，不过这些光束也几乎要穿过他们的护体内劲，几位长老惊叫一声：“合成人！”

近三十位长老与这十人立即在空中穿梭起来，影响所及，连舒家四老与圣殿五人的战团都被冲散，苏长老、谢长老、殷长老见到长老们似乎有些不敌，连忙抛下对手，投入了这个战场，而施良牧、赫中行一愣之下，也分头退回了吴承天的身边。

对付合成人，武器几乎没有作用，所以长老们大都以掌力攻击，而圣殿的新武器虽然速度快，又够坚固，但是未必多么锐利，所以对金属制造的合成人威胁不大，三位长老也只好将长剑收了起来。

舒家四老松了一口气缓缓落下，合成人程似成由屋中走出，对四人摇摇头说：“终于还是不得不出手了。”

三爷舒矢杨望空中与三十九位长老打起来的台成人说：“这些就是所谓的特级战士了。”

程似成满面愁容，点头说：“经过计算，他们不出手就没办法了，我们也只好冒着埋下日后祸患的危险，派他们攻击了。”

舒家四老数日前就听程似成说过类似的话，这时大爷舒年安感然说：“程先生，您一直说会有祸患，乞闻其详？”

程似成摇摇头说：“单是今天的一战，就足以使他们失去仁慈心、怜悯心，肯定了战争时暴虐、凶残的可行性，要是圣殿再玩弄什么诡计又得逞的话……他们还会学到狡诈、阴险的必要性……这些情绪发展起来，日后将会

很麻烦。”

“这么危险……？”舒家大爷也担心起来，望望上方的战团，不由得有点不知道该企盼谁赢？

吴承天一见到这十位合成人，面色不由得大变，想起圣殿对于合成人的种种记载，吴承天观察了片刻，终于确定这些就是所谓的特级合成战士。

施良牧一面落地一面说：“圣主，这十人……吴安他们竟然成功了……？”

吴承天点点头说：“还好只有十人……要是再多十人，我们必败无疑。”

赫中行一向对于翻阅典籍的兴趣缺缺，所以疑惑的问：“圣主，这十人看来不是长老团的对手，为什么再多十人我们会输？”

吴承天摇摇头说：“特级战士与一般合成人的构造不大相同，基本上完全是为了战争而设计的，所以不但比一般合成人的速度快，结构坚硬，还配备有更强大的武器……据说他们因为在战斗时所有智能会连线，由其中一人控制所有人的行动，等于十个人的心意完全相通……威力又会大上两三倍……要是再多十人，这还得了？”

这时战斗到一个阶段，在空中四面各自对付着数十位长老，似乎已经渐渐落到下风的合成人突然同时胸部发光，一股强大的能量由他们胸前冲出，上下左右看似胡乱的猛射而出，长老们本来已经渐渐占到上风，但这时发现这种武器攻击的能量，比起刚刚的雷射还要强大数倍，一时之间还是躲避为妙。

要闪之时，长老们才忽然发现，怎么自己前后左右都是这种能量柱，这一下闪无可闪，七、八位功力较低的长老一下子被毁去半身，全身功力尽失的往下摔落，其他的长老就算勉强挡住，也受了不小的伤害。

众人大惊失色，合成人的特级战士果然厉害，居然无须布阵，在打斗中自然而然的一找到合力攻击的机会就拿准了同时出手，这是人类绝对做不到的事情，这样一来局势逆转，圣殿长老的优势一下子消失了，长老们不禁心生惧意，往四面散开了数十公尺。

吴承天见状急急的叫：“他们重新发射需要时间，别迟疑！”

长老们一听，连忙重新发起攻势，再度与合成人激战起来，既然对方暂时没有强大的武器，长老们放手攻击，好不容易打落了两个合成人，合成人又忽然冒出激光类的武器，又击伤了几位长老。

问题是这些合成人并没有完全毁损，说不定修一修又冲起来，而长老失去功力落下敌阵却是死路一条，吴承天不由得有些皱眉了。

这时候舒战果与柳清旋的打斗也逐渐的白热化，两人的剑术、内力、功法都各有优劣，一时难分轩轾，舒战果打的大呼过瘾，轰轰隆隆的范围越打越大，四面都是圣殿的人，一个不慎被卷入两人战团而尸骨无存的所在多有，那些侍卫自然屁滚尿流的闪的更远，所以两人交击处的空间也越来越宽，地面更是被两人的劲力越打越是陷落。

舒战果眼见后力的战团越来越是吃紧，不想再与柳清旋纠缠下去，猛然运劲灌注剑身，蓦然离手而出往柳清旋喷射，同时身体也不闲着，仍然腾身直扑对方。

柳清旋一惊，无论是御剑还是以这种方法加速，都会耗损极大的能量，舒战果这样的威势果然极大，但是任他功力深厚，也绝对不能持久，可是自己却没法应付这种攻击，柳清旋知道舒战果是急着想分出胜负，于是只好暗

叹一声，长剑也脱手而出，与舒战果以这种更复杂的方式打斗了起来，看看哪个人先感到内息不足，那就难逃落败身亡的命运。

吴承天看看不是办法，这样下去虽然能消灭这些人，但是长老们至少也会损失个二十位左右，正想自己以御剑术出手的时候，吴安忽然感到陈信迅速破空的反应，而且正是由圣殿冲来，吴承天面色大变，那些家伙居然跑去圣殿捣乱了。

吴承天只来得及望空一看，天边已经出现了一道光影，蓦然止在空中，果然陈信忽然出现在众人面前，只见陈信手中拿着透光刀，身边还盘旋飞舞着数千道的闪亮的光片，正面罩寒霜的瞪着自己，随后轰然的连绵破空声才传到众人的耳中。

陈信见到四面的状况，死伤已经数百人，忍不住大叫一声：“住手！”

舒家一直久攻不下，攻击的侍卫们已经有些沮丧，这一下可算是奇景，大多数的人都没见过这些陈信和这些光片，也不知这人到底是友是敌，许多侍卫忍不住缓下了手来，吴承天见状索性一挥手扬声说：“都住手！整队。”

侍卫们如逢大赦，连忙往后整队，舒家的人也往宅集中，而空中的近二十位长老们一退，程似成也要剩下的六位合成人退下，只有舒战果与柳清旋两人一时欲罢不能，还在不停的打斗。

陈信知道这两人一时也打不完，自己也没把握能不伤到两人而分开战团，只好不管他们，目光向四面一扫，回过头来对吴承天说：“颖雅呢？”

吴承天一听就知道原由，冷冷的一笑说：“陈宗主出尔反尔，现在急匆匆的跑来就是为了说这句话吗？”

陈信望兄那雷可夫正躲在一旁，满脸焦急的模样，心里不禁觉得自己来得有些莽撞，于是点点头说：“圣主要是放出颖雅……还有逸夫，我自然早已离开，现在我怎么可能放心的走？”

“所以你就跑到圣殿捣乱……？”吴承天沉着脸说：“……要我放出你的妻儿简单，你帮我消灭舒家，我让你们一家团聚。”

陈信不可置信的说：“你……是堂堂的圣主，这种话你也说的出来？”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吴承天铁青着脸说：“我可没亏待他们……”

陈信转头望见圣殿武士林闵图，正在人群中望着自己，陈信指着他说：“颖雅可是你部属的女儿，你这样做岂不是让天下寒心了以后还有谁愿意跟随你？”

吴承天哈哈一笑，对着林闵图说：“林武士，你自己说。”

林闵图面色一白，站出来说：“圣主，您……要我說什麼？”

“上次你告诉我的事情啊。”吴承天微笑说：“林武士，大丈夫何患无妻？何况这也算是替你除去祸患……要不是你坦承相告，我们确直还有所顾忌呢。”

林闵图脸色更白了，望了望陈信，低下头说：“陈……陈宗主，颖雅不是我的女儿，这件事情你不是早已知道？”

陈信没想到林闵图居然说出来，于是瞪着眼说：“这件事情……你居然告诉他们。”

林闵图低下头，似乎有些生气的说：“阿霞……她根本心中念着林田昊……我何必……何必……”

陈信这才想起一直没见过林田昊，想来也是遭圣殿所擒，这下可麻烦了。

吴承天见林闵图吞吞吐吐，微笑开口说：“陈信，数日前林颖雅被其母所惑，妄图救出林田昊，被数位长老所擒，林闵图武士这才告诉我们原因，所以林颖雅根本不是我下属之女，陈宗主，您这份挑拨离间的计谋算是白用了。”

原来吴承天深怕陈信此言使军心动摇，这才大费工夫的解释。

陈信焦急起来，大声说：“吴承天，你想利用我是绝对不可能的，只要你送出他们母子，我马上离开地球。”

吴承天摇摇头说：“我可不是傻瓜，交给你之后，岂不是随你胡来……这样吧，至少你替我除去那六位特级合成人……不然，我立即下令杀掉他们母子，说一不二！”

程似成忽然由舒家飘起，大声的说：“陈信，你别中了他借刀杀人之计，而且特级战士六人合力，你绝对没法获胜的。”

这时舒战果与柳清旋的攻击范围也逐渐的减小，两人同时都将剑取回手中，以比较省力的方式交战，这自然只有陈信与吴承天等少数几人才看得出来，可能是因为两人的内息都已经耗去大半，也许不久之后就会分出胜负。

吴安一直躲在地下，但是陈信与吴承天等人的对话也是听得一清二楚，这时忍不住叫：“程似成、程似成。”

程似成疑惑的落下说：“吴议事长，这里危险，您出来做什么？”

吴安迅速说：“陈信终究会答应的，既然我们有把握，那干脆趁这机会除去陈信……”

“什么？”程似成大吃一惊说：“这怎么可以？”

吴安急急的说：“要是陈信答应了，吴承天说不定会派人帮他，那我们剩下的六位战士就危险了，还不如先发制人，冲出去对付陈信……”

“绝对不行。”程似成摇头说：“陈信不是这种人……您怎么……？”程似成差点讲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你听我的……”

第六十七章 瓦解冰消

舒战果忍不住跳起说：“你不是说公平吗……这样那算公平？不成，我要管。”

吴承天冷冷的说：“刚刚我们已经说明，这是陈信与圣殿的事，可不是我和陈信的事，圣殿自然能全力以赴。”

“你……？”舒战果瞪大眼，却发觉说不过吴承天，刚刚吴承天确实是说圣殿与陈信的，自己既然已经同意，那岂不是要看陈信被围攻？

舒战果还在疑惑，吴承天却发现长老团还在原地，忍不住皱眉回头说：“诸位长老，你们还再等什么？”

近二十位长老面面相觑，那位功夫仅次于柳清旋的苏长老忽然开口说：“圣主，长老团本属体制之外，这些年来也替圣殿做了不少事，现在你居然连无祖禁用的功夫都拿出来用，我不能再帮你了……”缓缓的往柳清旋身边飘，一面说：“请恕老臣要学清旋公。”

他这一走，殷、谢两位长老跟着走，一下子近二十位长老全部都站到

柳清旋身旁，事实上陈信的功夫也实在太高，这些长老说完全不怕死也不见得，既然柳清旋都带头叛出，自己还拼面作时么？

而吴承天脸色自然好看不起来，这也是他一直不敢请柳清旋出马的最大原因，这些长老与柳清旋在承恩塔中一起修行数十年到百余年，柳清旋早已成为这些人的精神领袖，要是柳清旋出了状况，这些长老们八成也会有问题，这次不得不请柳清旋出马，没想到在这最后的关头，终于发生了变化。

吴承天四面一望，勉强能与自己合力对付陈信的只剩施左辅与赫右弼，他们的功夫固然不错，但是这种层次的战斗只怕无能为力，想到自移民进化曝光之后，地球人民早已同声反对圣殿，这次实力大幅削减，吴安只要登高一呼，各地军区一定分头叛乱，圣殿的统治只怕转眼成空。

吴承天沉思良久，一直没说话的右弼赫中行忽然踏步而出，大声说：“圣主，属下愿与圣主奋战到底。”

吴承天巍巍苦笑的说：“多谢你，赫右弼……但是……”

这实施良牧似乎想到十么事情，急忙传音给吴承天，吴承天一听也忘了继续说下去，脸上清清爽爽的似乎在急转着思绪。

陈信眼见吴承天的糗状，摇头说：“圣主，若圣殿从今日起恢复以往，将政权归还联邦，我们也不需要这样打下去……”

舒战果一惊：“放了这小子啊？”

陈信探口气说：“吴圣主志向弘远，虽然执政的过程难免有些不妥，但也并未伤天害理……”

吴承天忽然打断陈信的话说：“陈宗主无须多言，你我就此一战，若我技不如人不幸落败，自然一切遵嘱，但若我侥幸的胜，希望陈宗主能服从圣殿之命三年，助我完成大业。”

“完成你的狗屁大业！”舒战果为老不遵，冲口骂：“你已经输到底了，还有时么资格赌赛？”

吴承天正色说：“我今日若是要走，诸位也拦不住我，就算今日圣殿失败，终有一天能重新在来，但是当着圣殿所有下属之前，我吴某答应，若是今日败于陈宗主之手，圣殿从此韬光养晦，不问世事……陈宗主，你可要赌上一赌？”

陈信一怔，吴承天说的话也有道理，要是吴承天真的想走，那是拦不住，日后圣殿卷图重来，又是一次麻烦欧……但自己是否必胜？吴承天说的似乎十分有信心，难道他还有什么特殊的招数？

陈信斯想片刻，回答说：“好，我们就赌上一赌，但若是我输了，我不能听圣殿之命三年，大不了我不再管此事。”

陈信心理还是保险一点，要不然被人使唤三年可受不了，没想到吴承天居然一笑说：“好，若是有人出手相助，或是不敌而逃，那就算输了。”

舒战果皱着眉说：“这么好说话，陈小子，他八成有阴谋……”

吴承天面色一正说：“舒老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陈宗主，请出手吧。”

陈信心里也是满肚子疑惑，缓缓的飘起，准备小心地与吴承天打上一场，吴承天一面飘起一面正大光明的说：“施左辅、赫右弼，你两人将队伍重整退到谷口，等我们胜负已分的时候在决定动向。”

这话说的颇有气派，陈信不禁认为是自己多心，眼见施良牧等人迅速的集中队伍，一面往谷口退去，陈信点点头，心想除非不敌，不然暂时先不

要以御能神术对付，也算是对吴承天拿的起，放的下的尊敬之意。

这时林颖雅与小逸夫回到林外舒战果身边，才知道陈信要与吴承天一战，林颖雅忍不住心里焦急的深深望着陈信，祈祷着陈信获胜。

空中的两人默然相对片刻，吴承天缓缓的拔起长剑，全身运起功力，望着陈信不发一言，陈信见对方始终不动手，一举透光刀说：“圣主请出手。”

吴承天缓缓的挥动长剑往前斜举，一股气势随着长剑透了出来，长剑带着浑实的内息，停在吴承天前方，人剑已经结成一体，浑如不动金刚，稳若泰山。

陈信见状知道吴承天准备采取守势，虽然不知道原因，但是既然如此，陈信只好先攻，这下可有些为难，陈信没学过什么招法，以往大多是见招破招，现在对方不出手，陈信略带尝试的加速一闪，斜斜的绕到侧面，准备从防御力较弱的方向攻击。

吴承天同时加速一转，长剑锵的一声与透光刀一撞，两人迅速的后闪，陈信微微一惊，一招一式的对攻，自己似乎有点不熟悉，吴承天迅速的与自己一撞，自己势子没有稳固，差点露出破绽，要是这时对方攻过来，自己难免落到下风，连忙稳住身躯，准备抵挡对方一连串的攻击。

但是陈信一定神，发现吴承天仍然渊停岳峙的稳稳立在空中，目光中带着微笑的望着自己，陈信心里不由得有些心虚，对方一副必胜的模样，难道他真的有这么大的把握？陈信心中蓦的急躁起来，迅疾的往吴承天正面攻过去。

吴承天依然稳稳的等待陈信的到来，举在正前方斜斜向上的长剑汇集了极大的能量，足以应付陈信的透光刀，陈信猛然往吴承天的长剑劈下，两方互击之间难免会有晃动，看能不能顺利的找到破绽，更有可能的是吴承天变招对付，那时有攻有守，才容易找出攻击着力的位置。

没想到吴承天居然选择了以不变应万变，长剑一聚力，硬生生的与陈信撞上，这一下比起刚刚蕴含的劲力又大了数倍，力道一上一下，陈信被反作用力一激，迅疾的往天空中一飘，吴承天则原式不变的下落，他不像陈信运功止住扬升的力道，居然顺着力道一沉，直飞到地面才忽然一弹回升，长剑远远的指着再度冲来的陈信。

陈信从刚刚的心虚已经转变为莫名其妙，对方一点都不像在决斗的模样，要是总这样稳稳的守着，打个三天三夜也没有结果，陈信终于不再留手，左掌先轰出一道强大劲力，往吴承天正面轰去，右手刀同时由侧面对准吴承天手中长剑，吴承天要是再不动，这一刀可以把他的长剑往旁打开，这样空门大开，就会好攻多了。

吴承天一皱眉头，眼见陈信这一掌力道强大，他也不禁微微心惊，终于不敢再稳稳的不动，长剑蓦然抖出一道剑花，长剑的笼罩范围忽然扩大，在一公尺方圆内抖出了数百道光影，陈信的绚烂的掌力迅速的被切割，转眼毫无效用，不过陈信由侧面挥来的透光刀可不能这样对付，吴承天终于一转方位，斜斜的闪过透光刀，沉凝端重的挥剑挑往陈信的左肩。

这还是吴承天第一次的反攻，陈信心中一松，这样自己还比较知道该怎么打，于是迅速的微微侧身，透光刀同时改变了方向拦截吴承天的手臂。

吴承天发现再刺下去，自己的手臂会先分家，也不收式，微妙的一转长剑，在沉身一旋之间闪过陈信的攻击，同时削向陈信下盘。

两人刀剑施展开来，身体都只是微微的在最小空间中转动，四面的众

人还能看见似乎有些模糊的身影，可是刀剑以至于手臂就只像是蒙蒙的灰影，已经不是人类的眼睛所能感受的范围，不过这时两人都还没有拿出真正的实力，以极大的能量使身体的速度加快，所以其实还不算危险。

这时所有人的心神与注意力都集中在打斗中的两人，尤其是長老团、以及舒家功力较高的众人，舒战果自然也不例外，刚刚见到吴承天长畏缩缩的模样忍不住在下方念了起来，直到现在才频频点头，也不知道是在赞赏吴承天还是陈信。

林颖雅牵着儿子的手，在舒战果的身旁担心的望着打斗的两人，她的功力还勉强能够感觉出两人的动作，较细微的地方就没办法这么清楚，毕竟自己不是当事人，她看舒战果连连点头，忍不住说：“舒前辈，陈信没有问题吧？”

舒战果一愣，回头说：“你放心啦……现在只是热身而已，不过也挺好看的。”

八岁的小逸夫望着空中的陈信，心中忽然想到刚刚见到这人抱着妈妈，妈妈哭的好厉害，从来没见过妈妈这个样子，现在又问起这人，好像很关心他……小逸夫心中想着想着，忽然有些吃醋的说：“妈……那个人是谁？”

林颖雅一惊，回过头望着儿子，温柔的说：“他就是你爸爸……你不是想一直想见他吗？”

“爸爸？”

小逸夫的小心灵，一时之间只觉得像假的一样，从懂事起就发现自己没有爸爸，问妈妈也从来不说，最多只说爸爸为了地球，去了遥远的地方，然后越说心情就越是不佳，往往忍不住掉泪，几次之后，小逸夫也不敢再问，只能在自己心里编织父亲伟大的模样。

这时一个忽然出现了一个父亲，正似真似假、蒙蒙胧胧的挥着刀打斗，小逸夫忍不住皱起了眉头，林颖雅见状，继续说：“你爸爸叫做陈信，功夫很厉害的喔。”

“真的吗？”小逸夫高兴的问：“有没有妈妈厉害？”

小逸夫一直认为天地间最厉害的是妈妈，而林颖雅的功夫确实值得小逸夫自傲。

“比妈妈厉害多了。”林颖雅微笑说：“妈妈的功夫是爸爸教的。”

“哇……”小逸夫瞠目结舌的说：“那妈妈不用担心，那个人……爸爸一定会赢的。”

林颖雅见到儿子天真的逻辑，忍不住微微一笑，又转头继续看着上方剑气刀影不断挥动的两人。

陈逸夫见妈妈不理自己，转过头东张西望，见到圣殿在谷口集结起来的数千人，一个个也是十分紧张的望着天空，小逸夫忽然发现一个熟悉的脸，连忙拉着林颖雅的手说：“妈，外公。”

林颖雅一愣，回过头望去，果然见到林闵图正与一些圣殿武士站在前排，目光中略显惭愧的望着自己，小逸夫觉得无聊，接着说：“妈，我们去找外公。”

林颖雅摇了摇头说：“那人……他不是你外公。”

小逸夫疑惑的望着妈妈，迟疑的说：“妈……明明是外公。”

小逸夫糊涂了，一个不认识的人忽然变成爸爸，外公变成不是外公，他不能了解这种事情。

林颖雅不知道该怎么说，沉默的想着心事，林闵图虽然最后出卖了自己，但是毕竟也照顾过自己数年，对小逸夫也算是极为疼爱，本来也算是个和乐的家庭，一直到一年前，母亲才忽然常常长吁短叹，自己问又问不出来原因，终于在一个月前，母亲忽然带着小逸夫回到南岛。

自己接到消息连忙追过去，劝了好几天，才终于知道原来自己的亲生父亲林田昊在一年前已经被捉到圣殿，母亲央求现在的父亲林闵图想办法救他出来，林闵图却坚持不肯，母亲本来已经绝望，忽然知道陈信一行人归来，才又冒起了希望，没想到陈信居然还在闭关，母亲一急，与林闵图大吵一架，愤而回南岛，看到自己寻来，才终于说了出来。

前几天自己将母亲接回，一面决定亲自将父亲救出，没想到居然被数位长老识破，在众人合攻之下，力尽被擒，过了两天，吴承天才出现，说林闵图已经将这些事情说出，还在自己身上不知怎么的点了数点，便自己从此无法动弹，还把母亲与小逸夫送进来……

林颖雅想到这里不由得生气，恨恨的瞪了一眼林闵图，要不是他，小逸夫也不会在圣殿的牢中呆了数天……咦，林颖雅忽然心中一惊，才想到糟糕，同时头上忽然传来一声交击的巨响，林颖雅一征抬头，却见到一直距离极近的两人又远远的分开。

陈信与吴承天两人，适才舍弃了以内息大量拼搏的方式，在小幅度的移动中比拼着招式的巧妙，一个是数百年传承下来的圣殿圣主，奇功密技层出不穷，一个是悟彻内息行使的原理，一招一式浑然天成、寻瑕捣隙神妙无方，两人这一波的搏斗，兵刃几乎完全没有接触，只是不断的变招，在对方相应做出变化之际又迅速的换招，就这样在极短的时间内不知道交换了多少招。

陈信一面打一面深觉过瘾，对方招式神妙，自己尽管找到破绽，但在还没攻到之前，对方招式一变，破绽又已经失去，自己以前以为圣殿不重视招数，看来那只是外围的武士才没有精通，主要的人物还是极为重视招式的变化，陈信眼见一直找不到破绽，不由得速度越加越快，十余分钟后，已经逐渐的需要以内息顾住衣物，不然等一下难免出丑。

而吴承天心中也是暗惊，陈信内息浑厚，自己没有十分把握能超越，见到对方忽然不施出劲力，与自己拼起招数，吴承天还在暗暗的得意，圣殿密传数百年的功法岂是对方所能企及？

没想到陈信一招一式虽然破绽极大，但是往往自己非救不可，每一招看似没有道理，却仿佛专门练来对付自己正在用的招数，与自己门户严谨、博大精深的招数比起来虽然远为不如，但就是配的正好将自己每一招破去，吴承天不由得百些莫名其妙起来。

现在这样打，已经是己之长攻敌之短，居然还是一个不胜不败，眼看速度越施越快，再打下去可不妙，虽然自己不断的相应增快，不过未必能比陈信持久，吴承天眼看时间拖的差不多了，终于硬生生的与陈信对击一剑，顺势远远的飘退。

陈信反而有些意外，吴承天大可闪过这一剑继续攻击，怎么忽然硬顶一刀？只见吴承天正传音说：“陈宗主，稍等一下。”

陈信一愣，正想追击的动作缓了下来，疑惑的望着吴承天，莫非他打算认输？

吴承天继续传音说：“陈宗主，您妻子的父母还在我们的手里，要是你

不认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可不能保证。”

陈信一惊，这时下方的林颖雅也正想到此事，正焦急的望着陈信，陈信忍不住说：“吴承天，你什么意思？”

吴承天继续传音说：“本圣主求才若渴，若是陈宗主愿意加入圣殿的阵容，您的岳父岳母必定能得享天年。”

陈信心念一转，吴承天仿佛看透的又说：“陈宗主，您别打主意了，施左辅已经赶回圣殿，要是您忽然往圣殿冲，恐怕大家都会后悔。”

陈信眺目一望，施良牧果然不见踪影，只见赫中行带着数千人站在谷口，自己刚刚全心与吴承天对战，没注意到施良牧居然悄悄的溜了……

陈信迟疑起来，现在该如何是好，吴承天忽然不再传音，大声说：“陈宗主，你我的实力已经知晓，您就认输吧，圣殿必定会极为欢迎您的加入。”

陈信恨恨的一望吴承天，一时不知该如何做答，下方的所有人都吓了一跳，怎么忽然之间吴承天得意的要陈信投降？陈信又一副说不出话来的模样，莫非刚刚那一阵看不清楚的对抗之中，吴承天已经大占优势？

舒战果可是明白两人的打斗过程，忍不住嗤之以鼻的说：“吴承天小子，你在做什么白日梦？陈信的功夫还没使出来呢，陈信，用御能神术对付他。”

舒战果这一说，舒家的人又放下了心，想来吴承天只不过是虚言恐吓，陈信听到舒战果的言语，缓缓的在吴承天身周聚集了数千片的光片，还凝结了数百根细长的半透明冰柱，原来陈信已经气极，不只风刃，连聚冰都施出来了。

吴承天急急的说：“陈信，你可要三思……不然你自己先看看……啊？”

原来刚刚两人的精神全部灌注在对力的身上，一直无暇查看外界的事情，这时才发现赫中行已经冲起，正往远远飞来的一群人迎了上去，仔细一看，领头的正是林齐烈，他望见赫中行冲来，大喝一声，乾坤剑往赫中行猛然劈去，赫中行一闪，取出长剑与林齐烈打斗起来，而身旁自然是薛乾尚等人，最令人意外的还有林田昊背着林颖雅之母廖霞，以及几位当时一起被捉的地球巡逻队员，正跟着大家飞来。

黄吉急首先邀功的叫：“陈信，我们在圣殿里面救出他们了，还有，刚刚那个施老头半路冲来，被林大哥宰了！你也救出老婆啦？……咦，那雷可夫？”他见到那雷可夫，连忙急急冲来，也来不及说了。

原来施良牧半途遇到林齐烈等人，眼看林田昊随着众人，知道计谋落空，只好上前抢人，却终于敌不过手持乾坤剑的林齐烈，也算是为吴承天尽忠。

至于现在冲上前的赫中行，其实与施良牧功夫也只在伯仲之间，自然也是敌不过林齐烈，正逐渐落于下风。

陈信回过头，望着吴承天，心想这人如此奸诈，这次不能再饶他，吴承天见陈信面色不对，蓦然急急的闪身，想冲向天空，陈信哪里饶的过他，四面的风刃与冰柱同时集中，跟着腾身急追，吴承天见四面的能量光片攻来，连忙迅疾的挥动长剑，迅速无比的破开这些能量，但也难免停顿了下来。

陈信也暗暗佩服，这么久以来，能够同时应付数千片光片的也只吴承天一人，但是被击散的能量并不代表消失，陈信重新聚集不费吹灰之力，一时之间只见空中不断的光华闪动，绚丽灿烂的涌向中心的吴承天，而在吴承

天坚实的布防之下不断的化为流光四散，旋即又聚合起来，继续向吴承天攻击，煞是好看。

陈信本来对吴承天还有一些尊敬，刚刚才知道所谓的公平一决不过是又藏奸谋，这种人要是还留下，肯定大乱不止，于是陈信控制着飞旋的风刃，让出一个仅容自己通过的缝隙，举起透光刀缓缓的靠近。

众人只见空中好似不断的放着烟火，吴承天正裹在烟火当中，还不断的产生打隆爆裂的声响，陈信却忽然挤入其中，随即一阵强烈的闪光出现，众人眼前一明一暗，强烈的能量暴风直往四面飞旋。

片刻后恢复视力，只见陈信御使的能量已经完全消散，吴承天的身躯正由空中摔下，摔到地面时才分为数十块躯体，血肉四散。

这时赫中行已经岌岌可危，陈信望见吴承天的惨状，不由得心中微感惻然，扬声说：“林大哥，放他去吧……赫右弼，你可别忘了吴承天的诺言。”

“是，公子。”林齐烈一剑将赫中行逼退，自己跟着退开十余公尺，向下飘落，赫中行一愣，眼见吴承天已死，一时茫然失措，一个人呆呆的楞在空中。

薛乾尚这时已经落到柳清旋的身前，躬身说：“师傅……”

柳清旋望望薛乾尚，点点头说：“你功夫进步很多……做你该做的事情，我去了。”随即腾身一飘，看样子是飞回圣殿，其他的长老跟着飞回，圣殿众人终于一哄而散，人群中的练兆诚望了众人数眼，终于还是翻身飞起，向着圣殿飞去。

陈信落到林颖雅身前，两人相视良久，忽然间只觉得彼此都明了了对方的心意，也不用再多解释，终于慢慢的拥抱在一起，小逸夫在外婆身旁看的直皱眉，不甘寂寞的说：“外婆……妈妈刚说外公不是外公。”

林颖雅的母亲廖霞，望着身旁的林天昊，忍不住落下泪来，小逸夫吓了一跳，也不敢再说了。

陈信终于放开林颖雅，却见到程似成正站在一旁，于是微笑说：“程老师。”

程似成有些尴尬的说：“陈信，刚刚……”

陈信想起刚刚的事，连忙说：“程老师，对不起，那六位……”

“不……”程似成摇头说：“既然吴承天已除，他们也没用了……你除掉他们，我反而比较安心。”

程似成虽然这么说，心中难免有些黯然，这些合成人就像是程似成的孩子一样，虽然明知不能留，心中还是不舍。

吴安终于冲到，远远的叫：“陈宗主，您果然成功了，我们明日就要离开舒家，重整地球，还请陈宗主同行。”

现在一团乱的地球正等着吴安出现，圣殿又已经无能为力，吴安当然高兴。

空中忽然传来声响，原来是卓能正缓缓下降，想来刚刚众人已经通知了李丽菁，李丽菁知道那雷可夫已然无恙，这还不急急的下来，陈信望着卓能，对吴安摇摇头说：“吴议事长还是自己忙吧，我说不定会去凤凰星。”

吴安一愣，心中却是大喜，陈信若去凤凰星岂不是去掉心腹之患？连忙说：“好、好，我一定会让凤凰星独立的。”

陈信懒的理会吴安，转过头望着飘过来的舒战果和舒家众老，舒战果先微微一笑说：“陈小子果然厉害……”随即面色一凝说：“但是你别忘了，

舒家和你还有死约会。”

陈信心里一沉，望着面色坚定的舒家人，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那雷可夫忽然冲出来，跪在地上大声说：“那件事是我做的，你们杀了我就是了。”

这叫做不打自招，陈信大吃一惊，连忙说：“那雷可夫你胡说什么？”

那雷可夫接着望着舒家四老说：“舒红的事情是我一时糊涂，不要牵连到别人。”

李丽菁的惊叫传了过来：“那雷可夫……”她正从刚降落的卓能飞逝过来。

那雷可夫面色一变，急急的说：“你们快快杀了我……”

话还没说完，李丽菁已经扑到那雷可夫身上哭着叫：“要死我们夫妻一起死，你这样算什么了？”

舒战果叹了一口气远远的飘到一遏，舒家四老面面相觑，陈信刚刚才帮舒家一个大忙，而且陈信的妻儿还是这人救的，就这样杀了这人似乎不对，可是难道这口气就这么咽下了。

二爷舒平纪个性极为坚毅，终于缓缓的举起手来，一面说：“这位小姐，闪开了。”

李丽菁摇头哭叫：“不要，你们有种就把我杀了，不要杀我老公。”

陈信心里发紧，要是舒平纪真的出手，自己非阻止不可，这样岂不是又要打起来？

这时舒红忽然由舒家人群中冲出，一面叫：“二爷爷，都是我的错，是我引诱他的……杀了我好了……”

只见舒红冲到李丽菁与那雷可夫身前跪下，哭着叫：“丽菁，都是我的错……不关那雷可夫的事情……对不起……对不起……”

“二弟……等一下。”大爷舒年安忽然长叹一声说：“二叔……您觉得呢？”

舒战果一瞪眼说：“不是不要我管吗？打架要我帮忙，管事不要我，岂不是顺了你们的意？”

大爷舒年安脸上一阵尴尬，要是真要找陈信的麻烦，确实非要舒战果帮忙不可，果然是打架要他出力，却不让他有意见，只好说：“这件事……还请二叔拿主！”

“我的意见你们听吗？”舒战果转过身来说：“我的意见就是让他们三个自己解决……红儿可是早就知道人家是有妇之夫！”

这话一说，舒家四老的脸色也是微有羞惭，二爷舒平纪首先放下了手，转身飘了回去，大爷舒年安想了想，摇头说：“陈宗主，二叔说的对，我们太以自我为中心了……今天还要多谢您。”

陈信见一场大祸消灭于无形，连忙说：“不敢当，这是舒大爷宽宏大量……”

大爷舒年安摇摇头说：“舒家残砖破瓦还要收拾……我先去忙了，无论这件事如何解决，欢迎陈宗主日后来舒家玩。”

“一定、一定……”在陈信的回答中，舒家三老也飘了回去，还将其他围观的三、四代众人也赶了回去。

舒战果过来拉着陈信，呵呵笑着说：“好啦，我们走开让他们自己解决。”

陈信一面与舒战果飘开，一面说：“都是前辈仗义执言……要不然不会这么简单的解决。”

舒战果呵呵一笑说：“你以为我很愿意找你拼命啊？那可是玩命……”

两人边聊边飘到薛乾尚等人聚集的地方，黄吉见状扬声大叫：“陈信，我们现在怎么办？”

陈信望着林颖雅深情的说：“现在地球已经没事了，大家想住那就住哪！至于我……要是颖雅愿意，我想去凤凰星住。”

林颖雅望向父母，见两人点点头，回头轻声说：“现在你到哪里，我当然跟哪里……”

“大家一起去嘛。”黄吉叫了起来，众人彼此望了望，似乎觉得这样也不错，梦幻星人少，要像地球这样乱，至少也是几百年以后的事情，除了较为荒凉之外，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陈信转头望向自己儿子陈逸夫，只见他躲在外婆廖霞的身后，正疑惑的望着自己，心里涌起一阵莫名其妙的感触，林颖雅见状向小逸夫挥手说：“逸夫过来……”

小逸夫轻灵的跃过来，虽然眼睛直盯着陈信，还是躲在母亲身后不敢靠近陈信。

林颖雅柔声对小逸夫说：“逸夫，怎么不叫爸爸？”

小逸夫心里想叫，但是嘴巴却不听话，只好摇摇头，躲的更后面了，陈信见状叹了一口气，心想这七、八年的空白，可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弥补过去的。

林颖雅搂着小逸夫对陈信歉然说：“阿信，对不起……”

“不。”陈信摇摇头微笑说：“你别这样说……我们时间还长着呢，以后他会接受我的。”

“陈信大哥，这是大嫂啊……怎么不帮我介绍一下？大嫂，我很喜欢大哥喔。”徐丽心忽然由一旁冒了出来，故意开起玩笑。

陈信有些尴尬的说：“颖雅，这是心心，我以前跟你提过的那个小女孩……”

林颖雅会过意来，故意一脸恍然大悟的望着陈信说：“喔……小女孩长大了，你……”

“没有啦……”陈信一惊，连忙转过头皱眉说：“心心！”

徐丽心笑嘻嘻的说：“没有、没有……大嫂，你还不用担心我，陈信大哥在凤凰星上还有四个漂亮婢女，我再慢慢跟你说。”

这话果然引起了林颖雅的些微疑心，在林颖雅的目光之下，陈信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这件事还不知如何解释，看来以后日子难过了。

《星路迷踪》最终曲

